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七五冊目次

藝文類聚一百卷（序目 卷一至四 四十九至五十三）（唐）歐陽詢輯 宋刻本 …… 一
五十四之第二至十一葉 五十五之第一葉配明嘉靖六年至七年胡纘宗陸采刻本）
初學記三十卷 （唐）徐堅等輯 宋紹興十七年刻本 …… 一一二
補註蒙求八卷 （唐）李瀚撰 （宋）徐子光補註 宋刻本 …… 四四七

藝文類聚一百卷（二）

（唐）歐陽詢輯

宋刻本（序目　卷一至四十九至五十三　五十四之第二至十一葉配明嘉靖六年至七年胡纘宗陸采刻本）

田獵　釣

渤海歐陽　詢　撰

田獵

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三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三田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爲旞旞者旗名也）大夫殺則止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禽者也）又曰獺祭魚然后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后田獵鳩化爲鷹然后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覆巢　毛詩曰鞠豈之應也鞠豈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鞠豈虞則王道成也　六韜曰文王下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以蒲文王勞而問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滽澤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　晏子曰景公田于大山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之有四支也有

四支故心有佚宴人有吾子故寡人佚晏子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令四支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鳶羣下驚皆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鳶羣驚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鳶故而欲射殺人主君譬又無異於狂狼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過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具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史記曰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輒之駘乘雕輿麗魚須之撓旗曳明月之珠旗陽之險乘纖阿爲御接輿未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舒即淩狡獸蹴蹈騁馳駕騏驥乘遺風射遊麋射不虛發中必決皆洞胷遂腐絕乎心然於是鄧公被阿縞衣雜繡羅垂雲霧穀飛

垂雲泉消消而吐霤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鳥而朝雊鸛軒翥以餘怒振鷺野鼓澤山川於是描蕩草木爲之擢掩翕獸振駭魂亡氛氛奔集興頭觸系揬足遇槌隗烈胃潰腦破額鸛天競逐弈弈霏霏下觸穹窮繼搏肉噬肌鏖者若堵積野滌原莫不殲夷一鷹揚西狩賦曰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宰弈而陶運樹匡翼而大基溫無妄之氛穢揚威靈乎八區開九主之舊迹既宣聲教於海隅時霜凄而淪野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揺落鳥獸別而高厲既乃揀清風矢戒弭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彫輅駟飛黃擁節鉦建九旌總清途爨震風翔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騎四驤衝會鷹鸇雙翼孤雉只校相公長趨電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興方軌連旗曾轂四驤衝會鷹鸇雙翼孤雉只校相公長趨飛鳥蔽日爾乃赴玄谷陵崇岡俯壑弄猴仰捷飛猿雲幕被於廣野京觀滿乎平原醴魚充給洪施普宣又馳射賦曰於是陽春嘉月講肆餘暇將逍遥於郊野聊娛遊於聘射延賓翰旅星言原禽樹應靡於路左建幷旗於表路羣駿籠於衡首咸皆驟裹與飛菟爾乃結翻件齊倫匹良樂投鳥豚之下餌香也詩陳陰鏗觀釣詩曰澄江息晚浪釣侶柮輕舟垂絲遥賤水滄浪終滯游賦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壽渭濵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綴飛綸金鉤屬鉅甘餌垂芳衆鱗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搶值鉤被執長綸縹紛輕竿翕翻雲往颺馳光飛電入曜靈未及移策蓋以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記乃命宰夫膾此潛鱗電割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錡連翩雪累西我之蒜商東之蓳酸鹹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錢

漢書曰凡貴金錢布泉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　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圜六幣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分垂以白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又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罪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

後子子今亦得矣 又曰高祖以吏縣咸陽吏皆送奉錢三百蕭何獨以五侯益封三千戶以獨贏二錢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皆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者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為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故多大言者矣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文帝曰鄧氏錢布天下 見鄧氏事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廊廟皆滿而庫府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又曰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王面 漢書曰武帝時公卿請令京師鑄官錢赤仄 張晏曰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俗所謂掌握錢 又曰東方朔云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三十臣朝長九尺餘亦囊粟錢二百四十 又曰張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皆萬數 都內宮主藏 東觀漢記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遺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之饋可以修之居數月林遺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configure者多林父子食祿出常有盈今

奉錢五萬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又曰鄭均兄為縣游擊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有廉絜稱 沈南先賢傳曰平輿闞敞為郡五官掾太守弟五常被徵以奉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閤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壹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課言爾郎君無疑 郭子巨王吏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吝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吏甫晨起見錢閡之命婢舉阿堵物 世說曰王武子移第近北芒于時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號金溝

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蝻之口秔柚死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賒貿之事豈謂錢之鋌薄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今土礫化為南金瓦礫變為和玉沙石悉成隨珠犬羊盡作狐白綈繡盈堂文綺綾紈婢妾蹈藉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犧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 啓 梁 簡文帝謝敷賜解講錢啓曰無勞礪石之火金貨猥臻非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淋之埒猶覺有餘假劉寬是之繩穿而不盡蔥嶺輪究音罢降曲私福田成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譬蓬萊 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扉之東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弘誓願等供無邊效彼薄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鴟獲安鵬魚永樂 梁 劉孝威婚謝晉安王賜錢啓曰甚矣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耳非婿之才偶同王孫睠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貲獲舉練幣有資佩服寵靈殊越非報 周 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曰繩樞斷續薄雨已傾席戶穿關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含降自天造事深更宅方被庸微跪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牖臨上路戶望東家人悅爽增畢藿鷰巢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均王濬豫擬幢旗 論 周 庾信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咸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趨

白而徙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執轡如組禮不云乎立如齊乎公子曰詩不云乎執轡如組禮不云乎立如齊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帛音筐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棗栗腶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學五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筐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劒刻舟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學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員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口就使當今土礫化為南金瓦礫變為和玉沙石悉成隨珠犬羊盡作狐白綈繡豈是之謂乎錢之

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誦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門入閨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有所短錢有所長當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捽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

衣冠　貂蟬　玦珮　巾帽

衣裳　袍　裙襦　裘帶

衣冠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莊子曰曾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敝襟而肘見　楚辭曰余幼好此奇服旣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方冠青雲之崔嵬　漢書曰終軍上書請受大冠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越王請舉國內屬　又曰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及張敞弟武爲眾所相敬遣使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馭駑馬利其衝策當以柱後惠文蟬貂之珥（蟬貂也注細如蟬貂今鳥史秩劉向別錄曰鵕冠子常居深山以鵕爲冠故號鵕冠子）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之冠光之冠　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獵飾首前插貂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建武時匈奴內扈蜀王祖賜南單于常侍惠文冠　東觀漢記曰楊賜患羣居無

何拜太常詔賜所服冠幘綬帶　又曰武冠俗謂之大冠　晉陸機贈潘正叔詩曰過蒙時來遘與爾游承華執筭崇賢內振纓曾城阿　晉郭璞詩曰杞梓生南荊奇干產世出擢穎蓋漢陽鴻聲駭皇室遂應四科運朱衣耀玉質　魏武帝讓還司空印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干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膺揚之事斗筲臭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平菑宂未靜臣常媿厚憂爲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履集氷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梁江淹爲齊王謝冕旒諸法服表曰軒冕雲蹕旣非常之飾宮縣玉戚乃配天之禮昔大啓營丘未脩樹羽之賞光宅曲阜始兼龍旂之貴況臣道狹慶隆身薄器尊粉繡爭暉藻火競曜　啓梁陸倕爲息

貂蟬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金取堅剛百陶不耗蟬居高食絜

目在睫下豹內動悍而外溫潤 類圖 江總華貂賦曰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乘錫印銘恩澤謹題小賦貴豐貂於抱要飾惠文而見求標侍臣之密設曜毛彩之溫柔拜文梳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鄙老撤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鬢幾置醴之殊私誇賜里之薄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達河閒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鵝之有媿庶懷音而克終 啓 梁元帝謝東宮賚貂蟬啓曰抱要之毳曲降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賚東平紫貂之賜非閒暖領中山黃金之賜豈同附蟬坐纓仲宣之容增暉允南之貂

玦珮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 楚辭曰撫余玦兮江中遺子珮兮澧浦又曰虛衷兮披玉珮兮陸離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經侯解劒珮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劒珮與侯曰此寒不可衣飢不

可食無遺我賊也 典略曰孔子近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晉公卿禮秩曰特進珮水蒼玉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佩水蒼玉 魏文帝玉玦賦曰有昆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啄丹水之炎波蔭瑞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為應九德之淑體五材之美儀 魏略曰崔琰遺葛龍共珮銘曰禹湯罪己仲尼多誨盤孟有銘凡杖有誡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安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欒書作亂荀瑤峻戾韓魏致難慎憤激動陽氣久生百痾斯珮柔韋具貫 啓 梁簡文帝謝勑賜玉珮啓曰昉田鼈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鬧之珠制裁以簪班之巧故以裨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臨賜臣方溫謝德比椐慙聲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宋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閻之驚焉喜笑顏開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論斯事不忽遽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不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

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膽敢不欽承

巾帽

魏略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 又曰管寧在家恒著皁帽 又曰裴潛為代郡太守撫之以靜簡于脫帽稽顙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常行陳梁之間遇雨故其巾一角霑而折三國學士著巾莫不折其角去作林宗巾其見儀則如此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皇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酒畢復還著之 陳 周弘正謝勑賚烏紗帽等啓曰雖復魏宣三號豈能忘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之恩方貽匪服之誚

衣裳

毛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漢書曰鄧通以擢無為黃頭郎 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學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旦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總綃總其白如雪羅紈綺穀未聞不衣布服葛也 又曰既皇后生毋寢家中人髮鬅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萬戶實河內侍中辛毗諫帝怒起入內毗隨而引帝裾帝奮曰衣不過適足久帝乃出曰怪婦持我何太急 吳書曰顧悌每得父書酒輒正衣服拜跪 王隱晉書曰董威輦每得殘碎綿輒結以為衣另曰百結 詩 魏曹毗夜聽擣衣詩曰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纖手疊輕素動杵叩鳴砧清風流激節迴風灑微吟嘯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三物感余懷豈但聲與音 宋謝惠連擣衣詩曰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自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蕭蕭北雁羽泠泠寒蟬哀帝夕陰結空幕宵月皓空閨美人戒當衣服端飾相招攜簪華出北房鳴金步南階簪高砧響發搗長杵聲哀微芳發雨袖輕汗染雙題 梁柳惲擣衣

詩曰孤今衣引思緒獨枕悵眞冬瑞深庭秋草綠高門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能彈苦徒傷蕙草殘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

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鶴鳴沙岸猿嘯青林悲客心感時節遊越倦山川蕙草生思君方遠遊

瑤華隨步採蘭澤滿幽蘭採之欲以贈遠人

氣逾飛傳山登高用鄰錦令情動厭面比洛妃香出衣詩曰香出衣步近

花玉勝綴珠徽蘇合故年後恨歌梁路遠悲非新猶賢漢君芳十里

尚突崗今止三旬 周庾信 夜聽擣衣詩曰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

今夜長門月應知妾意明

明小篪宜粟綿閨要節織成秋胡調急節飛

杵變新聲石燥砧逾響桐虛管絃調合情動厭面比洛妃香出衣步近

組舊杵南市女郎砧五結連文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

秋思 又曰擣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霧含悲聽迎

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雪塞姬

梁費昶華光省中夜

聽縞衣佳重閨下重閨丹墀吐明月秋氣滿城中冷秋砧調急節

裙襦

漢書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向文學鄭寬中張禹等

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伯上疏願出入禁門

許子弟爲群在於綺帷之中非其好也 東觀漢記曰梁鴻鄉里孟氏女賤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自得賢婿如梁鴻者鴻聞之乃求之女布裙荊釵舉案齊眉 漢書曰廉范爲蜀郡

大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民安所仰 梁吳均續齊諧記曰王

上巳風和庭裏綠散度龍闕宛轉何織摧雲從上路來歲摧去未已憂

陵王表貝母赫國雲氣黃綾裙繡花巧擅易

水之間價貴蕙蕙生空谷采寫幽蘭別鶴悲不已離鸞斷還

續尺素在魚腸寸心萬里寫漁陽曲別鶴悲不已離鸞斷還

複袖縠裙豈伊佩飾榮新之龍宮雖

以庭開桑麻室空機杼牀無緩席桁靡懸

閭阿陰水生海岸而綢帶扉晝苦風霜之切收天復怕穿踐泥沙之東

自悔袖短雖內手而猶寒每恨衣輕徒紋襟而漏客

衣表

里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衣非一狐之白 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

書十二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 又曰蘇秦說趙肅侯曰單相之過魚皆有老人

太叔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於單

席裂組袍以示之臣之所貴唯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晉陶潛紀拙山水納

袍賦曰皇儲監國餘辰協諫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

題此賦溫時來之寵沐振長纓以納言敷奏明試以功 梁簡文帝奉和

女蘿之山帶佩流霞之可服裁縫則萬壑紫體針縷則千巖映目

閬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往復坪符梁於雕煙並芬芳於蘭菊憫四

選之徂遷軫百慮之迴薄霜飛空而漫漫雲合故而冥冥照月而猶弦聽風鍾之

易近對水而留之踈鄰若董衣之百結同衛服之十年嗟班鬢之已凋愧台

袖之爲妍謝衛珠之有報荷陳平之無捐 梁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曰香出衣步近

戰身嗟脫衣凍坐賴公借袍南越送火 陳周弘正謝東宮賜教袍啓

曰或傳名麗辭等貫霧或色華少海用寶蕞臺或絮彼三英縫

茲五絨品頒歲龍裘綠奪春耕萬席可充縕袍易足

裙襦

漢書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向文學鄭寬中張禹等

節　黃鉞　鼓吹　相風　漏刻

節

禮記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留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王乃往見楚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節毛盡落積五六年　又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遂發兵浮海救東甌又曰張騫為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又曰諸葛豐持節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章許侍

中私出開昌門豐收之章馳車追之許因得令門自歸於上豐亦上奏於是收免侯家居　又曰漢使王焉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墮毀其受去其節縣邑入穿鼻單于受之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乘恨故兵圍臣今復銜命恐凌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虜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衆為匈奴所殺　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僭號日磾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梁元帝謝荊州解節啓曰伏承今所以子孫慷慨忠憤勤王無已執茲龍節幸逢銀山白雪玉燭調年雖免茂弘之識音微幸畎之勇

黃鉞

尚書曰武王左杖黃鉞右執白旄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瞑目而麾之曰

不在天號誰敢書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鞞以見之矣　晉中興書曰會稽王道子進位丞相牧揚州假黃鉞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閉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詭譎萬方宣王衆忿憤將應以重兵亮遣間諜視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理也　注　晉黃鉞銘曰帝命將軍執黃鉞誓罔設介士斯休　鉞威靈震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君子秋斯采齊聲罔設介士斯休

鼓吹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　又曰秦始皇末班鼓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　又曰建初八年補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爲國樂嫵樂倆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以鼓吹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召辭軍列肉簿作鼓吹望閤而止　吳書曰曹公出濡須口吳王乃自乘舟從濡須口入曹公設兵待之乃作鼓吹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法伍整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犬耳　江表傳曰周泰爲濡須督統諸將守濡須本出賊徼戚輕做之孫權乃入秦營於都巷中張緩大請官僚使秦脫衣幘見其瘡痍通體指瘡而問何由戰傷秦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戰不惜命身如刻漆孤何心而不待卿以富貴邪即令鼓吹作鼓吹　又曰孫策踞周瑜琉鼓吹嘲瑜瑜不應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　晉傅玄相風賦曰昔先王之經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備相風因象設形蜿盤獸以爲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接神烏於竿首俟祥風來征　晉張華相風賦曰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度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俘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眇脩幹之迢迢凌高埔而藝植玄烏偏其翔者翡翠翼而翕翼翡翠翼翡翠翼翡翠

存善偶景而為鄰 晉 潘岳 相風賦曰混元既判二氣既分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盛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栖鳳烏於帝庭似月離乎畢名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遘雌間閭揚而西指明庶起而東移 晉 陶侃 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為形也終日九征倏然特立不邪不傾擬雲閣以秀出瞻峻嶺於層城直南端以基趾雙柔崇巍之巔亭亭若華蓋鄧之承乘寫明無隱其敬度而獨燦朱杆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眇翩翩以高翔象離鳥於雲際擢孤莖而時挺若芙蓉於水奇何若乃華蓋數言乘素引先駈豹飾在後蔽鞘清路百僚危則彰我皇度 晉 孫楚 相風賦曰伊聖哲之高烈美洛汭之遺風建殊才於艮林相風於紫庭爾乃神道之稽清蒸乾坤之普覆苞日吳而不雩處聽政之有閒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艮林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顛羽族翻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刻漏

說文曰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 周官曰挈壺氏掌挈壺以水火守之

分以昏夜 東觀漢記曰樊準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閑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歲傳言羽來 晉 陸機 漏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形圓體而弗窮包理何遠而不之既靡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望金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戴擬崇泉於編鍾順單高而為級激駭泉於衆管 周王褒 漏刻銘曰窈窕虞賓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

帳　屏風　幔　幢　幡　蓋　几　杖　扇　麈尾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又曰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飲帳中　又曰亞相公孫弘謝病歸數上書言事上不說嘗議於前弘對常不過三四事於是上許開閣延入坐語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說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感上誠慕必神降上乃威施帷帳燒燔沈水香香聞數百里　又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次之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謀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出漢武故事甲帳以居神乙以自居帳中燈之於四通之衢　三輔舊事奉時者奏時水晝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飾以百數

梁　東觀漢記曰相梁常寢病太子朝多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直突入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　漢舊儀曰給天有紺帷帳馬融別傳曰馬融爲備教養講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益部耆舊傳曰程曾爲帳惡聞紈素之聲　傅子曰本祖武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爲帳惡大盛之飾也

皇帝恐嫁娶之費令上公主適人不過百帳從婢十人而已

帳詩曰甲帳垂和壁琱雲張柱宮隨珠既陛曜羣被復含風

屏風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伯文爲邑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東觀漢記曰宋弘當燕見御坐新施屏風畫烈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爲撤之時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語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朝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與賓語事　三輔決錄曰何敞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爲帝設之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廣設鏤傷民忠在竭節義作脩身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吳錄曰景帝時紀亮爲尚書令子隨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座焉　又曰曹不興善畫蠅屏風見蠅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滿奮畏風實密似疎帝以觀其體奮知帝意乃上疏陳古義帝笑之武云北牖琉璃

劉孝儀劉孝威劉孝先劉孝勝劉孝綽劉孝儀劉孝威劉孝先劉孝勝劉孝綽劉孝儀劉孝威劉孝先劉孝勝劉孝綽

將何以復之吳姜而耗上妨義之道　又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史記曰陳平以弊席爲門　又曰蘇秦緻張儀令相秦以馬驒席坐之　又曰任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割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漢武故事曰帝齋於承華殿紫羅薦　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恐俯刮席與小常侍語又曰王常與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黃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　又曰張禹爲太傅尚書僕射太后以殤帝初育故令重日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目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曰許敬字鴻卿其史有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虞預與川論曰常山爲林太陸爲澤蒹葭菅茅雲母鄴席常隨把柳之陰　雜記曰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儁據白爲賊一物然後乃坐純貶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損謙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親役隱蒙山之陽枝木爲牀艾爲席　世說曰管寧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衆姜河洲廢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頌玉坐奉金卮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弭　梁柳惲詠席詩曰習習江洲際播風涼簟側雖無獨酌坐輕幸有青袍色羅紬少輕塵衆

說文曰案几屬也　燕太子曰太子當與荊軻等案而食　史記曰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　又曰張蒼以馬驒席坐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足下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項歸漢王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劒臣北之內懷於心　列士傳曰魏公子方食有鴈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此有何急來歸無忌耶使人於殿下視之左右顧望一鶚在屋上而飛　盬鐵論曰良臣交杯盡案婢妾衣紈履絲曳麻踦飯肉食所以亂治也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爲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又曰上欲封舅大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反爲一日所制耶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掌上行東方朔問曰臣靈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東觀漢記曰更始轉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拔破書案　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畔案不食　又曰梁鴻適吳依大家皇伯通廡下爲人賃舂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自彼傭債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神仙傳曰茅君高受神靈之訣常在室下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飽醉筵皆勸迎嘗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又曰梁商與客對案

師智伯怒（音作奮）投之以几出於其間　漢書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奮驕抵（抵音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兒告曲吏且佐及縣太史選其可用者　又曰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導于帝今年老自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耆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賜食賜太師杖令爲太師者坐置几太師省中用杖　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玄以進辟權門不敢違意不得已而往進見玄拜於床下玄不爲之起進乃跪曰今天下大亂智謀之士當運而興將軍誠能納其謀則不勞而定四海可指麾而平願將軍先定大計以爲本朝廷有倒懸之急而將軍高枕安臥豈憂國忘家之義乎玄因進陳時事可爲之策進以其言白太后太后不從玄以疾歸田里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九州春秋曰孔融爲北海太守爲袁紹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加交橫融凭几安坐談論自若也

杖

史記曰張蹇爲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排患釋難解之締結即是有取向見之事連不忍也遂杖策而去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何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捨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故杖所以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故孔子之兄之母之妻子不有恙乎故杖所以問之曰子之禮辯視踪之義　韓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史求之不得使私求得之乃曰吾知更不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今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哉

梁劉孝綽餉任新安班竹杖因贈詩　資前代復有冒雪翔筠寄生桂潭假文彩所班燭質性其綱直所以天真爲有乘危力未嘗以過投屢經芟苗植　梁任昉答到溉謝餉竹杖啓　到溉

文帝錫杖銘日妙飾嘉光遊聖振灼排空霧轉騰雲鳳躍永異玉
神長踰金錯

扇

春秋繁露曰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雷之所處生以辣楚美惡皆有從來也 淮南子曰夫百夏日不披裘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又曰炎火盛陰而扇不能救也語林曰庾爰爲荆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莫覺牙聆其音廣之此扇以好不以新 續晉陽秋曰謝安嘗表宏機對辯速後宏出爲東陽郡時賢祖道於冶亭安起執宏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座稱其辛而當 宋謝惠連竹扇詩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觀物 梁元帝詠羅扇賦曰巨源詠七賢圓扇詩曰裁狀白玉圓疑秋月異蟾圓取望舒景 梁何遜詠扇詩曰如珪信非玷學月且爲輪裁風入素手召曲掩丹脣 梁庾肩吾賦得轉歌扇詩曰圓紗映似月團扇掩如風 梁高爽詠畫扇詩曰細絲本自輕弱絲何足明直爲發紅顏慙帷中扇本奉長門泣時承拍梁宴罷粧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鵠莫作孤飛鴈 陳許侗詠破扇詩曰故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鄰巧笑猶足動衣香 陳陸瓊好扇詩曰新裂齊紈素纖纖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陳陸瓊班婕妤扇詩曰供時有度量異女有團方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周庾信班婕妤詠扇詩曰昔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帝賜尚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泳水之素波背玄闕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摛葉以成秋形五離而九折裁麗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蜺之炳煇因

扇 晉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太宰宋玉唐勒侍坐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諸侯掩鷹尾而坐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執若者武王之臨邘也前而五明安集世繫於後各有記於方圖蓋受則於篚舍藏器而不用懷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京師起於執石琱基於推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爲觀固體後而用鮮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枝本之以象筋翼之以雲罗散宗儒於具區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理暢澤水鮮識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於一掌引長風乎曾幹萬類無常貴所適惟理勿謂質卑御于君子拂秋清暑虛心以俟

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復草木燃於金沙烈火山燄寒泉涸能使妻兮似秋隆冥斯却明於綵虹洛陽之伎極江南之巧窮故師以赤野之王文以紫山之金粉則南陽之鉛澤墨則上黨之松心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兮如鳴秋蛾兮初飛哉哇之行衰 晉傅玄扇賦曰奏有妙物窮茲巧制員上天形平下地勢雁翔翔兮垂綸綠細入員宜矣出先陪楚壁縣石拜帳中玉輦興白鶴羽扇賦曰翕明珠於吳市聯瑶前於雪舞華高以介時通幹以作柄有如翠鳥之羽入衣懷兮若秋蟬方翔兮后飛軌引曜丹違建虞雁律神精陽職五象列位品物以垂光降素歡震幷生月蜺日月潛輝仙童來儀仰慙翠鳥敬脩柄池盛柯幽鳴神舟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苻永錫難老與時推移 梁周捨扇銘曰武王方臨冕造扇於前班生嘉博白綺仍傳裁筠比霧列素聯蟬片月內捻重規外圓炎隆火正若鑠沙煎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服飾部下　渤海歐陽　詢　撰

枕

敘枕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　又曰凡內外雜物皆藏其文縠綺其芬出自幽阻允于亹代作充用榮己寧身興寢有節適性和神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閒陰陽之事敢問天時范子曰寡人已知之矣王曰善書之帛置枕中以為國寶　史記曰黥布反上亦見薛公對曰布不足怪也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上以二公為布被飾詩以為名且曰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於君桓公以霸晏平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日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羞誠如斯言是無忠陛下安閒此言天子以為謙謙愈厚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獨卽計掾樊顯進曰潁陽太守張堪甚有名譽堪前在漁陽匈奴畏其威信不敢入塞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人無異期　謝承後漢書曰失寵為太尉家貧所布被不堪雖性之薄與同學共處毋為作十二幅被其鄉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慨朋友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士卧席閒君子之言耳　東觀漢記曰蔡茂字子勳為侍中尉行日小蔡便命左右取被茂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玉枕

魏文帝與鍾繇書謝惠玉枕貂蟬各一　晉中興書曰石崇與王愷各以財力相尚愷以赤石脂泥壁崇以椒泥壁　晉令曰貂蟬金璫武官加之　晉百官名曰侍中金璫紫蒨而紅榮有若蒲桃之狀其文彫也如蒲桃之形

竹枕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大以二公為布被飾詩以為名且曰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於君桓公以霸晏平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日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羞誠如斯言是無忠陛下安閒此言天子以為謙謙愈厚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獨卽計掾樊顯進曰潁陽太守張堪甚有名譽堪前在漁陽匈奴畏其威信不敢入塞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人無異期　謝承後漢書曰失寵為太尉家貧所布被不堪雖性之薄與同學共處毋為作十二幅被其鄉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慨朋友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士卧席閒君子之言耳　東觀漢記曰蔡茂字子勳為侍中尉行日小蔡便命左右取被茂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竹枕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大以二公為布被飾詩以為名且曰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於君桓公以霸晏平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日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羞誠如斯言是無忠陛下安閒此言天子以為謙謙愈厚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獨卽計掾樊顯進曰潁陽太守張堪甚有名譽堪前在漁陽匈奴畏其威信不敢入塞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人無異期　謝承後漢書曰失寵為太尉家貧所布被不堪雖性之薄與同學共處毋為作十二幅被其鄉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慨朋友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士卧席閒君子之言耳　東觀漢記曰蔡茂字子勳為侍中尉行日小蔡便命左右取被茂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竹枕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大以二公為布被飾詩以為名且曰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於君桓公以霸晏平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日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羞誠如斯言是無忠陛下安閒此言天子以為謙謙愈厚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獨卽計掾樊顯進曰潁陽太守張堪甚有名譽堪前在漁陽匈奴畏其威信不敢入塞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人無異期　謝承後漢書曰失寵為太尉家貧所布被不堪雖性之薄與同學共處毋為作十二幅被其鄉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慨朋友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士卧席閒君子之言耳　東觀漢記曰蔡茂字子勳為侍中尉行日小蔡便命左右取被茂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竹枕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大以二公為布被飾詩以為名且曰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於君桓公以霸晏平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日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羞誠如斯言是無忠陛下安閒此言天子以為謙謙愈厚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獨卽計掾樊顯進曰潁陽太守張堪甚有名譽堪前在漁陽匈奴畏其威信不敢入塞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人無異期　謝承後漢書曰失寵為太尉家貧所布被不堪雖性之薄與同學共處毋為作十二幅被其鄉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慨朋友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士卧席閒君子之言耳　東觀漢記曰蔡茂字子勳為侍中尉行日小蔡便命左右取被茂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肅頌毀譽之孫權不以介意賜書母帷帳龍縛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夜則累茵縛謝公云體冗今有常陸卞晝過冷復過執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寢靜謝公出歎之 出元帝謝勑賜縛啓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縛未有玄兎來王黃龍作貢便異晝爾眷非諸侯無遠

如意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地得銅里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銳處皆刻蟠螭等形時人莫知其所名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岡處皆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物是乎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尌碎石崇本事自有珊瑚如意長二尺三寸 出晉文帝謝勑賚水犀如意啓曰白玉照乘方斯非貴珊瑚擬質亟此來珍謹仰承威神陳謝講座方使歡喜踊躍漢帝欽之嗜玉式名儒析疑駁論之辯能飾窮理其舊門儀

胡牀

曹瞞傳曰禪與馬超戰將渡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操恚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牽之舡得渡 魏略曰崔琰為兗州刺史時嘗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樵於華陰為事常至洛陽負薪有一人於市貴買其薪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語猛且住樹下當先通君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床頭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若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酬薪直追人送猛出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郭子曰謝萬嘗語王恬既至坐少卿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得佳婿既至乃據胡床在中庭曬頭神氣傲然了無相酬對意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胡床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世說曰庾亮在武昌時秋夜氣景甚佳諸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遠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曰小住老子於此興亦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賢士談謔竟坐

香鑪

魏武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盤自副貫人銅香鑪三十枚 襄陽記曰龐公與劉表共觀銅香鑪表曰此器一體而有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鑪四枚拓圖

至精之純質產靈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蕙帶而巖隱亦霓裳而升仙寫嵩山之龍從象鄧林之阡眠於時青煙司寒紅光曙景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炎燄內曜芰芬外揚似慶雲之程色若景星之舒光信名嘉而用美永為玩於華堂 晉 劉向 薰爐銘曰嘉此正器嶷嶷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梁 孝元帝 香鑪銘曰蘇合氤氳盛非煙若雲時穠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軌云道力慈悲所薰

步搖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搖 東觀漢記曰馬貴人步搖一具 續漢書曰太后入廟為花勝上為鳳以翡翠為毛羽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桂枝相交 晉 左 范靖妻虞氏詠步搖花詩曰珠華綴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為花如自生在枝拂綉領微步動瑤瓊

釵

釋名曰女枝也因形名之也 續漢書曰貴人助蠶戴瑇瑁釵 華陽國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甲可卜其緣可作釵世號靈釵 晉 傅咸 擣衣賦曰我嘉女之淑美兮秉貞心以自持攬芳衾而獨寢兮擁華釵而空垂 梁 簡文帝 詠美人看畫詩曰畫人巧能圖丹青類神仙橫波入鬢裏遠山橫黛前衣薄不勝汗釵重恐傷綿 梁 元帝 謝東宮賚花釵啓曰芳蘂聚星三珠璜釵擢姿噴靈王桑之詠而此華蓮九宮之瑞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燈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踰翡翠之名

梳枇

說文曰櫛梳枇總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相比也 禮記曰男女不同巾櫛 左傳曰晉太子為質於秦將歸謂賈君子歸乎對曰子以君之命辱於秦子之敝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之命不敢從亦不敢言 十洲記曰臨海與安縣東界去郡八十里縣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俗云越王婁溪隱置櫛於此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為書止文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止者數人矣今虞姬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晉 傅咸 櫛賦曰我嘉女之淑美兮秉貞心以自持攬芳衾而獨寢兮擁華釵而空垂 梁 簡文帝 詠美人看畫詩曰畫人巧能圖丹青類神仙橫波入鬢裏遠山橫黛前衣薄不勝汗釵重恐傷綿 梁 元帝 謝東宮賚花釵啓曰芳蘂聚星三珠璜釵擢姿噴靈王桑之詠而此華蓮九宮之瑞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燈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踰翡翠之名

鐺

莊子曰美之用心若鐺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傷 韓子曰古之合短於自見故以鐺觀面知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鐺無見疵之罪道無明

過之恐目失鏡無以正鬢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　戰國策曰邹忌身體
逸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甚又問妾及
客皆曰徐公不如明日徐公來忌熟視之自以為不如徐公遠矣忌入朝見王曰
臣美不如徐公臣妻美之客皆美之臣勝妻私臣妾畏臣客求王由此觀之鏡效甚
百千城宮婦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觀之鏡效甚　列女傳曰梁寡高行者榮於色嫉
矣王乃令羣臣百官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能謗於市朝聞寡人之
於行梁王聞而聘之乃援鏡對之而嘆曰梁高行嫉醜之至於此乎　蜀王本紀曰
武都丈夫化為女陰七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妻以為夫人無幾物故蜀妻武
都擔土於成都葬之蓋地三畝餘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海內奇品
子良傳子常事江夏黃公幸孺子往省其舍無資自以致商摩鏡
員自隨每所在債摩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拳畢而退　抱朴子曰或問
知將來吉凶為有道乎答曰用明鏡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月見神仙知
千里外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舒子白心篇知人者智如明鏡
於撥頭拭叡梁於朽梁梳頭新罷能照者衣還從粧處取將歸暫看
鏡以耀明故聖人也　尋易記曰石鏡在山東有一圓石照出明淨照之異
死白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對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荅舒令以大鏡其
前雞見形而舞不知止乘之死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有善解人意
言鏡偏如水不見水似前長含唯金銅玳瑁而已信詠鏡詩曰空
疑三尺壁歸　周處信詠鏡詩曰圓如滿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試挂
照南臺又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試挂淮南竹葉能見四隣　孫高奕
詠鏡詩曰初上鳳皇臺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
不採自明空自妝無日此故物更復對新期　梁劉孝威鑄水鏡詩曰
龍高堂開星獻蓋寫卦圖方明承日出圓影對天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光時
龍光　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為鏡清以且明取其潔白可以鑒形
襪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黃老居庭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為廷尉王生顧
曰吾襪解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譏之王生獨奈何廷辱
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
吾故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
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張酺侍講屢稱

會稽典錄曰賀劭爲人美容止臨視動靜有常與人交久益敬之至在官府若莫見其洗沐坐常皆機希見其足

衛堪子前物名曰機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

杜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子孫孫

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且正

踏卓行與祿遇動以福北南關北戶西盡王城

翱翔萬域聊浮輕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舟車部　渤海歐陽詢撰

舟

易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

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

郭璞曰舫舟旁相並也舟大者兩船並行謂之舫

說文曰舟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象諸渙

大舡也舫舫舡也蒙衝艨艟也艇小舟也艚艘艫舳艫舟也　釋名曰船循也循水而行

也　又曰舟言周也船上屋曰庵盧庵廬在上故曰飛也

又在其上曰翟室於中候望若鳥翟人故爲視也　又曰船二百斛曰刀刀貂也

短也江南所爲名短而廣安不動　舟也二百斛已下曰艇其形徑挺一人之

所乘行也　又曰舡狹而長曰艦衝以突敵曰艦　說文曰艦舟板也

或謂之艦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艇　說文曰舫併船也

左傳曰秦伯送晉公子及夫人嬴氏于黃河秦伯以其妻屬子犯且

告而拜許之　杜預曰時以絕之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又曰二子乘舟汎汎其逝

毛詩曰衛公子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

其景顧言思子中心養養　又曰凡物皆藏況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又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覆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今日

矣先於秦囚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哲而免諸國隨重耳而反館于無宮

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與在舟中矣　又曰舟僑以蔡姬嫁

于周衛公公懼發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本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

師伐蔡蔡潰　又曰吳伐楚陽丐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

故不吉楚故司馬令尹謂我請改卜令曰鼓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

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又曰冬晉荐飢使

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曰晉楚將戰胡

襄潛使其優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也　太公六韜曰勝程七舟爲酒池舸

舩牛飲者三千人　又曰武王伐紂先出於河呂尚爲後將以四十七艘舩濟於

何周世曰周成王時於越獻舟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爲民來而況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鄒忻誓曰同舟濟海中遇風救患若一所以然同也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則舟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君危也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又曰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逃其大矣舟也無力獲捨水而舟大也楚辭曰美要妙兮宜脩態爲御史大夫秋兮揚桴乘舟桂旗兮翠蓋又曰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呂氏春秋曰荊人涉江中流有咶蛟挾繞其船荊人非救船趨拔劒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又曰伍員過於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而窺伍子之容子之弊弓不能無弦而射越舩蜀舶不能無水而浮又曰越人乘舟而浮於江湖又曰楚人有乘船而渡大風者波至而船覆吕氏春秋曰越人不能與楚人乘舟而浮於水非不便生而畏死也或於死而反於水也又曰公孫龍在趙時謂弟子曰白公而無能者龍而能與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曰能乎公孫龍頓首對曰無公孫龍謹門下故有能乎曰劉向別錄曰梁冀第池中舩無故自

子之籍後數日往觀至於河上而舩在水泊使若吟者呼之而舩來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帶不解寢不安席曰襄城之封吾甚重之今日解帶而寢是輕之也不重其城乃舉手進之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拒不可律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津吏走持楫而前走曰吏聞君子將濟弧矢以射蛟龍蛟龍不出則舩必利今臣聞君子將濟而君不出蛟龍舩易之矣簡子曰善居河濟之間得黃龍負舟以興操度中流蒼河激之歌簡子乃聘爲大夫後漢書郭林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以茅齋清其中衆以恢模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盛延燒岸上藏書六百餘卷及諸器物膺乃開門至寺門陽盡伏精兵於排檐中使舩中持楫作商賈服載書籍夜兼行故不開知從至南郡又曰李膺與賓客泛舟河渚中以爲神仙也楊彪字文先博學多識舊典故事每朝會儀式多所損益又曰彪與袁術同舟而濟術船中金寶珍玩不可勝數彪船中惟有書數千兩術笑曰卿唯與書耳何用爲彪曰以書自隨不能是以不絕而無政事者非撥亂瑞楫無涉川之用金弧无弦無激矢不能是以不絜而無政事者非撥亂

陵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被兩鎧乘大艇突入蒙衝衝長身以刀斫兩艘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所乘船雕刻丹漆青蓋絳襜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　又曰甘寧厨下兒有過走投吕蒙蒙出還寧寧許蒙不報還艇縛置桑樹自射殺之豹尾人更增解衣卧艇中蒙怒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晉宮閣記曰池中有紫宮舟外進舟曜旗兵飛龍舟鷁首舟射鴻舟青蓋金飾舟黄屋左纛舟有鳴鶴舟指南舟谷利他有常安舟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碩既成婚香便去絶不來年餘碩船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驚喜遥往迎香見香悲喜香亦有悦色言語碩時碩欲發其車牽舉杆之巍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於是遂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慮武將軍趙誘受閻保節度征蜀賊杜弢聖主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棹民歌之頌興大戰蜀賊以結棹打没保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枝起四層高十餘丈　荆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庾盛不有一艘中有敗艦　江表傳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曰諸葛亮先語吴未還

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曰遣諸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船駈還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尋瑜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備能屈威閣其所攻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我今自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非曲直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攻滑臺護之三百舸為前鋒進據右濟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間知而虜患已辈　立埭以水軍大艦連以鐵鏁三重欲以絶護之還路護之中流而下無至鐵鏁輒以長柯斧斬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初楊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事韋詮解列先風開餘姚令何珧之造作平牀一乘船艫一艘精麤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珧今官詔可其奏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彭城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誣罟於柴江收之得大船孔毅登若新使所作艫勿如新登人誤截兩頭以為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僭匠違約加斷非先讖矣　臨

車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號六提羽乘千車使風雨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假治而自員曲故言垂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　根車者車下輻也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為車從風遠行陽時西風久奇肱車至於豫州去玉門四萬里事具天管子曰奚仲之為車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捷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之所以為器也言詞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名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功非斲削　古史考曰黄帝作車所以為倍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功非斲削　古史考曰黄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釋名曰車者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須舍而止

蒲輪車惡傷去石草木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能稱長
憐孤恥舍好讓興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又錦衣有命者
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爲車以類取
之也　賈誼書曰古之爲路興也蓋圖以象天三人撱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
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瞻則鸞和之聲四時之運此乃
與衆之道也　應劭漢儀曰天子法駕所乘白金根車駕六蒼龍以御天下也
有五色安車有五色五車各一皆駕四馬最爲五時副車　風俗通曰車一
兩謂兩兩相與駕也原其所以名曰兩者箱裝及輪兩兩而相配故稱兩兩大
載禮曰三分車則閒輿馬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
馬行和鸞鳴鸞鳴而和則都此御之節也周書王會曰成王
時白州獻比閭者其狀若狸伐其木以爲車九乘秦滅九國乘其服故大駕屬
車八十一乘尚書大傳曰天子大路大也道
車駕之豹尾以前皆似省中　白虎通曰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大也道
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

禮記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君子謂車一乘國君大夫謂車七乘不失五
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又曰齊景公使梁丘據遺晏子馬乘晏子不受
鄭盟于石門子產之盟也鄭伯之車僅于濟　又曰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
頒考叔挾輈而走　又曰公將鬬申詬考叔爭車
求財　又曰狄人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成曹　服虔曰乘馬曰駟公乘馬曰
夫人魚軒　又曰宋仲幾爲夏車正　又曰晉侯使張儆輔梁弘御戎御下石稍佐車
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貳也若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
叔曰培壘無松柏二子在焉射犬于外既食而後入使衛廣車而行已
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踰溝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　又曰慶
封來奔慶車千乘武子美曰可以鑄鼎銘曰慶氏有車千乘慶氏亡車猶在
也　又曰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論語
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家語孔子曰自南敬叔
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又曰孔子適衛子路僕公與天人南子同車出令
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　孔叢子曰孔子使

渤海歐陽詢撰

食 餅 肉脯 膾 酢 酪蘇 糜 酒

食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禮含文嘉曰遠人氏始炮生爲熟 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 又曰君子愼言語節飲食 尚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 又大傳曰八政何貴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 周禮曰王齊則王府供王食 又曰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又和春多酸臭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宜牛宜稌羞豆宜黍麥魚宜菽羊宜黍犬宜粱鴈宜麥鮮宜苽凡君子之食當放焉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信食亦知其意寄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蓐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爲設食信喟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案不食也 東觀漢記曰汝郡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母餅之強爲之食飯故言食母色未平輒不食 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未治禮時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也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或勤謐送鹽曰柳下惠三黜使緑曰趙岐雖羞王侯猶屠沽負販之人爲師友不可以貧賤而忘之謐笑而受之 三輔舊事曰太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曰敗之當曰買幾錢賣餅者乃嗔云 東觀漢記曰安帝時海賈餅所從買家數十餅不售亦以自怪 三輔舊事曰宜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數十餅不售亦以自怪 三輔舊事曰太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赤鼻雖導欲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若深累於神爲不祥於人爲僭義

餅

到公新豐之雒細如華山之三屬白如深雨之雪紅餌間香而口爽亦見色而送公曰善

肉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曰有酒如淮方肉如陵寡人中此乎諸侯歸之戰國策曰晚食以當肉安行以當車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明介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謂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與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朔宣太公奈何獨私養外親與李陵等皆重賢多賞賜賓客羣臣酒酣進肉　相譙新論曰閔東鄙語曰人間長安樂出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到門唐書門部有相譙新論曰閔東鄙語曰人間長安樂出

米

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後南遊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爲親負米而不可得復也　荀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花貝財米粟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　漢書曰言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秦敗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保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而富　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　又曰東方朔云如以臣言振可用則宜捐弃無空守長安之米　東觀漢記曰馬援獨先武陵臨睡臨米爲山川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　各弟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爲二千石卧布被自奉如貧人俸祿皆賤糶與民飢贏者　九州春秋曰滏洪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錄皆盡家長將數百人故過候驛并告賓客家有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諸賓客曰此困非敢以自供給但恐諸君初縣公卿子弟結定倚扎之分　又曰全琮父使宗賣米數斛到吳有所市具琮至皆散空船而還　父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父便以奇之　語林曰陳壽將爲國志訪丁儀州里人士儀曰若可觀士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　世說曰郗嘉賓鎮歷陽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單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徒味及之也　史記曰晉擊楚線公傷於是以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驍冒晉軍圍遶脫線公而還　又曰全琮父使宗賣米數斛到吳有所市具琮至皆散生得晉君初線公亡善馬皆下野人共得而食

與天地同生　各酒北荒中有酒泉人飲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玉
樽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　東方朔別
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丹頭曰口齒悉具先驅馳還
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為朔曰此明怪氣是必
秦獄處也上使按地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大和元年得酒
而解乃頃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為出也　十洲
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轉醉乃令人長生　孔叢子
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諸真先生千鍾孔子百觚子路
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五子何辭焉　續漢書曰盧植
能飲五石不醉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且進椒酒降神畢各舉椒酒於其
家長事見上篇　魏略曰大祖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者清
酒為聖人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桃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飲
之醉數日乃解　干寶其晉紀曰杜康作秫酒　魏武帝短歌行曰何以
解憂唯有杜康　劉伯倫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
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　畢卓晉書曰卓字茂世
阮籍之流也嘗謂人曰使我手執酒杯左手執鮮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語林曰劉伶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
之曰君飲過節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我當祝鬼神自誓斷之
可具酒肉來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勿聽也
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不覺復醒妻以其前言告之伶曰甚好速辦酒肉
後輒以數句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求聊命故人書之以為談笑耳
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景不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醉深相笑發言各不領　周
處風土記曰荊揚二州俗尚飲酒每至酒熟招集同志圍坐瓮邊以竹管飲之
忽忘道直進桃花源林盡到開門始聞傳上命定是歸　梁元帝纂要曰
中樽野鶴然樹葉山林採竹根風池遶更暖寒谷泳長暄采知稻梁厚
何時報君恩　又正旦蒙趙王賚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林相葉
隋錦垂椒花逐頌來流星向杪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牧翁蜀使何時過
又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詩曰細柳望青蒲春望長何始一迴秋葉幾迴落
春蟻未曾開瓮角非難馭椎輪稍可推只言千日飲花日送中山來
又郭蒲州刺史乞酒詩曰青蒲琴風設賓檐蒼茫雲貌愁烏栖不定池
樽於南檻酌浮觴以旋流備鮮肴之綺錯進時膳之珍善禮儀攸序是

獻是酌高得志以自足願接遝於一丘於是歡樂既洽日薄西嶼主稱罷
乘賓歌驪駒僕夫敕駕言旋其居乃馮軾以詞軌騰輕軨於通衢及
衡門以陰跡踐先聖之典謨感百爵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監往事而作
誡圖非酒而惟德哀秦穆之見譏惜三良之殉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
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劉伶酒德頌曰有
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牖戶八荒爲庭衢行無
轍跡居無室盧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惟酒
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
作色而說曰吾生天地之間行止有命雖欲逃之將何所寄寄形宇內
之中處天地之間似蜉蝣之寄須臾不足以自保何異蟋蟀之處堂
燕雀之巢帷幕之裏不知天地之大不覺己之有樂未極而哀情已
至矣有一先生聞吾此言乃捐金推玉恣意直言奮髯踑踞銜杯漱醪
奄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無聞熟視無睹不覺泰山之在己不知江
海之在酒不識天地之爲大不知萬物之爲多俯觀萬物擾擾焉如
江漢之載浮葉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人之所寓

劉伯倫酒德頌

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
所以晝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度好惡安於自然吾
以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推金罷碎玉毀呪詛捐纏遺
舉白發引滿使巷無行檻家無俳壹剖棺折柩決窾銷鑠爭神州
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吉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甚益突珍
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醴奇波特生聖既貴所美百代同嗜故鱣鮪發洞於
上世懸象煥乎列星幽蛇者以興雷霆折軸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
不壅抑其小節而濟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問其味而心馳
其聽者乎廣生口爽先哲之吾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
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
迹止步威影即滅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靜則緇塵非外唱
樂足則欲無所逐唯唯默默作戒其道簡棄賓曰唯唯默承德音

孔融難魏武帝禁酒
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相慶賀公既至止酒禁施行天
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
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卮酒無以安當其怒趙之
廉養東迎其至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揚
其靈袁盎非一卮酒之力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法令故
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餔糟歠醨身困於楚猶是
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鼎　鎗　鉢　堰　盤　椀　匜　杯　盥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也　又曰鼎大上下小　爾雅曰鼎絕下以入山林川澤魑魅螭魅莫能逢之　又曰鼎附耳外謂之鉉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玉鉉大吉　禮記曰崇鼎貴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以黃金諸侯白金天子飾　又曰鼎象物百神而烝烹飪之以供上帝大鼎路公夏四月取鄰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又曰在昔夏后氏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　周德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各徐子及邾人莒人會于蒲隧路以甲父之鼎　墨子曰昔禹子開罪于天帝乃使其臣孔甲下降乘龍于夏后氏孔甲賜之雌雄二龍孔甲不能食龍乃求豢龍氏而得之河漢之間乃為鼎以烹龍肉以食夏后氏夏后氏既已食乃使人求豢龍氏而不得也懼其殺己而遷之　又曰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卜之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若之龜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若之龜藏不遷自行乙又言曰遂遷自雲一南正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道之君有德之人會朝乎上帝而無由乃為有革牌臣負鼎俎以從味說湯致於王道　各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脈死又曰莫武時汾陰巫錦為民利魏雎后土得鼎鼎大異於衆鼎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雍之至中山有黃雲蓋蓋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祠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皆曰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今鼎至甘泉承休無疆中山有黃白雲降蓋天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庭以答明應制曰可　淮南子曰閭閻伐楚五戰入郢燒

不滿則如言也願一把滿亦隨言也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
瞻邑王花然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鉢在大月
氏國一名佛律婆越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浮圖高四丈七層最東者
金銀佛像像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繩鉢鍊懸鉢鉢是
石也其色青　又曰摩竭提國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昃多樹去塵場
提三十里一名毗成梨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牛乳糜
上佛佛得乳糜在尼連禪河浴浴竟於水邊嚥糜訖擲鉢水中
逆流可百步許然後鉢復流河中梨利梨船龍王接取鉢在宮中供養
法顯記曰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服
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跪不
能得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合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鉢無緣深自慨歎
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唐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人之貴
有訪仙經雖門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寵貝玩於簪
珮之門　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銀鉢啓曰珍窮化貝貴制衣極範範金

堰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堰成置之猛火上堰皆化爲丹以此丹金爲盤
盛食其中令人長生　表信伯曲雜山疏曰善道門尸在石室北壁下形骸
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當
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堰盛香得便捕除燒香　唐太子謝
勅賚廣門堰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標山貝均符采西岡浮雲之挽非謂
琨奇臣南珍靡究泰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識郎之書

盤

周官曰王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陽之盤銘
德日新又曰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　鄭玄曰新謂修德益明也君子之德如日之升日日新又日
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

益長存永貞聖繼踵奕世明德不忘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
祀永荷天休 [篆] 殿帥都虞侯酒盤銘曰

樽

爾雅曰彝尊也小雅謂之坎中樽也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
樽在阼犧樽在西 又曰泰有虞氏之樽也山罍而夏后氏之樽也殷
樽犧象周樽 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以文之其斷在
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淮南子曰
聖人之道猶中樽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各得其宜 [晉] 又曰夫奉
一酒不知治邑言其難也 [晉] 摯虞石樽賦曰仟交動 又況於天下之憂而
任海內之事者乎吾嘗觀於樽矣遠矣 [晉] 成公綏酒子曰為
大司農其兄子為虎賁江長史時武為揚州刺史委事在郡
春壽兄子適長安壽時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見其兄子曰此
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腸子上時坐百數皆謝席伏
護竊東向正坐 東觀漢記曰劉文叔至蘇茂易水上遣上谷朝
至遂閉門堅守勞勩吏士作冒樂興賊懼乎雨射城中中樽前
酒樽 孔融別傳曰融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事類賦注引] [晉] 穆文帝詩曰良辰啓初節高會構惟娛明燭陳象樽
珍膳盈庭 [後漢] 崔駰樽銘曰惟歲之元朝賀正樽金罍將飲
嘉賓位且尊存獻酬交錯厲國成歡 後漢張奮邑酒樽銘曰酒以成
禮弗繼以淫德以弭患無荒過則荒說盈而不沖古人所戒詩陳
肅厥心 後漢李尤樽銘曰樽設在室俟使之一山坎承雕琢飾帶
晉綏綠樽銘曰大道隱物妙思入神儀彼金罍制器為人虛以含
有文之飾身潛此玄醇君我嘉賓假明懷情詠聊以摽誠俯仰
妙而奇絕酌焉則注改之滿則側比智適會未見其弱興之無若施而有
節玄應忘知切有不代玉公擬之德靡辨上哲 宋何偃樽銘曰
貞明體象昊合良日望雲唯茲哥器神絕莫尚抑酌賦受系論其理

杯

山海經曰大人國有女子方跪進上杯食 禮記曰父母沒而杯圈不能
飲焉曰滓之謂存焉爾 [李] 周翰曰圈杯上屈也 [晉] 郭璞曰圈屈木所為也 管子曰相公管仲飲
桓公酒桓公飲公曰盍不為寡人壽乎仲奉杯而起 文子曰酒之為助
杯水見月影為象著而笑其手怖子貢問之曰約為象著而笑其手怖

方言曰楚鞏宋之間盌謂之盂　說文曰盌小盂也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叔日受勑斫破羌營拔棚得賜來酒衆着寧乃以銀椀酌酒自飲兩椀乃酌與其都督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刎置牀上呵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卻起拜持酒遍次酌共各一銀椀至更時衆皆散去寧益貴重　咸康起居注曰丞使持節東使假遣等琉璃盌二枚與陳王曹植車渠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乎涼風之崚眉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煇曲工玄素之畔畔帶朱榮之蔚蔚雜縹絲以垂采藻文布以相追翩翩而孚景若翔鶴之雙飛陵神璞於西野爾百菜而莫希于時乃有明篤神后廣彼仁聲卑奚慕義而重德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器面應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雲蔚蔡蜺蜿龍往兆如敷雲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覩兒而九勤雖離朱之聰目由姮娥而失精何明應之可況超昇宴酌甘醪於斯觴御媛惕而可貴故未御而不忘　魏應湯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浚瓊委於陰靈形旁陰而若修以納曜翡翠翔朝霞騏驥驤而龍華象蜺虹之蜿蟺中含曜乎雲汉若其衆名之鱗聚卓度曉常組縕雜錯乍圓乍方蔚衆興故列成章退揚丹流綠碧玉飛黃華藻閑宴酌甘醪於斯觴御媛惕而可貴故未御而不忘　魏應湯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浚瓊委於陰靈形旁陰而若修以納曜翡翠翔朝霞騏驥驤而龍華象蜺虹之蜿蟺中含曜乎雲汉若其衆名之鱗聚卓度曉常組縕雜錯乍圓乍方蔚衆興故列成章退揚丹流綠碧玉飛黃華藻張協七命曰金盌盛晉康州刺史常以杯獻御即今盌之安遠頻解衛數即今盌之安遠曰即云前後奏將有喜慶者　後漢孫程萬拇通杯銘曰樂則思荒則思慎民之失德敢飫以徵　後漢孫子光杯銘曰小之爲杯大之爲卮卑不可飲以事慎其德正用公之美驩孟爲病　晉陸雲盞杯銘曰用過翔杯珍食愈案杭宴員同泰錯偶形如樸滿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辻

渤海歐陽詢　撰

射

射書　畫　圖基　彈棊　博　樗蒲　投壺　塞　藏鉤　四維　象戲

事

晉書曰逢蒙作射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禮記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辭弧之義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又曰孔子射於矍圃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左傳曰晉將戰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弗列子曰甘蝤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尸子曰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恭食由基援弓射之沸左翼異王矢喜　又曰鴻鵠在上弋人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援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於人乎　史記曰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及鉄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又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他人學者莫能及　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勒習騎射擊匈奴中貴人將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并盡中貴人走廣廣自是必射鵰者也　淮南子曰越人善射楚王聞之召而問曰子巧射乎曰然王曰子安學曰臣少好射十歲而盈一石而不知巧拙是越人射也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及　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勒習騎射擊匈奴中貴人將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并盡中貴人走廣廣自是必射鵰者也　淮南子曰越人善射楚王聞之召而問曰子巧射乎曰然王曰子安學曰臣少好射十歲而盈一石而不知巧拙是越人射也　魏書曰文帝其上常獵為虎所逐賴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敢擊勇使將武騎吳志曰太史慈解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緣上樓上行闚以手持樓棊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棊圖外萬人莫不驚嘆其妙如此　晉論曰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射出百步徐發發輒命中物弓燥手不失菩薩戀肥

於鄴西擲終日獲麋鹿九雉兎二十 詩 梁元帝落日射麋詩曰促
宴引枚鄒中園觀獸俟日度堋陰廣風橫棋影浮移竿標入箭豎
鼓送爭籌壽附枚時可息言從清夜遊 圖 陳伯北園射堂詩曰軒堂
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笈前初辭竿橫弓先望堋勢滿心二應落連
發騰直知王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葉木枯藤擇賢方
至此傳肥欣得朋

書

淮南子曰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事類賦百 家語曰宓子賤仕
魯為單父宰恐君聽用讒人使己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
俱至官令二吏書輒制事其一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歸
魯宓子曰書甚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歸
制掌搖目肘書惡而又怒吾吏皆笑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閒孔子
子曰宓子賤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意者
其以此諫乎公悟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書及帝即尊位
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 事類賦百 又曰陳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
長於尺牘書記賓客滿坐輒遵書其偉略疾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
尺牘書皆藏去以為榮 後漢書曰張奐長子芝字伯玉英敏知名
芝及弟昶善草書至今稱之 又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子安在固對與
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三輔決錄曰趙
襲嫩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張與龍睢
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譏朱龍卬曰上比
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王隱晉書曰索靖嫩煌人靖草法武
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一臺三妙天下為希
陽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氏名於古昔
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姿而分馳解散體之細微散
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春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

雲氣之巧木損松鉛鵲反翔鵠驚之勢不假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績還代西河之簡

梁

元帝上東宮右斑啓曰師冥人分之巧元帝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書象鳥鵠甘喜之筆不惣華桂宮盈備甲館窮之巧又願之於蔡邕是以境寫務重雲傳勒禮之法鳥鵲魚顏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多勢三禮尚方大竹奏既其牛落柱下方書何曾騎驢空慕河間之聚書音韻東平之獻表辭彼尺牌額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簡文帝

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曰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眞草皆得似望城扉如贈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屏之卷既其位血殘刖之刑情以慢然時態敬案戢意之采良不能已

畫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鬼魅最易曰鬼隱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貴閼氏左漢有美女安知若且將欲獻單于閼氏恐爲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　又曰金日磾每出入下殿常見畫山搏天遐哉鳥穴水矣雅賜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又曰金日磾母教諸兒常啓日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日磾見畫嘗拜向之涕泣　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所召輒按圖召焉其中常者畧皆行賂畫工圖之欲有所召輒按圖召焉其中美者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功臣中名呂列將於雲臺以板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風俗通曰門戶鋪首銜案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蚿蟲曰見沒形蚿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蚿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之門藏如是固周密矣　陳思王畫贊曰蓋畫畫者爲書之流昔明德爲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

從觀其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之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君舉臣百像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世說曰晉陵顧悅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欲圖那荊州堪曰我形惡卿不煩爾悅曰明府正當爲眼耳若明點童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又曰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何事如此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又曰顧愷之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毛有神明殊勝向未安時顧謝幼輿在巖裏人問所以顧云立一壑自謂過之此子自宜置於丘壑之中又曰顧長康畫雲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

贊

先畫卞和之像者難具其事在素定見其泣血殘刖之刑情以慢然辭曰惟年命之遒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師銘勒於鍾鼎又圖像於丹青瞻見光烈之餘以興下西血而滅纓痛而趾之雙刖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軌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向爰自在昔藏知

圖

柳而不進和殘軀以益璧

讚

元帝職貢圖

朱喜焉文河悠遠合浦珠還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水矣雅田

讚

元帝謝上畫共象物像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密室之像終微駭歸宣室之圖更難議擬蠟字術畫馬踈天非世將思深晉帝之眞跡愧皇山寵跗親白至之詔　又晉東宮賚陸探微畫啓曰王跗即看魚動還傍金屏復疑蝸集史遷斬削攄聯心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

圖基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密莊吾曰視君不如弁其基其何以免乎弁者聚基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博物志曰堯造圍基丹朱善基說文曰弈圍基也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蜀志曰魏軍大子興平假費禕節率衆往御光祿大夫來敞至禕許別求圍基于時羽檄交馳羣寮已訖禕與敞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敞曰聊觀試君耳信可必能辨賊者禕至敞遂畏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棊局壞粲復為之棊者不信以袍覆局使更
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博物志曰相國蔡邕善音樂馬明上
子道王元貞鄭鄤等善棊太祖皆與棊能 晉中興書曰陶侃為荆
州見佐史博弈戲曼投之於江曰圍棊是坐隱之戲非支公以棊為手談
君北圍器何以此為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之戲非支公以棊為手談
俗說曰殷仲堪在都常往看棊諸從在齋前宅上干時來羣與
人共在牕下圍棊仲堪在裏聞棊易其義棊聊答如流聞者不輟棊
客山結峯如雲務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森殿末結而
竟奔十肆首不得窺其門扈觀紛而不惑研桑不足譬其變不足以之讀我云勢雖多
稱杜皐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黃婆不足以之讀我云勢雖多
以敵能究傳遠求近取乎一以貫之 魏武帝圍棊賦曰圍棊
法地抨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瑶玄玉方眼無斜直頭不曲開乃建將軍布
將士列兩陣駢雙軨徘徊鶴翔差池羣鳥起用答兵而不顧亦焉心河而
必危疑無成術而好聞非智者之所為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窮
今一棊之出手思九事而為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

而致寇不助彼而為張不謹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垂圍而計窮欲
佯巧而行促劇疑勤之地逼其白黑之固辟或龍化而超絶或神變
而獨悟勿勝柱以調棊百守攻而待兎或有少棊已有活形失不為悼
得不為欲若其棊賦未必能乎用折衝威致損今名故城有所不攻地
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旋善有翻覆投多致敗亡雖高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
必居讓以自牧智高猛獸之將酸事亦僥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
輕禍起於所忽功隳垂於垂成至如王壺銀壺車屏井欄既見棋以廣恩儀君方之妙理
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切非時兩疑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
聚五花六折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
或先點而去或先掀而死故君子以之近神先達以之安思盡其有戲之要
道宋情理之奥秘 周宣帝圍棊賦曰引如征鴻起沿布若羣鵲
依枚類林林龍之隱隱匹星漢之離離蜂起百條參從橫制或無
厭而反失或先贏而後濟 魏文帝班固弈旨曰北方之人謂棊為
弈弘之說之棊大略扃必方正象地別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

黑陽分也駢羅列布劾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故虛設
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莊障塞漏決有似夏后
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類不振有似孤子夙臨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
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參分有勝而不誅周文之德
後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綴雖敗不亡緣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
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事脫見其得失古今
略備

應瑒弈勢曰蓋基弈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
之紀旌旗既列權虛蜂起略驛雨集魚鱗鴈峙奮維開翼四衛
邊部或飾遁偽旋卓躒辨列融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兩見
擒滅淮陰之謀按旗之勢也或匪設无常尋突隨危動止量備在
南壘中綦餘四表自鄙亞夫之智臥食弁之奇也或假道回布周營繁
昌雲合星羅侵通郊場師弱衆寡臨機孤亡救掃彊御示廣略土
疆昆陽之威宮濮之方也挑誘餌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遠
退羣聚俱隕力行唐突瞋目表憤蹙局崩潰頃潛之啓楚懷之

阵也時或失誤收奔擒北還自保固守聚精寔見可而進先負後剋
蹈羽之賢寔須之德也攻駈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實易備所喪滿大
駱驛猶豫算慮不詳荀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為所謀項
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綦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死軍也

後漢李尤圍綦銘曰詩人總物則思志之安閑記再既音局
爲寔矩綦法陰陽道爲經緯方錯列張 後漢任孝恭謝示圍綦啓
曰性寔愛圍自天昆蟲已競浮陰在漢柱礎先窮古人不立知前事之已抽
既妙籍手傳乃事因新見微乖能顯妙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才
歸末品效頭醜爰學步寔師文業未彩武功已隊尚思齊等外高
魚目服澁出蟲目纔非增後車之數謬頒計食空費長安之米 晉夏
侯湛圍綦賦序曰綦約基品序曰弃之時義大矣哉雖庖犧仰觀俯
動必通變若夫人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云
齊王支公以爲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感士
逸興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交象未之或盡

玄黃或謀的鬬白黑間雜之精能傾忘於雕錯形方降和應知煖煖假
以候煉爾乃延促分合出際隆扃施輕棊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結勍相
形投巧左撫右按揮纖指以長即再偃堂而發入陵超翮落歸揣援勢
交務而踏合棊流密以乖遇敵若乃釋正彈循亂場溷石周散執縱橫
揖機捷撇應無方修其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捔柏散爛揮霍便
媚或奮振唐唐頹水奔連棊罫局置筭分紀殘勝有合和負著慢顏
惜情娭之未遂恨白日之微端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夫模穹蒼而擬質象博厚而成形峙五岳
而採奇偉四海而為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揔玄黃之武略校孫
吳之兵變語其用心壯哉之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前正
舁則揮翼穹天赴下則建領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駈險則東馬
厄之歌飛几問晉侯之琴徘徊異鄉中之琴車牽牛覺兒樂槎之來織女
擬雲軒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以修身或廣譜道

德良有旨也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其上
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鴟卵　山帨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
井公博三日而決　列子曰虞氏者以采之富人畧高樓大路設酒殽博徒
上事具人部　尹文子曰博者閉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
在遇者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為其
兼行惡道也　說苑曰晉靈公騎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
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善
必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曙
上加鴈子其上左右慴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
層之臺三年未成危甚於此郭璞博賦曰蓋聞君子
以候煉爾乃延促分合出際隆扃施輕棊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結勍相
形投巧左撫右按揮纖指以長即再偃堂而發入陵超翮落歸揣援勢
交務而踏合棊流密以乖遇敵若乃釋正彈循亂場溷石周散執縱橫
揖機捷撇應無方修其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捔柏散爛揮霍便
媚或奮振唐唐頹水奔連棊罫局置筭分紀殘勝有合和負著慢顏
惜情娭之未遂恨白日之微端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夫模穹蒼而擬質象博厚而成形峙五岳
而採奇偉四海而為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揔玄黃之武略校孫
吳之兵變語其用心壯哉之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前正
舁則揮翼穹天赴下則建領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駈險則東馬
厄之歌飛几問晉侯之琴徘徊異鄉中之琴車牽牛覺兒樂槎之來織女
擬雲軒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以修身或廣譜道

德良有旨也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其上
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鴟卵　山帨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
井公博三日而決　列子曰虞氏者以采之富人畧高樓大路設酒殽博徒
上事具人部　尹文子曰博者閉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
在遇者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為其
兼行惡道也　說苑曰晉靈公騎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
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善
必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曙
上加鴈子其上左右慴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
層之臺三年未成危甚於此郭璞博賦曰蓋聞君子
以候煉爾乃延促分合出際隆扃施輕棊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結勍相
形投巧左撫右按揮纖指以長即再偃堂而發入陵超翮落歸揣援勢
交務而踏合棊流密以乖遇敵若乃釋正彈循亂場溷石周散執縱橫
揖機捷撇應無方修其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捔柏散爛揮霍便
媚或奮振唐唐頹水奔連棊罫局置筭分紀殘勝有合和負著慢顏
惜情娭之未遂恨白日之微端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夫模穹蒼而擬質象博厚而成形峙五岳
而採奇偉四海而為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揔玄黃之武略校孫
吳之兵變語其用心壯哉之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前正
舁則揮翼穹天赴下則建領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駈險則東馬
厄之歌飛几問晉侯之琴徘徊異鄉中之琴車牽牛覺兒樂槎之來織女
擬雲軒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以修身或廣譜道

德良有旨也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其上
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鴟卵　山帨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
井公博三日而決　列子曰虞氏者以采之富人畧高樓大路設酒殽博徒
上事具人部　尹文子曰博者閉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
在遇者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為其
兼行惡道也　說苑曰晉靈公騎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
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善
必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曙
上加鴈子其上左右慴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
層之臺三年未成危甚於此郭璞博賦曰蓋聞君子
以候煉爾乃延促分合出際隆扃施輕棊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結勍相
形投巧左撫右按揮纖指以長即再偃堂而發入陵超翮落歸揣援勢
交務而踏合棊流密以乖遇敵若乃釋正彈循亂場溷石周散執縱橫
揖機捷撇應無方修其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捔柏散爛揮霍便
媚或奮振唐唐頹水奔連棊罫局置筭分紀殘勝有合和負著慢顏
惜情娭之未遂恨白日之微端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夫模穹蒼而擬質象博厚而成形峙五岳
而採奇偉四海而為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揔玄黃之武略校孫
吳之兵變語其用心壯哉之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前正
舁則揮翼穹天赴下則建領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駈險則東馬
厄之歌飛几問晉侯之琴徘徊異鄉中之琴車牽牛覺兒樂槎之來織女
擬雲軒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以修身或廣譜道

德良有旨也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其上
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鴟卵　山帨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
井公博三日而決　列子曰虞氏者以采之富人畧高樓大路設酒殽博徒
上事具人部　尹文子曰博者閉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
在遇者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為其
兼行惡道也　說苑曰晉靈公騎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
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善
必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曙
上加鴈子其上左右慴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

博

朝也蹋令以納忠故老友之行立身純之名彰方今聖朝乾乾務在得
人博選良才旌簡庶俊設呈試之科垂金殿之賞誠千載之嘉會
百世之良遇也

擣蒲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遥望裏有二老翁相對擣蒲遂下馬以策柱
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鞍骸枯朽斷還至
家鉏復親屬一慟而絶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作擣蒲庾翼集衆軍于
襄陽節儉事曰夫婦處都名動相刺非為治之本自今擣蒲鄉馬
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荅曰今唯許其圍基餘悉斷　高麗

擣蒲伯陽入夜
擣蒲賊既備好此擣蒲伯陽入夜
擣蒲賊曰昔有玄通先生遊于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擣蒲伯陽入夜
以其消息文抒則素勞紫罰出乎西鄰緣以繢補紩以綺文杯則溢木
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珪王澤不細不洪焉則若
象牙是磋是礱杯為上將木為君剡齒為翼距筈為
策動矢法卒數於是芬葩貫戲公侯之儔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

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過誤故
敵據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傍薄精誠一叫入虛九雉磊落踶
踔并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粉潰勝負歡悅負者況悴

投壺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謂曰某有枉矢哨壺
請以樂賓 神仙傳曰王女投壺天為之笑 東觀漢記曰祭遵博
士花外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
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魏略曰郎鄧展字
叔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王賜帛十匹古歌曰上金殿者王
樽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廂具肴膳椎牛真羔豬羊主人前進酒琴
瑟鳴清商投壺對彈基博弈並復行何勑作王弼傳曰弼性好弘理
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晉中興書曰郭展博學有才辯著投壺賦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辨貴賤也以講禮讓也以習射選賢
劉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滌而弗舉肅肅習習
其惟敬焉不可久褻久褻成於狎乃設大射否則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
所縫厥高二尺盤腹修頸細頭飾以金銀文以彫鏤象物具罪筵七尺僕
焉植駐矢維三而或柘或棘曲立本繳末調動且直執弓奉中司射是職
曾孫侯氏與之平昔得然後觀矣投者閒習察妙巧之所極騁驟聘
翩爰爰兔發翻翻集不盈不縮應壺順人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出
矢退劾既入躍出在前復仰僊俛擢下餘勢振捽又足樂也擬議於
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辭言諸為政君臣固弛左右畢投劾
奇數鉤列置均節解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
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匪擊亦猶是類也若乃振矢作
驕累投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首也柯引鵠
布匪空匪綱雖就置猶弗然矧迺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觀亦分之
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弛舍頭坐中汝被
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環瑋百變惡可窮讚

塞

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曰秋行五政二曰秋禁二曰博塞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井公塞也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
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 伯夷死於首
陽之下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所死不同殘生均也 漢書曰吾丘壽王以格
五召待詔 五博行棋六博行棋五也 後漢 邊孝先善
塞其大也試習其術以驕睡救寐免書其實耳 魏略曰郎顗字
通之極乃亦猶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軼略舉其指歸以明博弈無以
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為樂也大猶土鼓堤柏
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
之則也基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
作亡作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隅方折禮之容也迭往
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
為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于天陰陽在焉取則于地剛柔
分焉施于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為法式焉

藏鉤

風土記曰義陽鵬曰飲祭之後叟婦兒童為藏鉤之戲分為二曹以
效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
名為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鉤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
為一籌訖三籌訖為一都 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
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 事具後漢書后妃傳 梁元帝纂要曰臘月藏鉤賦曰歎
近夜之藏鉤復一時之戲望以道生為元帥以子仁為佐相思為籌籠
而不啓曰烟冷而不暢多取決於公長乃不吝於大匠鉤運掌而潛流
手乘虛而密放示微迹於可嫌露疑似之情狀輸爭材以先叩各銳
志於所向意有往而必乘策靡陳而不喪退怨歎於獨見慨相顧
於惆悵夜景煥爛流光西驛同明海其風景對者催其連射攘
袂以發奇探意外而求迹奇未發而妙待意愈求而累僻疑窒拳
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從因則而心隔壯顏變成衰
容神材比為愚策

賦

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載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棊取象元一分而爲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爲成乎其中世有哲人黃中通理探賾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兼藝之特奇畫爲尺之局乃擬象乎兩儀廿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配趙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屈連延駱驛或間不容息舍棊則獲圍成棊合騎棊先出九道並列專都獨畢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王褒表爲象經序曰一日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於天陰數爲先本於地是也四時以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倒皆如之是也五曰等算以通其變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夫在午取妻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坎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慎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爲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儀以制其則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定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以遷善或黜退以懲過事在懲惡或以沉審爲貴正其聽視或以徇齊爲功明其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申忘敬彰於勸沮處尊思屈片言崇於拱壁一德踰於華衮

周庾信象戲賦曰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法疑陰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於緣簡既開丹局直正理洞研幾原窮作聖若叩洪鍾如懸明鏡白鳳遥臨黃雲高映可以變俗移風可以位官行政是以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模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壁泉坤以爲與剛柔卷舒若方錯而無影似規城而未居促成文之畫亡靈龍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於是擅勇當決依辰就席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琅石南行赤水之符北使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

青出西關而馬白既舒女象聊定金抨昭日月之光景乘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陰翻則顧兎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況乃豫遊仁壽行樂徽音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得之於心乃有龍燭銜花金鏞浮氣月落桂垂星斜柳陳猶豫樞機嫌疑經渭顧望迴惑心情怖畏龐恩對坎而衡離忽當申而取未

養生　上篮　相　疾　醫

養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嗜慾養生之末也　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鶡子曰神不注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華他別傳曰他嘗廿語吳普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疾則不生猶戶樞雖用蠹不得朽是以古之仙者赤松彭祖之爲道導引蓋取於此也　抱朴子曰爾乃咀吸玄華谷神太清外珍五耀內守九精　又曰城陽郡倫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家中先有大龜數十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俯或仰倫素非聞錄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頗苦極後忽有隙見傚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

悅澤氣力自若　又曰稽康養生論曰世或有明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二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記皆兩失其情粗試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其有必矣似持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中和令人少壯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疑未遇暗至通來當在三五功畢宜成幾人盡之而世不精故莫能得之豈令人重增令人眼昏歡乎衍數百年

郭生纔能射飛復兼而兩之寫自許矣

相

孫卿子曰古者姑布子卿今之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兇害爲小人也

又曰許負唐舉鄧通條侯此四公皆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爲丞相賢曰我若爲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爲之賢後竟爲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

東觀漢記曰韋賢至夫鴻臚有相年選入掖庭相工莱通見賢奕然驚歎即再拜賀曰此所謂目偏侯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又曰班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陳壽益都耆舊傳曰相論曰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聲馬一毛似驥耳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四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貌而觀其心則貌不足觀也

樂必盈溢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論曰見相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窮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爲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祭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拘也

魏王朗相論曰然仲尼之門童冠之君羊不言相形之事抑者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即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庞衷桐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幼驗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魏陳信以蔡澤就唐生相贊曰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偶心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著乎形骨吉凶之表平原貌亦猶東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南面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貴半於國而裁出世身摧家破馮唐跨穿郎署楊雄壁立高閣而並至白首或垂老丟食而官不過尉史或顛惠若神僅至齟齬或不辨菽麥更保黃耆些明其偏有得也

孝標相經序曰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昔聲動乎幾響寤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采光眉四瞳龍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樓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纏天關運於掌策金搥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轔交映井宅既兼食廩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顏盛觸理血不華色手無春蓬之柔髮或有塞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約之不其悲夫至如趙公凝負圖之容孔父眇逕之迹曹本

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賠珍或飛而食肉或皂隸晚侯初形未正鍋嶽鉦以飽生玉餌終乎傑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疾

史記倉公傳適至秦太倉公之入秦也太倉長之家丞名意病倉公入診其脈曰病蹶陽明脈也蹶者必發癰於頭上即不發於頭上必發於足下今公之病發於內不得小便即死倉公之入秦也太倉長之家丞名意病倉公入診其脈曰病蹶陽明脈也蹶者必發癰於頭上即不發於頭上必發於足下今公之病發於內不得小便即死倉公之入秦也太倉長之家丞名意病倉公入診其脈曰病蹶陽明脈也蹶者必發癰於頭上即不發於頭上必發於足下今公之病發於內不得小便即死

立發疹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召作賦守皇皋及倦臥薄共元城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疾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還其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俗屑不懌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臥牀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子可立一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天下何其後疾瘳　風俗通曰無忌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寒暑風雨人民多獲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沒南勳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爲疾也　又曰子之祖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請玄簿解重閉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然改悟以塞禍明日夜厲精地雖點羌民多獲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沒南勳異伯宗必須榮踰戊巳州牧良才寔具扁鵲　又士無令菲薄徒積妨賢

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其形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去蛇入腹後梯使宣於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問宣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遂解甚怡懌　風俗通曰俗說河魚詛逢龍子浴空歎楚王疽　又晉詩曰況瘉頻弩影積弊似河魚疾瘉詩曰朝空猶掩扇宿僊未縣鍋逍遙臨四注兼持撒九愁雖同

衛子儀聊喜執挈生瘵災星夜出境鳴會晚去機翻邪無費服秋氣息梁牛陽霖蔭翠條映水含珠榴丹經蘊玉筒玄水出長洲綠發尋方岳採藥訪圓丘神隨七星變貌逐五雲留飛鴻若可駕輕簪必易抽　梁劉孝威和簡文帝臥疾詩曰玉躬耗寒暑翻年望平平珪璧仁祀盛甘黃繼禮祈休偃招帝僊打楚疾愈俄同宋年益嘗勞論賤臣寧用觀清容　梁朱超道歲晚沈痾詩曰風花夜共靜空豈月俱明燭滴龍猶伏鑪開鳳欲雛鳴葉飛林失影冰合澗無聲太息與脉念寧敢離衣行唯畏殘藤共　梁劉孝威和簡文帝臥疾詩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餉食纔纖而日減體貌猶廉廉而轉損校朝夕其未殊驗相扶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備而猶損內爲愛深而慮遠乃日量食而度帶講和緩之緑論尋越人之奇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秘指衆術而簡良會異端於妙門乃歸哥於派廬崖惟玆藥之攸造寶明中之有珍以三七爲劑服以四獻爲程熱終朝而始發景未及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梁蕭子

醫

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在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下鳥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及藥不

至高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列子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明而往見龍叔之心矣子心死孔竅通一孔不達今黑智為疾者或由此乎史記曰扁鵲姓秦名越人時舍客長桑君過而奇之知非常人及乎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扁鵲又曰扁鵲入視疾出曰君桑君公當知此七日而寤居三日半而簡子寤

魏志曰華佗遊學徐土兼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　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料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亦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見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消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梵志阿颰經曰佛在舍衛國乞食散貧日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史意與賓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限亦旁求於衆術

窮萬里以弗嶺懶丁寧而積日園乃酌醍糗散商量理分進不訪法旨亦無顧問僊斯藥之入神建殊功於今世起衰孤於重困還精爽於既絕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大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天竺問佛道法遂於國中圖畫形象焉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又曰罽賓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大尺來下石上各摩訶衍國有阿耨達山天竺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罽修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六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迹今有八迹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周匝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罽賓城內猶有淨飯王宮釋氏遺法僧尼寒暑雖有像設而人物殊寂

西域傳曰罽賓國王一吐浴水一吐暖水今有此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烏留佛姓迦葉生郁伽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越南又曰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末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四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雖滅此上那竭王乃作金棺銀槨車送長佛稍薪不燒自然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兵要舍利安置門分之用金外皇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去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以味清淨周遍曲從避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山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扶南記曰頓遜國鬱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嵩屈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千日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回風摩花冬夏不衰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上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劉借言公會意無
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宋謝莊
石壁立招提精舍詩曰四城有頹墉三班無極已浮散眺眼前沉照冥終始
壯齡緩前期頹年迫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電起良緣迫未謝
時逝不可俟鄰壑鳴山猶想砥頹軌絕飛鳥庭前高林映雲裏禪
室栖空觀講宇妙理又過瞿溪石室飯僧詩曰清暮越煙空林
逾大壑步步改奇觀永拔三界苦宋謝莊月賦桂月待華林曜靈殿合開
高詩曰玉將乘夕宴金枝終夜舒啓清玄化闡希微寂理孚梁武
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蕭條周五果誰安出公珍
對見不可信熟想事非真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
非幻人又如炎詩曰亂念瞳長原倒見望遥煙遥遥似江漢況溢若
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執象恣憶
遍涅愛湯心生又盂空詩曰物情異所忻同所同欲知新遇火亦似
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遠十法空中皆從妄所

過臣吾日 昨光芒散風冷宮徴殊露落盤恒湍桐生風不雖飛臨飛虹
暗書星鳥伸景風林出世臨空下應真敞景想帝馬成千鄉天表使六鉄意
樂開長表多聖賢現今龍能今苦海堪 梁元帝和劉尚書侍講五明集詩曰
法無生忍不空日宮住氣滿月限善風清雨綺錢散西觀組慢卷南榮 梁
昭明太子玄圃講詩曰試欲遊寶山鍾山解講詩曰輪動文學乘筋明賢從神瞰出雨隠光月海林餘影情
理既已詳玄言亦兼提 東齊聚講詩曰班茲法八倒莫比道六塵良思大
車道方頓寶良所津既飡甘露言方欲北門清神 又參講席詩曰八水
潤佳平二明啓君擇日實鐘且參差名香晩芬郁輪指六芒雨鳥微法三鼠
慶意樹發空花心遠吐輕顏 又同大僧正講詩曰放光開教篤妙金除粗香
城窮原絶有際雖照歸無名君久聆至教誨說表真實能令枕志遠亦
使羣魔驚今聞六林聚淨土接承明被影連高塔法鼓亂殿更當聲芳
樹長月出地受生已生法味樂復悦玄言清何因動飛輪斯使慶學輕

又開善寺法會詩曰敷地信開敘清曠唯道場玉柱垂寶金
林紫社瑞地神燈明月瑠璃水打幢懸金
機半藏千祀終何遇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賽錦供無盡生
日慧海要慈航塵根久未洗希雲垂露光 周宣帝奉迎舍利詩曰解
迦稱散體多寶号金軀白玉誠非比黄金良莫銖愛見絶言象端異乃
冥符雪知雖隠頭妙色豈榮拘唯當千却後方成無價珠 周沈約八関
齋詩曰因飛倦輪風旨障從塵心難開八正扉猶掩得理未易期
失路方知險迷塗既已復豁若非撫漸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驚轡盤桓
光衰齢難慎轄暮景易周傷 又和王衡軍解講詩曰妙輪暫往駕貴
樹未開音甘雲路為誰演得一摂諸成林七花昇
塵相八解曜芳襟 周庾肩吾和太子重雲殿受戒詩曰皇明執東
曜帝宸居北辰小乗開治道大覚拯蒼民珠塗同義路分流合智津
傳香引上徳列坂進名臣連關翻如畫圖雲更似真靜山御殿影梅梁
落梵塵苑桂柏留雪天花不待春旛年逢瑞應千生值法身大衆初拂

空寺詩曰日宮朝絕磬月殿夕無扉網交樹葉輪斷七燈煙香出
盌猶馥幡塵晝蝨漸微借問將何見風氣動衣裁陳張正見陪衡陽王遊
耆闍寺詩曰甘棠聽訟羅和宇試登臨兎苑移蒭蓋王城列戟簪惟荒
猶見主地古尚填金龍橋廿桂偃鶴嶺白雲深秋總被旅葛夏已鄰普
山含清風吹麥龍上細雨濕耀梅林 梁王筠懷道出國城頓言
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頓言四十八願普拔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往生
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遠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
合贊曰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與異成朝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
本安事勞與奪愚心俗彫變化橫復生成恒 又影響人只談贊曰影響音
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攖霍去何因得象似君羊有罪不然我漠乎
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江揔江揔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改
自轉將銷更映紫空雖霧散迴飛煙罷還行成品茎修福田 又花贊
曰池中寶花茎覆金沙遊風氣亂映水光針散由天女贊乃王家若生忘
樹願結因牙 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影徧花臺煙抽細縷燼落輕灰珠
歇色而月耶光來明暗室若遣塵埃 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
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挂香城佰知自轉福與之生 元帝荊

玄圃園講頌曰七辯縣流雙因俱發情遊
波岸理愜抵園于時燕秋仲節麗景好晨氣合金扇霜浮玉管鳥
弄鳴公護音樹藏蟬於秒采液水穿流蓬山爲狀風生耳殿日照視
煙斷曰析論異空玄幾入道宮宇清幽重關相薄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猶男主地古尚填金龍橋廿桂偃鶴嶺白雲深秋總被旅葛夏已鄰普
山含清風吹麥龍上細雨濕耀梅林 梁王融淨住子歸依門頌曰生滅命舛識
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頓言四十八願普拔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往生
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遠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
合贊曰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與異成朝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
本安事勞與奪愚心俗彫變化橫復生成恒 又影響人只談贊曰影響音
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攖霍去何因得象似君羊有罪不然我漠乎
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江揔江揔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改
自轉將銷更映紫空雖霧散迴飛煙罷還行成品茎修福田 又花贊
曰池中寶花茎覆金沙遊風氣亂映水光針散由天女贊乃王家若生忘
樹願結因牙 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影徧花臺煙抽細縷燼落輕灰珠
歇色而月耶光來明暗室若遣塵埃 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
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挂香城佰知自轉福與之生 元帝荊
波岸理愜抵園于時燕秋仲節麗景好晨氣合金扇霜浮玉管鳥
弄鳴公護音樹藏蟬於秒采液水穿流蓬山爲狀風生耳殿日照視
煙斷曰析論異空玄幾入道宮宇清幽重關相薄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猶見主地古尚填金龍橋廿桂偃鶴嶺白雲深秋總被旅葛夏已鄰普
山含清風吹麥龍上細雨濕耀梅林 梁王融淨住子歸依門頌曰生滅命舛識
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頓言四十八願普拔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往生
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遠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
合贊曰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與異成朝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
本安事勞與奪愚心俗彫變化橫復生成恒 又影響人只談贊曰影響音
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攖霍去何因得象似君羊有罪不然我漠乎
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江揔江揔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改
自轉將銷更映紫空雖霧散迴飛煙罷還行成品茎修福田 又花贊
曰池中寶花茎覆金沙遊風氣亂映水光針散由天女贊乃王家若生忘
樹願結因牙 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影徧花臺煙抽細縷燼落輕灰珠
歇色而月耶光來明暗室若遣塵埃 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
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挂香城佰知自轉福與之生 元帝荊

日輪照曜月面從容喜笔散珠輝曆開果色似含微笑俱往曰於瞻仰如出軟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多曲住寺門始則映顯巖間猶對記鳥山之禮末又徘徊闕外似故戀城之疾廬未為多有飽曰奄有華國實應多祉蒙庵枕章花開釋子玉蓮交映銀荷還起伊尹感桑伯陽蓋李 第劉禹錫劉縣石城寺講勤石像碑銘曰天地源虛依空機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德可其契見以四海將寧先入感周之寶九河方靖已致應龍之圖四祖編知楊岐化於大千摛倚形於法界其靈起攝善之權影現戲遊之方可勝言者哉自像教東漸而未盛論其正陽始於晉宋之間而極於貞觀永徽之際雖代興月滅而流宣化如渴揚舟游水馳鈿南山於是擴虛構而成規梵宇於是開門之教四姓小臣稍罷南類似聚之疑闕龍蛇高圖範過采虹蜕推敬金鄉晉於雲臥上剖石獲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偶作也書貝觸類而長之乃為祀神之舍連閣重宮之學超像設之嚴嚴乎其可仰懼故老之難述又相與宣其事其從居美我深則盼而明恩作牧懷結幽祇一決椒花之頌弗靜陟屺何期祇奉儲訓果統列撰大道長策大理範事隆哇油素之可揮懼故老之難述又相宮主碑曰真人西城衛羅漢東遊五明感士並宣其

瞬方諸祀刃金盤曜色實鉢成繕吾　又郢州晉安寺碑銘曰昔皇之頼華
綿映色蓮花之何照曜增輝山去黄鶴疑聞天之夜鶏晉城稱却月似軽雲之
霄薇銘曰虹梁紫柱蜺桷丹楣綺井飛棟華榱璧瑞麗龍若動風蛟
翔玉鳥雪月開金池夕光朱城却視紫煙潜通澄柳朝緑紅曜猥紅落霞蜺
鮮雲多布峯下陽烏林生陰鬼六碾隔滿皇橋隠霧俱驚去神同観智襲
又揚州景安寺碑序曰窃以陽之有宗者莫撰於帝嶌夜之有光者敷滿於
陰兎故以日門見義和之色月殿望姮娥之象而合璧迴輝丈尺猶且莫量
朗鏡悠遠積空之所不算并復有紫川青龍之水却月朝霞之山白珪玄壁
餞瑾他之上銀閣金宮出瀛洲之下左雲四杜隨仙衣而伊闕賓墜三重
映瑞圖而飛影旃檀散馥無復圓覚之風拘絢神龍皆成多寶之塔
又攝山棲霞寺碑曰金地無底已通寶墜之側玉樹生風傍臨綵舫之上七
重櫨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合香映日銘曰菩依翠屋尚略浮山
影出傳燈聲風來露歇日度雲輕三災不敢舟一葉　又鍾山定林上寺碑曰幡
商摩平兹地殖梵宙乎斯域建雲殿於無邊陳旗風於無盡陵紫山為壌失
彼岸法方創於有須模既燈於無像其九天之陛負疑為隍曾無一苔生之間称師及提偽敬泥首拘拘則何舟
尚虚委田則熊羆非岐乃按兵江漢所宗爭環地軸塵少日月同物溺之
幽廻百代盛圖等閻浮之数智里章　又步驟宣盡世界之皃遠煉首忽往寧
窮却海之葉爲牛楠力方十行之偈梯兎馬渡何修三乗之等級定水壊頂
不來王此惟余宅寧止西顧臨朝夕之膳他帝長州之茂苑雄宮於滬指
因次光於去分廻廊敞迴複殿重起連房極聊周堵如雲銘曰往却海流眞論遐長
難乳多姿文烈火森森供設取衆為依百億閻浮塵沙等而不盡三千日月帯
睡因希向爲寄舟梁標功厳德事紹場邦祇法衆同遊願我偽經
行被林宴坐或斯夜滅或念新火幡幢三明俳徊四果　又恒俳天光寺碑曰
漢宮宵夢身高光世夕感須彌應現十方分身百佛上極天中下窮地底轉
法輪於祇園留妙衆於覩賓至于善見神通
木莫不歸依修學覩向佛乗弃形散而入道捨國城而離俗突厥大伊尼
撞亜亜錦軽千天鼓檀地鏁地日月之師勤皇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内典鉢餘

獨寫又建初寺瓊法師碑曰夫智慧精進皆曰第一妙德淨名並稱不二若乃幹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網御衆留軍之跡而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倫準北法師心乃蒲柰東山北山之部曾花散花之句並編柳成簡題蒲就業學非金朝無待冬書師夢尹儒曰知秋駕鵝曰屑屑人世莊莊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驚雲筒孔揩遊川三空莫辯二諦何詮佛日初昭慧雲不偏秋露寂滅莫載不彼然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六

寺碑

羽翮垂于昇霄陵山寺碑序昔文舉千周結宣於踐土齊桓霸業威若於邵陵葛道花諸侯動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墟參叙宴銷沉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遺蹟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州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尚與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余朱氏既絕彼天網斯茲地紐孫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分裂九服女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毀廬人物紀盡頭會莫紋杼柚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平惟機成務標格千刃崖岸萬里運籌帷幄古雲以上騰負青天布高引鍾鼓槽槽縣分下盟於地壯士憤以爭先老我耽而就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電揮鳥轉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碾碾磕磕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雲卷雲除氷釋葉散引旌旗日亂鉦鼓山野楚師之敗於柏舉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其成功實惟天啓

（藝文類聚卷七十六）

息心是歸淨行依處神異畢臻靈感仙總羊鳴雲山翔風分已翻飛龍晚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狂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又印山寺碑曰良結緣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開出爰是非於一指論道德於二篇九流之義遠開百家之言並作皆以賊命有遺靈講表致天罰受恩起於吉凶情偽動於利害雖改張之呪未易興衆鎮之莊因果之業未由感應之途猶蔽是以備知有命子曷論之而來詳報施在天冥遷言之來悟大丞相渤海王膺門岳鎮之靈威振象之氣有質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潔加以體備百行宿開萬善道施語嘿思極天人固以兆去非虎自懷公輔之德蓋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天之上才含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末時各異謀峰萬里有毒豺狼反噬豺豸臨城抽戈犯蹕世道交喪海水君舉飛旌而蒼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有期值時作宰拯沉溺以援手伏波瀾而儒足驚瞰日於前懷起飛風於衿袖動之以仁義行之以忠貞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又大將軍碑曰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初地遠遠

末路彼岸之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劫成山仰矣數垂衣拂石而何惟十及冠日示夢毫毳見詞應世降神感物開化頻如滿月心若盈泉融通無礙悟含靈自曉居三般以長想出四門而永慮雖色身之留衆位不能免生成樹下光臨天上藥花靡窮神通無量滔滔於華藏納世界於微塵悶慈非空閑之壽之路頗煩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但化及大龍教及鬼因亦福霑行鴈道洽遊魚但羣生無感獨尊何能雜色昭潤若山搖動帝釋宮改構金沙而拂妙法蓮華永升紺殿之殿而天人慕德像法興雲圓影西山承光東壁走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文籍歷劫萬國宅龜字宙稽世帶江山道俗橫流德昌頹曆的門種種百僚師師乘法舫以徑登鴈天輪而高舉神功寶集既被無邊鴻名赫實方在不朽抵掌指言雖不盡書執筆書事其能已乎　又定國寺碑序曰蓋兩儀安置動物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拂停命於海岳邪山雖復光華並於日月衢歌鄙於天地有攸定傾之力爲濟世覺迷之功登金山而未登遊建木而不反並動於苦樂之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暗長夜未親山北之燭況迷遠路莫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誘而引導未能解脫至如人針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爲醫濟之以利害衆人依有業民免飢寒之苦衆士既平人無墊溺之患斯誠事周於世用功齊於生民不論過去之因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獨悟玄機隨現託生方便開教聖未平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隔凡入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羣生於苦海自一音輟響隻樹潛神智其忘雖但衆法猶在光照金盤若固石室猶滿世界咸傳取宴重巒斯勤雕鐫芬蕤未凋斯文在炳　明閻那子十異明年碑曰九發之氛圍晦是以忘言種覺絕累於後心寄像智形啓機於前致兼真假之雙爍圻字有而兩忘旌三明而過十地圓萬行而包四等道固百億化主林方四生科頭唇識異受假施共時德表生民不敢太山之朽壞義同列辰肖潤驟水之伺滂沛倒七之勢淳江架海之力孰不瞬息相催飛馳轟泡沫不足成狗風電詎可爲言而晉世一延愛欲軸轆生死晉彼深塵迷茲大夜坐積薪於火宅負況若於苦海結習難傾雖僧真愛長延長身世其猶夢想榮名體幻化未能昭徹因緣體空假立所出棋甚子者非狀臨難久自發迹有生會道無上勒代緬邈哀陵寶塔故三休日晏傳燈星光輝遠香馬旁注甘露隱隱降靈迎迓神駕瓊宇開山名楹寶方在不朽抵掌指言雖不盡書執筆書事其能已乎　又定國寺碑序曰蓋兩儀安置動物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拂停命於海岳邪山雖復光華並於日月衢歌鄙於天地有攸定傾之力爲濟世覺迷之功登金山而未登遊建木而不反並動於苦樂之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暗長夜未親山北之燭況迷遠路莫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誘而引導未能解脫至如人針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爲醫濟之以利害衆人依有業民免飢寒之苦衆士既平人無墊溺之患斯誠事周於世用功齊於生民不論過去之因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獨悟玄機隨現託生方便開教聖未平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隔凡入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羣生於苦海自一音輟響隻樹潛神智其忘雖但衆法猶在光照金盤若固石室猶滿世界咸傳取宴重巒斯勤雕鐫芬蕤未凋斯文在炳　明閻那子十異明年碑曰九發之氛圍晦是以忘言種覺絕累於後心寄像智形啓機於前致兼真假之雙爍圻字有而兩忘旌三明而過十地圓萬行而包四等道固百億化主林方四生科頭唇識異受假施共時德表生民不敢太山之朽壞義同列辰肖潤驟水之伺滂沛倒七之勢淳江架海之力孰不瞬息相催飛馳轟泡沫不足成狗風電詎可爲言而晉世一延愛欲軸轆生死晉彼深塵迷茲大夜坐積薪於火宅負況若於苦海結習難傾雖僧真愛長延長身世其猶夢想榮名體幻化未能昭徹因緣體空假立所出棋甚子者非狀臨難久自發迹有生會道無上勒代緬邈哀陵寶塔故三休日晏傳燈星光輝遠香馬旁注甘露隱隱降靈迎迓神駕瓊宇開山名楹

子175 0

如花雲宮若公疑龍毫光此過法相令逢降雲齒雪月歡金容大仙下降避席
爲恭 [illegible] 平子才支襄王帝金爲銘曰妙形難象至理希詮形之所及理亦
在焉悟空假學此益難式圖往秘用結來綠丹青並飾金玉同輝神儀內瑩
寶相外宣圓光照耀映被無窮威靈應防響威發大千鍾福族繞其永如天歸
慶佶特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永年歸誠妙覺標志上玄託蘊斯在臨勒方
傳 敕武皇帝寺銘曰峯頴睿作聖有緝自天正國成民興造盛夏功高伊呂道
德止智寂師墓志銘曰峯頴睿作聖有緝自天正國成民興造盛夏功高伊呂道
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惟茲大士中敷至教幽求傳燈遠悟去春鉤住雲龍
懸河必辯辭才可亞妙德難倫 道賦石折亡儒星開殞者是日人龍亦號僧衆彗星氣素昭英賢風上善渡
愛河能裝欲網如役高山法徒斯仰如彼澄波不測深廣 甘露鼓寺碑
[illegible] 梁簡文帝同泰寺碑曰惟大同元年歲在乙卯皇帝菩薩戒弟子
舟宏棟早擅人龍風摶威風善堂閒構燈王布席神河流水辭客稍君寂
寂幽悠漫三泉神明何託暗石空傳 湘宮寺智侃法師墓志銘曰嗟歟智侃名
德超然有暉五塵反離三修九依戒珠靡缺忍鏡無違智燈合影津筏駐
聯若鷲山金如苞海寶德過西河聲踰東道伊昔傾蓋于彼朱方不期而
遇襄水之陽權此方墳彼泉下禁斷樵採微塗遠平野蕭蓋火滅歸其
息假 淨居寺法昂墓志銘曰慈修蕩舍發智蘭林表竹貝甘露口疑智泉斯
滋胡轡中衢息棹傍渚隱白駒蘇綠黑鼠同志歌傷交朋哀楚 梁
鄱陵王格州僧正智寂法師墓志銘曰綠城虛役欲海漂深三相難久八風易
侵定惟上德爲龍爲光凝情內燄神乘外揚微言折衆精義解顯有同
商主雅言彼名般若妙法方永慧炬永傳滋五通軫慕四知增悲 梁隆律誌
法師墓誌銘曰法師自號姓朱名保誌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所故特進
吳人張率興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
可五六十載未知其異也解宋之交稍顧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披衲或徵

魯祠現化宜固以推 班孟堅幽通賦序感先祖之興高帝祠宅其室歟考之禹伏惟 陛下百姓為心宜觀神異十方普見普照王
季武庭仙鬼韓起之聘高帝祠宅其室歟考之禹伏惟 陛下百姓為心宜觀神異十方普見普照王
女視盛哀踰封篋 梁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昔聞非聆非明法身
疑寂有感有見高仰起幾伏惟 陛下百姓為心宜觀神異十方普見普照王
感將使化行南閩乃眺西顧江水安流大小利涉鮮雲捐艾鏡轡掩扉和雖微
猶藏宿霧高明可仰豈天花而得墜 梁簡文帝謝勅賚新畫之寶而天人瞻慕髣髴與情範金琢毛圖寫
竭左丘瞻彼者瞻不足為喻立處針鋒芥云易擬自身持淨戒心若海流接足追
周膜拜路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 梁簡文帝謝勅賚新畫之寶而天人瞻慕髣髴與情範金琢毛圖寫
鮮麟仲妙莊嚴姚楊慧鑑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說統陳七處之禮斯聚栴檀
若之妙原願無生之真論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雨雨折木
菩無鱗開羅散翻香鳥步花則遊於雲間魚在飛環翔於水趣一雨高門洞
啓不因銅馬之飾實感雲龍開掌假風皇之瑞雖復長御社解曾何足數子
即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為人眷之倡菩提無上永廁千子之疑 陳
夾侵滕湯啓曰無遺築若使人教早流法尊三代開塔白水樹刹於榆可以導夫
軌仰惟摩人去門屬茲苦節內於外知寔本天懷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俾
臨塗無復遺恨雖慙也善無笙哀鳴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經啓曰竊以
以六詩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我單小辭莫不雕風煙之氣流日月之
英華明公誠文體妙冠神宙表應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固衆善其初心善
提證其後業防鉢生之遠岸汎正水之安流普度三遠十號之尊崇西輔八聲之
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周武帝小亮法師涅槃疏序
曰非言無以寄言即無言之因寄言則論見疏起所
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琅
玡思累遺塵渭分流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
果不起不作 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
文嘉火卉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階

之士入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謁鄉而歎息

史記曰蓬萊仙人鏤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生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欲到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　又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

弓與胡髯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胡髯亦號　漢書曰梅福居家當哀帝時書數上書性少爲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人其後人有見福者於會稽變爲吳市門卒　晉中興書曰葛洪字雅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顏如平生體亦軟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爲屍解得仙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驂飛龍遊乎四海之外　又曰黃帝爲天子十九年間廣成子在於崆

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數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

言之神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淮南子曰大廓遨遊乎太清入乎玄闕至蒙茸之上見廓士者深目而喉渠頭蜼大而鳶肩鵠目七救下軒軒方迎風而舞顧見盧遨翻然下其臂避進乎岡下遨就觀之方捲窮遊而食合摹歙與之語若士賞然笑曰唱子中州之人不宜而遠至此猶九乎日中寢息身一蓋纏衣不被形伯吞一石子經日而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者詐莫知所終　又曰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二卷論變化之道於是公乃先出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俗傳安既服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升　又曰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爲雨師　又曰崔烈采藥父也好食杜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弟兄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又曰安期生琅耶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

曰復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處　又曰黃眉翁先生語鍾離生天得無有疾苦者若有疾苦者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即十年後天下每到乃與藥人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賢孝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我書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能治利十餘年　神仙傳曰董威輦不知何年人嘗於洛陽白社中寢息身一蓋纏衣不被形伯吞一石子經日而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者詐莫知所終　又曰漢湖熟一郎程偉善女者能通神變化偉嘗從出而無時衣其妻即爲致兩繡無故至前偉好黃白連時不成妻乃出囊中藥以少投其色前水銀須臾成銀偉欲從受方終不可得妻得骨相不應得之遍之不已妻死尸解去　又曰黃安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安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噀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合身亦不螫人食久安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安嚼食之是

故飯也文帝脉使行捕蝦蟆及諸行蟲飛蠅為祟蜀使鮮於節如
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氷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汲井中玄以一器
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　又曰為客設酒無人傳
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恩雨寧可得乎玄曰可勿得得
耳乃書符者社中一時之間大地聚冥大雨流潦　又曰老子姓李名耳字
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感大星而有娠雖受氣於天狹生於李家
猶以李為姓又云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而白首故
謂之老子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又有
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廣額長耳大目顧盼有光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
理日角月庭鼻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
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鬼
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　又曰彭祖諱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
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問之以為大夫
稱疾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采

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彭祖來女首安隱乎女曰安隱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　又曰王烈字
長休鄴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奏書列讀不
知其字不敢取頗誦十數字形體歸書作以示鮑叔夜叔夜博識其字
烈喜乃將叔夜往讀其經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痛語弟子以杖
夜不應得道故也　又曰樂巴者蜀郡人也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不飲而
南嚮有司奏巴大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鄉里以巴能治鬼護
病為巴生立廟今旦暫老皆入巴廟不可委之是以後有酒色巴適來
本縣成都市上失火巴故嚮酒為雨以滅火非敢不敬罪當可坐詔原
復坐即驛書問成都成都荅言正旦未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
息雨皆作酒臭　又曰河上公莫知姓名也漢孝景帝時結草為菴于
河濵常讀老子經景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知數事莫能通者聞人
說河上公讀老子乃遣人詣所不解事以問之河上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
問也帝即駕而從之公坐素書二卷與帝曰孰省此則皆疑了不事多言

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意坐上數百人故唉疲日
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須臾至暮時有百餘公說小兒時見訓
賣藥會稽市頗色如此別不樂住洛遂過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
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挲銅人自言過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神異經曰崑崙
有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圓三千里圓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與天
地同休息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槐木相似而材
芳華葉天日間數百里名此爲反魂即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群牛
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王公卿士更燒火吸煙之如飴
令可久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反生香　又曰崑崙山三
角一角正干北辰星輝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其一角
正東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千里城安金臺　又曰
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須臾　風俗通曰
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縣令喬月朔常詣臺朝明
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
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舄使尚方識乃四年所
賜尚書官屬也每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
殿事前喬曰天帝獨欲召我休洛寄其中蓋便上覆葬於城東士自成
墳人無知之者百姓爲立祠號其君祠　異苑曰陶侃字士衡微時遭大
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刺子宅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
吾是天門君有巨相故來相看於是脫衣恰服仙羽外鶴而膝鳳

魏文帝遊仙詩曰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
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胷腹生羽翼輕舉生風雲倏忽
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　魏陳王曹植遊仙詩曰人生不滿
百暇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陵紫虛蜕同松喬翻跡登鼎
湖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登玄渚
南翔陟丹山　又五遊詠曰九州不足遊願乘六龍飛天驤歷遐荒被我丹霞衣龍衆我素霓
曜靈未移景俯忽造昊倉閶闔啓升雲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

抱玉高冠之髙瑶臺濛楫霞綺鮮裳羽蓋級纓　又曰王樹標雲翠蔚靈崖獨拔奇幹芳津蘭條綠球碧葉擢清鮮華　又曰玉房石檐磊砢嗣龍衡輝吐火朝採石英闕立夕殿翔瓊施巖下　梁張率詠蕭史詩曰蕭史愛長年贏女善童顏火粒稍排弄雲霧好登攀攜翡翠貫天路鳳起出秦閑身去長不友第謂暫時往還　又遊仙詩曰雲霄見垂藻流羽挂揚輕裾飄登清雲間會道神皇盧簫開史娶鳳音王旨吹鳴竽于精味玄妙逍遥無為墟　又曰王佩連仔星輕冠結朝霞列坐王母堂鐘食瓊瑤華相妃詠漢江漢女長陽阿　又曰秉雲去中夏隨風濟江湘豐蓋陟高陵遂升玉樂陽雲城蔚瓊石神妃作衣裳　梁簡文帝遊仙詩曰尋陽有十疊山者盤基彭蠡之西其峯標峻極辰光隅輝幽獨澄深積清百仞若乃絕阻重險非人跡之所通窮冗冲深常合雲霞而野氣貞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宛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採之陽者于時鮮霞夜發傾暉映曲見一少門扉獨在巖中俄頃振掌褰揮錫凌虛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

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足遠哉窮目蒼翠鬱然滅跡詩曰吸風玄圃飲露丹霄月室宅五岳賓友松喬　梁蕭子雲遊仙詩曰羽客宴瑤宮旌蓋乍舒設玉孕洛浦來湘娥洞庭發　引梁簡文帝仙客詩曰仙客遊閬風高歌送奔月並駕排帝閽連吹入天關萬古一方春千霜亘三叛　又曰白玉三重階黃金九層路采煙拂紫蓋芳風搖碧樹　陸慧曉遊仙詩曰旌翻玉華晦袖轉雲光裙龍發鳥黃山下投佩朱波政　梁簡文帝仙客詩曰漆水豈難窺桐乃可揮青書長命籙紫介芙蓉衣高翔五岳小低望九河微穿他鼈龍長吐石待羊歸酒闌忻節久桃生歲月稀　梁元帝和鮑常侍龍川館詩曰珍臺接閒館超遥山之旁多解三玄術俱善四明方玉題書仙笈金陵燭神火桂影侵檐進藤枝逸檻長苔文隨屐轉梅氣入風香　梁沈約華山館為國家祭告功德詩曰沐芳清雲盆祗福首恭上玄帝昔祈萬壽吕今請億年丹方滅洞府河清時一傳錦書飛雲字玉簡黃金編　又和竟陵王遊仙詩曰天晦景陵王遊仙蟠桃熟金方陸離玉漿盛雲霧溶溶紛

子17o 062

又回歸遊太極同向人無名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鳳林採桐實春山種玉榮夏簟三吾鄉晉春鍾九乳鳴絳河應遠別黃鵠乘相迎 又曰北闕臨玄水南宮坐絳雲龍泥印玉策天火練真文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霊馬千尋上空香百萬里聞 又曰地鎮階基遠天施影亦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爲迴林鵠巢憐鍊石蜂房得黃金漢武多嬌慢淮南不小心蓬瀛入海底何處可追尋 又曰麟洲一海闊玄圃半天高浮丘子晉若士避虛遨經食林慮李舊食綏山桃成丹須竹節刻籠用黃盧刀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陸雲贈楊和梁武陵王遙望酒館詩曰神境有仙居紫翠鬱相扶今有尋真地遺迹麗通莊九莖含虹重三芝師夜光金輝碧海桃玉房珍寒書方梯蓬青鳥集吹簫白鳳翔履歸旣是蟾石在匪羊煙霞四照蘂風月百名香於茲喜臨眺願得假寬裳 陸張正見遊汪山簡寂館詩曰三梁擢本絕千仞路猶通即此神山內銀牓映仙宮鐘似臨峯月流如飲澗虹幽桂無斜影深松有數風惟當遠人望知在白雲中 陸倕贈張司馬相如太公賦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見上好仙乃遂奏大人賦其體司馬相如拜爲孝文園令見上好仙乃遂奏大人賦其體

東閣仙書宜庭舞經鶴池遊被控魚銷昏蕙芳敷欲瞑樟花踈徒妄齊柯爛會自不凌虛 又賦詠得神仙詩曰羅浮銀是殿滄洲玉作堂朝遊雲暫起夕飯菊恒香聊寄長生術庶成蓬鳥戲 陸倕贈司馬相如太公賦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見上好仙乃遂奏大人賦其體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宅俯萬里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揭輕舉而遠遊垂終幡之素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望光曜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帷曳彗星而爲髾月絕少陽而登大陰與真人乎相求也余車而萬乘翠雲蓋而樹華旗歷唐堯於崇山遹虞舜於九疑揭度九江越五河時若曖曖將混濁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排閶闔而入帝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閶風而遥集飛鳥騰而一止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皓然白首戴勝穴處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遺也騎玄關軼駕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視泯泯而無見聽敞怳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超無友而獨存 後漢桓君山仙賦曰余少時爲中郎從老子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仙人端門南向山署曰望仙門窮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以頌美曰夫王喬赤松呼則出故翕則納新夫嬌經引積氣開元精神恩洽萬塞流通乘凌虛無洞達幽明諸物皆見王女在旁仙道既成神靈攸迎乃駿駕青鸞赤螭爲歷踏玄鵠之推翼飛翔之翔飛翼于昭萬之宇泰山之臺吸王泉食華芝翫玉瑛飲金醪出宇宙與雲浮酒輕霧滂傾崖觀倉川而升天門馳白鹿而從麒麟周瞻見仙靈崦華增汜汜乎醲醲隨天轉琁谷客無窮不時朝神 後漢黃香九宮賦曰伊黃帝之興度存文昌之會宮握璇璣而布政物而七而精綱和日月之光曜均節度以運行經閶闔而出玉房五岳而朝六宗鎮嵩崑而衛北碣石踰旅柱而跨大行肘熊耳而據桐柏分嶓冢而持外方使織女驂乘王良爲之御三台執兵而拳衛軒轅乘駟驤而先驅左青龍而右蒼虎前鳥翔而後騰蛇 陸機列仙賦曰夫何列仙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開道性冲虛以易足年綿邈其難老盡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食遐品物以長時妙羣生而爲言爾其七星而後騰蛇 陸機列仙賦曰夫何列仙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開道性冲虛以易足年綿邈其難老盡乃呼翕九嘉會之俛息寘遊栖則昌容弄玉洛安江妃觀百化於神區觀天皇於紫微過大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 又陵霄賦曰挾至道之容微狹俗之紛日觸余節以遠遊風扶搖而相予創陋跡於分丘省遊仙而投軌勤情累以遂滯甚時俗之云阻引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永陵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昊蒼漠而遐流日月朝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迫卜良辰而後舉陟瑤臺以投繒步玉除而容與 陸弘景水仙賦曰泱漭漫以洪流九河中天起浪分地爲波東卷長桑日窟西幹龍筑不月阿遊者莫測關不維石門已開道寸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溪水所包山洞臺城奚之所遊往琴瑟是鳥去來於是碧巖飯無霧綠水不風飛軒紹風遊軒鴛鴻上朝紫霞觀望月宮進麾蓋於蒼嶺攬四童酌丹究之酎薦麟洲之若錦旌攀日羽衣拂雲霄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蒙穀求呂梁於石城從霧光於瓜步索龍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揭三素於玉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遥以長生 又雲上之仙風賦曰縹緲遥裔逍碧

海而颺朝賀發金膏壁而溥天降出龍門而激水度勢關以帳雷奔
逼動御月軌驚鶩文陣虛入景裔邑空雲一舉萬里曾不決展此列子有
待之風也若乃縣括宇宙苞絡天維四運四時氣侔神明而動律
位洮異而離箕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爲之獻也 【閱】
奇分 【閱】 北柱玄館碑曰夫明白鬼神者有道有象故能大明玄宗變影爲物
生神道掛門陰陽不測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都廣成
在崆峒之上軒轅稟順風之禮昌修洞簫之英凡此之
儔希世間出皆雅容以求咸池或簫韻嘯歌往來參差而難圖非神風之能鼓雅水之
真館碑曰夫東瀛泉水三變成田西岳靈峰千載未子尚必望起牽牛
尚留迴駕北岳凌霄引領揮忘務是天天舍神白靜 【閱】 華方老子頌曰
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玄奧幽贊神微抱質懷樸素無爲守道作師
而好古屢戒聖作師周衰道喪發憤西遊薄關紀瑞又玄嘗曰象帝莫能參非時節所
徵音來傳 又彭祖頌曰於休彭公應運特生窮理知化契物通靈撫世不冲滿
識分陰之寸鼎無以爵昔銘曰玉名龍三始金書六會前史述功浮天外故帝
可小推真能大德起同塵善生蓋免保物自然人行交泰掩映綠羅穹

降紫蓋仙治實比岳靈爲帝雄柱千步列臺百丈水均下瞰山踰高堂野
宅雲興金楹繁山繞百舁虹橋 又柄豐碑上書敷玉柵藥蘊銀宮掩松路鯉
折桂和英斧柯雖朽禪石無窮 【閱】 元帝高岳衡山九真館碑曰靈岳崇基允保物
營仙治是度奉承燈燭非明風靡雲梁千門萬戶櫳檻九柱已同額鄂垣
極與道虛盈 【閱】 王子喬贊曰遺形靈岳頓景忘歸棄妻絕忽
調調紫殺 【閱】 方生老子贊曰羣聖方生老子喬精
六籍儒訓道實希夷恢恢孔父是稱是敬是祇 【閱】 郭璞爲裴秀贊曰蒙華之
精食性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号曰河伯 又曰水土氷解潛映
洞川赤松是服靈蛻乘煙吐納六氣升降九天 【宋】 李武帝銅井贊曰絳紀
山瑞紫志川靈金高盛曜王樹含英端巖毓泉抱神吐精龍仙煤鍊
翁說經 【宋】 范王子喬贊曰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鶴上窈冥
學鳳對巖吮山無一春草公石室年蘭雲衣不朝遊龍爲何時還 又
陰長生贊曰陰君楷靈岳日夜名山仰果得金丹道夏又
傷永不死顏如碧草若渡西海時致靈三青鳥 又曰雲贊曰北帝神

子175 065

體既向富來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與金石者乎先生頷
神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略聞雅說蹔屈蒼旨至哉若訥
豈若寄生所附雖然試言之若直推仁相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
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性既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
者蓋有異平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具論其正體凡質像所結不過形
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
揭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將何能而致此仙是鍊形事標成變之理
通也當挺埴以為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煣未燒猶謂瓦焉燒而未載不
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為仙者以藥石練
其形以精靈望其神以和氣灌其質以善德解其縛衆法共通無礙
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
各隨所業脩道進學卿階無窮敘功令備亦畢竟滅矣 陳 始
王曹植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
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蕃曉房中之術俞善時穀秦號數百歲所以

集之魏國者誠此人之徒從燕薊以北行數千里觀神山
於滄洲求安期於宜壺論修精益略如觀掌耳故太帝君在
殊萬國富有天下誠真彭閭之術大哉帝先曾月宮殿閣延等雖榮復何願乎主
包宛雒之域統天下兵備復不如百官之美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
當不若鋪地一飾也焉錫收兒不若玉圭之潔
也而慕仙臣子所固納虛妄之辭信道感然庶王
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紀終無一驗雖復殺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
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媒目鏗鏘所以樂耳嫫姆所以絕先鼎鑊所以甘無味
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乎 周頌閔予小子
于命以達寤寐之情者不怪施於異端仰同鉅之食廣天地雖巨別之彌狹然則形骸華
及以言其變化哉文若秦皇漢武體無輕骨雖慕奇化終於長夜假天下奢豪
萬乘之位方士輻湊萬端鮮幸無收於都年終無補於至若今會分有方言

神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
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
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山海經曰西海水赤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
而赤身長千尺其視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 郭璞注云是
謂燭龍 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
居不雨 三齊略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
驅石下海城陽山石盡起 玄疑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
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委赤至今猶爾 又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非
人功所建海神為之感其惠通欲見其神求與相見海神答曰
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乃從石橋上入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

動手巧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數步猶
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屠於海泉山之石皆住今猶出及出無不
東趣 史記曰孝子骨死吳人心哀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名曰骨山 又曰始皇
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湘
君何神對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
當不若鋪地一飾也焉錫收兒不若玉圭之潔
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三妃葬於江湘之
間俗謂湘君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
己骨青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於鍾山之下賊擊傷額
因解綬以繫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
羽扇侍從如平生文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也為吾立祠不爾使蟲入耳皆死吾不能治又去不祠我將有大
災吳王以為妖言後果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 又曰秋夏之交大虛天地之掌握耳又何
火是歲數有大火吳王患之封為都中侯加印綬立廟堂改鍾山為
蔣山以表其靈也 晉海北張超嘉平中夜與神女共宿神女東鄰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從夫

當其衰也嘉喜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夕四旦顯然來遊執事軒車從八婢服綾羅紗綃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為夫婦贈詩曰飄颻浮勃迭救曹雲石泛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　又杜蘭香別傳曰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頠頠呼女前視可十九說事趣然久遠有婦子二人大者出旦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東際衆女作伎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崇使玉塵織從我與福俱婦我與楊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呼嗟發九疑流女不精明弱水何不之出署豫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役辟鬼魅頠食三欲留二不肯今頠書盡食三欲留二不肯今頠書盡食言奉為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我太歲東方知當還求君　王隱晉書曰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敦子衡陽太守矩為蕭州矩至長沙見之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奉去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閤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

答曰朝發怪京兆去此數千郎得朝發今到杜答云僕天上京兆去此數萬何止數千乎異苑曰衡陽太守矩為蕭州刺史至長沙見之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奉去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閤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南之郡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逗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達與機言玄門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機提緯古今物心務名實共此年少不堪欣解既曉便去機殊驚迫旅逆旅婦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幾乃怪悵然還睹昨路宿野而雇雲樵來薪曰知所過者信王郎是也　又曰吳相伍員廟永嘉中吳郡人救父為臺郎在洛值京都傾覆歸塗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即日得渡　又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米明淨異於常處民為江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騾而來　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王時夜分忽聞外間有一者扱聲須臾進自云鄭玄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前　老子鄧極有忿色言訖不復見輔嗣心生畏惡少年遇厲疾而卒

資孝本術忠全今名舟裏多奇　計出盧中復出藏中　貝交吳　馬龍

楚營光功推如舟弃手載籍餘殺　聲洪濤猶越歌忘廟尚妻清行潦

承椒黃按歌雜風笙無勞西日石壁記用楚臣湘妾名樹睡寢水陳

扉望遠城愈森野雲務入衣帳結苔生惟有三壽鳥敏翅時逢迎

望望遇和簡文帝蕤賓漢高帝　廟詩曰分生綸朝迹祖朔滅雄威空

餘清祀飄無復瑞雲飛仙車照丹穴雲裳影華微投珠要漢女吹

管召明妃辛逢憐精日翔奉休休歸　陵和詩曰山宮類牛

有漢寢若龍川下掩無秋酌金盤滅夜墜丹心白霊斑席下羣

仙堂帝筑鄉昔叙位滅舞妍何殊后廟東子　事篇　孝

儀和詩曰建郡崇明祀牲博禮貴神風敬為　雍光至似來陳衛徊

靈如馬入叫啾倡歌新聲言非為己致歌乃所民　多才與多事今古獨

為鄰　王臺卿和詩曰沐芳事椒糈曰馬言　已壽宮話臺科投

神于殿上樂空樽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鳴妄　徐陵和詩曰玉

簡所悲博俎撤按歌曲未終　王僧孺　太　詩曰桂棟承華雕飾明

川之渭白蘋徒可挹綠芷弄空遊日暮春思公子何意嘿無辭　擬宋

王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乎高盛之言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乎高盛之貌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晝寢夢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古樂府曰朝雲暮雨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若何王對曰其少進也瞰兮若妖姬臨被若何王對曰其少進也瞰兮若妖姬臨被為馬而望所思忽兮改容若為馬而建羽旗沐芳蘇蔓若如可採止利電舒玉無處所惟高唐之大體如無物類之可像比巫山赫其無時須臾折而復興遇天雨之新霽觀古今谷之俱集滂滂沛沛其無聲瀾漫漫而並入中阪遥望玄木冬榮猗猗扶疏曾不可殫形綠葉紫莖素花丹實煌煌熒熒朱榮翠綠紫莖素花丹實煌煌熒熒朱榮翠綠和五味實調鼎鉉　魏明帝詩曰芙蓉出清渠華實何煌煌　傅玄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張華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潘岳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陸機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束晳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孫楚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王濟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王粲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潘尼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陸雲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張協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張載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左思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劉琨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盧諶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郭璞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孫綽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許詢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王羲之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謝安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謝萬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郭文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王胡之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庾闡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郭璞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孫綽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許詢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王羲之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謝安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謝萬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郭文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王胡之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庾闡詩曰翔鳳鳴高岡振羽舒金光

御枚無聲聲蛇為旌翠為蓋鼓起
玉進於雲夢之浦使玉賦曰高唐
麗王與宋之明日以白王曰其始來也
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閒美貌橫生
形振綢衣被桂裳曜不短纖不長
遊龍乘雲翔何神女之妖麗含陛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羅列椒之
奮迅與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挫余雖而延視若流波之
將瀾奮長袖以正柱立躑躅以不安意似近而既遠若將來而復旋
余謂而請御顧女師命之傅勸情未接將離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
附 宋玉對曰楚王時巫山之神名曰帝姬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其辭曰余從京城言歸東
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其辭曰余從京城言歸東
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稅駕乎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
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
麗人于巖之畔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
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
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衷脩短合度
神女賦曰漢七之建安荊野泰融云作仇賛皇師以南假清漢川之清
流感詩人之依歎想神女之來遊世俄篤罷於場驅託嘉夢以通精
望陽侯而凌波觀玄麗之軟雲文綷斜之奔并并鳥翼之振振若
毛質於若華擬儀姿於舜英燁兮若春華之榮茂仲春之和節歎鳥鵾之雍雍申
握椒以貽予請同宴乎與房荀好樂之嘉合永絶世而獨昌既歡情
以艷來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心性夫何若而有斯
口惟天地之並日化何產氣之淑貞陶陽之休液育天麗之神人南宗自
然以絶伦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才足肩乘曼以曲眉盈睇以微笑
瞻周旋門房進趣閑閑靚莫聲聚僊列侍形服昭明夜之珠瑞龍飾之輔衣戲綵
綢之華裳錯繢紛以雜袨佩煒燁而炫耀步容與而遊遨動朱唇而發皓
以相授接歡愛而未結志交心而不解申以堅誓約指天日不遂古來皆然
妮約倚婚旣舉動多宜栩詩表志安

昔此士女樂波嬉豆猿 宝謝靈運江妃賦曰招魂定情洛神清思
昱裴回鼓棹盡古來之妍媚今日之逢遘萬世之靈異要非定
容服無常度顧宜歡所俱適華素手時并月隱山落日映收霞
斂色迴檝拂清波倚櫂情於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璫以申贈願
色授而魂與況分袖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重判天地之涯流承
嘉約於往昔感孚更貳於在今儻借訪於交甫知斯言之可諶蘭昔
未吐紅顏若輝留盼光溢動袂芳菲散雲總之絡驛按靈輔而徘徊
建羽旌而遙邁奏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絶眇天末而永違

宋都徧覽下蔡之女且說淇上之姝乃造南中廣袤州經玉關越金流
路遼迤而無軌野忽漠而勘倚倚顧而精飛視亂意去心移倚靡
陵墓悵望蕙枝二麗女子碧沼之崖治異絶俗奇麗不常青琴着
鬟素女愁光恨精影之不常悼光晷之難借閑有無於俄頃驗
變化於咫尺野田而虛翠水淇淇而空碧乃唱桂枻陵衡波背棹浦向

椒阿荷縣天子有命永離訣其若何 梁簡文帝吳興楚王神廟
碑曰昔者武王詞於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賛於巫咸三篇之美我作抑又
立矩司於坎宮漢興北時黃蜕感於通夢秦作西郊綿駒鬼神其來已
尚梵宇既弘牧人止楢衡之務周房肇祖惟有女嫄之心比夫黃神赤光紫衣朱鳥載矣武王
清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慈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化列永
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化列永
偉不朽式樹高碑翌石勒銘文事借神堂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梁
謝朏祭丈大雷周何二神文曰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錡曰論金車未
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部哥風敏雲散晉德如愚功資叶慕山無
猛執馬昨曠忠賢流王于嶷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
國斬鯢中川紛綸訊入分岳配天 梁邵陵王祀會山神文曰敬莫會君
之靈寔稱以首山蠻律律三公之靈迹北坂
祠城流光夜起東嶺糺蠁 宝甘雨晝零故能微應不寒介福無爽金

子也今民將效子以秋駕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
爲其師言所夢因秋駕爲也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
友式仕郡爲功曹後夢元伯女壻亡魂呼曰我死當以時葬永歸黃
泉子不我忘豈能奉其棺式便馳往赴之 袁宏漢紀曰爐序元謀
校尉爲隗囂所殺世祖追録其功封其長子恂爲印平侯後復字告
之曰父客思鄉壽即表官上書歸葬 皇甫謐高士傳曰桐帝好老
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爲老子立祠 范曄後漢書曰蔡茂
夢見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轉復失之以問主簿郭
賀賀因離席慶曰太殿者宮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
其中穗者是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也旬月而茂徵爲尚書令
綺漢書曰鄭玄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餘歲
識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帝之
習水戰中有靈池神池去長時洪水訖停於此池過白鹿原人釣魚於
原綸絕而去魚蔓於武帝求去其綸白帝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
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國理形景於胡哉絶君臣而辭骨宍踳厚地而蹐蒼穹抱北思之胡馬
望南飛之夕鴻並霑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休明之宍始余播弃於
天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台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名入南宮之要登
玉墀之陳耿出金門之崇蹤受北狄之奉書稽東夷之獻使實不眷至
爲勝將言以殊方降意坐五十之踰年忽乘於凶狄推中軍之失擁而
天益之救國何赤冷之血起豈黃雲慘之足驚免伏質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既而
發風雲響會掃欃槍捨之旦生軫星九之茹余收迹而勿從遂妻誅門之害
雖分珪而祚土竟長河之如帶風扇雲屯之悲無收我國家之
滿膽我天下之臣復我何辜於上玄我何負於鄭睦背盟誓而我欺圍
信神而我殘彼孟冬之玄季物官司而就繩司馬首之西走臨車而迴
轅復戰我之曾水面飛飆之謳靡雪去莫敖之所益遏臨江之軸折矧今
古之悲守並攢心而不絕狄彼侵狹在之敬危敗汨津之幽咽鳥虛弓而自隕
徐號子而腹列衣壁丐漢之遂絕及楚郢之哀望降中之大宅映峴首

之沉碑餘綢然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究觀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岐
周皇基之地龍圖崔嵬之秘曜辭之歌紫絶瀍澗之田鯨次余既長於
克民覽何從而掩洄水兮深且清宛水兮溶溶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
雉之都城我太宗之表武爲宛洛而陳兵百萬之衆勇俄成禽翻過千仞之
豆儉以倉贏雖德刑成於敝服故騷秋震乎雄名乃方術而歷南越輝
奉而至洛興見高路之清遠具風雲之像燁武弧挐而秀聚或逸出而橫躍千歲之永生嶺表白丈之石杭
阿其水則碎劍激汨或奔駭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關
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霄水百仞而寫蜿虹若天帝守隘豈
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鹿越秦嶺之險可指郁平之
路不存咄嗟驟山之草惆悵灞滻之間又恭儉而無隙慕顯發揚其何言
訪帜蔚之長組捨龍田之與機無故老之可訊並膳膳之空原登未央之
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作壽宮而成市槐路縱橫以三條方
望迴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跡實不乘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

火　火烽燧燈燭庭燎竈薪灰煙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山海經曰厭火國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言燬吐火）　易曰離爲火　又曰爍萬物者莫熯乎火　又曰火就燥　尚書曰藻火粉米（火爲火字也）　又曰炎上作苦　又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言火炎而玉石俱焚書之誤也）　天事逸德烈于猛火　又曰若火始燄燄（火始燄燄而天事逸德烈于猛火言不可向近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左傳曰火龍（龍星也）黼黻（黼黻文章也）　又曰鄭子曰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鶉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見南方則令民內火備火災也）　又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見南方則令民內火備火災也）　又曰閼伯爲高辛氏火正（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見南方則令民內火備火災也）　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　白虎通曰火之精宋无忌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　家語曰堯火帝而王尚赤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爲火之精宋无忌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　家語曰堯火帝而王尚赤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爲

火　括地圖曰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孫子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隧　莊子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蜺（雲蜺狀如雲蜺而不齊）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爲之紀　韓子曰爨者炫煬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救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若而無賞與此火所以不救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舉國不足以賞於民請從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今未遍火以滅矣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能救火乃下人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逃火而不救者比降北之罪令未遍火以滅矣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能救火乃下人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逃火而不救者比降北之罪令未遍火以滅矣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與妻坐需衣走火者左二手人右三手人（事具并法部）　又曰晉平公藏寶與妻坐需衣走火者左二手人右三手人（事具并法部）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與妻坐需衣走火者左二手人右三手人（事具并法部）　又曰楚昭王之時新燉取以燒之新盡而此獸在火中燃其毛不燃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椎毀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皮向獸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爲滿張其鼻即死取其腦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　又曰有

火林山山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曰山可百里許取其獸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浣布國人衣服之此布垢污以水浣濯之終日不潔以火燒布兩食久許出其垢即去白如雪　廣志曰火洲在南海中火然洲其木不死更鮮白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五方千里當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萧丘之中有白火洲在南海之中萧丘之中有此木木雖爲火所着但小燋黑人或以火起時此五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着此木木雖爲火所着但小燋黑人或以爲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灰滅之後復更用炊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爲火浣布木皮亦剩以爲布但不及華細好耳　晉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穴中共毛亦可績爲布故火浣布有三種焉　又曰吳世有蜚光有火術吳主積荻千束火焚荻了盡光悟坐灰中振衣而起　事具晉書　神仙傳曰黃帝時有人名曰務光得消西南漱云成都市失火漱酒作雨驟至果如其言　事具仙傳　則握火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爲江陵令民有火災向火叩頭即滅然下雨詰問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帝曰此長者之言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怨報吳冬則抱冰夏風俗通曰城門失火殃及池中魚按百家書宋城門失火自汲池中水以沃之

火部　火一

魚悉露見但就把之　事具魚部　魏武帝明罰令曰劉大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之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去爲介子推　英雄記曰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舡乘作牌從漢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遣舡走舸百所緩艘有五十人移埠人持炬火火然則迴舡走去去復還燒者須臾燒數千艚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　博物志曰積細萬五則自然生火秦始中武庫火積細所致也　異苑曰晉元帝臨邛有火井漢室隆則炎熾弱則煙微相繼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知虜寇風俗難卒以方制漢高斬白蛇劍王莽頭等　事具劍部　又曰既到徙所乘寨守烽職在望數百難以長繩連脚皆輟汞火一時驅放飛過漸集羌營皆然

常嚴烽候明曉望眞　眞　來　仆　晉中興書曰殷浩徙朝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寨守烽職在望候吞安佈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草闕庭　庾闡揚都賦生曰燧火以炬號孤山頭皆緣江相望　述征記曰赫水注渭東有周幽王驪苗幽王舉烽以悅褒姒遂大戎伐周諸侯玩而弗至戰敗死于驪地　晉　蔡謨與弟書曰一車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遙聞形聲相傳須臾者皆不解之而王荀諸人癡頑史百里非人所及　想得先知耳近別救麥者皆不解之而王荀諸人癡頑之甚天下安於見當今之怪之狀烽鼓之法當豫敕諸軍見烽聞鼓便嚴陰暝夫得火催之急門人忽然白君責之亦大無道理今聞如漆何以不把

而此開元年 燈之後須文書日上三竿乃符海軍遊軍須彼符乃當嚴昔年石頭夜半 擧烽至明日食時臺中乃知弟在石頭時隅中擧烽至平牖遊軍故未嚴此即是苟希望復軍之軌也

燈

說文曰鐙謂之燈 韻集曰無足曰燈有足曰�special 離騷曰吾不厭乎求索 說苑曰楚莊王爵群臣酒日暮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苟美人援絕其纓 劉向別傳曰行乃馬商作燈賦 梁書曰金枝秀葉燕趙所稱窗牖綺疏蘭膏明燭 又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帳而令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視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掃除宮內燃九光之燈 荀采傳曰荀采適嫁與太原郭奕為妻奕為陰瑜垂去而夫早亡采哭過於是乃閉戶自絕 又曰郭奕卒入郭氏室暮乃去其帷帳建四燈燈熾色正坐郭氏不敢過 風俗通曰郭伯奧宿亭止接上燒燈夜有啞來伯奧趣之以燈照乃老狸也 東宮舊事曰宮有銅鴨頭燈三銅侍燈三丱民戶外用夕供油七合大李納妃有金塗四足長燈一金蓮盤燭長三尺金蓮盤鴨燈一 鄴中記曰石虎宴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 又曰石季龍於太武殿前作七寶蓮華燈高二十丈 晉令曰諸王薨者給黃腸題湊秘器 晉諸公贊曰石崇與王愷等爭豪愷以蠟為燭炬崇以椒和泥塗壁 晉中興書曰桓溫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寵之每使侍燭 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十年正月太白晝見於是乃開天門以延之燈燭之盛於此始

周官司烜氏掌以燧取火於日以供祭祀之明燭 禮記曰侍坐於君子燭至請去燭 凡人之大事
供黃燭 前漢 禮記曰侍坐於君子燭至請去燭 凡人之大事
吾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離親也 尚書大傳曰昔者公問
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乎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秉燭之明秉燭之明
孰與昧行公曰善 事具禮記文 古樂篇曰帝堯之時有鸞鳳巢其阿鸞鳳
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燕 禮記曰與燭而誤書舉燭燕相受書而舉燭
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 禮記文 帝王世紀曰舜父瞽叟娶於握登生舜舜
李尋之言獨合燭夜續晝歌 前漢 李尋傳曰尋女徐吾者東海上吳婦人其歌婦
徐吾曰要以貧故起常先後抽陳席以待來者坐常數下為貧故也
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獨不為損 前漢 鄒陽傳曰陽客游梁
復與夜續 史記曰如皇后中父爵為燭侯 前漢 鄒陽傳曰陽客游梁
客坐同明 王充論衡曰如燭之明不為見人去而滅之 前漢 鄒陽傳曰陽客游梁
傳遂涉漢書讀句故燭 前漢 鄒陽傳曰陽客游梁 玄晏春秋曰計君又投筆而嘆曰馬相如
如曰案物不夫子也言司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子於是手驚然發寤
地鏡圖曰相玉見美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石中有玉矣 世說
曰王君夫粘糖澆釜石季倫以蠟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石中有玉矣 世說
來散桂宮明欲流睃色輕必 前漢 鄒陽傳曰陽客游梁 玄晏春秋曰計君又投筆而嘆曰馬相如
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明房集 梁孝元帝詩曰燭影搖房集 梁孝元帝詩曰燭影搖房集
溫鶴焰暫停輝自有衛靈公夫人同車出 禮記曰衛靈公夫人同車出
林如搖影疑清若螢飛河池月落霧林上珠星稀章華終宴所飛
蓋且相追 古意詠燭詩曰花中燭焰動簾風不見來人影但光浮
向空 梁簡文帝和詩曰花中燭焰動簾風不見來人影但光浮
中 梁庾肩吾燭影詩曰垂花比芳樹風吹水動似鏡住春枝拂
岸影上來 梁劉孝威和簾裏燭詩曰開關兼影出參差風焰斜浮光燭綺無疑商汗垂花 又樓敞嘉樂殿詠曲水
中燭影詩曰火完花心猶未長含枚密焰已流芳芙蓉池畔泓傳影桃
花水脈引行光 風俗傳咸燭賦曰傘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門行夜
飲以示然 顏延燭之自焚以致用亦猶殺身以成仁矣蓋垂泰清垂象

堆予不光以時入冥誰火不彰故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耀於扶桑日中
則昃月朢於望時遘罪停晝不干常度月三接之昭昭即殿開之有傷
何遠寓之多慮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徒伏枕
以展轉起燃燭於閑房楊丹輝之煒煒熾朱焰之煌煌俾夜而作晝
繼刻昊乎朝陽慨顧景以增歎孰斯志之可忘嘉琪之露之悟情遂命
樽而設觴爾乃延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微倦引滿行盃
樂飲今夕宴慰我情 司馬文帝對燭賦曰雲母窗中合花燈菜黃
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眠金羊燈火不須燃下絃三更未有月甲
夜繁星徙衣天於是播同心之明燭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倒鳳
雙安萬葡傳酒坐欲闌碧玉舞四龍雜衣翠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
盤回照金屏裏脉脉兩相看 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雲
如玉葉上從風恨九重今夕掩怨三秋芳不同爾乃博芳酤揚清曲長袖
留賓待華燭屬燼落燭華明花抽珠漸落珠勝花東生風來香轉
散風度焰還輕本知龍燭應無偶復訝魚燈有舊名燭有火燈光一雙

柱距照誰人兩處情 周處風俗記曰龍沙鴈塞早霜遲寒天山月坂
客衣單燈前行衣疑不亮月下穿針或見鏡難剪取燈花持注燭還
却燈擎下燭槃傍垂細淚上燈焰飛蛾光清寒入帷照屋燈焰盡
疏君書設多曉星沒芳無歇還持照夜遊 陳徐陵玉臺新詠曰燭賦
謝勑賚燭照賞荅齊國務文啓曰昔班彪草秩阮瑀裁書馳譽
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雖貫達之須神必匠宇買收之對
驅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其龍錫猶有光前官燭斯燃
重斷良吏宵光可學乃會清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 觀謹述私榮

庭燎

說文曰庭燎大燭也 禮記曰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 毛詩曰庭燎美
宣王因以箴之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說苑曰齊桓公以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
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

庭燎以待士期至而不至者君夭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
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者乎期月而士至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
止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施詔曰尚書奏九年庭燎當在
端門內元明　帝時在公車門內可依舊安司徒録公命　當率由舊章宜
在端門內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鄴中記曰
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閶闔前設庭燎皆二合六處皆六丈　趙書
曰石勒造庭燎於壇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侍燒絙繩上下

詩　晉傅玄庭燎詩曰元正始朝享萬國執珪璋校陛若火樹庭燎絙
天光　表記王卽冬臘不得朝表曰拘守留職曠離車駕況乃踐長
於至迎始於臘履端於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惠交而無緣恭奉玉爵以
獻萬壽霄宵夢庭燎之光晨想百華之耀

竈

釋名曰竈造也創食物也　淮南子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神　禮記
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　又曰竈者老婦之祭咸於盆尊甘瓶罌子
曰竈必向屏心突高出屋四尺愼無失火失火者斬　管連子曰竈五突
分煙者富也　莊子曰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
秋也　呂氏春秋曰蔡鳥雀處屋不知禍將至也　韓詩　戰國策曰智伯攻晉陽而水之城不沒者三版曰
竈生蛙人馬相食　史記曰武帝時李少君以祀竈謁見上少
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以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
則益壽益壽則仙者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淮南子曰孔子無黔
突墨子無暖席　相譚新論曰淳子駘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
薪在傍謂曰此且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
救火乃滅殺牛具酒謝救火者不肯孚駘智士識之曰曲突徙薪無恩
澤焦頭爛額爲上客　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　東觀漢記曰初陰
氏世奉管仲之祀於邑謂之相君子至子方以累積恩心爲神所鄉住臘
日晨炊於竈神見再拜受應時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富殖百萬田

灰

易曰古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左傳曰秋父梢薪其子弗克負荷又曰晉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 旆而退之梁枝使與輿薪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大奔 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 又曰季秋乃命僕事發薪爲炭 周禮曰冬官考工記曰凡攻木之工斤斧之刃白居易詩曰燒薪暖老妻 管子曰周容子夏以復雠非見桓公 桓公曰俊雠可以爲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雠慢然後炊之雠卯然後舂之 後漢張奐報崔子玉書曰昔爲人傭作暮趨燃柴薪以讀書 後漢書曰郎顗字伯求少學京氏易 後漢書曰安帝永初中羌寇轉盛公卿議者以爲宜棄涼州并力北邊顗上疏曰今涼州雖有羌寇之患而土地肥饒人庶殷富 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敦煌人也 奐子曰昔趙襄子狩於山中指竹矯林燔薪以爨炙謂曰陵青御載譚灰而炊何爲乎閒足下起染舍敬作此灰耳 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 魏略曰文欽爲虜所圍欽乃燔燒輜重夜遁 晉中興書曰桓溫伐蜀軍於彭模百姓皆驚溫乃令軍中皆燔燒輜重以示無還之意 晉陽秋曰今月三日舉家居來此本非所欲焉如

視何也五月披裘採薪非寧是拾金者乎 事見前漢 洪南先賢傳曰秋父梢薪其子弗克負荷又順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薪遇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並甘柏順即心動弃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云已盜羊以供汝耳 又曰侯瑾其孤貧依宋人宿書昌爲人傭作暮趨燃柴薪以讀書 謝承後漢書曰郎顗字伯求 後漢張奐報崔子玉書曰今月三日舉家居來此本非所規今貧賤成陣 魏略曰文欽爲虜所圍欽乃燔燒輜重以示無還之意 晉陽秋曰桓溫伐蜀軍於彭模百姓皆驚溫乃令軍中皆燔燒輜重以示無還之意 晉陽秋曰桓溫伐蜀軍於彭模百姓皆驚溫乃令軍中皆燔燒輜重以示無還之意

煙

說文曰煙火氣也 列子曰楚人鬻薪於山中指竹矯林燔薪熾炭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之鬼物察之則人焉 春秋緯曰陛下之於羣臣有奇怪乎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黑 又曰黑之發於谷澗之出於日此情於中而形於外也 辟言水之下流煙之上騰火從南及夫之執亦然 又曰以東山新霽爲見以火煙爲氣亦感也 列仙傳曰寧封子黃帝時人爲陶工有神人過之爲其掌火能令火出五色煙 又曰敖封子積薪自燒而隨煙氣上猶有四月時人葬之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范冉爲吉陽長太守常食乾飯不發煙竈 許慎淮南子注曰遽別傳曰遽有道術燒香皆立色煙出後莫知所在 梁簡文帝詠煙詩曰浮空覆雜影含雲碧色時吐綠魚燈

菖蒲　芍藥　百合　菟絲　女蘿　款冬
茱萸　署預　菖蒲　术　草蘭　菊
杜若　蕙　薤金　迭迷　芸香　蒼香
鹿葱　蜀葵　薔薇　藍　慎火　卷施

藥

本草經曰太一子曰凡藥上者養命中者養性下者養病　禮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左傳曰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　尚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論語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墨子南遊見楚惠王穆賀謂墨子曰子之誡善矣王無乃曰賤人所為不用子墨子曰譬若藥焉夫子食之以療其疾　莊子曰藏曰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

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大殺　史記曰秦公與韓魏藥服之三十日見人五藏　東方朔記曰武帝好方士時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不能使人不死耳上曰天何可上朝曰臣能上天既辭去出殿門復還上曰卿能使人不死朕盡以國傳卿朝曰陛下誠能上即遣方士與期得藥三十日而返朝等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飲方士晝臥朝遽呼之曰若輩公不應我何耶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為乃具以聞上問朝曰誦天上事不應我可稱原上以為面欺詔朝下獄問之左右方拔去朝帝行對曰使須臾者再上曰何也朝對曰天公問臣下方人何來臣對曰衣蟲蟲何共臣上對曰蟲嘿顛顛類馬色邪邪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為譖使使下問還報名為蟲大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為非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天壐可曰善欲發前我北方士也　淮南子曰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者負摩鍼局循吳市中行賣藥不二錢俗師問主人得無有藥

京都高祖封酒一觥付偉使密加三飢毒俾受命既還於道自飲藥酒而卒 古詩曰仙人騎白鹿髯髮如銀耳何長來至玉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髮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 神農本草曰黃精一名重樓一名中蘆一名重臣去苑胸及荊山 爾雅曰菌蕈朕也 郭璞注似蓋而小赤黃可食 本草曰菌蕈生朽木上 又曰菌蕈生糞土上 又曰菌蕈生山谷及中岳 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陸璣疏曰芍藥華聊用調和食羹 又曰芍藥生陳留及揚州 又曰芍藥一名將離 又曰芍藥一名犁食 又曰芍藥一名鍾離 又曰芍藥一名解仇 又曰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溱洧方秉蕳兮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鄭玄箋曰芍藥香草也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木生山谷 神農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范子計然曰芍藥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魏文帝詩曰芍藥華綠葉有多重開花無異色含雪時或值重從風時偃抑 古今注芍藥一名將離 毛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陸璣疏曰芍藥華聊用調和食羹 又曰芍藥生陳留及揚州 又曰芍藥一名將離 又曰芍藥一名犁食 又曰芍藥一名鍾離 又曰芍藥一名解仇 又曰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溱洧方秉蕳兮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鄭玄箋曰芍藥香草也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范子計然曰芍藥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魏文帝詩曰芍藥華綠葉有多重開花無異色含雪時或值重從風時偃抑 古今注芍藥一名將離 毛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陸璣疏曰芍藥華聊用調和食羹 又曰芍藥生陳留及揚州 又曰芍藥一名將離 又曰芍藥一名犁食 又曰芍藥一名鍾離 又曰芍藥一名解仇 又曰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溱洧方秉蕳兮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鄭玄箋曰芍藥香草也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范子計然曰芍藥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魏文帝詩曰芍藥華綠葉有多重開花無異色含雪時或值重從風時偃抑

芍藥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芍藥一名白木生山谷及中岳 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陸璣疏曰芍藥華聊用調和食羹 又曰芍藥生陳留及揚州 又曰芍藥一名將離 又曰芍藥一名犁食 又曰芍藥一名鍾離 又曰芍藥一名解仇 又曰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溱洧方秉蕳兮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鄭玄箋曰芍藥香草也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范子計然曰芍藥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魏文帝詩曰芍藥華綠葉有多重開花無異色含雪時或值重從風時偃抑 古今注芍藥一名將離 毛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陸璣疏曰芍藥華聊用調和食羹 又曰芍藥生陳留及揚州 又曰芍藥一名將離 又曰芍藥一名犁食 又曰芍藥一名鍾離 又曰芍藥一名解仇 又曰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溱洧方秉蕳兮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鄭玄箋曰芍藥香草也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范子計然曰芍藥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魏文帝詩曰芍藥華綠葉有多重開花無異色含雪時或值重從風時偃抑

百合

吳氏本草曰百合一名重邁一名中庭一名重匡去苑胸及荊山 爾雅曰菌蕈朕也 郭璞注似蓋而小赤黃可食 本草曰菌蕈生朽木上 又曰菌蕈生糞土上 又曰菌蕈生山谷及中岳 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陸璣疏曰芍藥華聊用調和食羹 又曰芍藥生陳留及揚州 又曰芍藥一名將離 又曰芍藥一名犁食 又曰芍藥一名鍾離 又曰芍藥一名解仇 又曰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溱洧方秉蕳兮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鄭玄箋曰芍藥香草也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范子計然曰芍藥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魏文帝詩曰芍藥華綠葉有多重開花無異色含雪時或值重從風時偃抑 古今注芍藥一名將離 毛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陸璣疏曰芍藥華聊用調和食羹 又曰芍藥生陳留及揚州 又曰芍藥一名將離 又曰芍藥一名犁食 又曰芍藥一名鍾離 又曰芍藥一名解仇 又曰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溱洧方秉蕳兮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鄭玄箋曰芍藥香草也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范子計然曰芍藥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芍藥一名白芍藥 魏文帝詩曰芍藥華綠葉有多重開花無異色含雪時或值重從風時偃抑

兔絲

爾雅曰唐蒙女蘿雚女蘿兔絲 呂氏春秋曰菟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伏苓是也 史記倉公傳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淮南子曰兔絲無根而生茯苓 抱朴子曰按仙方中自有合雚與草一名獨搖一名雚女所以謂之合雚雚母者小草為物不根如芋鬼有遊子十二枚同環之去大蛇數尺雚相屬而實不連但以系相屬耳如兔絲之草下有伏兔之根無此兔在下則絲不得生於上外實見不屬也 又內篇云兔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割其血以和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 詩疏曰蔓生連綿雚雚理細纏竟無絕處漫漫萬條遞縣復一色安根不可知紫心終不測

女雚雚

廣雅曰女雚雚松蘿也兔絲也 毛詩曰莫知其為與女雚雚施于松上 陸璣疏曰女雚雚一名菟絲蔓生依草木上旋轉而生其莖黃赤色其葉細如絲其子如葵子亦如蓼實 本草經曰菟絲子一名菟蘆 范子曰菟絲子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菟絲子一名菟蘆 神農本草經曰菟絲子一名菟蘆 又曰菟絲子一名菟蘆 又曰菟絲子一名菟蘆 又

來紫之相太尊忠居來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能華而弗逞遠皆死以枯槁獨保篤而全形 爾雅曰蔵冬蔵也 郭璞曰蔵冬我人曰吹萬不同陽物陰蒸數冬之生擢穎堅冰物體所安焉知變歟

天門冬

本草經曰天門冬一名顛勒味苦殺三蟲 爾雅曰蔵門冬 山海經曰條谷山草多蘧冬 列仙傳曰赤斧子食天門冬鬼谷子食天門冬能反老還嬰 抱朴子曰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十女要有二百四十人合行三百里又內篇曰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筵門冬或名顛棘 神仙傳曰甘始者太原人服天門冬在人間三百餘年 建康記曰天門冬極精妙 名山略記曰楚州出天門冬 晉 陸翽鄴中記曰石虎帝謂御醫曹寶益州天門冬煎曰滀自足橋見珠玉璽本草稱其輕身延壽補而不變之妙哉曹丕

茅菅

爾雅曰茅菅馬舄馬舄車前 郭璞曰今車前之草別名芣苢菅見前 毛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晉 陸機疏曰芣苢一名車前一名芣苢菅似乎疑似 署預

本草經曰署預一名山芋益氣力長肌肉除邪氣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不飢延年生嵩高山 吳氏曰署預入蓼又復出衡山者道述糧盡過息巖下見一老公四五年少斟執書告之以飢與其食物署預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復飢 異苑曰署預入蓼又復可食野人謂之土藷若欲掘取隨所種之物而像之也 宋江淹署預須曰華不可採葉不足怜微根僊餌并劒為仙黃公並共壽焉 晉 陸雲登九疑山賦曰署預爭年君門無妄我駿衡山

菖蒲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菖蒲遠雅須著倡優則玉衡不明菖蒲罰環 山海經曰菖蒲一十九節生臨水傍石終生不死 抱朴子曰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 吳氏本草曰菖蒲一名堯韭一名陽昌 神仙傳曰王興者漢武帝上黨高都人長三丈耳出頭下垂肩常禮而問之興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山有石室菖蒲千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勿驚不見帝謂侍臣曰彼非欲服食者以此為膜耳 羅浮山記曰羅浮山中菖蒲一寸二十節 晉 陸翽鄴中記曰石虎時有人獻菖蒲長一丈二尺虎以為上藥姬晉之重再拜賀丕

术

本草經曰术一名山薊久服不飢輕身延年生鄧山 山海經曰首山之陰多术女几之山其草多术 吳氏本草曰术一名山連一名山芥一名天蘇一名山薑 莊子曰木出三輔黃白色者善 列仙傳曰涓子餌术接食其精三百年乃見於齊 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月採术 神仙傳曰陳子二之教之食术云遂不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轉勝故术一名山精 神藥經曰必得七生當服山精 廣州記曰彰平縣偏饒术 建康記曰建康出赤术 異苑曰術曰术要方服之得仙入霍山去其妻妾疾病念其婦採术之法服之病自愈至三百七歲登山取术標記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力如二十時 抱朴子內篇曰南陽文氏其先祖漢中人值亂避華山中飢困欲死有青衣二人

草

爾雅曰芣苢馬舄車前草也名當道好生道旁車所輾處江東呼為牛舌草一名地衣一名蝦蟆衣一名牛遺一名車輪菜一名車前草一名蝦蟆草一名牛舌草一名車下草一名車輪草一名車輪菜一名車前草一名蝦蟆衣

而改節　文子曰日月欲明修雲蓋之蔽秋風收之　又曰蘭芷不芳君子行道不容　莫知而止　離騷曰　既滋蘭之九畹兮　又樹蕙之百畝　又曰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兮襲予　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孫卿子曰民之好我芬若椒蘭　琴操曰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傷谷之中見香蘭獨茂與眾草為伍乃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譬猶賢人不逢時與鄙人為伦引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　蜀志曰先主殺張裕諸葛亮教之先主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　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預人事而政欲使其佳譬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　晉中興書曰郗嘉賓喪妻不復娶有女數歲甚聰俊　顧愷之畫論曰嵇康贊趙景真如松下風高而徐引　又曰謝鯤為豫章太守將之官臨發取笥中故葛巾以與門生曰吾本謂作此物用　又曰顧長康畫人以頰上加三毛益其神明　又曰謝幼輿丘壑太深　又曰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　又曰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玄理　又曰裴叔則神氣清徹識量明達　又曰王戎簡要神情明達　又曰和嶠雅有識鑒　又曰王衍神姿高徹　又曰王敦眉目疏朗　又曰王導風流蘊藉　又曰庾亮風格峻整　又曰庾翼少有成人之量　又曰桓溫英氣豪爽　又曰謝安寬仁雅量　又曰王坦之弘毅有局幹　又曰王忱少有大成之度　又曰王恭高潔有識具　又曰王珣有機悟理識清遠　又曰王珉性愛好人　又曰王獻之風姿神貌超邁　又曰王徽之卓犖不羈　又曰王薈風格高令　又曰王濛清虛寡慾　又曰王蒙識度清遠　又曰王濛子修年八歲家公使與賓客共坐子修清虛有理致賓客異之　又曰王恬子敬年數歲家公使與賓客共坐子敬清虛有理致賓客異之　又曰王劭子猷年數歲家公使與賓客共坐子猷清虛有理致賓客異之　又曰王徽之子重年數歲家公使與賓客共坐子重清虛有理致賓客異之　又曰王薈子修年數歲家公使與賓客共坐子修清虛有理致賓客異之　又曰王濛子脩年數歲家公使與賓客共坐子脩

頌曰英英蘼蕪氣薰蘭芷　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濩高原藉彼阿阪芳吐馥載芬載馥施于廣苑　佩之黃耆文園賓客乃用不朽　爾雅蘼蕪芎藭苻離

杜若

爾雅曰杜若土圂香草也　廣雅曰楚衡也本草經曰杜若一名杜蘅味辛微溫久服益氣輕身　范子計然曰杜若出南郡漢中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杜衡可以走馬　郭璞曰馬得之使走　離騷曰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又曰雜杜衡與芳芷　又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王逸曰杜若香草生於幽絕之地喻賢士相見不顧　又曰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宋玉諷賦曰杜若蘅蘭芳草之生兮　張協詩曰結根託清流采用奉嘉賓　謝朓詩曰杜若映清淵　江淹杜若頌曰山中杜若嘉彼淑美　又曰為芳於清淵乘觀夫結根擢色含曜垂英緣波為芳於清淵乘觀夫結根擢色含曜垂英緣波結葉流芳遠路　又曰采杜若兮山中　又曰采杜若兮芳洲　又曰采杜若兮下女　又曰采杜若兮芳洲　又曰采杜若兮芳洲　又曰采杜若兮芳洲

琳迷送賦曰玉碧芷之婀娜綠條之蜿蟺下扶疎以布濩上綺錯而交紛匪荀方之可樂實來儀之麗顯動容飾而微發穆要要以承顏

芸香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芸始生韻會頭解詰曰芸蒿似邪蒿香可食洛陽宮殿簿曰顯陽殿前芸香二株含草殿前芸香四株成芸香賦曰攜昵友以逍遥今覽偉草之敷英慕君子之弘猷復令超託軀於朱庭俯引澤于丹壤養令仰及陶平泰清繁綠藻茂此翠芷葉牙被汶織折令枝婀娜以迴縈東春松之含曜兮鬱翡翠以蓊青晉成公綏芸香賦曰美芸香之循絜稟陰陽之淑精去原野之蕃穢植賓夏之前庭芷類秋竹蒙象春擢晉傅玄賦序曰月令仲春之月芸始生鄭玄云香草也世人種之中庭

藿香

南州異物志曰藿香出海邊國形如都梁葉厚而氣香交趾人採以貨賈

都梁香

曰都梁山在南郡二千餘里出藿香劉欣期交州記曰藿香似蘇葉而香江淹藿香頌曰挂以過烈靡以太芬擢俎天年壽夭物人文誰及藿草微馥微薰攝靈百伎養氣青雲

鹿葱

風土記曰宜男草也高六七尺花如蓮宜懷妊婦人佩之必生男晉傅玄宜男草詩曰可愛宜男草垂采映倡家何時如此葉結實復含花梁沈約詠鹿葱詩曰野馬不任騎莞絲不任織既非中野草無堪廣庭食

萱草

毛詩傳玄宜男花賦曰猗猗令草生于中方花白宜男名曰萱草楚之士名曰鹿葱

萱草

本草經曰萱草一名忘憂一名鹿葱一名妳母草一名宜男草一名忘郡草一名療愁草

萱

爾雅郭璞曰萱草可食

萱

廣志曰萱草葉似韭而柔滑可生食

萱

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萱草葉如麥門冬而柔弱花紅黃色

萱

魏文帝詠萱草詩曰萱草樹階前垂葉綠且鮮丹華灼煜煜光曜耀庭軒

萱

晉傅玄萱草賦序曰萱草一名忘憂一名鹿葱一名妳母草一名宜男草一名忘郡草一名療愁草賦曰惟茲珠草懷芬吐榮挺河渭之膏壤吸紫色之雕日

萱

虞龢論書表曰羊欣書如王武子衣裝神令名於東京馳譽命而遠致摛華林而麗庭申脩翅之冊冊播員葉之青青

萱

王筠詠萱花賦曰惟此奇草遷花西道凌金坂之威毒跨玉津之浩皓值紺雲之廣蔽屬光風之長掃仰椒屋而敷榮抗蘭房而舒藻蕤衆芳而秀出羣雜卉而當閣既扶疎而雲萼亦灼爍而星徵布護安加葺黃紛葩也

萱

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萱草一名丹華

萱

顧愷之畫贊曰萱草忘憂

萱

晉傅玄萱草賦曰萱草樹階前垂葉綠且鮮丹華灼煜煜光曜耀庭軒

萱

梁簡文帝詠萱草詩曰萱草今應則百之休花葉真之靈氣映綠渠雙紅葉逐吹綠渠雙紅葉逐吹綠渠雙紅葉逐吹

蓼 蓼莪 蒿 藤 萊蕪 蔣 蔆 芙蓉 蓮 菱 蒲 萩 菁 茗 菜蔬 葵 芙蕖

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子中心的也薏苡實也郭璞曰今薏苡子中的白米也的中心白也的的子中心的也的的的

芙蓉增數曄若星羅灼若芙映長波逶風容與動織袖又曰陸機芙
蕖依風葵菡萏以皎日曜以清波陸結其青實陽發其花金方綠葉
素株翠柄 梁簡文帝 採蓮詩曰綠房含青實圓葉浸清波佳人復
風偏煒曄照清流 梁劉孝綽 採蓮詩曰荷生綠泉中碧葉齊如規
風蕩流霧珠水逐條垂照灼此金塘曜君玉池不秋世實絶但畏
盛明移 梁簡文帝詠芙蓉詩曰芙蓉生南浦結根近清漣照曜
照香裏蜂徘徊依隨玉露點不逢秋風摧 又採蓮詩曰碧玉破瓜
磯採蓮承晚暉風起湖光轉鴛鴦浦影飛荷絲傍繞腕菱角待
飛衣 梁朱超詩曰芙蓉生南浦芙蓉出清山艷朝
景玄峯動夜光未及清池上紅葉並出房日映蘭帶影風合動花香
魚驚再蓮折鳥散一雙飛 梁武帝 江南可採蓮詩曰春初北岸開夏月滿
誰見偏為宜 梁武帝 江南可採蓮詩曰春花映江曲
蓮長荷舒欲倚芙蓉生即紅機小宜過蓮好入雲歌女 梁元帝 採蓮
渚隔近風江南少許池年年情不窮 梁孝威妃 採蓮詩曰金釵木
蘭舟越歌採江南蓮蓮香隔浦蓮動佳人遠荷長過人 梁簡文帝 採蓮
露花時日舒風葉作拂銅 梁劉孝威 採蓮詩曰採蓮江南渚蓮
綠川間子今何去出採江南蓮 梁劉孝綽 採蓮詩曰採蓮江南蓮蓮
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 梁元帝 採蓮
賦曰於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許蓮花過北渚採藕踏南汀
荷花辭 周庾信 詠芙蓉詩曰芙蓉生綠池結根近清漣
侍我沉江光 又詠新荷應詩曰新荷初出水散漫未成圓
經年未滿風寧知寸心裏 又詠荷詩曰芙蓉生綠池
草能花復能實珮若芙蓉生池上花根非失如
何霜露交應與飛蓬匹 周祖孫登 詠城中荷詩曰白水麗金盾
青荷承日暉葉似瑤城盤 又詠池上橋衣岸高人水落影合見芙蓉
猶能步江渚空採道歸 又賦得香桂舟輕不定菱歌引更長採
菱承落光人來間花影 周蕭撝 賦得荷詩曰芙蓉出水香採採芙蓉
採採盈掬別無限繽為裳 周蕭詮 詠芙蓉詩曰蕩舟無數往解
纜自相催汗粉無傭拭風裙詎自開拍移浮打亂船進倚來藕
終牽作纏蓮茎捧成杯 周庾肩吾 賦得芙蓉賦曰乃有芙蓉靈

伊女匠之有容兮悦嘉卉於中湛既暐映於丹墀亦納芳於綺疏[三]鮑昭芙蓉賦曰感衰榮於變易悲遲暮之無歸詠百夏思於陳詩訪君華於多士[四]鮑照芙蓉賦曰紫房含規模之弱幹散芳圓之輕柯七星光而倒景下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濯繡羽而晨過結遊重之湘吹起[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四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四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四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四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四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四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四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四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四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四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五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五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五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五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五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五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五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五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五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五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六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六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六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六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六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六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六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六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六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六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七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七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七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七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七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七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七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七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七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七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八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八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八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八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八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八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八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八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八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八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九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九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九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九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九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九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九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九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九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九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二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二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二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二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二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二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二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二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二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二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三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三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三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三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三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三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三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三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三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三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四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四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四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四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四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四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四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四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四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四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五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五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五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五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五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五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五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五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五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五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六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六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六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六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六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六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六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六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六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六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七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七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七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七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七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七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七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七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七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七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八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八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八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八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八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八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八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八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八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八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九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九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九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九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九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九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九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九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九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一百九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二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二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二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二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二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二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二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二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二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二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三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三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三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三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三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三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三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三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三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三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四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四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四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四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四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四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四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四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四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四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五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五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五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五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五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五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五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五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五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五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六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六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六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六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六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六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六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六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六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六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七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七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七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七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七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七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七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七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七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七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八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八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八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八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八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八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八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八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八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八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九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九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九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九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九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九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九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九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九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二百九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二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二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二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二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二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二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二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二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二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二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三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三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三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三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三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三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三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三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三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三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四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四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四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四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四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四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四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四十七]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四十八]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四十九]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五十]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五十一]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五十二]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五十三]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五十四]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五十五]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芙蓉兮水中[三百五十六]簡文帝採蓮賦曰採蓮渚

蒲 虞喜志林云蒲水草之最柔弱者也 古歌曰蒲葉何離離
離騷曰揆菉蒲兮勒駿 文選新蒲含紫茸 召南采蘋 召南
轉促 史記趙高將為亂先設驗恐諸以為試 蒲以為物感二世有言蒲者誅之
漢書曰路溫舒父為里監門使溫舒取羊乃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
書 又曰元帝疾時史丹以親密侍疾唯上獨寢直入臥內頓首伏書蒲
上青絲為席緣也又以青絲為席緣也 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至西河美稷
過但用蒲鞍罷之示廉而已 秦記曰符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
丈狀如竹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 續述征記曰烏常沉湖青人一名烏程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云秦始皇遊
此臺結蒲繫馬自此蒲生則結 幽明錄曰河東常醜奴有一小兒潮邊
拔蒲暮相宿空田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小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載蒲還
前投醜奴舍寄住因卧覺有異氣女已知人意欲求出戶醜奴為解
古詩曰青青河畔綠蒲生我池中 晉 謝朓詠蒲詩曰離離水上蒲采收
為珠初萌實鸂鶒雙暮葉藏雛 梁 劉孝綽蒲葉菜影蔭也宿未好中宮萬行樂應
令賦 梁 元帝蒲生我池中詩曰池中種蒲葉菜菜可食 梁 江淹蒲賦可載匹物復宜青
士論為書聊可載匹物復宜青

苔

爾雅曰薄石衣也 說文曰苔水衣也 淮南子曰窮谷之污生青苔 風
俗通曰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晉 郭璞詠苔詩曰靡靡水中苔或紫或青一名負蓍一名綠錢
名綠蘚 拾遺記曰晉武帝時狡虜獻苔毯亦曰金苔亦曰夜明苔
江文通詩曰青苔日夜黃 江賦綠苔翠蘚參差乎研上 江淹青苔賦
繫山擢為室有老苔焉 古詩曰青苔依空滑石 古詩曰綠階已莫苔
賦發芳頌藻潛魚 風賦起於青蘋之末 何晏詩曰願為綠蘋草託
身寄清池 劉靈曰俯觀芳蘋翔遊潛魚 晉 郭璞詠水中蒲詩曰隨朝宗之赴海
如蓬隨水浮游 本草經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寒治暴熱身赤癢下水
烏髭髮久服輕身一名水花 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禮記月令
曰季春之月萍始生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家語曰楚
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問群臣莫能識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能獲
焉王遂食大美又還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

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 淮南子曰秦萍
雜騷曰拍菉蒲兮陳坐援芳茅兮為蓋 文選新蒲含紫茸 召南采蘋 召南
轉促 史記趙高將為亂先設驗恐諸以為試 蒲以為物感二世有言蒲者誅之
漢書曰路溫舒父為里監門使溫舒取羊乃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
書 又曰元帝疾時史丹以親密侍疾唯上獨寢直入臥內頓首伏書蒲
上青絲為席緣也又以青絲為席緣也 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至西河美稷
過但用蒲鞍罷之示廉而已 秦記曰符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
丈狀如竹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 續述征記曰烏常沉湖青人一名烏程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云秦始皇遊
此臺結蒲繫馬自此蒲生則結 幽明錄曰河東常醜奴有一小兒潮邊
拔蒲暮相宿空田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小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載蒲還
前投醜奴舍寄住因卧覺有異氣女已知人意欲求出戶醜奴為解
古詩曰青青河畔綠蒲生我池中 晉 謝朓詠蒲詩曰離離水上蒲采收
為珠初萌實鸂鶒雙暮葉藏雛 梁 劉孝綽蒲葉菜影蔭也宿未好中宮萬行樂應
令賦 梁 元帝蒲生我池中詩曰池中種蒲葉菜菜可食 梁 江淹蒲賦可載匹物復宜青
士論為書聊可載匹物復宜青

苔

爾雅曰薄石衣也 說文曰苔水衣也 淮南子曰窮谷之污生青苔 風
俗通曰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晉 郭璞詠苔詩曰靡靡水中苔或紫或青一名負蓍一名綠錢
名綠蘚 拾遺記曰晉武帝時狡虜獻苔毯亦曰金苔亦曰夜明苔
江文通詩曰青苔日夜黃 江賦綠苔翠蘚參差乎研上 江淹青苔賦
繫山擢為室有老苔焉 古詩曰青青苔依空滑石 古詩曰綠階已莫苔
賦發芳頌藻潛魚 風賦起於青蘋之末 何晏詩曰願為綠蘋草託
身寄清池 劉靈曰俯觀芳蘋翔遊潛魚 晉 郭璞詠水中蒲詩曰隨朝宗之赴海
如蓬隨水浮游 本草經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寒治暴熱身赤癢下水
烏髭髮久服輕身一名水花 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禮記月令
曰季春之月萍始生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家語曰楚
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問群臣莫能識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能獲
焉王遂食大美又還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

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 淮南子曰秦萍
生於水木根於土 晉 司馬彪萍詩曰風搖青萍紫浪起時綠密本似數錢
根於水木根於土 唐 虞肩吾賦得他萍詩曰風翻作青紫浪起時綠密本似數錢
根浮無能有實 唐 曹鄴侯溫浮萍賦曰步長渠以迂日暖見隨波之微草既紛敷以滋茂羌孤生於靈沼同綠根以自延乃逸蕩乎波表
散圓葉以舒形發翠蓮於含綠搴脩莖之華鮮陵芳蘭池之清源既
隨波以順流又雜容以隨風有經薄於岸側或迴薄乎端中紛上下而
靡常浮往來其無窮停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壽擾則動
浮輕善報勢危易盪 唐 蘇彥浮萍賦曰余嘗汎舟遊觀訪楓川
朝親深萍之飄浪乃歸水而自居隨任適以應會亦既遇而靡拘伊
弱并之無心合至理之冥符 郭璞萍贊曰萍之在水指井植葉見其
布莫窮琴被物無常 託孤知所寄 唐 杜荀鶴論曰夫萍與蓴之俱
相似也蓴植根萍隨波是以聖賢數功言以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苔

爾雅曰薄石衣也 說文曰苔水衣也 淮南子曰窮谷之污生青苔 風
俗通曰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晉 郭璞詠苔詩曰靡靡水中苔或紫或青一名負蓍一名綠錢
名綠蘚 拾遺記曰晉武帝時狡虜獻苔毯亦曰金苔亦曰夜明苔
江文通詩曰青苔日夜黃 江賦綠苔翠蘚參差乎研上 江淹青苔賦
繫山擢為室有老苔焉 古詩曰青青苔依空滑石 古詩曰綠階已莫苔
賦發芳頌藻潛魚 風賦起於青蘋之末 何晏詩曰願為綠蘋草託
身寄清池 劉靈曰俯觀芳蘋翔遊潛魚 晉 郭璞詠水中蒲詩曰隨朝宗之赴海
如蓬隨水浮游 本草經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寒治暴熱身赤癢下水
烏髭髮久服輕身一名水花 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禮記月令
曰季春之月萍始生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家語曰楚
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問群臣莫能識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能獲
焉王遂食大美又還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

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 淮南子曰秦萍
生於水木根於土 晉 司馬彪萍詩曰風搖青萍紫浪起時綠密本似數錢
根於水木根於土 唐 虞肩吾賦得他萍詩曰風翻作青紫浪起時綠密本似數錢
根浮無能有實 唐 曹鄴侯溫浮萍賦曰步長渠以迂日暖見隨波之微草既紛敷以滋茂羌孤生於靈沼同綠根以自延乃逸蕩乎波表
散圓葉以舒形發翠蓮於含綠搴脩莖之華鮮陵芳蘭池之清源既
隨波以順流又雜容以隨風有經薄於岸側或迴薄乎端中紛上下而
靡常浮往來其無窮停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壽擾則動
浮輕善報勢危易盪 唐 蘇彥浮萍賦曰余嘗汎舟遊觀訪楓川
朝親深萍之飄浪乃歸水而自居隨任適以應會亦既遇而靡拘伊
弱并之無心合至理之冥符 郭璞萍贊曰萍之在水指井植葉見其
布莫窮琴被物無常 託孤知所寄 唐 杜荀鶴論曰夫萍與蓴之俱
相似也蓴植根萍隨波是以聖賢數功言以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苔

爾雅曰薄石衣也 說文曰苔水衣也 淮南子曰窮谷之污生青苔 風
俗通曰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晉 郭璞詠苔詩曰靡靡水中苔或紫或青一名負蓍一名綠錢
名綠蘚 拾遺記曰晉武帝時狡虜獻苔毯亦曰金苔亦曰夜明苔
江文通詩曰青苔日夜黃 江賦綠苔翠蘚參差乎研上 江淹青苔賦
繫山擢為室有老苔焉 古詩曰青青苔依空滑石 古詩曰綠階已莫苔
賦發芳頌藻潛魚 風賦起於青蘋之末 何晏詩曰願為綠蘋草託
身寄清池 劉靈曰俯觀芳蘋翔遊潛魚 晉 郭璞詠水中蒲詩曰隨朝宗之赴海
如蓬隨水浮游 本草經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寒治暴熱身赤癢下水
烏髭髮久服輕身一名水花 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禮記月令
曰季春之月萍始生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家語曰楚
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問群臣莫能識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能獲
焉王遂食大美又還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

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 淮南子曰秦萍
生於水木根於土 晉 司馬彪萍詩曰風搖青萍紫浪起時綠密本似數錢
根於水木根於土 唐 虞肩吾賦得他萍詩曰風翻作青紫浪起時綠密本似數錢
根浮無能有實 唐 曹鄴侯溫浮萍賦曰步長渠以迂日暖見隨波之微草既紛敷以滋茂羌孤生於靈沼同綠根以自延乃逸蕩乎波表
散圓葉以舒形發翠蓮於含綠搴脩莖之華鮮陵芳蘭池之清源既
隨波以順流又雜容以隨風有經薄於岸側或迴薄乎端中紛上下而
靡常浮往來其無窮停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壽擾則動
浮輕善報勢危易盪 唐 蘇彥浮萍賦曰余嘗汎舟遊觀訪楓川
朝親深萍之飄浪乃歸水而自居隨任適以應會亦既遇而靡拘伊
弱并之無心合至理之冥符 郭璞萍贊曰萍之在水指井植葉見其
布莫窮琴被物無常 託孤知所寄 唐 杜荀鶴論曰夫萍與蓴之俱
相似也蓴植根萍隨波是以聖賢數功言以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苔

爾雅曰薄石衣也 說文曰苔水衣也 淮南子曰窮谷之污生青苔 風
俗通曰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晉 郭璞詠苔詩曰靡靡水中苔或紫或青一名負蓍一名綠錢
名綠蘚 拾遺記曰晉武帝時狡虜獻苔毯亦曰金苔亦曰夜明苔
江文通詩曰青苔日夜黃 江賦綠苔翠蘚參差乎研上 江淹青苔賦
繫山擢為室有老苔焉 古詩曰青青苔依空滑石 古詩曰綠階已莫苔
賦發芳頌藻潛魚 風賦起於青蘋之末 何晏詩曰願為綠蘋草託
身寄清池 劉靈曰俯觀芳蘋翔遊潛魚 晉 郭璞詠水中蒲詩曰隨朝宗之赴海
如蓬隨水浮游 本草經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寒治暴熱身赤癢下水
烏髭髮久服輕身一名水花 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禮記月令
曰季春之月萍始生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家語曰楚
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問群臣莫能識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能獲
焉王遂食大美又還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

於捕生南方 莊子曰孔子之止殺舍於蚖丘之蔣 禮記曰十月收水澤之
蜭江賦曰泛泛之游桂 吳都賦張揖彤胡菰子作餅 宋玉之主女
爲灰賦胡飯 圖 爾雅曰約訓孤詩曰約根布卿者垂葉滿皁犀西彼
露葵美菜可以留上客

荻

爾雅曰荻萑蒹也 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詩疏義曰蒹
或謂之荻至秋堅成謂之萑崔山 焦贛易林剥之坤曰從風縱火荻芟俱
死 漢書曰董偃見寵館陶公主安陵表叔謂偃曰願成廣遠無宿
宮子有荻竹藉田足下何不自言獻長門園於上此上所欲也 抱朴子曰吳
世有姚光者有火術吳王身臨之積荻數千束光坐其上又數千束
荻畢之因猛風燔之火盡光端 晉中興書曰祭酒祭酒祭酒

菁茅可染布零陵
岸江夏雲戰共累事
鳴琴俱稱類君子當
起豈獨邁秦衡方
不敢霜繁綠更滋
蓬終當入楚貢豈

毛詩曰其蓺荼維何惟荈及蔎又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大學舍采合舞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遂民務蓄菜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叢子曰菜謂之蔬莊子曰顏回不如董仲舒謂春壽木之華赤木之菜倚蒼之商有菜名嘉樹其名若瑤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地溫和冬食生菜魏志曰倭國地溫和冬食生菜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之琅菜孝子傳曰洛陽公董永作將來報以給過者公補秋三年不窺園葵齊不取其直天神化為書生問公何不種菜曰無種所遺數升公種之化為白璧餅皆為錢公得以取婦鄭大夫有什佰之宮雖有芳菜有義之去食莊子宣尼窮於陳蔡之間絕糧四擇菜文選郭有菜蔬之色儀禮曰婚禮曰舅姑既沒則婦三月乃奠菜蔬蓋無常待告謹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賂其宮室以為汙池名曰田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

菜之美者具區之菁范宣抚菜不傷指大啼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帝蜀都賦玉肉飛菜蜀都賦注菜似蒜而葉廣州先賢傳丁密為相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己耕種菜果不食杜詩謂秀別傳曰香降張頑齎乏糧煮菜轉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子裸裸多菜而無他味亦有班明常菜轉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海蛤相象并有非時菜頑云食一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飢

菜之美者具區之菁范宣抚菜不傷指大啼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帝蜀都賦玉肉飛菜蜀都賦注菜似蒜而葉廣州先賢傳丁密為相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己耕種菜果不食杜詩謂秀別傳曰香降張頑齎乏糧煮菜轉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子裸裸多菜而無他味亦有班明常菜轉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海蛤相象并有非時菜頑云食一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飢又曰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遂民務蓄菜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叢子曰菜謂之蔬莊子曰顏回不如董仲舒謂春壽木之華赤木之菜倚蒼之商有菜名嘉樹其名若瑤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地溫和冬食生菜魏志曰倭國地溫和冬食生菜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之琅菜孝子傳曰洛陽公董永作將來報以給過者公補秋三年不窺園葵齊不取其直天神化為書生問公何不種菜曰無種所遺數升公種之化為白璧餅皆為錢公得以取婦鄭大夫有什佰之宮雖有芳菜有義之去食莊子宣尼窮於陳蔡之間絕糧四擇菜文選郭有菜蔬之色儀禮曰婚禮曰舅姑既沒則婦三月乃奠菜蔬蓋無常待告謹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賂其宮室以為汙池名曰田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

菜之美者具區之菁范宣抚菜不傷指大啼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帝蜀都賦玉肉飛菜蜀都賦注菜似蒜而葉廣州先賢傳丁密為相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己耕種菜果不食杜詩謂秀別傳曰香降張頑齎乏糧煮菜轉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子裸裸多菜而無他味亦有班明常菜轉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海蛤相象并有非時菜頑云食一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飢又曰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遂民務蓄菜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叢子曰菜謂之蔬莊子曰顏回不如董仲舒謂春壽木之華赤木之菜倚蒼之商有菜名嘉樹其名若瑤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地溫和冬食生菜魏志曰倭國地溫和冬食生菜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之琅菜孝子傳曰洛陽公董永作將來報以給過者公補秋三年不窺園葵齊不取其直天神化為書生問公何不種菜曰無種所遺數升公種之化為白璧餅皆為錢公得以取婦鄭大夫有什佰之宮雖有芳菜有義之去食莊子宣尼窮於陳蔡之間絕糧四擇菜文選郭有菜蔬之色儀禮曰婚禮曰舅姑既沒則婦三月乃奠菜蔬蓋無常待告謹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賂其宮室以為汙池名曰田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

菜之美者具區之菁范宣抚菜不傷指大啼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帝蜀都賦玉肉飛菜蜀都賦注菜似蒜而葉廣州先賢傳丁密為相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己耕種菜果不食杜詩謂秀別傳曰香降張頑齎乏糧煮菜轉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子裸裸多菜而無他味亦有班明常菜轉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海蛤相象并有非時菜頑云食一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飢又曰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遂民務蓄菜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叢子曰菜謂之蔬莊子曰顏回不如董仲舒謂春壽木之華赤木之菜倚蒼之商有菜名嘉樹其名若瑤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地溫和冬食生菜魏志曰倭國地溫和冬食生菜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之琅菜孝子傳曰洛陽公董永作將來報以給過者公補秋三年不窺園葵齊不取其直天神化為書生問公何不種菜曰無種所遺數升公種之化為白璧餅皆為錢公得以取婦鄭大夫有什佰之宮雖有芳菜有義之去食莊子宣尼窮於陳蔡之間絕糧四擇菜文選郭有菜蔬之色儀禮曰婚禮曰舅姑既沒則婦三月乃奠菜蔬蓋無常待告謹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賂其宮室以為汙池名曰田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

葵

說文曰葵菜也七啓曰芳菰精粳霜葵文選青青園中葵疑露待日晞又言辭如後園葵有葉待秋霜各無以肉食貴取笑葵與薤幽風曰七月烹葵及菽傳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猶能衛其足莊子曰盜不能盜曰黃帝問師曠曰欲知馬貴賤秋葵下小葵生牛馬貴大葵不生牛馬賤史記曰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棄之韓詩外傳曰魯監門女嬰相繼績中夜泣曰衛世子不肖是以泣其鄰聞其故曰宋出森於魯馬佚食吾園葵是歲亡利一半由此觀之一鄰補相及也列女傳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曰吾舅老而太子少也婦曰此魯日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擊馬於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列仙傳曰丁次都不知何許人賣葵為遠東丁氏作人丁氏常使買葵葵得生葵問何得此葵去從日南買來異苑曰符堅將欲南師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遠出難為將也博物志曰陳葵子微炒令爆吃散著熱地中遍踏之則種苗生遠不過宿北齊彭城王浟在郡干民種葵三畦被人盜之正窗令書吏數外公種之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之文選郭有菜蔬之色儀禮曰婚禮曰舅姑既沒則婦三月乃奠菜蔬蓋無常待告謹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賂其宮室以為汙池名曰田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

葵詩曰種葵北園中葵生鬱鬱葵傾日不敢毀傷故能保其根葉葵東北傾日向背隨日難其時時遊和風微微長養曾露悴凋後晚彫福志此孫生恕又詩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作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樂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好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悅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說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喜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愛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敬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尊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貴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富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壽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康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寧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安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樂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悅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說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喜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愛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敬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尊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貴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富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壽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康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寧之永保其福又曰采葵采葵南山之下君子安之永保其福

薺

爾雅曰薪芑大薺郭注青又名花薺說文曰薺草可食也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禮記曰之典百夏之月麥冬生而夏死草死薺生麥冬生而夏死范子計然曰薺麥冬生而夏死淮南子曰麥冬之日余糧乎城陸步其園觀鼈之塢摧懋枯菜之聚蹲兒芳薺之時生枝旺時而獨繁鎛重冰而挺茂在冬無數霜以發鮮舍蟄陽而弗萌在大冬而新育永安生於猛寒羌無寧乎煖煙齊精氣於窮陳之風掃於暮節電露交於秋秋有芸婁蓂之綠葉方滋敷於中丘

蔥

禮記曰凡進食之禮芼蔥渠加於膾如蔥本末爾雅暮山葱細葉大葉劉向別傳曰都尉有種蔥白脩春用蔥脯用蔥為君子堪蔥

嘉賓公既與先生言細人覩之曰先生
居山林獻葱韭令老欲甘肉者之味耶　又曰春月飲酒加葱以通五臟
春秋元命包曰天門山上有葱能療百病
而求即不按自出高異辛香　漢書龍異邊勸民令人一日種五十本葱一
畦韭百本蓮　西京雜記曰茂陵人袁廣漢藏鉅萬金家有一山
曰葱嶺　列仙傳曰阮丘植山上種葱百餘年乃去　晉令曰居洛陽內商
菜欲課以當者可共長流灌紫茎心寸各三畝　東觀漢記曰孔奮字
君魚爲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藏良居數月蚓致資產奮留在姑臧
四年財物不增唯老母妻子但菜食或謂奮曰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上藥有玄都綺葱　郭信臣曰吾太官種葱
生不時之物有傷於人

蒜

爾雅曰蔥本又葉蘄蘆　郭璞曰蒜蟲不能從乎
其實謀　吳氏本草曰蒜一名天蒜一名野蒜一名澤蒜　禮記曰鵝雞

亦美宜鬻之蒜　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蒜篇吳越春秋曰越王
句踐棄會稽欲復讎恐不能勝乃苦身勞心夜以攄日臥則以蒜
在其則坐在於則死非蒜仁而不識也本不可失　古詩曰葱薤出青青
園中葵朝露待日晞　孔嘯蒙曰蒜賦曰季吉見既望暑往寒還通冥
冥而遂居東園旋覽觀態乎南畬翔遊乎蒜畦吐芬芳於蘭藹流
芳於蕙圃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　謝承漢書曰鄒人王逢
得路遺寶物魏徵道求主還逢曰吾立帝紀曰相玄元愛而寶之常玩弄於
手不離于手　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劒銅鐵皆以平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
亦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

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鏞　其美者謂之鈗　尚書曰洪範五行四曰金金曰從革
從革作辛　孔安國曰可改更也　枹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黃金之甘　景
景公爲履黃金之舄　孝經援神契曰石銅者包玉而生金黃者揚也

寶

銀

玉部上

珪

又曰四東窮服則金勝土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禮斗威儀曰君乘金布王道政平則黃金見深山列子曰薛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鬼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魯連子曰秦師圍邯鄲魯連乃為君以千金欲為魯仲連先生壽魯仲連笑而不受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忠為也韓子曰荊南鹿水之中生金 蜀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荊軻永無夏秦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給為投千片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周辭而不許使者曰黃金白璧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不受何也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取彼地金新者曰吾當夏五月收裘而薪豈取金者哉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見之賜金璧數千萬

列女傳曰秋胡子既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調之曰吾有金願與夫人姊笑曰嗟夫人採桑以作紡績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漢書曰武帝行幸回中乃問侍者朕郊見上帝泰山見金一東黃金為蹄跡高尺餘跡以迎朕 又曰梁孝王來朝未至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又曰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之後告歸者來而歸金前郎亡金者大慙 又曰韋賢傳曰聚徒為大傳頌之兄子受為少傅受子孟為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又曰疎廣徙為太傅頌之兄子受為少傅受子孟為師傅俱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又曰秦教市黃金方寸而重二斤以鑄錢名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嘗中妻遂賈板往責使者使者舉上林中妻遂賈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緣爾耶使者流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辱作令為人上使者曰可卿矣乃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

陳沼生舍明隱迹而莫之聞可謂鎖窮達而泯吉凶者也於是告
沼妻曰吾不相貧金盈尺天自有金乃知亡後當聲是窮故藏金以待泰平
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吾昜故書扳以寄意耶金有
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柈埋在室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甚深據此非
如卜焉 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共喪父禮畢三弟求分以錢三千萬三
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供養居有頃妻
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世老人得食意分兒孫減餌二也乃於野擊地欲
埋兒得石盖下有金一盆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盆以用賜汝於
是名振天下 世說曰管寧華歆俱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
提而擲去 異物志曰狼牙藤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為市以鼻饗金知其好
惡扶南傳曰畝蜜國食器皆以金為之 幽明錄曰淮牛諸津水極深
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為鏁絆 又曰巴丘縣白金岡以上三
十里名黃金灣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灣獲一金
鏁引之遂滿一舡有金牛出聲奔壯釣人破腹牛肉奮勇躍而還沒佛
將乃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
洗石時見赤蚪來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
黃鳥鬬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

銀

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鎔 遊史記曰禪書曰殷得金德銀自
出益 漢書曰益州蝕町出銀貢古亦出銀 又曰黃金
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為流直千是為銀貨二
品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有銀山焉兵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百餘丈皆
悉白金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列異記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
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幸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
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以贈子都 贊一餅以殯斂餘銀以供之素書者
腹上吳之謂曰若子魂靈有智當令子宗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得久留
遂辭而去 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爾可以地仙 南越志曰綏成縣在山
有銀大銀山 地鏡圖曰銀之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閃閃千散復合此是

也出有銀光隱隱若雲氣山有礦石下有銅若金 又曰白銀黃為雄雞
世異記曰王基著阿錫出交州青雀山珠玉焉 又曰銀出俊岡赤土出夫除瑜玉玄玉水碧
玉昔伏用 尚書曰雒陽貢玉璞 山海經曰蔵山之陰
神騰蛇之所在 周官曰掌金玉錫石之地辨其物而授之以待邦之
用 禮曰天以玄黃地以黃玉禮西方以白琥禮北方 禮記曰物天子
以球玉 又曰執玉鬯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
知道 又曰天不產不琢 又曰受珠者人拱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
知道 孔子閒於孔之內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
耶子曰昔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縝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
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止樂也瑕不揜瑜不掩瑕忠
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
不貴者道也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
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君子脩德者豈中之寶也故隋
方圓白黑赤皆出焉而和氏之璧井里之珠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東還乃
又西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于群玉之山而徵中繩 郭璞曰珠玉之所在有神守之
策府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刀切玉如切泥 孔叢子
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尹文子曰穆王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
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 鄰人詐之曰此惟石也吾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
豫以歸置於庭下七日明照一室大怖遠而弃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

獻魏王魏王召玉工使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喜謂趙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白鄭人賣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鳳未脫者為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然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鳳也曰笑仗眠山澗不取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必於璞之中為其不惑也 紀年曰梁仗眠山澗不取莊玉女子築二女白珩曰琰築愛之女媧氏之遺玉也 呂氏春秋曰人不安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安己之荊璧小璣大貝辟石多玉少珠王圖曰璣乎珠 戰國策曰周有砥砆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天下之名器獨不定以為國家乎又曰鄧析謂楚王曰楚國食貴於玉新貴於秩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于天下贈以名華之玉春秋繁露曰堯以天下讓舜而不計至德而以金璧為故君子不隱所短 韓詩外傳曰良玉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淮南子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

穆王時西胡獻王祑其百玉之精四夜昭久以柝於庭中比明日而水滲於柝中汁甘而香美斯謂甜也 臨海水土記論曰崑崙之傍以玉璞拟烏鵲 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獲玉勝鎮鄴時常起萬壽宮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琥珀為葉子青赤以珠玉為之花實垂下如綴鈴有聲搖風聞百餘里其中如人行聲乃多求不許公乃試求焉作氏笑以為狂乃獻云得白璧二雙來當為娉公至乃神石中得五雙以拜徐氏遂以為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三重垣名曰玉堂 洛州記曰吕蒙威寧二年有盜發陵得白玉璧一雙上有篆書文字不識乃東瀛王勝鎮鄴時常山天晴大雷上融液不利損傷玉馬 名醫別錄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琥珀為葉子青赤以珠玉為之花實垂下如綴鈴有聲搖得玉龍長可尺許皆連綴間仍以編林采如此二年晝夜不息采除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吞吐者甚輒成破碎銀子隨獲銀采遂為富見銀銀作器皆化為黃色售餘家市者賤以破破成白澤圖曰王之精名曰委蛻如大女采青衣見之以祀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戴燭入石中有玉乾 詩曰可馬彪 許曰玉出閩越 博物志曰易楊出玉 蘇杜楊其分 臧 雷敩曰玉賦曰易楊出玉蒼梧伯龍之論之備矣非復鉛文所可繩述世間物產貴生玉而小其精體剖之

所式其爲美也若北堂的其潤光荆野抱璞未理則祝之以爲石獨見知於卞子孃千載以毀弁而見齒爲有國之偉寶德侔神祇於明祀至連城之足云者豈謂一璧乎知已之不可謂之言尚未盡之難俟後已君此雖亦泣而刖趾

說文曰珏大珪也璚大珪長尺有上終葵首爾雅祖曰珪大尺二寸謂之珏白虎通曰珪以爲信而見何世珪者銳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伝莫著於經曰瀚山之神祠之以圭　易曰告公用圭　尚書曰禹貢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夕天色爲功聞於四海　破音鑊　圭以爲信也　銑陽也下方吟也　山海

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繅有五采文所以爲玉小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或曰繅雜采色繅也　周官禮曰以黃琮禮地以蒼璧禮天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繅音藻　圭長尚有二寸謂安鎮之山　鎮音徵　公執桓圭　一王之後又子之上公爵　桓宮室之桓丸寸　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　躬圭皆三采二就　躬圭長七寸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繅皆二采五就　穀猶善也　蒲以喻柔順也　璧皆五寸　子以娉女　女財曰納幣　琬圭以治德結好　琰圭以易行除慝　琬圭長九寸　琰圭同上　慝音特　以

致命將　將猶奉也　命圭長五寸　土圭以致日月景尺有五寸　土圭以測晷景以祀日月各異尺　晷音軌　以馭冦兵　馭猶禦也　兵謂矛戟之屬　以治德結好珍圭以易行除慝　琰圭以治

象德關邪　琮圭以兆四方之神　兆謂爲壇位　以斂諸侯之幣帛　斂猶聚也　幣帛所以享神　以徵守邦國王晉大圭　徵猶召也　晉猶搢也　大圭長三尺　搢音子悉反　以祀天旅上帝

子以娉女　女財曰納幣　以納酌　琬圭以治德結好　琰圭以易行除慝　琰圭以治

致命將　將猶奉也　命圭長五寸　土圭以致日月各異尺　晷音軌　以馭冦兵　馭猶禦也　兵謂矛戟之屬　以治德結好珍圭以易行除慝　琰圭以治

信圭伯執躬圭　躬圭皆三采二就　躬圭長七寸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繅皆二采五就　穀猶善也　蒲以喻柔順也　璧皆五寸　子以娉女　女財曰納幣　琬圭以治德結好　琰圭以易行除慝　琰圭以治

象德關邪　琮圭以兆四方之神　兆謂爲壇位　以斂諸侯之幣帛　斂猶聚也　幣帛所以享神　以徵守邦國王晉大圭　徵猶召也　晉猶搢也　大圭長三尺　搢音子悉反　以祀天旅上帝

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繅有五采文所以爲玉小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或曰繅雜采色繅也　周官禮曰以黃琮禮地以蒼璧禮天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繅音藻　圭長尚有二寸謂安鎮之山　鎮音徵　公執桓圭　一王之後又子之上公爵　桓宮室之桓丸寸　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　躬圭皆三采二就　躬圭長七寸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繅皆二采五就　穀猶善也　蒲以喻柔順也　璧皆五寸　子以娉女　女財曰納幣　琬圭以治德結好　琰圭以易行除慝　琰圭以治

致命將　將猶奉也　命圭長五寸　土圭以致日月各異尺　晷音軌　以馭冦兵　馭猶禦也　兵謂矛戟之屬　以治德結好珍

璧　珠　貝　馬瑙　琉璃　車渠　瑪瑙　銅

璧

白虎通曰方中圓外曰璧璧之爲言積也內方象地圓象天　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宋玉對楚王問曰臣鄙人也臣里之人有獻不死之藥於臣臣不敢進恐王之以臣爲狂也而試之以藥臣不敢愛也願以進之王乃使使者受藥臣已吞藥使者還走臣因以其間時出其藥而塗之王怒將殺臣臣因謂王曰臣之所以敢吞藥而不死者以臣誠楚國之忠臣也王若殺臣是顯楚國之不忠而彰鄰國之過也王若不殺臣則臣之藥效矣王乃釋臣　中候曰堯沉璧於河　周官禮曰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聘　左傳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呂氏春秋曰荊人欲攻宋宋使子罕應之荊人罷而宋亦釋其備荊人復來攻宋宋又使子罕應之荊人又

惠義以義照十三年入崑高高山即得驪金獻焉 陳王曲貫植獻驪珠
曰臣聞王不隱蔽臣不隱情今臣不隱情伏知所以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帶驪爲元貢
梁范筠謝示驪珠表曰非郊隧有日遍且天之寶骨降學校且興圖水之符
已集終王玄珪未足云曜
自郭徂閩遐我文壁爰命曰此津貢維王南巡
漢昌之自才多益及我名瑞躍此華鮮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貢獻心
迷慶曜虛情成藏王泥中匿珠魚腹使公孫陽波而長呼子羽臨川而悲目
秋飛舞欲西東臨其白躍馬南逐打素蛉而爲梢碎紫貝其如鵲含月川
人勇俊執手關儂水多百里泥行萬二伯右睨而何傾左宅而海畏使乃把皃之
銅純鈞之鐵被甲鎗之永起螺蚌之穴引御東隅移燕北鳥卑使蓬萊之根
攀翟而生塵毫藏州之足淨而可埽按驪珠其餘中
之寶員皇因所放繁柏關臨嘉之所加窮何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王

珠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垂山之多珠玉焉 廣志曰莫難珠其色
黃生東夷有明珠科夜光有大珠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有至圓珠
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珠樹文玉樹 尚書曰淮夷蠙珠
洎魚 蠙蚌蛤也生珠而岸不枯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
珠澤之藪方三十里 晏子曰景公畋牛頓之山有大珠徑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屬重僅能舉足晏子曰古者聖人御衣
服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屬冰月服之是重寒也 莊子曰黃帝
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也使離朱索之
而弗得也使契隸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
以得之乎又河上有人家貧窮其子沒水得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
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遭其睡也使驪龍寤子尚奚微哉 又曰儒以詩禮發家
大儒臨講詩既上語子婿奮袂而興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東方作矣事又何若小儒曰未解裾襡之子有珠詩固
有之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何含珠爲嗟其貧賤嗟嗟
而公金推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王孫子曰昔河南宣公坐重華之臺
侍女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坐入諫靈公下席而拜曰寡人過矣
千餘萬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以水銀爲泉以明月

珠爲日月　魏略曰大秦國出明珠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昔破酒泉公張掖酒泉城現便獻便十大珠可復求
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州德流海外則明珠自至不求自得之不足貴
也帝嘿然　蜀志曰宋預使吳孫權饗預權以大珠一斛披示預曰前海之外有
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絹績其人能泣珠　又曰臨淮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
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堂故曰明珠　又曰吳王夫差
女名玉死亡童子韓重至冢前哭泣之乃見形出重入冢典禮十明珠
又曰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智昇高以報恩焉　二秦記曰昆明池
夜到門外有執燭視之雙雌雙至各銜明珠以報恩焉　二秦記曰昆明池
昔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求去釣者明日縣於池見大白衛
索帝曰真夢所見取而放之間一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奇曰豈非出之報耳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民善游採珠年十餘歲使教入水官禁民採珠巧
盜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　裴氏廣州記曰即明月珠故出
見有月精照明鮮曰漢武帝幸河招群臣問紂故事或有老公又年少數人

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飲酒老公頓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
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
生此珠焉　又曰王敦召吳猛猛至江口入水十命船人並進船至大半回見猛行水
上從東北還逆船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行旅驅遣約勒
以真珠一提爲信　吳錄曰孫休時交州獻明月珠休賜明珠碎矣千川之限視圓洗而失轉
見折水之亡迴謝龍宮之瑞飾粉靈蚌之神胎若有人今證茲事疑斷今
明珠碎明珠碎今愴何宣珠今珠今不復　全

貝

說文曰貝海水中蟲也古者化貝而寶龜至南越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
爾雅曰貝居陸火死在水蝛音含大者魭音元貝胎貝小者鰣音今之鮰魚有紫黑色
餘蚳黃白文音治青餘泉白黃文白又蝛明大而偏　蜬音博而長
頯音乞軟火中蜬明蜬蛙　本草經曰貝子一名貝齒生
東海　山海經曰陽山濁洛之水注于蓉澤中多文貝　又曰陰山演

白各半是也濯員使人善驚為無以親童子黃屏點齒有赤駁是也瞳員使船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瞳員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臧內殼赤絡是也瞳員使童子熟女人逢有青辰脅赤鼻是也碧員使童子溲脊上有繢句脣是也雨則重雷則輕秦員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國是也雨則輕雷則重郭璞贊曰先民有作龜員為貨貴以文采質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馬瑙

廣雅曰馬瑙石次玉　廣志曰馬瑙出西南諸國　玄中記曰馬瑙出月氏國

郭璞曰大秦國多馬瑙　涼州記曰昌松縣北山出馬瑙　漢武故事曰元鼎二年盛夏張騫陳得馬瑙鍾椀　魏文帝馬瑙勒賦曰馬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為圓沈光內照浮景外鮮繫文繚繞交采接連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圖茲物之攸貴信君子之所服昭乃誥彼朱紘與華勒用成駢居別盛煥若羅星　魏王粲馬瑙勒賦曰遊大國以廣觀於馬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阜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妄象形雖雕匪刻厥容靡規惟順循御世嗣之儀則服表驪駿之儀則

瑠璃

廣雅曰瑠璃珠也　韻集曰瑠璃火齊珠也　廣志曰瑠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曰南硫國　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瑠璃宮　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瑠璃　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蒼青綠紺紺紅紫十種瑠璃　吳歷曰黃武四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瑠璃　諸葛恢集記答恢令致瑠椀一　南州異物志曰瑠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芙蓉葉出海邊消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中滑如苦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世說曰南奔晉長風在武帝瑠璃窗內坐實窓似疎奔有疑帝問之荅曰臣情吳牛見光而喘　又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盤盛甘瑠璃器　又曰王敦尚主主石崇舍如廁畢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王取豆著水中飲之謂之漿飯　潘尼瑠璃椀賦曰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於是遊

西極之大荒歷鍾山閱燭龍觀王母訪仙童取瑠璃之彼華詔曠世之良工察玄儀以取象準三辰以定容光映日耀圓盛月盈纖瑕圓麗飛塵靡停物輪旁燭表裏相形疑雪相不足方其潔水不能喻其清朗過金石勁勵瓊玉靡之不瞵溫之不濁

車渠

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廣志曰車渠出大秦國及西域諸國　玄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　蘇子曰車渠馬瑙出於蒙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　魏文帝車渠椀賦曰伊君子之宜安器貺兼車渠之妙珍提英手於山岳含陰陽之淑貞飛輕綠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五光洞以內曜澤盈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脩達而有文兼五德之上美必假象於其所倫

銅

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銅）左傳曰鄭伯朝楚子與之金百斛以為兵使鑄三鍾　越絕書曰鄭山破而出錫若耶涸而出金獻冶田為純鈞之劒　史記曰秦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重各千斤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一賣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曝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銅為引者事之宜也（其長一丈高一丈重千斤其數五百枚）又曰吳有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人亦鑄錢以故土賤而銅貴用饒　又曰上使善相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華嶠漢書曰靈帝時遂使鉤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外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懸於堂及雲臺殿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渴烏施於橋西用灌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灌道之費　繩略曰昭帝徙長安諸鍾簴銅人承露盤折銅人不可致留住霸城又列坐於司馬門外　晉語公賛曰司馬摸居關中鑄鍾銅人鑪鑵為金器以易穀　世語曰太康八年凌雲臺上生銅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鑄銅屋（闕）郭璞赤銅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險之設宰（闕）泥約為柳世隆上銅表曰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圓法漢世幾厝資於貫朽名鑪化金良工共巧鑄鼎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五　百穀部　布泉

穀　禾　稻　秫　黍　粟　菽　麻　麥　素　錦　綃　綾　羅　紈　紵　布

穀

爾雅曰中有伏苗五穀無實（穀不成苗曰伏苗成不熟）　周官曰稻人掌水地以種之（稻人職）　大宰九穀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玄注云三農平地山澤原隰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麥）　禮記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天也如元日不祈以卯日祈之卯日不祈以下辛祈之辛又不祈以中辛祈之三辛過則不祈）　又曰上使善相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　又曰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登成也嘗祭也）　命百官始收斂（收斂謂取穀藏之）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嗛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大侵則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　畢享曰大侵則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　畢享曰大侵則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

乃取問曰行小斛盜官穀斛之軍門王蘭授服要記曰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哉五穀畜乘乎公曰不也吾穀囊者把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知故作五穀囊吾父食良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魏志曰秦宓字曙卿為綿竹令及辛太祖為丞相賜穀二千斛穀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亦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 自親舊也 江表傳曰諸葛亮問恪伐徐洋書曰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必性躁今使典軍糧穀軍之要最備雖在遠寫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為吳郡吳之飢荒攸出倉穀賑之被劾輒曰若不可為也 幽明錄曰琅琊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常假乞自給穀在閫中計日用米應盡而早以空器盛始者故置閫家中相寫益故復封擲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遠來至巷口見數人稽穀從門出客借問諸葛在不答云亮在客進語乞因問卿何得大製穀主人云生已充口云何雖之客云吾向來逢見人擔穀出為是何事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人看封題儼然如故試開開皆黍米非人為之也 晉王嘉拾遺記曰周穆王時有神馬名綠耳白蹄烏喙赤髦龍脊而有翼一日而行三萬里穆王乘之以遊四海

米啓曰窃以農夫力耕時逢儉歲疎賤時澤必取曲年秫酒滿珠簁間
陶量翻庭委玉欣見焉圖

黍

爾雅曰秬黍黍秫一稈二米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黍 毛詩曰黍離閔宗周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秬黍稷穊疑皆黍名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禮記曰仲夏之月農乃登
南海之秬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當貴趣有昭侯令人覆廩藏
吏果以黍種而雜之 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
尼先飯黍而後啜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先桃之也仲尼
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事貴不聞以貴事賤今以五穀之長
雪葉蔬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鄗
王黍所以爲盛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南君書曰金一
子入華蓋陰山谷耕種禾黍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
雨黑黍粟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穜具或三四穜具生任城得西來三升八
升以薦宗廟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稍合孤黍賦曰余嘗終屆之南榮有孤黍生焉周泥
之濕遇雨之潤宿昔芽蘖滋茂莖速生燥根淺忽然萎頓感此黍不
韜種以待時今眞栄葉本寄身非所自取焉枯不亦宜乎

粟

爾雅曰蘵黍赤苗芑曰苗蘵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粟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
陶冶斤斧破木爲耜鉏耨以鞠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萬民之命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粟穀
乞糴于秦秦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論語曰子
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粟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六韜曰武王伐紂
之庚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粟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有與之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粟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又曰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讓不受
子曰無以與爾鄰鄉黨

乎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粟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雒書說禾曰倉帝起天雨粟高雲扶日 六韜曰發巨橋之粟
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粟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帝晏子曰北郭騷見晏子託以養母晏
子分倉粟府金以遺之騷辭金受粟 春秋說題辭曰粟五變生爲苗
秀爲禾三變而熟一變而米四變曰粟五變而蒸飯可食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粟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禮記曰仲夏之月農乃登
孔子取子公儀曰子思居魯其友有繼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
脩子思曰爲費而無當也故曰子取人粟而辭酒是辭少而受多也於
義無名於分則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仍不幸而貧至及困之將絕先人
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之也備脯則所飲濟也方之於食而乃飲燕非義
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之 又曰季桓子以粟十鍾餉夫子受而班
門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乖彼意乎子
曰吾受而不辭爲季孫之重意受不爲富惠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莊子曰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
可乎周忿然曰昨者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
周問之曰若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舊本脫一字時任城生 說文曰粟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商君書曰金一
兩生於境內粟二十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
生金於境內則金粟不兩死府庫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金粟兩生
倉府兩實國強 呂氏春秋曰飯黃帝之時一飯而已具
開內伯善養老往歸焉伯夷叔齊武王東伐紂叩馬諫左右欲刃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天下以仁義歸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而
餓死 又曰貧人曲倉更秦之敗豪桀皆爭取金玉而任
氏獨守倉粟貴時賤與物相距十倍任氏不得耕種米至貴乃出粟賣之
盡收其利以此起富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
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也 賈誼書曰鄧穆公有令食鳥兒鳥者必以秕
無敢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三石粟得一石秕吏以請曰秕食鳥兒鳥
爲無費也今求秕於民三石粟得一石秕食鳥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
穆公曰去非爾知也夫百姓飼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墮者貴爲鳥
獸哉粟米人之食也奈何其以空虛鳥兒以知小計而不知大害 新序又載
漢書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俸一囊裹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
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

簣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箕子朝周過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之傷故作此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僮兮不我好仇 所謂狡僮謂紂也 言紂不與我謀國事以興滅亡之道 後漢書曰武帝小事四夷北伐匈奴南誅兩越東擊朝鮮開滇及夜郎置珠崖七郡海內虛耗人口減半 晉灼曰漢舊儀云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口百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三人 桓寬鹽鐵論曰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用民有節出入有時故民富而國實今縣官開利末之門而塞仁義之路以百姓之有易天下之用 漢書曰元帝時貢禹上書言古者宮室有制貴賤有等今民奢侈逾制而無等級 又曰成帝時翟方進奏言古者宮室有制貴賤有等今貴戚近臣踰僭無度 又曰哀帝時董賢賜第北闕下 又曰王莽時起九廟窮極土木 又曰王莽時起九廟窮極土木 又曰王莽時起九廟窮極土木

錦綺之帳牆百和之香世說石崇錦步障四十里 同袍與我遠 梁昭明太子謝勅賚魏國啓獻錦等所曰出羊之毛化東
華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鄰之錦倫貝胡綾織大秦之罽戎布紵葛
之花 梁元帝為長夏王豐昌謝東宮賚錦啓曰舒屏並石堪來敢雨
榮持綾觀剩可薄舟泰川書鈔子 能入體鄧縣登高已異卿九日宋姬
贈馬未足為榮宋鴻嫂乘車千方茲非寵 又謝東宮賚錦啓曰御
曰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為勝豈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靡
聲高趙穀色方藍浦光翠評雪鹽山試以照花含燭銀之狀舒持比月亂舍
璧之暉

絹

廣雅曰縑鮮支縠絹也 華嶠後漢書曰陳寔在鄉閭惡率物有盖
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
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有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驚自投
于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疋自是二縣無復
盗竊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洪貸絹百疋洪不稱及洪犯法自分死
既得原上書謝 孔舒元在宮殿記曰賊來入門時家兒在繒布三千餘疋及衣
被器物皆令婢使舉出皆著庭中恣其所取由是皆競取財物不暇復見殺
晉公卿禮秩曰品第一者春賜絹百疋秋賜二百疋 王隱晉書曰王尼見
太傅越曰公自尼物越若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弓得弓楚人又
執政賊盗公行是與自盗無異也今君左右有屋舍戶獨窮困是亦明公負
尼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千疋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屬採海自
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父資無車馬童僕威自騎驢單行拜見父
留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復賜其絹一疋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
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 晉植溫入
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客星三
客星氣候決無虧矣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遺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星人謂主簿曰
雖復馬均騁思陀巧猶難虞卿受金方恩本之深耳溫笑曰君幾誤殺君聞子知星宿有不平復之義乎絹以戲
君錢供資糧是聽君去耳星人重以言詆溫溫笑曰君三十年看価書不

綾

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冰綾之理也 太公六韜曰夏殷婦女紈綺之麗婧
綿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
袿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門扉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織罽
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為胡綾 符子曰今往大文綾羅
各五十疋 世說曰武帝賞將王武子侯饌琉璃器甚多瑪瑙碗子百餘人皆綾
羅裨褐以爭執飲食 荀勗為晉文王與孫鮑書曰今朝六品已不得服冷緜綾錦有私織者錄付尚方 成康起居注曰
臨邑王使主芍柳所貢真物多降綾是其所好可從 謝承後漢書曰庾肩吾
謝武陵三賚白綾啓曰圖雲縑鶴翎市縑條霜綾傳花文轂空遍
雖復馬均騁思陀巧猶難虞卿受金方恩本之深耳溫笑曰君幾誤殺君聞子知星宿有不平復之義乎絹以戲
君錢供資糧是聽君去耳星人重以言詆溫溫笑曰君三十年看価書不

擇名曰羅士羅疏也　太山黃庭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齊九日企閭
鳳文之羅四十疋　范子曰羅出齊郡　燕丹子曰荊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
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彼琴琴曰羅
穀單衣可裂而絕人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伏秦王乃奮迅地
而起遂殺軻　淮南子曰齊俗有諺文繁繡弱錫羅紈　王孫子曰陳勝吳廣
曰武帝嘗降王母子說孟嘗君曰今足下下蘿帷來清風　事具列仙傳　世說
信謝趙王賚皂羅袍袴啓曰縣機巧綠變疆哥文鳳不去而恒飛花
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裘曾暖弃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毛綾
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向得開衿冒廣厦之長風猶當揮汗自離執十終
自無期黃雀鴞恩竟知何日

布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　不以染物也　千木關事　史記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
量不鬻於市　左傳曰諸侯伐偏陽主人辭布車答之乃棄而絕之偏陽
人聽布以外　陳勇諸也　吳子曰東海中有水而赤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繆公棄龍坪
天下以黃帝布買棗至海而投其棗東布故水赤棗棄故華而不實公
曰吾借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之　事具　呂氏春秋曰我人見摯布
者問曰何以爲此摯也指麻而示之怒曰熟灌灌可爲摯也　摯也指麻而示之怒曰熟灌灌可爲摯也　韓子曰衛人有夫妻
薦　韓子曰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
曰益則子死耳妻矣　史記張騫對漢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賈布
又曰公儀休相魯見布好而疾出家婦燔其機　又曰化貝殖傳曰通邑大都布
千鈞比千乘家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山長四十里生不爛之木晝夜火然得暴
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三尺餘細如絲恒在火中不出外而
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汙以火燒之即清潔也
能闚非　四朋臣哥布賦曰惟泰康二年安西將軍廣州牧騰侯作鎮
南方余時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獻琛來經于州衆寶既麗火
布尤奇乃作賦曰伊茲丸服之外國遠大秦以爲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
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於妙靈美斯布之出類直宋太陽之純精越

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
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牙萌
華寶焚灼夢珠丹輝電近形
陶理萬端而難察繚無端
而無竭同五行而並在與天
盈數足以為布帀服之無敝
停而冷之紋繫凝白
珍邁龍水越鳥吳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六　菓部上

李　桃　梅
柰　林檎

李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
李報之以瓊玖　又曰何
依獲罪而出遊調蘭圃吉
亦生　竹堂之人愛我於
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
刺為令子所衛非其人也
邊家門不智室主姓名呼
調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
相見即入取飲與之
曰若子之母適到李樹之下生
抱朴子曰立原蔡縱入山石室
光明洞澈而堅以玉井水洗之
著過半陳仲子闔戶食之三四
之李　古傳曰齊都有陵縣李
有李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詩
李朱李黃英李青房李樂李
安方萬里生玉菓李色如碧
韓衆李　禮食棗桃李弗敢
魏文帝與吳質書況朱李於冀

荊州記房陵有好李　列異傳秦始皇帝時南海郡獻巨李天下美之名曰秦皇李　廣志有青皮李　文選南國有佳人容華已三千載　風土記曰南君有細李有青皮李　古歌詞曰桃生露井上李　生桃樹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骨肉還相忘　梁沈約詠李詩曰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上有行人悅懌君容好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季夏炎暑消鑠金石人物流滯百日而已方今涼風應節白露下霜清川過雁黃葉飛落乃羅酒華堂以合坐歡樂之極難可言也　古詩曰白日曜西海素華耀東溟　張協詠李詩曰靈根託華池豐幹蔭綠水　張載詠李詩曰靈根固處所豐幹蔭華池　張華博物志曰李樹花白實甜酸得正冠金商知露井側復與妖桃隣　風俗傳玄李賦曰潛實內結豐彩外盈聲采質素變形隨運成種別類分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踰蜜房浮采點絳赤者如丹合流懸逸味難原

桃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桃　本草經曰桃在樹不落殺百鬼　武王刻商後放牛馬於桃林之野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桃始華　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又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又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又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卦驗曰冬至日大壯初九桃不花倉庫多火　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盤三千里曰蟠桃　虞喜志林曰帝嚳時有大桃樹屈盤三千里曰蟠桃核其桃實甜下花至暑方熟使植園林　漢明帝時常山獻巨桃核其桃實甜下花至暑方熟使植園林西京雜記漢武初修上林花異之屬有細核桃紫文桃金城桃　歲時記曰桃花盛開各獻果有細核桃紫文桃金城桃　歲時十月桃花　孫卿子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淮南萬畢術曰桃李冬華　文選曰南國有佳人　容華若桃李　又曰桃李植門前　文選曰南國有佳人　容華若桃李　拾遺記曰蜚蠊山去扶桑五萬里見所不及地實則桃樹千圍其花青黑色萬歲一實　漢明帝時常山獻巨桃核其桃實甜下花至暑方熟使植園林西京雜記漢武初修上林花異之屬有細核桃紫文桃金城桃　歲時記曰桃花盛開各獻果有細核桃紫文桃金城桃　歲時

東方朔神異經曰東北荒中有桃木高三千里　列仙傳曰葛由羌人好刻木作羊賣之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皆得仙故世呼曰得綏山　山海經曰桃樹屈蟠三千里　列仙傳曰葛由羌人好刻木作羊賣之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皆得仙故世呼曰得綏山　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　戴凱之竹譜曰桃竹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桃紫黎　玄中記曰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　神仙傳曰樊夫人與劉剛俱有道術各自言已不食世主曰剖其腹出其腸胃見有桃核主怪而書之曰食桃之肉當有道核主不知此而剖人腹以求桃非理也　晏子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欲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曰吾兵勇可以食桃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欲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曰吾兵勇可以食古冶子曰吾兵勇可以食二子曰吾勇未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俱　勇也刎頸而死　韓子曰昔者弥子瑕有寵於衛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我　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啖桃哀公曰黍以雪桃也　日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而祭先用之果實之物桃爲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也　古字捕桃核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戰國策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往見之警君安臣來過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戍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子殘矣曰又然吾西岸之土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國之純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矣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如矣孟嘗君乃止　史記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淮南萬畢術曰孫權枝之券今雞夜鳴　[illegible]　漢武故事曰東郡獻短人呼

枇滿懷而石壁峻峭不能得還乃擲枇樹上三百三枚隊分枇賜諸弟子餘二
枚陵自食一留一以待升陵乃申手引升升忽已還乃以向一枇與升又言高
五公殷飧枇膠得仙 晉起居注曰成和六年寧州上言甘露降城北園林枇
李等樹 陶隱枇花源記曰晉大康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而行忽逢桃花林
夾兩岸數百步無雜木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林盡有山
山有小口髣髴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行四五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
曠屋舍儼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
垂髫並怡然自樂 又桃花源記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
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
欲前進復前行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
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
池桑竹之屬

枝橫却月觀花統疑風雪
長梅詩曰春近寒雖轉
隔足影花多助重條今來
故早發獨自不疑寒良落
正月早驚春衆花後無人別意者 隋 江總梅花落詩曰早梅詩曰迎春
第帥金爪催王杜落梅樹下宜歌舞金谷萬株連綿亮梅花隱處嬌
臨檻李佳人欲相照折梅持插鬢華花來並映相隨柳條青陵上趙梅花色白雪
中明佳節開樓復咽誰知朽果實不絕 周 斛斯徵 落梅花曰梅花照日梅花
牛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作雖虛而被銀拂芒落而飛空香暗風而
遠度莊周蝶之遊緣雖雪非之展宋務首梅上之落粉食機中之織素作
開華而停巖或合影而臨他向玉階而綺采拂網戶而低枝七言梁柏梁
之詠三重傳翔式之奇於是重對佳賓兒娥公制憐早花之歡為節詩春
光之遣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春風吹梅畏落早誰為此發娥眉花
色持相比問愁洗笑時 陳 陰鏗詠雪
一時之名華逢懷投而於莊昔詠酸棗之臺今食酸味之梅眼同舊賞之覺
形異昔說之開面自既咽而思鳥杖問欲死而相仙杯非報壺而天筭子王
孫而客哈

黎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不同雖皇其猶搖黎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
可於口 神異經曰東方有樹高百丈數張自轉葉長一丈廣六尺名曰
黎其子徑三尺割之白如素食之地仙可入水火 漢武內傳曰太上之藥果
有玄光黎 神仙傳永象為吳主所御在武昌連求去不許象言病帝
以美黎一奩賜之象死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其明時到建業以所賜黎付守
死吏種之 幽明錄曰成彪兄喪晝哭夜泣兄提二升酒一盤黎就之勸酌相
歡彪輒悲咽問兄今在天上福多苦多又弗應晝晝然無言而退後時復還
中聖謂彪而去 曹瞞傳曰王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使工蘇越徙美
黎樹之根盡血出越白狀王殿門視之以為不祥還遂寢疾 何晏九州
論曰安平好棗中山好栗鄴郡好杏河內好梨真定好黎 文士傳孔融年

甘

神異經曰東方有建春山其上多甘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張盤字
子石為廬江太守到陽谷嘗飼一奴盤奩木

什外卒以兩枚與之盤奩奪兒甘讓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崔寔正論曰橘
柚之實竟舜所不常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衮服今之百姓皆餘真
甘而厭麥文繡蓋以萬數矣 風土記曰甘橘之屬皮味甜美特異者世有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綠懷
郎作賓客而懷橘乖績跪白欲歸遺母術
曲爲成都文學綠少時易曉古候忽有風起大宇門中南方有扇木實
者色黃赤須臾五官掾獻橘數包 楚辭九辯 蜀漢江陵千
樹橘此人與千戶侯等 吳錄朱光爲建安太守有橘大月樹上二百顆累之
至明年春乃色變 南越志曰果味花酸正熟入牙絕美麤橘皮甘橘
樹紀曰其樹婆娑可愛出武昌山來若見一人長丈餘被帶甲橘二十枚精進橘并
食五六苗割一口腸人生前仇讎不割橘柚不剖 武帝平百越以爲園圃民
獻橘柚 異物志曰橘白華赤實皮薄囊香有味交趾有橘官長一人
秩二百石主貢橘 韓子夫樹柏梨橘食之美喫之則香 梁太貢元
年將軍王僧辯家有橘三十子一蒂以獻 建武故事曰平西將軍二千石
送橘十二實共同一蒂爲瑞吳時臣畢賀 宋均孝子傳曰王虎二十三

既滯草而萎雜且來晚而橘已摘樹而冬枝可離離而夏熟至如廣州實客歷賜見遊觀三清既設百味俱生爛炫乎玉案照曜於金盤故成都美其家園江陵重其千樹既見稱於陸士衡亦傳名乎馬賦【宋】謝惠連橘賦曰園有嘉樹橘柚煌煌圓丹可翫氣芬芳而遠馨葉萋萋而冬青受霜雪而不凋經寒暑而愈榮於是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絕他異生有德兮精好姱紛緼宜修兮姣而不丑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淑離不淫可以為友參天地兮精誠可以為人【梁】劉孝綽謝賚橘啓曰綽啓橘實出於南方味重金衣輝重綠葉受霜雪而不凋經寒暑而愈茂非獨高於漢日【梁】劉孝儀謝賚橘啓曰孝儀

麥實安女一顧傾城無盟化為南風感於是天漢西流辰角南傾芳華鬱翠
落月滿軒夢爰採爰收乃剖乃擘內懷幽以含紫外滴澄以霞文柔虛
冰鑒疑光玉盤寒雪如冰碎綠珠璀璨含清冷之溫潤信和神以理性
貞安石榴賦曰余往日職在中書時直廬前有安石榴樹枝葉既盛華實
甚哉為之作賦把微露以辭采承輕風而動態南拂陰檐北扇陽阿其傍則
有大廈崇房重廊高廡皇籍典圖書之府時務領變大火西旋丹
蛇結秀朱實星懸虞拆理阻爛漫碎珠駢
雖小緣陋不聊可以遊賞有嘉木白安石榴賦曰
蹇冉弱紛柔於是暮春告謝五夏戒初新宮槐青槐綠葉垂牖丹暉綴於朱房
細的點乎紅鬚煌煌煒煒燈燭燦文蕊參似長離之栖翔枝葉璀璨以垂
乎綠庭載觀兒襁載福惟陵壁在安茶苦充衽既餌麻悴而榮在
幽蒲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董于士公薦於鬼神豈伊玄陶用渝敝直棄猶
如之而況於人
夏侯湛若石榴賦曰按羣籌於綠葉育日紅芽於丹鬚於
然含裹雜扇散珠重醒解顏怡神寶異社百品以奇卬萬類而特貴

實備玄安石榴賦曰鳥宿中而維龍旋井而丹華垂繁其在夏也物若
旭日插扶桑其在昏也曄若燭龍吐暗光苞玄黃之烈輝紛煒曄而炬煌
發朱榮於綠葉時貨風而騰揚
庾信石榴賦曰于時仲春華滋萼茂
其蔭茂炎夏既戒忽乎零落匪歲匪時作斯風緑葉條紛爭葱青花耀爛暴
續被山阿澗而察之殊奇龍燭蓮花依井而丹華垂繁其在夏也物若
槃時擢脩幹而扶疎葉黃鷹在以住緑龍步夏而揚朱
風觴枝而翠滴雨綠脩而環芬環書軒而燈列繞翠波而星分視精明之失
榮顧彫落之無文
石榴須曰繽紛翠翠萼紅華鮮采煜烈泉
石芬披山海奇謳麗不後雪宿雪空改

柿

說文曰柿赤實菓也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柿六十七株晉章殿前柿一株
義熙起居注曰吳令顧脩期吉送西給傳

庾仲冬詠柿詩曰發葉臨層檻翻英粲綠柯風生樹影動露重葉新

枝弱花朱正蕊翠葉烏未銷鍊
林園柿味滋殊絕
晉問文帝謝東宮賜柿啓曰吾聖善照采流文旨調甘
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秋獻雲陽晚實無以定此嘉名方茲擅美

棉

禮檀弓曰錦之
棉蓋柱梁之威者皆以
呂其山之東有甘棉焉民之上其大多棉甘棉於當時

棗

廣志曰棗有白青赤二種張掖有白木酒泉有赤棗
漢武內傳仙藥之
淮南子傳王稚後母庭中有木棗始著子使行子視棗
花淳棗詩曰成都貴素
魏武帝與吳質書曰三秋終焉嚴人桂
實相似虛偽駁而真實貫成太冲嗟
晉胡毋輔之酒後輒言三語不離棗人號為
具夏成子建暢其實熟
洞冥記有紫棗大如牛甘如蜜核紫花青
蜀都賦素奈夏成
潘尼武陵桃賦素奈曰明宵越二奈曰丹白
之色
齊北楊愔字遵彥四代同居昆季敦學者三十餘人學宅前有奈
樹實落于地屢就拾之間雖然而少季父曉大嗟異之
晉孝武帝大會宴群臣于華林園
始興王浚奉柰於帝帝以柰賜謝
子建暢其實熟落圓雕白葬井泉甘冷其味不變
晉張文成太冲曰張文成在太冲曰張文成

果

棗 杏 栗 桃 柰 林檎 枇杷 樝 梅 甘藷 沙棠 蘡薁 葡萄 柿 橘 柚 木瓜 杜棃 芋 楊梅 蒲萄 榲桲 荔支 益智 橄 榲桲 芭蕉 甘蔗 瓜

棗

爾雅曰棗壺棗 郭璞曰今東方人呼大棗為壺棗 禮記曰婦人之贄榛栗棗脩 毛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繆公棄莊理天下以黃帝冕棗蒸棗至每而投其布故水赤棗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得問子可對曰聖人問之往問者亦得對 子血子曰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之韓子曰秦欲攻趙趙侯謂王曰五苑之棗栗譬發棗之 史記曰李少君以邵老方見上 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 真人開令尹 子曰傳曰尹吉甫共老二十而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玉門之棗其實如瓠 神異經曰北方荒中去有棗林焉其高五丈數張枝條一里餘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甘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魄益氣力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枚擊盡兩木林也曰朔來朔來先生知此棗中何物朝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枚擊盡兩木林也曰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笑賜帛十疋 漢書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其棗大家有棗對門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棗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兩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棗樹王陽歸去東家棗棗完去婦復還 漢武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當下帝設王門之棗 劉根別傳曰今年春當有病可服棗枝中仁三七枚能常服之百邪不復干也 風俗通曰鄭子真谷口躬耕自食有一棗樹生邊道人過者輒飽其實故名曰棗子所殖耶遂 魏文帝詔群臣曰南方有龍眼荔枝焉比西國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乳棗味其甘邑御棗也 馬明生別傳曰安期生仙人見神女設厨膳安期曰昔與安期遊蓬萊見棗大如瓜食之甘美永嘉中海

矣亟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將來家實多故香時將發蜀以杏汁漆其將發又糅以米汁漆十故兼三味　述異記曰杏園洲在南海中多杏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月日食杏故免死又云洲中有冬杏　嵩高山記曰嵩山東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或自中國喪亂百姓飢饉皆資此為命人充飽而杏不盡　洛陽宮殿簿曰含章殿前杏四株顯陽殿前杏六株　地理志曰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也　朱超石與兄書曰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送其核　王逸荔枝賦曰魏王送西山之杏　述異記曰賴鄉老子祠有綠杏　莊子曰孔子游洙泗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絃歌鼓琴　後周書曰張元性廉潔閑雅有杏兩樹杏熟多落元園中元悉以還主　管子曰五伐之士其木宜杏　四民月令曰三月杏花盛可播白沙輕土之田　潘岳閑居賦曰梅杏郁棣華實照爛　又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為梁　庾信詠杏花詩曰春色方盈野枝枝艷翠英依佛映村高闌爆開山成好折待賓侶金盤徹紅瓊

栗

山海經曰南山其上多栗葛山銅山其木多栗　毛詩曰樹之榛栗　又云殷有慘慘有栗　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　韓子曰秦伐魏應侯謂王曰五茇之栗足以活民請發之王曰今發五茇以活民是使有功與無功爭食也人生而亂不如死治　廣志曰栗有侯栗關中大如雞子　三秦記曰漢武帝苑中大栗十五枚一斗　錄志曰東夷韓國出大栗如棗　何晏九州論曰中山好栗　表准觀殊俗曰索閤枝都不得見巨房之大栗　表子正書曰成陵之栗唯得壺棗栗棗栗不登　盧諶祭法曰春秋冬祠皆用栗　禮曰栗橡之實　漢舊儀曰秦千樹栗此人與千戶侯等　黃侯蒸栗　魏氏許元因司馬昭辭歌穀之帝方食栗優人拿其管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改終弑發　莊子古者歐多民少昔巢居以避之晝捨橡栗暮栖樹上故命曰有巢氏　梁州獻栗徑寸半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瓠栗雙栗瓠栗栭栗櫟栗　史蘇泰說擬文侯曰此有棗栗栗之利此謂天府也民雖不級而足也　選蜀都賦劉逵注曰栗出巴東南荒中高干大踰菜如甘瓜子成落生幸椰如甘瓜如兩即謂之蜜核中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出交北　選曰吳都賦注曰栗出交阯　越中出如

林檎

廣志曰林檎似赤柰　一名林檎似赤柰　亦名果林檎　廣雅曰林檎似赤柰　劉禎魯都賦曰青林黑實　孫子曰南國多林檎　嵇含南方草木狀曰林檎子大如指頭味甜酸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林檎十四株　荀氏春秋曰石勒使西域還得胡桃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胡桃六株　荀氏春秋曰常設用胡桃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國有棗樹胡桃蒲萄推棗　本草圖經曰胡桃本生西羌外國僕向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後漢北胡諸部貢獻胡桃深知篤意　後周書曰胡桃多惠胡桃深知篤意　庾信詠胡桃詩曰春色方盈野枝枝艷翠英依佛映村高闌爆開山成好折待賓侶金盤徹紅瓊

甘蔗

廣志曰甘蔗有青赤二種　南越志曰甘蔗交趾所出　異物志曰甘蔗交趾所出　劉禎魯都賦曰青林黑實　孫子曰南國多林檎　嵇含南方草木狀曰林檎子大如指頭味甜酸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胡桃六株　荀氏春秋曰常設用胡桃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國有棗樹胡桃蒲萄推棗　本草圖經曰胡桃本生西羌外國僕向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後漢北胡諸部貢獻胡桃深知篤意　後周書曰胡桃多惠胡桃深知篤意　庾信詠胡桃詩曰春色方盈野枝枝艷翠英依佛映村高闌爆開山成好折待賓侶金盤徹紅瓊

沙棠

廣志曰林檎似赤柰　一名林檎似赤柰　亦名果林檎　廣雅曰林檎似赤柰　劉禎魯都賦曰青林黑實　孫子曰南國多林檎　嵇含南方草木狀曰林檎子大如指頭味甜酸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胡桃六株　荀氏春秋曰常設用胡桃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國有棗樹胡桃蒲萄推棗　本草圖經曰胡桃本生西羌外國僕向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後漢北胡諸部貢獻胡桃深知篤意　後周書曰胡桃多惠胡桃深知篤意　庾信詠胡桃詩曰春色方盈野枝枝艷翠英依佛映村高闌爆開山成好折待賓侶金盤徹紅瓊

椰

神異經曰東南荒中高干大踰菜如甘瓜子成落生幸椰如甘瓜如兩即謂之蜜核中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出交北　選曰吳都賦注曰椰菜無陰七命曰剖

枇杷

仲長統昌言曰今人全不田蒔甘露冬醴冬熟冬華冬實備四時之味又投我以枇杷之核使列於園圃中數年之間便得食之其亦勤而惠矣 荊州土地記曰宜都出大枇杷 廣州記曰枇杷葉似栗而有毛對節生子作房如小兒拳許大一房數十顆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枇杷四株 [闕]何承天求為賦 晉中興書曰桓溫平蜀得李勢龔壯等十餘人皆蜀之豪俊溫並引見之壯等形容既陋風氣又劣溫不復存錄壯等既出嘆曰桓公軍中乃有如此人物其何以平蜀溫聞之曰壯雖形陋有經國才幹吾方任之以事 晉太康地記曰枇杷樹葉冬生實以五月熟

常以貢御　南越志曰　出安縣多楊梅　圖經江淹楊梅頌曰懷橘摘
洞黃糅丹顏白縝理堅　殷縉縉
蒲萄
廣志曰蒲萄有黃白二種　本草曰蒲萄益氣強志令人肥健少
飢延年輕身　史記曰　宛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
歲不敗　漢書曰　本國無蒲萄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
常下帝設蒲萄酒　續漢書曰燉煌張氏家傳曰扶風孟他以蒲萄
酒一升遺張讓即拜涼州刺史　博物志曰西域蒲萄酒傳云可至十年又曰
張騫使西域還得蒲萄　五雜俎曰苜蓿名曰華林園蒲萄一曰七十八株　魏文帝
詔羣臣曰且說蒲萄醉酒宜人復令人吐利所噉雖少隨復大吐以此
長計多除煩解酲又釀以為酒甘於飴蜜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嗽喉
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秦州記曰秦野多蒲萄　博物志曰
為萄萄葛元杜恕篤邊論漢劍以胡麻蒲萄　姿昔若宿示廣地　魏文
魏都賦曰蘇合鬱金香茅流黃蒲萄乱結陰林瀺灂漫衍　劉漢使取實來離宮別館傍盡種　北齊
陽澤之至清芹瞥見蹊方之殊偉　無斯菓之獨秀託靈根之玄圃植昆山之
高垠紱菜蓉蓮蔣踈若重陰　詩義和秀房離離若紫英秉秉垂彼作
承甘液之靈露下飲豐潤於　泉物眾和之收實醞至氣於自然珠味允
備與物無儔清濁外暢甘百內遒滋醪膏潤合散流　魏都賦蒲萄賦
曰靈運貢流休祥允協懿彼秋方乾元是富有蒲萄之珠偉奇應導和
延育
檳榔
周成雜字曰檳榔菓也似蜾可食　李當之藥錄曰檳榔一名檳門廣
志曰木實曰檳榔樹無枝略如柱其頭生綠而秀生棘針重疊其下彼方珠
之以為口實亦出交趾　邑林記曰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
森秀無柯端頂有菓菓似甘蕉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鍾菓蕉於少
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菓下數百樹　異

劉雲門詠荷文詩曰叔師書其根一小枝高者八九寸無葉蓼其子蕾生着之大如棗中辨黑皮白核小者曰益智合之損之出萬粒亦止交趾南方草物狀曰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華色似蓮着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臨服出交趾合湘 顧微廣州記曰益智蒙如薑荷莖如竹筒子從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滿房破去之取外皮密者為上味

益智

廣志曰益智葉似薑荷長丈餘其根一小枝高者八九寸無葉蓼其子蕾生着之大如棗中辨黑皮白核小者曰益智合之損之出萬粒亦止交趾南方草物狀曰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華色似蓮着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臨服出交趾合湘 顧微廣州記曰益智蒙如薑荷莖如竹筒子從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滿房破去之取外皮密者為上味

劉雲門詠荷文詩曰叔師書其根一小枝高者八九寸無葉蓼其子蕾生着之大如棗中辨黑皮白核小者曰益智合之損之出萬粒亦止交趾南方草物狀曰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華色似蓮着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臨服出交趾合湘 顧微廣州記曰益智蒙如薑荷莖如竹筒子從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滿房破去之取外皮密者為上味

蕉

古今注曰蕉葉實也詩曰食我桑椹 武陵太守星子曰蕉懷我好音 干寶搜神記曰吳赤烏二年武昌言蕉生實長尺餘有人破之中有甘漿如飴 東方有人長三尺五寸聞與長等王甲以北方椹比江東黃甘於蕉引甲為客初謝公為甲安香食人無心 北方白椹長數十丈葉上有椹

甘蔗

說文曰諸蔗也　廣志曰于蔗其漿為石蜜　神異經曰南方荒內有甘蜡林焉其高百丈圍三十丈八尺促節多汁甜如蜜　魏文帝典論曰常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都尉張雄等共飲宿聞展有手臂臂晓五兵余與論伽良久論余言將軍法非也求與余對酒酣耳熱方食于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而其稍左右大笑　江表傳曰孫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汁瞞數時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　沈約宋書曰魏王弥意安北遣來疲乏若有甘蔗及漿可見分惠世祖遺人答曰知行路多士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也　僕事曰百味具酒布蘭生吳錄曰姚俊常種甘蔗灌園以供衣食時人或餉一無所受　吳志曰步騭

蕪自尾至本人或問曰漸入佳境　又曰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即消風吹即折

晉宋齊梁植詩曰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實用之必滅

都蔗與曰若乃九秋良朝交酎初出黃華浮觴酌醴而含蜜清泠於紫漿流液瞰玉於朱脣擇蘇妙而不速何況沙棠與梅實

瓜

爾雅曰瓜中瓣狹的其紹峽　郭璞注俗呼瓜瓣為紹峽　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東廣江燉煌之種為美有魚瓜狸頭瓜蛮瓜角瓜女臂瓜羊骹瓜大如二升核瓜如斛出涼州者曰陽城御瓜有青登瓜大如二斗觀出於扶瓜長二尺餘蜀地溫食瓜至冬熟　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　毛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漆沮王化之本　神仙傳有青登瓜大如三斗左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龍魚河圖曰瓜有兩皁者殺人　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曰臣死自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安亡以後五祀孤竹葵禮曰仲冬行秋令則天雨汁瓜瓠不成　論語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史記曰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種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青門東陵也　武仙

山上藥有雲霊瓜四劫不實、後魏郭祚領太子少師諸宗幼弱祚懼一黄鵠出奉前宗時趙郡李元忠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令号為桃弓僕射黄瓜少師　列仙傳曰漢若南郡偏人居山門仙人教以瓜教之練瓜與附子桂實共藏春花服之一年飛登山入水開往來海邊諸洞中仙人博賭瓜本紅白水芝者是白瓜甘瓜也　黄瓜數千頃令瞋耳乃上方丈山　晉桑虞字子深家園有瓜熟有人踰盜之虞見以園籬多棘刺使人為開道又益貨出見道通知虞使除之乃送瓜與頭請罪虞與之　齊諧虞敬兄霊珍早孤並有孝性家貧無以營斂珍生涘辦葬事　劉擯字我謀從明帝射雉於野遇倦得早春瓜與上樹剖而食之上懷其舊德意甚良厚至是一歳三遷御史中丞　梁任昉字彦升死高祖方食四死纖瓜開之投瓜悲不自勝　洞冥記曰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生於氷谷素所謂氷谷素菜瓜化為魚物之変　文選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況甘瓜於清泉　劉杳瓜賦曰

遠布黄花炳曜潜實獨皆曲細異形圓方殊務　晉太康八年王濟四副二離承之以磐盤之以維綿甘瓜金勺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柯蔵提景以冒青緑脩莖而星罥夫其種族類數則有括樓定札黄瓜白傳金文蜜筒小青大斑玄斛者亦挽狸脩虎蹯東陵出於秦谷柱髄起於至山五色共象殊形異端或擾文以飛緑或抜而懐丹氣洪細而俱芬體脩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充堂味窮理而求餘徳弘潜於飢渴清二而於黄瑞若夫擢以寒水浮以夏凌越氣外敷温液密疑體猶握虚融若酌氷　晉新合瓜賦曰世云三甘瓜熟一曰故植根三巖潤苯飛泉攄之若壽食之者仙是謂雲芝芙蕖振采澤蓮玄瀨龍映莫此為最是謂水芝甘瓜普植用為神祇其名既膳其味亦奇是謂土芝乃割甘瓜既淳且脆含芳吐味通其五藏令氣反其味精　晉張載瓜賦曰羊歡虎掌桂枝蜜筒或玄表丹裏程素含紅曜青列偉緑瓤内醸甘相夏執丹柰含芳朱李零於桂園蒲萄遺於林床雖並者之孤起莫斯瓜之允臧超邈千子於南海越橘柚於衡陽若乃柳椰寶龍眼荔支徒以希致為尚論貴比德孰大於斯　晉傅玄瓜賦曰應運候時負甲徐生大宛英之密葉交蔓私之脩莖重簡其珠流玄潤源皮之吳刀承以朱盤中割四破蜂分若兒僧員蒲五味信美芳蘭無愈得冷而益甘願神爽而解煩細肌密理多瓤少辯豐柏無異食之不飽　晉弱續瓜賦曰惟茲瓜之奇員茂體太素之純精含甘液於是蒼春發虎天地交和乃啓沃壤是殖是播納佳種於畛畦晞陽受雲以吐葵仰翅牙擢萌散莩我葉負柯翦葩發華安蔕垂實圓方異形或長或扁或弇或脩或圓或銳或大或小或青或白或黄或緑或表或裏或文或質或甘或苦或酢或酸或辛或辣或滑或澁或酒或醋或酢或酸或辛或辣或滑或澁或酒或醋或酢或酸或辛或辣或滑或澁或酒或醋

木 花菓附

松 栢 槐 桑 槍 桐

渤海歐陽詢撰

春秋元命苞曰木之爲言觸也觸動躍也　易曰巽爲木坎其久於木也爲堅多心艮其於木也爲堅多節離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科上槁多心也山木曰科故上槁）　又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積小成高大　爾雅曰木旉生爲榮（榮華也）　尚書曰兗州厥木惟條（長也）　揚州厥木惟喬（高也）　又曰三百木曰曲直曲直作酸　禮記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孟春之月無伐大樹（樹也）　毛詩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草木豐盛　春秋孔演圖曰麟木精也　六韜曰文水可折夏條可結　莊子曰伯子基遊于商之丘見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蔭子基曰此何木也哉必異材從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桷仰而視其木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舐其葉則口爛嗅之則使人狂酲（酲病也）　子貢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尸子曰木之精飛爲蚊　孫卿子曰天在山而木蘭　七中記曰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　千歲之樹精爲青牛　又曰大樹之山西則有采桑之林有不死樹食之乃壽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生人國西北萬四千里洲上有大樹與槐木相似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於玉釜中煮取汁如黑飴名之爲反生香香氣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氣即活　淮南子曰鉛上書曰大樹將伐必先斬其枝葉（斬斫也）　又曰木生處木根枝木皆生於處也木皮三寸（地衣也）　淮南子曰凡針葉落而知歲暮故葉落而長年悲（長千人黃著曰所以）　又曰負土成高種奇樹千株　洪範五行曰三曰木　聲子曰沫根固蔕（蔕華也）　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喬高也）　莊子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橫海有魚抱大樹能語謂名靈陽千日稱仙人者老樹也　山海經曰少室山上有木名帝休黃花黑葉服之不妒仙序王少年入此山家最遠往來先流華陰之常見如提一木三尺餘至則柱屋間流輩知取者後不見　禮曰入山行木無有斬伐　離騷曰一夫九首拔木九千婀娜兮秋風泯庶芳未沫兮　又曰安和布百倚擢本成千韋楓子留爲武嗣移作琴殘枝枒椏空花墮棄林間居薪蒙密踐遲轉深沉　東方朔七發曰芳樹文垣脩竹蒙籠羅生石間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芳樹叢生　又曰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　又曰其東則有蔣芧青薠　又曰其東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丘陵爲阿　又曰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丘陵爲阿

曰蟹往春園傍聊過看菓行枝繁類金谷花雜映河陽自紅無暇沈真
白不須粧蕊萬送歸蓼井蜂衙上蜜房非是金鑪氣何関栢殿香袁安倫
定好應持奉魏王 唐明帝和王褒詠摘花詩曰玉椀承花落花落椀中芳
酒浮花不沒花含酒更香 陳後主見賦得岸花臨水發詩曰奇樹滿春洲
落花飛不休以埋 晉庾闡采香賦曰有幽人采香于清流蘭橈水飄香入桂舟別有仙
菊含芳獨向秋 梁劉孝威詠前池綠花詩曰綠花臨綺井花發是蘭閨無
論人訝似蜂兒也爭来 梁朱超詠綠花詩曰淺深依樹色舒卷聽人裁
假令春已度終住手中開 梁簡文詠前綠花詩曰花生翦刀裏從來詩酒
直風動雖難落蜂飛欲向人不知今日後誰能詠作春 梁陸倕綜
悲落葉詩曰悲落葉聯翩下重疊重疊落且飛從横去不歸長枝交陰
昔何密黃鳥開開動相失夕共棲朝各路朝花翻闇日亂春風起春風
春風春日共一霜兩霜猶可當吾農六旦厥已荒乍逐驚風東高下
任翻颺悲落葉何時還風昔共根本無復一朝間各漏灰去去高枝
難重攀 周劉孝綽妻王氏春花賦曰千葩奏其昭晰方百卉情而同
榮開園翹以含芳芝蕙根而沈馨翠頴競緑蕊綴黄形
或異芳殊制自然神香不可勝詩燭若雖宵之垂光灼若陽珠之宵列爽
若非翦翠之群翔練若瑞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興良喻美而光德王安崔於妙
規師王后之言則 周庾信枯樹賦曰殷仲文風流倜儻海内知名世異時移
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謂親賓曰人生寄事耳奚至自苦鬱悒而歿曰此樹婆娑
良松青月牛文桂根瑕盤魄山崖表東陽之異氣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容
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容裴回而不去鸞巢桂何事而銷亡稍何爲而半死昔之
鸞巢風託翼巢鴛臨風羽而吸鶴判月映而吟猿乃有拳曲離騷盤坳反
覆節樹山連文横水廢近石驚猨視公輸眩目雖錦門始就剖廚仍加重重
裨錦門門有真花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樓栖千年泰則大
夫受職漢則將軍坐馬莫不皆理蘭陵鳥剥蟲穿倚垂於雪積露槭頓於
風烟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爲関南陵以梅根
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杜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棲林之
下若乃河阻絶風零離別拔

松

毛詩往來山岡之松 又曰松桷有舃 孔碩 又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九松桷
有舃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禮記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柯易萃 左傳曰晉侯使張骼辅季穆子葬文伯骼辅季穆子曰吉也聞之事君
子大叔戍之曰大國之不可與也對曰其人之不可與也對曰其
壞實隧也 無松柏 又曰梁夾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曰是謂
不宜必代之昌松柏 下其草不殖 又曰夏后氏以松 禮斗威儀曰君
洞也 又曰夏后氏以松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則松爲常生也 穆天
子傳曰天子升長松之瞪 晉郭璞注瞪長松也 尸子曰荊有長松文梓 吕氏春秋曰故百仞
之松夭於斤斧而未嘗憂於上 列仙傳曰仇生赤斑易時爲木正常食松
脂自作石室周武王聞之 又曰偓佺好食松實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
之 抱朴子曰松者仙物也 漢武内傳曰奉東窮海南極
吴楚之邦之上頭海之 觀畢至之國有木其外隱名金
傷根流血火入空心真流斷莫木

爲珠　尚書曰荆州貢桂幹栢
臺高三十丈悉以栢香閣數十里
栢樹　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栢實
陵不起山陵稚種栢　東觀漢記曰李恂遭父喪六年躬自負土樹栢常
住冢下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虞延爲郡督郵光武巡行至外黃問延國陵
栢樹株數延悉曉之由是見知　王隱晉書曰王褒痛父不以命終絶世不仕立
屋墓側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輒悲號斷絶墓前一栢樹葉常所攀沸泣
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栢二株　泰山記曰山南有太
山廟種栢樹千株大者十五六圍長老傳云漢武所種　從征記曰泰山廟
中栢皆二十餘圍俠兩階赤眉時見血而止今分蕊猶在　陳留耆舊
傳曰李充喪父家側有夜盜栢樹者充手刃之　述征記曰栢谷
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長懽賓於栢谷者也谷中纔通車地夾以高原栢林蔭
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　晉宇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
今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者且加刑焉　莊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
七
漢宋博爲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有野烏數千接其上　竇武上表曰今故大
樂鳥萬節城旁以栢爲傷絶　後漢方儲字聖明遭母喪負土成墳松栢數
十株鸞鳥棲其上白兔遊其下　晉庾襄字弁襄或有斬其父墓栢者其鄰
其誰乃召鄰人千墓白責叩頭涕泣耕租補償後人莫之犯　韓璞以王永和初
栢粉碎　宋書曰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魏漢皆其大連抱土人
崇敬之莫犯也　孫卿子栢經冬而不凋蒙霜不變可謂得其貞也
抱朴子曰大國倒生之栢皆爲天所覆其長齊其長地等其久　三輔舊事曰漢諸
陵皆屬太常有人盜者弃市　文選曰冀露拂陵若雜卉松栢　松栢
隆冬疾疢猶知歲寒廣雅一名柱　國語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
土不肥　王儉字仲寶貞司徒秦郡公門也枯栢孫草雖小已有棟
梁之器　列仙傳瀕子食栢實齒落更生　栢屋神仙宅也　神仙如松栢
之有心　古歌曰平陵東松栢桐不知何人劫義公　古豔歌曰南山石嵬嵬
松栢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樹窩自悲斧鋸

枝連理而生三幹一心以葩番上作根 庾信梔
園賦 曹傳梔賦曰華實采扶疎參林筠簡蔽松楩楠寄生綿連擢莖延蔓
千畝芬樹百疇蔣魏文帝梔賦曰文昌殿中梔樹盛暑之時余數遊其下美
而賦之王粲直登賢門小園外亦有梔樹乃就使賦曰有大邦之美樹惟本
質之可佳託靈根于曲墠紫被日月之光華周長廊而開趾交通門而敷蹕
承文昌之遂宇望迴風之曲阿修幹紛其灌錯綠葉萋而重柯上幽鴻而
雲翔下蔓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鴻鴈遊而送節凱風
翔而迎時天清和而温潤氣恬淡以安治建隆暑而適體雖喧囂此之不拾
陳王曹植梔賦曰治禹文昌之華殿森列峙乎端門觀朱樓以飛宇臨曲池
根揚沉陰以博覆似明后之苞恩在季春以初茂哉本有名而乃擢陽精之
炎景散流耀以增鮮 梁梔樹賦曰惟中唐之奇樹同木天然之淑姿超
疇畝而登殖作階庭之華確形樟稟以鮮色表采而鮮明幽止茂葉之繁蔭
履中夏而敷榮既立本於殿省植根柢其弘深爲取栖而投翼人望花而披枝
 梁虞羲梔賦曰瞻見坤元之生殖莫茲樹之爲貴爰表庭而樹門庸旌通而
正位爾乃觀其謀狀察其形質扶疎上掩華宇下臨脩渠針芥附葉
條以交連邑之女爭來邑之長閒之
經而攻織吳之遊邑吳王於是詔送伐楚兩都 又化書殖傳曰齊侯置千畝桑其
人善蚕織吳越之精神不盡食桑爲文章人食之者
角爲小童 列女傳宿瘤女採桑
如故工怪召問之對曰妾受父
又曰陳辨女者陳國採桑之命召辨女辨女不受敬親大王三曰岂有女也娉迎之
其父真抱朴瞞世所希降夏后之車室作唐虞之茅茨帶以通衢啟柯命風振葉致
王之聲聽貢故能著英聲于來世超羣信而華暉仰瞻重軒俯察其陰蔭葉
橫被流枝蔚森下垂覆蓋上蔽高岑孫綽稚松賦曰植根託於幽岫之阿
傷心將騁軌以輕邁安久留而淹虔

桑

爾雅曰女桑檿桑 檿字或爲檿山海經曰宜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
衢 四枝故葉大尺赤理青華名曰帝女之桑 又曰陽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毛詩曰猗彼女桑 女桑柔枝長葉不材之桑 又曰蠶月條桑 條桑取其長
于包桑 禮記儀注曰后妃躬桑于東 又曰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于
君夫人世婦出採桑 左傳曰晉公子重

搜神記曰舊說有人遠征家有一女馬一疋女思父乃戲馬曰誰能為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迎得父來後馬見女嘶鳴跳擲而欲人為婦馬以告父父殺馬曝皮於庭女之所曰爾馬也而欲人為婦馬取磬刺何如言未克上其圍忽復大異常都婦取養之其收赤倍今世謂蠶為女兒 宋玉對楚王問曰國中有歌陽春白雪者其曲高和寡 毛詩曰桑之落其黃而隕又曰無折我桑 禮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 春秋元命苞曰姜嫄遊閟宮甘嫄跡大人迹生稷 陳留申屠蟠耽春秋時皇冬落春月復芬芳何如歲年去歡如飛相忘在欲竟此曲悲心鵬鯨來酌奠斟挾琴上高堂 東王曾植蠶桑自相當春風備不起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縑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颺誰謝彼姝子何為見拒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芬芳春秋時皇冬落春月復芬芳何如歲年去歡如飛相忘在欲竟此曲悲心鵬鯨來酌奠斟挾琴上高堂 東王曾植蠶桑自相當 閻文帝採桑詩曰春色映空來先發上林苑遶梅細葉重疊長新花歷歷開連珂往來上林苑攀取臺上桑臺高可怜妾當窓牖望君在道傍願寄一言語慎莫飛蓬忘跌行杉領尉丈斗成襦桑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梁簡文帝採桑詩曰暖日桑初吐春蠶飼欲成攀條動離緒結葉想含情 吳筠詠桑詩曰朝采南隅桑暮采東山岑枝枝自相接葉葉不相尋 長蘆蜾蠃愛綠源無報君恒流弟向春林 又陌上桑詩曰蜾蠃陌上桑桑葉青復綠蠶飢妾欲歸籠捉三五枝提籠相與期 徐伯陽詠日出東南隅詩曰朱城壁日啓羅幃開 陳徐伯陽賦得日出東南隅詩曰朱城壁日啓羅幃開 劉勰新論桑賦曰工似華蓋紫極比形下象鳳闕萬桷一楹 陸機桑賦曰皇太子便坐蓋奉將軍直廬盛初世祖

伐桑柘 桑弧蓬矢 衡山多桑 山海經宣山帝女之桑湯谷有扶桑十日所沐浴 神天子傳曰居葛宮以親桑 賈誼新書曰廢啟慨太子時桑生於西廂長數日枯十二月而生太子 枯桑知天風 論衡曰儒者說桑樹枝間得女及產化為蠶繭婦取養之其收亦倍今世謂蠶為女兒 宋子侯董嬌饒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動不起誰知兩心傷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縑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颺誰謝彼姝子何為見拒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芬芳春秋時皇冬落春月復芬芳何如歲年去歡如飛相忘在欲竟此曲悲心鵬鯨來酌奠斟挾琴上高堂 東王曾植蠶桑自相當 閻文帝採桑詩曰春色映空來先發上林苑遶梅細葉重疊長新花歷歷開連珂往來上林苑攀取臺上桑臺高可怜妾當窓牖望君在道傍願寄一言語慎莫飛蓬忘跌行杉領尉丈斗成襦桑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梁簡文帝採桑詩曰暖日桑初吐春蠶飼欲成攀條動離緒結葉想含情 吳筠詠桑詩曰朝采南隅桑暮采東山岑枝枝自相接葉葉不相尋 長蘆蜾蠃愛綠源無報君恒流弟向春林 又陌上桑詩曰蜾蠃陌上桑桑葉青復綠蠶飢妾欲歸籠捉三五枝提籠相與期 徐伯陽詠日出東南隅詩曰朱城壁日啓羅幃開 陳徐伯陽賦得日出東南隅詩曰朱城壁日啓羅幃開 劉勰新論桑賦曰工似華蓋紫極比形下象鳳闕萬桷一楹 陸機桑賦曰皇太子便坐蓋奉將軍直廬盛初世祖

武皇帝爲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三代年漸三紀扶疏軒五行柳有瑰異焉　大何佳樹之供麗超託居平紫庭羅萬根以下洞綸千條而上征豈民黎多能植乃世武之所營故其形瑰族類體蠶衆本莫中爽理蔭榮烋緣葉興而盈尺崇條慕勞而曾尋希太極以延峙暎承明而臨華飛鶤之流響曾想鳴鳥之遺音惟厥數之有紀信依物以長假豈神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識踌百世而勿忘超長年以永植　國漢尼拿梧賦日從明儲以省膳憩便房以禮息觀茲樹之特瑋感先哲之攸植苟葉條之森沼射鏡洪儛而端直爾乃排徊周覽俯仰逍遥倪睨盤根上眺偏將洞芳泉於九壤含溢露於清霄倚增城之飛觀拂綺寮之疏寮下迴流以經望上扶疏而參差匪衆鳥之攸萃相皇皇鶩之羽儀理有微而至顯道有隱而臨機豁而豈皇昔之貞瑞非先見而啓之奇甚　國傅咸桑樹賦曰世祖皇帝爲中壘將軍於宜虜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庭爲便坐伊茲樹之倪倖蒙生生之渥惠降皇鄉以斯植遂弘茂於聖世殿茂伊何其大連柯蔭揚洪儛相接布葉枝之沃若播密葉以垂陰華寓而作休著之難任以蔽樹之巨偉登九日於朝陽且積小以高大生合抱於墓芒德帝道之照外亦累德以彌光湯躬蒋於斯林用獲再而興商世皇智已基命爰於斯而發祥從皇儲於斯館物無改於平生心懷切以興思思有感於聖明步旁庭以周覽庶騁於儀形　國郭璞桑賦曰天地之間有樹名桑爰自太昊暨于高皇靈威仰之所經赤帝以之升王伏羲以之畫卦軒后以之蠶絲夏禹以之貢績殷湯以之興商姬以之興周秦政以之強王許種木　風俗通曰秦昭王夢見一人長大坐之桑樹上王問占夢者曰桑木字十八子王當十八世有天下後果然　又天文志曰成帝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　又循吏傳曰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務農課令種榆一口一樹　杜譚新論曰劉子駿信方士虛言爲神仙可學少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冬枯朔拆揭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顧欲養何能使不衰　崔寔四民月令曰榆莢成者收乾以爲旨蓄色變向肝落收爲粉雜隨即早晚勿失其適　魏志曰鄭渾爲魏郡太守課百姓各持木乃雜種榆爲籬　嵇康養生論　貧富各任其天分雖愚智所知也　博物志曰食粉榆皮眠不欲見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榆十九株雜五行書曰舍北種榆九株雜以大得　毛詩義疏曰榆莢白皮可生食又蒸以爲糜　趙書曰從幽州大道呼池河道多榆樹行數百里　廣志曰有姑榆有郎榆無莢材人作車用至善無蠹者有出渤海東光以供官石虎鄴中記曰冀國鄴路千里之中夾道種榆蔭暑之月人行其下　幽明錄曰虎晚家有皂莢樹有神隔路有大榆樹　古傳曰皇甫謐年二十餘病風偏枯左手不隨口不能言乃歎曰人生如朝露何乃自苦如此遂就嚴子陵嚴光之鄉隱居精學著書論難自以所志不及於是博覽墳籍遍觀百家之言自六藝傳記諸子及漢魏以來公卿奏議下至稗官諸所述載及風俗方土人物故事華實圖讚之書自羲農以來訖于魏世撰次爲帝王世紀十卷又撰列女傳頌及玄晏春秋並傳於世　晉中興書曰皇甫謐著述既富而不節其身著之難任勝之書曰種木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木　風俗通曰秦昭王夢一人長大坐之桑樹上王問占夢者曰桑木字十八子王當十八世有天下後果然　又循吏傳曰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務農課令種榆一口一樹　杜譚新論曰劉子駿信方士虛言爲神仙可學少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冬枯朔拆揭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顧欲養何能使不衰　崔寔四民月令曰榆莢成者收乾以爲旨蓄色變向肝落收爲粉雜隨即早晚勿失其適　魏志曰鄭渾爲魏郡太守課百姓各持木乃雜種榆爲籬　嵇康養生論　貧富各任其天分雖愚智所知也　博物志曰食粉榆皮眠不欲見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榆十九株雜五行書曰舍北種榆九株雜以大得　毛詩義疏曰榆莢白皮可生食又蒸以爲糜　趙書曰從幽州大道呼池河道多榆樹行數百里　廣志曰有姑榆有郎榆無莢材人作車用至善無蠹者有出渤海東光以供官石虎鄴中記曰冀國鄴路千里之中夾道種榆蔭暑之月人行其下　幽明錄曰虎晚家有皂莢樹有神隔路有大榆樹　古傳曰皇甫謐年二十餘病風偏枯左手不隨口不能言乃歎曰人生如朝露何乃自苦如此遂就嚴子陵嚴光之鄉隱居精學著書論難自以所志不及於是博覽墳籍遍觀百家之言自六藝傳記諸子及漢魏以來公卿奏議下至稗官諸所述載及風俗方土人物故事華實圖讚之書自羲農以來訖于魏世撰次爲帝王世紀十卷又撰列女傳頌及玄晏春秋並傳於世　晉中興書曰皇甫謐著述既富而不節其身著之難任勝之書曰種木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木　風俗通曰秦昭王夢見一人長大坐之桑樹上王問占夢者曰桑木字十八子王當十八世有天下後果然　又天文志曰成帝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

岸出一石打之無聲以問販茶客云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
言音聞數里　又句章吳平州門旁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鳴歌聲平旦
而斬殺平隨軍北虜屢首尾三載死桐於自還立於故根上聞聲樹蘇空中歌
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適聞殺此樹已復有光輝平聲如鬼語祖
后怪曰鬱保坐檀近塢上北樓宿暮故二中有人著黃綠單衣自恰得人狀炬
火上樓保懼藏壁中頃更有二婢上張使迎女子上與白恰入帳宿未明保恰
輒先去保因入帳中問侍女子向去者誰答曰桐郎道東廟樹是桐精二中桐
郎復來保乃斫取之繡著樓柱明日視之形如人長三尺餘檻送唱來相渡往來
半風良起桐郎得投入水風波乃息　秦記曰初長安謠云鳳皇止阿房符堅遂
於阿房城植桐數萬株以至慕容沖入阿房而居沖小字鳳皇　廣志曰梧桐
有白者異國有白木其葉有白毳毳取其毳毳淹清清績織以為布也　遼山
曰吹臺有高桐皆百圍蟬鳴孤桐方此為劣　王孚安成記曰府君諱保如
今樹梧千苞兩邊柯葉蔭蔽數畝之清涼百姓列宅其間　管子曰五沃
之土其木宜桐莊子曰空門未風桐乳致巢

淮南子曰智有所不足故桐不可與為弓　淮南萬畢術曰桐木成雲
日氣水相感則雲生　董仲舒請雨書曰秋以桐魚先枚　遁甲開山圖曰神農皇帝削
桐為琴　崔琦七蠲云芙有梧桐玄子玄豁傳根朽壞託陰生危枝秉七
發白龍門之桐百尺無枝其中斷結瑞鳳棲焉扶疎以分離其根半死半生冬則風
飄散雪飛　張協大命曰爽山桐出自大宛含黃鍾以吐幹據參以孤生
孟子曰今有場師舍其梧槚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矣　蘇子曰夫人生
亦若曉露之託桐葉耳其與幾何　古今注昭帝升鳳三年馮胡人獻桐枝葉
尺九枚三葉也　閑邪公曰桐早霜而相加通泉浸其根玄雨潤
其柯　晉司馬彪與山巨源詩曰若苕之榮實頹其基臨千仞谷顛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
臨也植朝陽傾枝俟鳳儀葉萬合者絕世用
倥傯見迫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知　又詠桐詩曰秋還遠巳
誰能誕奇璞寘望神龍來揚光已見燭　又詠桐詩曰桐生茂山行見孤桐詩曰桐生茂谷裏根
擢桐茲庭園翠條疎風綠柯陰宇　閑邪公曰桐窪嘉木鳳凰所栖愛伎琴瑟入音克諧歌以永言

雍雍喈喈　堅考武孤桐賛曰琢無隱德產有必棄賛此孤幹獻枝
楚山梢星雲界衍菜炎塵名列貢寶養貢虞茲

楊柳　楓　豫章
檉　楸　梓　桂
無患　朱槿　君子　樅　檜
梓　楸　櫟　楛　靈壽
木槿　樗　太蘭夫桜　櫸
杉　井閭　荆　棘　黄連
楊柳　茱萸　楠
爾雅曰旄澤柳生雷澤之旁楊蒲柳　詩曰楊柳依依　左傳曰董澤之蒲莊子
支離叔觀於宋偪之丘曰良哉斯丘也宜乎人之入焉以生以死以葬　女貞　長生
策曰楚有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漢書曰昭帝　若木　合歡
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卧地一朝起生枝葉有虫蝕其葉為字曰公孫病已　杞子　竹
立及昭帝崩亡嗣大臣迎昌邑王王即位淫亂失道霍光廢之更立昭帝
兄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云　文士傳曰嵇康性絶巧能鍛家
有一柳樹乃激水以灌之夏天甚涼居其下遊戲及鍛　陶潛曰五柳先生不
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因以為號　許慎淮南子注曰農禽之
家樹柳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二曰邑名　琴操曰柳下惠妻者魯之賢女也
相與為友閒楚成王賢俱往見之至歎嶽之間卒逢暴風暴雨共伏於
門之下衣寒裸之白度不能俱活以帛子為累乃併衣糧與之二子遂凍
餓而死革子見楚王楚王知其賢陳酒設鍾鼓而樂之革子操琴而作別散
之音楚王賜其百金以葬二子　易大過卦曰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
焉龍易林豫之晉曰鴻鵠集柳　樹鳩養子其處任力劣薄天命不祐　毛
詩東方未明曰折柳樊圃　毛詩義疏曰靖柳之木二種
一種皮正白可為箭笴　傅曰董澤之蒲令人以為其韋可為矢　詩義疏
曰樹杞杞柳也宋魯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今人以為轂　爾雅曰檉河柳
說文曰楊薄柳也從木易聲　郭中興書曰陶侃明識
聲檉河柳也從木聖聲　柳小楊也從木卯聲也
過人武昌道種柳人有偷之植于其家侃見而識之問何以盜官柳種于時
以為神　沈約宋書曰蕭惠開為少府不得志寺內齋前杏草甚蘭恣

鏟除列種白柳 續搜神記曰上虞魏金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之服皁笠手巾掩口來詣金家語曰居去此一千萬銅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耳書居大不士僻當時君作此便去自爾出三十年遂不復來金亦不取錢 盛弘之荊州記曰縣城堤邊悉植細柳綠條散風清陰交陌三齊略記曰臺城東南有蒲臺高八尺始皇所頓處在臺下榮馬甚多蒲生猶榮似水楊而堪為繩用 列女傳曰魯秋潔妻者魯秋潔之妻也秋潔死妻誓不改節或謂之曰子何不嫁也妻曰吾聞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兩君今吾夫生不與富貴俱死不與棺槨俱吾豈更嫁哉詩云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論語曰鄭玄注改火春取柳榆木 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又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又曰東門之楊封疆陰陽建章夾道東未央門風結復解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 又曰北山有柳 又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 又曰菀柳名刺幽王也暴虐而刑罰不中有菀者柳不尚息焉 楊之水不流東薪不束 又曰彼汲新井人之好我示我顧之 又曰柳下可以息

而雲布揚零華而雪飛或風迴而遊轉或乘勢亂而國零野淨椒而同降物由
色而齊明 圖經曰柳一名小楊枝 爾雅曰楸河柳 郭璞曰今赤楊枝 詩義疏曰楸今人多連山種之 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其上多楸 毛詩曰椅梓 陸機疏曰今梓木似楸而大葉 南越誌曰梓州多連山楸松杞梓 圖經曰梓今處處有之 本草圖經曰梓白皮 木藥圖經曰梓葉大如桐 地今有之 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其木多楸 景山多秦楸 毛詩曰椅桐梓漆 爾雅翼曰楸葉大而岐 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其木多楸 景山多秦楸 毛詩曰椅桐梓漆 爾雅翼曰楸葉大而岐
今若將往而復旋 圖經曰梓今人家園亭多植之 本草圖經曰梓今人家園亭多植之 毛詩曰椅桐梓漆 爾雅翼曰梓葉大而岐 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其木多楸 景山多秦楸 毛詩曰椅桐梓漆 爾雅翼曰梓葉大而岐
想之家視其屋宇廊廡庭中有梓柳樹聊戲判其枝葉故著斯文妻之遺贈遂
因辭勢以讚當今之士

楸

爾雅曰楸河柳 郭璞曰今赤楊枝 南越誌曰楸多連山種松杞梓 圖經曰楸今處處有之 本草圖經曰楸葉青圓 離騷曰雜申椒與菌桂兮 王逸曰申椒菌桂香草 又曰椒專佞以慢慆兮 椒芳香 又曰索藑茅以筳篿兮 索取也 藑茅靈草 筳折竹也 篿圓竹也 又曰折瓊枝以繼佩 瓊枝玉樹 又曰折若木以拂日兮 若木在崑崙西 又曰攀桂枝兮聿懷 桂香木 又曰雜申椒與菌桂兮 王逸曰雜申椒與

留異物寄桂之雅生必粹其族柯葉不凋冬夏
文選曰秋風生桂枝　又著蒼山中桂團圓翳露色桂花笑百宜　又桂樹冬榮
晉都賦丹桂蕤叢
天台記曰桂生南隅拔萃峯嶺廣濃
實山海經曰桂生南隅拔萃峯嶺廣濃
挺　廬山記曰山有三石泉廣不盈丈俯臨絕澗
老翁坐桂樹下以玉盃承甘露與猛世說曰客問陳泰方白足下家君大在有
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荅曰五家君譬如桂樹生大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
有不測之泉上為甘露所霑下為川泉所肥當斯之時桂樹焉知大山之高川
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　莊子推可食故斧伐之夫人生天之間猶駒過隙
然在用之有為無疑疑之不足良之則敝
若用之不善則與天地相畢矣春秋英名曰桂洞簫過曲獻能之謂青玉
匣記曰惟桂露公飲之置之於通風之器甘泉宮南有昆明中有靈皮殿前以
桂為柱風來自香　拾遺記曰伐名園以名之
旁有丹桂置案曰可為舟始皇起定明臺臺第四方木南得桂枝有鵲若是開可之

楓

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弃其械化為楓樹　離騷招魂曰湛江水上有楓曰極千
里傷春心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楓香樹子大如鴨卵
二月華色乃連著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眞郡有之　異苑曰鄱陽陳氏有
女采醮著服遇上大楓樹顛子熟曝乾可燒為神今便長去桂左蒼若

北有紫桂成林羣仙所憩焉　韓終采藥
大丹老　離騷曰桂棹兮蘭枻斲冰以積雪
各乘赤豹兮從文貍華被車兮結桂旗　各歌菌若之朝露兮晞白日之
晏　晉桂賦不知所奉自芳菜種不知死乎葵葉為蓋白芳為柱以紹氣
名丹桂實聚曰可為舟始皇起定明臺臺第四方木南得桂枝有鵲若是開可之後
有丹桂實聚曰可為舟始皇起定明臺臺第四方木南得桂枝有鵲若是開可之後

素枅名為嘉延人斲製以獻君子

朱樹

世說曰朱松柄屬故類朱赤公也　崑崙山上有朱樹

君子

樹三株

樅

爾雅曰松樅葉柄身曰樅　尸子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魯連子
曰松樅高千仞而無枝非夏王室無庇

檜

尚書曰杶幹栝柏　爾雅曰栢葉松身曰檜　孔子廟列七碑無象檜栢猶
茂西北三里有顏母廟廟參猶嚴有脩

茱萸

說文曰椒似茱萸出淮南　風土記曰茱萸椒也九月九日熟色赤可採時也
綱林曰郭璞避難至新息有以茱萸令璞曰子如赤鈴含玄珠案文

言之是菜黃異苑曰庾紹爲相東郡云宗協與鄰中表且服菜黃酒忽見
紹來仍求酒執酒杯還置云有菜黃氣協云惡之耶紹云上官皆畏之況
我乎荆楚記曰九月九日俗採菜黃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續齊諧
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之曰九月九日汝當有災厄急令家人
縫囊盛茱萸繫臂登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上山夕還見
雞犬一時暴死長房曰此可代之今人九月九日登高是也離騷曰朝搴
前庭歷漢女西始云月開百草載而長生木林蔓延以盛興布緣葉於紫莖雜
火西徂白藏授節秀雪露既凝雁鳥集翬翟紫房於纖柯綴朱實之酷
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疾疾

蒔

莊子曰騰稂得於蒔攬草夢枝而生長其間得便也搖碧山朝歌出脆山夕
蒔負霜傍翠

荑

詩曰陟彼高岡折其荑葉湛今維荑之枝其葉蓁蓁蔬柳今荑緑
蒸斗可以染皁今俗又河內百姓以荑染皁今亦斗或操斗爾雅柳荑
舜所耕多荑樹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荑棫偏矣

椒

瑞椒桓常生渚岳懷舊賦望彼椒矣感予念思別賦望青椒之離霜
陳思王詩曰走馬長椒間漢淮北榮南河齊之間千樹椒與千戶侯
等小居千重之

櫟

疏周秦謂柞爲櫟櫟河南謂薪爲櫟爾雅曰其實梂櫟之屬其子房
生爲林郭璞曰莊子匠石之齊至曲轅見社樹曰是不才故若是之壽社見夢
曰若此文木也惴梨橘柚之屬邪熟則剥故不終天年

楛

楛荆楚中貢箘楛蔬上當稟人築以爲箱器屋以爲叙調問婦人欲
質緒不當亂中自有楛矢前詩曰路彼昊天莫朝華之可玩俯浸

楛濟濟

詩曰彼楛之句笔亦蒙榮於集華

靈壽

漢哀帝賜翟方進靈壽杖

女貞

山海經曰太山多貞木郭氏婚禮謁文蔡貞曰女貞之樹柯葉冬生實亦可
節險不能傾典術曰女貞木者少陰之精冬青是也離騷曰朝搴
女貞株圖鮮膚女貞須曰昔東阿王作楊柳頌辭義慷慨旨在其
中余今爲女貞頌雖事異於往作蓋亦以厲冶容之風也女貞之樹一名冬
生貞松蓋萃振柯凌風故清士欽其節而貞女慕其名或樹之於靈室或植
之於階庭

長生

洛陽宮殿簿曰明光殿前長生二株含章殿前長生二株圖
林園長生六株萬年殿前長生二株鄴中記曰金華殿後有皇后浴室種數
長生樹枝條交合採上圖圖東萊所冬日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華
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啖也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圖閻纖長生樹賦
曰余嬰于閭山厥所宜居老母垂聖甘之訓以爲生事愛敬沒則無改宜
居其次瞻奉慈令遂家于壃左掃除增卦種植松栢松栢之下不滋非類之草
老母至行表徵於嘉木哉美我親之仁孝圖御瑞之必招降祖宗之遺
德振奇木之青條結根擢幹載生無窮弱葉猗緑葉丹莖凝陰冬
而劍茂豈葉之有默感自然以旋賢諒有道之不掩

木槿

爾雅曰椵木槿櫬木槿別二名也似李曲花說文曰舜木槿也朝華暮落
廣志曰日及木槿也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也晉宮閣名曰華林園
槿榮成相篇曰庄子貴支離悲木槿成相注云皆作也有三株外國圖曰君子之國多木槿之華人民食之去琅耶三萬里
玄中記曰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之華羅浮山記曰木槿一名赤槿華
甚丹可以敷榮圖晉宮閣朝華賦曰蘧見扶隅之高枝俯浸

白相解不相牽綴秘廩穗之舍且前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合歡四株圍圍
楊方合歡詩曰南鄰有奇樹承春挺素華豐柔翹被長條綠葉蔽朱柯
因風吐微音芳氣入紫霞我心美此木願徙著余家夕得遊其下朝得弄其
艷爾根深且固余宅淺且邪移植長無期歎息將如何

杉

爾雅曰披枯杉　今之杉木　晉咸康起居注曰侍御史秦武奏平陵前道東杉樹一株
萎死以備預栢栽補之請收陵令推劾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縣山有黃
大傳陳蕃遙望高杉樹曰　柯出嶺垂蔭覆谷　劉欣期交州記曰合浦東二
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善相者云此休徵宮室者故
遣二人伐樹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株上食過足相容　居名山志曰華子崗上紫
杉千仞被在崖側又云金州山西面杉疎偏為白猴所搜頁夕哀鳴行人所愍
括補曰為如茲品獨秀青崖群木斂望推
圖經曰淹杉須曰桐梓舊麗松栢拭
典午闕長人煙氛永騁靈蠁蠖
井閭

廣雅曰井閭捝也　山海經曰鹿吉之山其木多捝　郭璞曰捝樹葉細實木之龍燭
為一物可為也　廣志曰捝乃名井閭葉似車輪乃在顛下有皮纏之附地起三旬一
採膊復上生　吳錄地理志曰武陵陰溪多井閭木生山中　晉令曰其婁良
守護捝皮者一身不輸　圖經曰淹井閭頌曰異木之生疑竹疑草攢叢石
逕森蔭山道煙岫相珠雲發共寶不錦何避工巧

荊

春秋運斗樞曰王衡星散為荊　廣志曰楚荊也牡荊葉荊也　廣志曰荊
大實者名曰牡荊又有山荊　左傳曰伍舉入鄭郊鄭子將如晉遇之於郊郤至
荊相與食而言復故　杜預曰復故舊也　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伍被諫曰昔子胥諫
吳王言合見麋鹿遊姑蘇之臺臣今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　東觀
漢記曰尹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遊門生荊棘
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
猶欣聚況我而殊哉還為雍和　神仙傳曰呂恭有徐隨居丹徒左慈過詣門
下有宿客車六七乘歎慈云徐公不在慈去客皆見牛在楊樹抄車轂中

棘

周書程寤曰丈至在翟蔑名南庭生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文閒閒化松柏拭作
牘以告二王天乃召發於明堂拜吉夢受商大命　秋考異郵曰荊棘孤卿大
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樹棘以表位取赤心而外刺　元命苞曰樹棘聽訟
進博　宋預峻几賛序曰今上在彭城賜金荊卧几

其下者原心不其亦審也　吳都賦曰亦猶棘林之擢耀蛆矢尋木之龍燭
魏都賦曰柴其丈身騎其險棘　又曰蒺藜蒺而大怨　左傳曰羣蔣於丁達造木振於棘刺
春秋繁露曰美惡之類各以類應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軍之所塹生以棘
楚石季龍大興營室臣於大武殿作棘子成林將壞余龍
發下石果有棘生　陳留耆舊傳曰魏向詔獄棘樹上占曰夫棘中心赤外有
棘蒙我言有棘而赤心之至誠也　離騷曰甘棠苦於豐草荊棘生於中
庭　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又曰言采其字在棘　又肅肅鴇羽集
于苞棘　又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又蓼蓼者莪匪莪伊棘　又曰吹彼棘薪
後漢書曰我有枳棘公君伐之

黃連

本草經曰黃連一名王連味苦寒治熱　圖經曰淹黃連頌曰黃連上草丹
沙之天御葉辟妖長莖文視縣註龍行天馬亞地鴻飛以儀順道則利

桃子

漢書曰桃花園　按文選注引本草經曰支子一名木丹　地鏡圖曰望氣占人家黃氣

者梔子樹也 晉令曰諸宮有秩梔子守護者置吏二人晉宮閣名石曰華林園梔子五株 遊名山志曰樓石山多梔子 [清]陳鵬年[/清]湖北梔子樹詩有美當暗樹香和露未能移金莖發朱采采映日以雖離幸賴夕陽下餘景及西枝還思照綠水君暗無曲池餘榮未能已晚實猶見許復留傾筐德君恩信未貿 [梁]簡文帝詠梔子花詩曰素華偏可喜綠葉復難雪封枝日斜光隱見風還影合離 [清]沈朝初[/清]梔子夾日滴雨時掬素當殿猶含芬豐榮殊未紀銷落音相聞

竹

尚書曰篠蕩既敷 篠竹細也 山海經曰雲山有桂竹甚毒傷人 公羊傳曰孟子卒 何休曰竹筍矢竹也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又曰桃枝四寸有節 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 竹譜曰桃枝竹皮清而黃可以為席 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多桃枝竹 裴氏廣州記曰廣州有桃枝竹 永嘉記曰陽嶼有仙石山頂上有平石方十餘丈名仙棋坪 [清]王士禎[/清]輒有一筍竹凡有四竹蔵甚青翠風來動音自成宮商石上流泉[illegible]

[illegible]

篠簜相傳云皆有却行者於此羽化故謂之仙石 竺法眞羅山疏曰仙道無筍竹惟此山有之其大尺圍細者色如黃金堅勁節異 [illegible]中筍竹林忽生連理 吕氏春秋曰昔黃帝令伶倫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山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間長六寸九分而吹之為黃鍾之宮律之本也 竹譜曰邛竹高節實中狀如人杖俗謂之扶老竹 漢書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問之云賈人市之身毒國 丹陽記曰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籍筍管竹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惟此猗見致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鼓吹山今慈湖大當帝禁採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政太平萬姓紫脫秀之常生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用兵對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其地生竹竹堅而勁願君王問之 [illegible]處女北行見王道逢老人自稱采公號枝林於竹末折竹逕迫[illegible]處女即捷其末公操其本而刺[illegible]處女[illegible]枝擊之公飛上樹[illegible]為白猿 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帝以湘水神也 [illegible]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帝以湘水神也 [illegible]曰長石山之西有共谷其中多竹衛巫之竹山林在焉大可為舟 [illegible]易曰震為蒼琅竹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

梢雲聳耳百孫無人賞高節徒自抱貞心恥染翔妃淚羞入上宮琴誰能
劉表長笛當為吐龍吟 梁王筠 感詠枯桑竹詩曰枯楊猶更綠衰柳尚
還生多嫌鳳不至終當待聖明 周庾信賦得夾池脩竹詩曰綠竹影參差
蕨薇帶曲池逢 於菜不落經寒色詎移來風韻晚還集風動春枝預知
高陌客未待伶倫吹 陳陰鏗賦得夾池竹詩曰夾池一叢取竹乘翠木鬱寒
藥醞宜成酒皮治薛縣社棚川急冬賃當笛
為雪中看 周張正見賦得階前嫩竹詩曰翠竹抽雲白結叢輕花嫩
筍欲凌空初曲橫枝屢解籠階前疎葉淺來風欲知抱節成龍勢當
於山路萬陂中 隋江逌竹賦曰有嘉生之美竹挺純姿於白伏含虛中
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託宗族於崇嶺帶迴川於薄阻列族圃田綠岑嶺帶迴川薄絕隅
行平百文能麥鶯風茂異鄉籜聚蘂蔽芳翁幽
液以閑本承清露以擢蓝拂景雲以容與拂素風而逍遙 周王褒
竹賦應詔曰靈立溪流蓋文衍疑陰瑰神根合拱植幹百尋抵芳修中篁若
敷綠柔於高岑於淮海而幷映帶迴潭而蕭森士心東南而擅美在淇
衛而流音方靈雲而均茂儀菌桂而成林若乃青春受耕九野舒榮綠
頭齊葉白苞萌笋含芽而特秀篠籜重重而相繫 周王襃
洛陽伽藍記曰永寧寺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其剎復高十丈合
去地面四百尺上有金寶瓶容二十石又有金寶鐸容一石鐸上有金寶鈴容一斗
鈴上有金寶鎖鎖上有金寶鑰鑰上有金寶鏁鏁上有金寶鏈鏈上有金寶鎖鎖
上有金寶鑰鑰上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
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
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之下有
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之下有金寶
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
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
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
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
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
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
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
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
之下有金寶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
有金寶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
寶鑰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
鑰之下有金寶鏁鏁之下有金寶鏈鏈之下有金寶鎖鎖之下有金寶鑰鑰之

賞功增秩鳥集將軍之旗將軍增官鳥集軍中莫知其名韋敬一舉合傳曰合少時晝卧忽夢一鳥文色異常飛來入口合因驚起心甚開如吞物意甚惡之叔母謂曰鳥有文章此吉祥也合於兒才藻自新搜神記曰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鶉稍下啄地民爭取即化為一圓石顥推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聞上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博物志曰子路盧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子路捕鳥神社牽攀子路子貢悅之乃止會稽典録曰夏方字文正家遭疫孀父母伯叔一時死凡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墓側扶棺哭泣葬年十七烏鳥集棗猛獸乳其側晉百胡曲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魏武帝詩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晉張協雜詩曰秋蘭被重阿綠葉間紫莖 潘岳秋興賦曰庶物威而不悲兮感鳥獸之鳴號 陸機擬古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古詩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古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古詩曰孤鴻海上來翩翩傷我懷我有一雙魚雙鯉從天來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古詩曰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古詩曰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 古詩曰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古詩曰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 古詩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古詩曰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古詩曰玉衡指孟冬衆星何煌煌 古詩曰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 古詩曰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 古詩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古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古詩曰孤鴻海上來翩翩傷我懷我有一雙魚雙鯉從天來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古詩曰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古詩曰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 古詩曰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古詩曰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 古詩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古詩曰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古詩曰玉衡指孟冬衆星何煌煌 古詩曰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 古詩曰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

王叔之傷孤鳥詩序曰偶得之

得欲鴈不可舉頭畏繒繳搖足恐墮內懷我憐昔鴻我南令擾我西烏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舊心外用告天

見閑逝觀飛鳥賦曰見逸遊之高鳥逾翮而殊逝擢華毛以自飾迴翼以揚勢投六翮之聯翩振輕體之迢遞逐乃矜形遊鄰鳥羞安能屈連刀劒乎磐弦 焦贛易林曰鳳生五鵷長於南郭君子康寧身被文樂 列仙傳曰簫史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鳳皇來止其屋秦穆公女作鳳臺二旦皆隨鳳飛去 抱朴子曰大鵬鳳以形狀為別聖人忽神為異古者太平之世鳳皇常居其國而生乳至夏后始食卵而鳳去之此則鳳有種矣 楊龍驤洛陽記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石虎將衰二頭飛入漳河今日清朗見於水中 李陵詩曰鳳皇集南岳徘徊高岡右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兒扶 魏劉楨詩曰鳳皇集南岳徘徊高岡右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兒扶 魏劉楨詩曰鳳皇集南岳徘徊高岡右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兒扶 魏劉楨詩曰鳳皇集南岳徘徊高岡右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

鳳

說文曰鳳神鳥也 山海經曰軒轅之丘黿為自歌鳳自舞又曰南海之中有鳳皇焉鵷雛 周書王會曰鳳鳥鳳鳥戴仁抱義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為之長 毛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 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左傳曰陳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媽之後將育于姜鵷雛子曰鳳凰火會陽之精也德施致之其擾畢至 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宋玉對問曰鳳皇上翥乎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乎窮冥之中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矣問曰為誰曰子路為勇北次子貢為辯於孔為式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珠璣玕為實夫又養生雛珠一人二頭遊即鳳起以倘琅玕鳳鳥之文載望門茗右智左賢右賢左聖九嬪矣文集千我鳳飛不

鍾會其不容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業有九色鳳頭大嘴有蒙山白鳳之肉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西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可越也其上多鳳鸞鵷雛萬各充羣上仙之家以鳳喙蹄用合丹作膠名為集弦膠亦名連金泥能屈蜀連刀劒弓弩弦 焦贛易林曰鳳生五鵷長於南郭君子康寧身被文樂 列仙傳曰簫史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鳳皇來止其屋秦穆公女作鳳臺二旦皆隨鳳飛去 抱朴子曰大鵬鳳以形狀為別聖人忽神為異古者太平之世鳳皇常居其國而生乳至夏后始食卵而鳳去之此則鳳有種矣 楊龍驤洛陽記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石虎將衰二頭飛入漳河今日清朗見於水中

鳳 魏劉楨詩曰鳳皇集南岳徘徊高岡右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兒扶 魏劉楨詩曰鳳皇集南岳徘徊高岡右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兒扶 魏劉楨詩曰鳳皇集南岳徘徊高岡右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兒扶 魏劉楨詩曰鳳皇集南岳徘徊高岡右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

當不常翱翔名者與黃雀并羣 晉嵇康琴賦曰有鳳凰棲梧桐遠行飛棲桑梓翻遲振長翼順彼向天衢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晉王叔之傷孤鳥詩序曰偶得之傷孤鳥詩序曰偶得之傷孤鳥詩序曰偶得之傷孤鳥詩序曰偶得之

不可須 晉王叔之擬古詩曰客從北方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貴唯有

鳳皇子百金我不欲千金難爲市 魏張正見賦得威鳳栖梧詩曰丹山下
威鳳來集帝梧中欲儛春花落將飛秋葉空影照龍門水聲入洞庭
風引有將鵾曲翻頁合絲桐 唐閻伯璵賦伊品之白品才在類而有別
羽族之珠誕獨鸞皇而擯棄邈區宇以超騫撫朝陽於丹穴備六德以
成暉會當漸翰之都列集崑峯之羣而以遐越 同傳威儀
鳳賦序曰鵾鵬賦者廣武張俟之所造也以其形微翅單物莫之害而
余以爲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鵾鵬既無智足
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不唯儀鳳也

鸞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鸞鳥 海外經曰軒轅之國青伏之野鸞鳥自歌
各廣都之野鸞鳥歌 僕武中傳曰西王母曰神仙之藥有靈丘蓬萊鸞
焦頭易林曰温山松柏常茂不落鸞鳳以庇得其歡樂 東觀漢記曰
王阜爲東泉令廉鵾鳥集止學宮阜使採女置爲張雅樂鼓琴鸞鳥
舉足垂翼應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乃去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家
聖羽幼喪名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止其上白鹿遊
其下 史錄注曰辛緒字公文治春秋讖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至有大
鳥高五尺雞頭鸞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斑綵拂樹旬時不去
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官咸以爲鳳太史令奏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
一亦色者鸑鷟多青黃色者鸞鳥多紫色者鵷鶵多白色者鶴今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三公聞之咸遜位經日不起
曲略曰鸞鳥者神靈之精其象五彩雞形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
舞以經常處幽閑頌聲作則至 晉成公綏鸞賦曰余嘗遊乎河澤之間是時
暮春原隰郁茂百卉含榮鳴鳥相和振羽鼓翼 宋顏延之歸鴻詩曰昧旦
歸鴻去澗泝長引發江歐曙登雲倡遠 梁范雲贈張徐州稷詩曰朝路驚相識
相而中路喪其顧眺以候遠夜遊宿而相傷 孔欽之詩曰聞鸞曉鳴鴻度將旦踐霜水之微瀾發咸山之遠岫不致留人飾以金羈饗以玉食對之俞咸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
異類而後鳴何不縣鏡以映之王從其言見鸞影親形悲鳴哀響中霄

度越水深兮深不測美明月之馳光願征翁之駿翼夜皎皎兮夜晨嘉客之來經祀壇上 竹林七賢論曰嵇紹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王曰君復見其父耳晉曹毗雙鴻詩序曰近東野見有養雙鴻常甫其儀甚美又善鳴舞雌志希青翠之遊身非吾有物之可感良謂此也

鶴

韻集曰鶴善鳴鳥也 周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毛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言身隱而著也 左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鶴鳴 春秋說題辭曰鶴知夜半 韓詩外傳曰賢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杜人甚多 月曉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主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牧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寧請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特皆甘上之毳耳 淮南子曰莫知所之 世說曰僧支道林養數鶴鶴或翅垂欲飛林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顧視翅如似懊惋道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耳目翫乎養令翮成遂故飛去 風土記曰鳴鶴相鶨移徙所宿亂鳴相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去聲因即高鳴相鶨移徙所宿亂鳴相警害也

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特皆甘上之毳 說下之毳耶 莫知所之 世說曰僧支道林養數鶴鶴或翅垂欲飛林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顧視翅如似懊惋道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耳目翫乎養令翮成遂故飛去 風土記曰鳴鶴相鶨移徙所宿亂鳴相警害也 列子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有愛鶴鶴腥雖長盈尋之則悲 又曰老子謂孔子曰夫鶴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離騷曰縞玄鶴舞白鷴 淮南子曰玄鶴舞而白鷴翔 史記曰齊王使宦者淳于髡獻鶴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鶴徙揭空籠以見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鶴過於水上不忍鶴渴出而飲之飛去吾欲絞頸而絕恐人議吾君以鳥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敗吾王欲赴他國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 漢書曰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以其勞民不受 又曰宣帝即位尊之子武帝為代宗所巡狩至郡國皆立廟告祠代宗廟 崔豹古今注曰有白鶴集後庭 崔豹古今注曰有白鶴銜珠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廬葬其女於郡西昌門外鑿金鼎玉盃銀槨珠襦之寶具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令萬民隨觀之遂使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 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住山巔望之不得到 神仙傳曰介象死吳先帝思之以象所住屋為廟時時往祭之有白鶴來集坐上 淮南八公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遊於陰蓋羽族之宗長 仙人之騏驥也 東觀漢

臨海記曰郡西北有白鶴山周迴二六十里高三百丈有泓水懸注遥望如倒挂白鶴月以為名古老相傳云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孫恩亂後鼓見白鶴飛出翔翔入雲莊後鼓振復遠聲永嘉郡記曰有陳氏園中有雙白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雙在昔曰崔琦作白鶴賦以諷梁冀冀殺之列仙傳曰蘇耽去後忽有白鶴十數隻夜集郡東門樓上一雀白書作人言曰是城郭人民非三百年子當復歸城謂是耽孫續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白鶴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去空作冢纍纍遂上冲天

黃鵠

離騷曰黃鵠之舉兮知天地之圜方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鵠遊於江海俯噣鰋鯉仰嚙菱藕奮其六翮以乘清風與雲俱上飛乎千仞之上故畫遊江湖之中而無患與人無事不知夫射者乎將加已百

於悠顧擢高距以自抗延脩頸以軒
眄鶴於雲霄豈曰海之難局練妙氣以通化執百年之易促悅宅舜於三
山并鶴皇於崑獄 陸機川康王鶴賦曰其狀也紺縓頤而成倫頷黔首以
表儀羽翹玄而雲映尾舒玄而參差剛象劒以振步形亞鳳以擅奇鶴鳴
昭舞鶴賦曰散幽經以險物偉肥化之仙翁指蓬壺而翱翔望雲閨而揚音
亙日域以迴矚翥大步而高尋踐神墟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屋
曜頂凝紫而煙華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
池厭五海而遊儻掩雲羅而見羈吻清猿音於丹墀飛容於金閨迴
軒以鳳踏終宛轉而龍躍踏躅徘徊振迅勝捕翰身蓬集矯翅
關中止若住而歸雖邯鄲其敢倫當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
傾市守馬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國語紀公子閔夜鶴鳴曰閔夜鶴
夜鶴叫南池對此孤明月歸屈振羽儀伊吾人之非匿無城命之天殺鶴
上之鶴鳥凡鳥羣而爾雖鶴雖離散相依江海畔夜止羽相切書飛影相亂刷羽共
晉雖別安知慕但念九冬負霜雪六翮非所任且美變翠翹使仰弄清音

雞 周成信鶴贊曰九皐誰集三正詢歸華亭別唳警晨飛不防離識先
遭合圍籠罹月明弋碎霜衣寒雪飛欲舞群露落先鳴式翻罹折九關嚴開相顧哀鳴肝心斯絕泣長悲
琴中永別 晉潘尼方生吊鶴文曰余以玄脩夜忽聞階前有孤鶴鳴翅
寒風而清叫感凄氣而增悲獨聽未終令有感焉乃為文以吊之惟倫
嵎之奇鳥資秀氣以誕生擬儀表而比翼超羽族而獨靈而皇而性淑柔素
質飄九皐之奇聲哢荒庭之遺音翔瑤池而戲玉沚飲清露而食芳林
霞而晨征輟王子之長纓辭丹光之神友與雞儔而同
庭軒天儛而奔想顧樊籠而悲籍而夜鳴資神
天之悶關曾不殊於鳥雀稟二儀而生命物之足
悲傷有理而橫落 晉劉涓母者彭城劉孝徵妻曰者彌識我以春鶴

乃戒以儆慮誡之禍斯言感矣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役車之載
鶴有乘軒之飾禍敗由焉由乎失所若刁調國民池矩乎神沼文魚
雖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脩哉夫嘉者已酒非不
美也夏梅盛以陶豆設飾斯以玉柈而此聖以興彼國以滅蓋置其失所如
其無失來雖可施乎 晉潘岳方生鸚鵡賦曰鸚鵡生翻翔高迴有感余懷乃為之吟
嗚虞之手忘狎寢後三年羽翮既生翻翔高迴有感余懷乃為之吟
宋范曄詩序曰客有寄今鸚鵡者其言楊人朝飲梁都暮逸九皐其翔折

雉 爾雅曰鷮若雉今雉雞長尾者是也 鷮雉長尾者 鵫雉黃色鳴
連牛橛曰鷹皇殷為雉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鳥可以禦火 赤鷩
孟山鳥多白雉 易曰鴻漸為雉飛其羽可用為儀 五色成文章
者野鳥也不當外鼎外鼎者欲為宗廟之器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鼎耳而雊問諸祖己曰雉
先王之道辯義重譯至者六國 禮記周官曰市車掌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 鄭玄曰重翟雉尾
周雉雄雌共成相海上多雲霧其君茫失所 山海經曰鵕鳥雄雌相隨
離散相依江海畔夜止羽相切書飛影相亂刷羽共浴不見還陌飢不
啄渴不飲安知慕但念九冬負霜雪六翮非所任且美變翠翹使仰弄清音
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忽言而笑又曰牧豕奈齊庶宗婦人獻以
雉問其雄曰子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 又曰邾子云五雉為五正五雉
曰鄭論語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拱之三嗅而作 尹文子曰楚人握
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鳳皇今始見矣欲取
之乎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死路人不逞惜其
金雉恨不得獻王王問之感其欲獻已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期畜乎樊中 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
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
曰此名為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媼復曰彼二童名
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
今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發徒大獵果得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

至文公爲立祠名陳寶雄雌飛南集今南陽雉縣其地世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雄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洪範五行傳曰正月雷微而雉雊雷通氣也揚雄琴清英曰聖師箕錫表推今日如皐陶能將巧笑兮倩盼美目顧和我以琴聲楚見人有養雉翟二鳥者慨然感之而爲賦之舍野氣於人拿信名體而少靈雉見作以而不啄晉表文而弗華映寅條之始緣發冬秀之餘葩晉傅毓雉賦曰睹翬飛翕之可貴備翔雉之嘉形應文雛之誤育包造化之專精鮮光映綠龍采繁盈白冏暉於昊天垂玄景之綠青體竝耀於方彩數三色之奇英 傅玄雉賦曰童子爰雛之正氣應朱火之神精播五彩之繁縟被華文而成章冠列角之威儀翹從風而飄翔戒天和而貽瑞進採鼎而升商調和之致質旨深楚賢賦曰嘯中和之枚質飾羽儀於茂林瑚玉色之文章揚曖曖之清音設密網於嶽阿飛輕繳之雲浮上無進而弗慮下無隱而不搜豫戚翼以就養隨籠檻而已歸知道於階庭庶朝之威暉 梁武帝在雍表曰白雉表素彩伊從文帝射獲白雉表曰臣聞王者德及飛走則白雉見於群臣之前臣竊以陛下其聖欽明道通方隆數協質於越賞表翁之逸不食三逸之期 晉成公綏雉賦曰夏翟秋飛雄雌異處春雊鳴以相和雄將雌可伶親數其三異 魏書曰太祖才力絕人於南皮一日射知雉矣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潛刀手自撤壞雉腦權由是遂絕不復射雉 抱朴子曰白雉有種南越尤多按地域圖今之九德則古之越裳也蓋白雉之所出周成王所以爲瑞者貴其所自來之遠明其德化所被之廣非謂此爲奇也 晉成康起居注曰大將軍司馬程據上雉頭裘詔於殿前燒之博物志曰雉長尾雨雪惜其尾栖高樹私不敢下食往往餓死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入門飛鳴車側 宋略武帝當出射雉值雨侍中流懷文諫曰非止千乘失容亦乃聖躬攣休 宋鮑照詩曰雉朝飛振羽翼專場俠兩雌馳力妍已驕毅豹百遍蓋間潛殼虛無矢貫刻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 陳徐陵雉朝飛 雉朝飛而動武服乾剛之氣感陰陽之質羽翰越於群禽文彩發乎外宇厲晨風以羣鳴雪浪平野慶春暉避雁爲時發翼角奮龍文或斜飛少年從遠

鵾

說文曰鵾似雉出上黨 月令曰大雪之日鵾鳥不鳴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鵾鷹爲旗幟 漢書曰京兆尹張敞舍鵾雀飛集承相府以爲神雀欲以聞敞劾奏之事覺大慙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鵾冠以其鬬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博物志曰雉長尾雨雪惜其尾栖高樹私不敢下食往往餓死 曹植鵾雞賦曰鵾之爲禽猛氣其鬬終無勝負期於必死遂驅之高羣棲坂之偉鳥生太行之巖阻體自剛之烈性亮金德之所輔戴毛角之雙立揚玄黃之勁羽甘沈殖而重辱有節俠之儀矩降居槐澤高翔保岑遊不同榛必異林若有翔雉驟逝孤雌翩翔則長鳴挑敵鼓翼專場踴高越經雙戰貫儔侍斯羽俯曜文墀成武官之首飾增庭燎之高暉 嵇康鵾雞賦曰惟茲鵾之爲鳥信才勇而動武服乾剛之質氣被摩鬚之質羽翰凌乎羣鳴宇宙發乎外宇厲

孔雀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孔雀　楚辭曰孔蓋兮翠旌　孔叢子曰魏王時西方人獻孔雀　周書曰成王時西戎獻孔雀　淮南子曰南越以孔雀明門戶今貴其所饒非所以厚中國也　神仙傳曰蔣史改節常致孔雀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孔雀二雙　西域傳曰烏弋國出孔雀　魏文帝詔朝臣曰前于闐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枚文彩五色以爲盖根車蓋遮翳暉人眼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其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晉公卿禁自世祖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魏拍應節之舞　楊孝元交州異物志曰孔雀人拍其尾則舞　魏武帝孔雀賦曰魏王園中有孔雀久在池沼與衆鳥同列其初至也甚見奇偉而今行者莫睥睨謂凡庶也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賈生以之孔雀同於火精禽鳥虛以斑文龍也而無實以斑文龍也而不能言是以賈生不得所以言　萬畢術曰乾翠一名鵫鵫斷舌可使言語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東有溟海海中有洲出玉色鸚鵡其白者如母雞　異苑曰宋元嘉中有白鸚鵡華每出行輒隨元嘉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籠寒中何由得知公復在外令喚鸚鵡日暮夜發至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旦鸚鵡所捕殺其啄鵡飛

鸚鵡

禮記曰鸚鵡能言而不離飛鳥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言是得其辭言不得所以言　萬畢術曰乾翠一名鵫鵫斷舌可使言語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東有溟海海中有洲出玉色鸚鵡其白者如母雞　異苑曰宋元嘉中有白鸚鵡華每出行輒隨元嘉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籠寒中何由得知公復在外令喚鸚鵡日暮夜發至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旦鸚鵡所捕殺其啄鵡飛

鸜鵒

禮記曰鸜鵒不踰濟漢書曰魯有鸜鵒來巢師古曰鸜鵒鳥名也似鵲而小青黑色穴居山谷人或畜之以其巢中多得雛也　魏武帝鸜鵒賦曰有鸜鵒之奇鳥產於江漢之南體翠質而紫文頭丹口而素脣或銜華以逸翔或調音而清鳴雖不及鸚鵡之辯慧亦自然之可嘉　晉公卿禁自世祖時西域獻鸜鵒解人語魏拍應節之舞　楊孝元交州異物志曰鸜鵒人拍其尾則舞

集於山中禽輒相愛重鸛鵲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鸛鵲遥見便入水中羽飛而濕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當共俱死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沈約宋書曰謝莊為太子庶子時上嘗平王蠡上赤鸚鵡莊賦之當時作賦畢賞以示莊莊賦亦竟漸見和歎衡

賦太子左衛率府秉敘文冠冕衡

曰江東無我鄉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云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陳王曹植鸚鵡賦

而振翼遐太陰以存形過旅人之所憐衆而獨歸豈余身之足惜懼禍之未飛分靡躯以報德何全潔之敬希英令育之厚施重巢往愚之孤雌鳴而獨歸豈余身之足惜懼禍之未飛分靡躯以報德何全潔之敬希英令育之厚施重巢往愚之中情常感心於懷懼雖慙安其若危永哀鳴以報衛感深終來而不疲

魏應瑒鸚鵡賦曰何翩翩之麗鳥

殊江被光輝之鮮羽流

玄黄參華飾茂明哲之弘度陸倕

而動翼

陳琳鸚鵡賦一秋風厲而鮮草神發

今鳥人合吉鼎淑之哀聲抱擬路鳥之哀質被翠羽之纖

賦曰步籠阿以躑躅叩衆目之希間從容侍側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叢鳴友之相求日暮猶盼顧忽迴遑而既冥就隅角而敘翼俄閒宿而宛頸

晉傅玄鸚鵡賦曰

惟翩翩之麗鳥誰嘉類於京都機美風而弗慕聖恩而來往秋坤文之黄色服雜光之朱形配秋姿以離綠苞天地以雜榮

晉成公綏鸚鵡賦

曰哥毛曜綠采含英扇翼翠觜丹聲

晉孔敏翠鳥賦

九嬪賦曰色則丹嘴翠尾綠翼紫頸秋敷其色春耀其榮

晉盧諶賦曰有退方之奇鳥產瓜州之苗墟棲禪綠翰以運影啓丹觜以振響

晉何劭賦曰有金商之奇鳥慨隴坻之高松涸燥以棲志而入籠能披丹扉以授音亦乖哥鄙音而應聲時明眸以承顧側聽耳而消聽口緩兔發而輕和密鼻兄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擇酌而調賓白

雀智於君子足頂愛而揚名

曹毗賦曰余在京見交州獻鸚鵡自念雖

喜其有智歎其籠樊乃賦之曰其形則雄顧瞻眄鷹鸇時鷹息丹喙含映細龍綠翼森森脩尾葩翠紅臆金采自貫於雙眸朱藻爛暉於首側

梁沈約鸚鵡賦曰有遐方之令鳥超羽族之拔萃翊清翮而翔紅腹頰足玄領翠頂華好背以遷音協言語以自騁翦羽翻以應用充戲玩於軒屏

頹延之白鸚鵡賦曰雖二儀之末品妙六氣而兼生往祕奇於鬼服來充美於華京振儀鳳之無辨惜晨鷄鳥之徒暗思受命於黄髮獨含辭而接言起突河之榮薄出天山之無垠既達美於天居亦儷景於雲阿漸惠和之方濯綴風土而未訛服瑛翻於組衿仰捐雲之曾柯覩天網之一布漏微輝於山阿

湖莊赤鸚鵡賦曰徒觀其生長戲所踐頼葉所挺華景夕映容光晞鮮惠昧生昭和機自暁審國音於寥中達方聲於裔表及其雲移霞峙霰委雪翻陸離翼漸容鳴軒躍林飛翔若輕電溢煙門集場圃曄若驚飆之離鳥

陳江被光輝之鮮羽流

雁況月圖光於綠水雲窗影於青天

音

周明帝太子鸚鵡賦曰有能言之奇鳥毋知來而發聲乍青質而異映或體白而雪明咏前約而趨步翼鳥而足若丹而三布

自如金而雙圓

梁劉孝先山海圖賦其曰鸚鵡

中分行則以觜自啄伊籠見幽笙役

青鳥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青青鳥居之

青引自郭景純山海經注

西王母所憩

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鳥之所憩

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三青鳥如烏俠侍王母旁

又曰尚弋夫人卒上為起通天臺常有一青鳥集臺上

晉中興書曰顧含嫂病困須雉血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雉裹授含乃殺膾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

神仙傳曰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杜氏妻也學劉綱道坐在立亡杜公不信誣言聖母作蠱收付獄聖母從窓中飛去於是遠近為立廟

甚有神驗常有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青鳥便飛集物上路無拾遺晉郭璞青門鳥賦貞白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崑崙王母具脩程王西征旋軫斯地

鴈

爾雅曰鳧鴈醜其足蹼（脚相圖有幕蹼相著）方言曰關而東謂之鴈（海內經曰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禮記曰季冬之月鴈北向（周書曰露之日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禮曰婚禮下達納采用鴈（毛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莊子曰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及己舍故人之家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夫曰殺不能鳴者（弟子問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乎）史記曰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武思歸乃夜見漢使教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使武還）淮南子曰大鴈從風而飛以愛氣（說苑曰秦穆公[illegible]

公得百里奚公孫支蹇叔何足施（博於九[illegible]殺之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續漢書曰陳留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安平府辟召常同時命恭鴈成群當世者靡不榮之（鄭玄婚禮謁文贊曰鴈候陰陽待時乃舉冬南夏北貴其有所）會稽典錄曰虞國少有孝行爲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止廳上每出行縣輒飛隨車既卒於官鴈遶喪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三年乃去（臧榮緒晉書曰陸機兄弟入洛與同郡顧榮善榮謂機曰吳會風土遲鈍非所宜久留機不從後果敗）荊州記曰鴈塞北接冀州交陽郡其間東西橫亘千里有石鴈浮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鳴如候時也（應瑒詩曰朝鴈發北鄉鳴雷弔旨鄉晉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戲曰冀正徘徊言已我當門來將就衡陽栖往春翔洲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露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阮籍詠懷詩曰高翔慕遠儔翻翮振六翮飛飛摩青雲因遇矰繳加雙翼相隨俱機羅闇羣相失沙明遂共飛飛飛不知疲夜半達雲崖安寢於其陂朝發鬱洲渚晚宿蒲海湄行止自天性不爲稻粱謀）晉郭璞鴈賦曰晉荒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周書曰露之日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禮記曰季冬之月鴈北向（周書曰露之日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禮曰婚禮下達納采用鴈（毛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莊子曰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及己舍故人之家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夫曰殺不能鳴者（弟子問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乎）史記曰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武思歸乃夜見漢使教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使武還）淮南子曰大鴈從風而飛以愛氣（說苑曰秦穆公[illegible]公得百里奚公孫支蹇叔何足施（博於九[illegible]殺之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續漢書曰陳留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安平府辟召常同時命恭鴈成群當世者靡不榮之（鄭玄婚禮謁文贊曰鴈候陰陽待時乃舉冬南夏北貴其有所）會稽典錄曰虞國少有孝行爲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止廳上每出行縣輒飛隨車既卒於官鴈遶喪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三年乃去（臧榮緒晉書曰陸機兄弟入洛與同郡顧榮善榮謂機曰吳會風土遲鈍非所宜久留機不從後果敗）荊州記曰鴈塞北接冀州交陽郡其間東西橫亘千里有石鴈浮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鳴如候時也（應瑒詩曰朝鴈發北鄉鳴雷弔旨鄉晉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戲曰冀正徘徊言已我當門來將就衡陽栖往春翔洲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露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阮籍詠懷詩曰高翔慕遠儔翻翮振六翮飛飛摩青雲因遇矰繳加雙翼相隨俱機羅闇羣相失沙明遂共飛飛飛不知疲夜半達雲崖安寢於其陂朝發鬱洲渚晚宿蒲海湄行止自天性不爲稻粱謀）晉郭璞鴈賦曰晉荒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周書曰露之日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禮記曰季冬之月鴈北向（周書曰露之日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禮曰婚禮下達納采用鴈（毛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莊子曰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及己舍故人之家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夫曰殺不能鳴者（弟子問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乎）史記曰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武思歸乃夜見漢使教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使武還）淮南子曰大鴈從風而飛以愛氣（說苑曰秦穆公[illegible]

夜星稀一鴈聲嘲何獨歸早知半路應相失不如從來本獨飛（周處詠湖中鴈詩曰白水滿平湖翔鴈戲中洲朝暉映羽翼容與弄清流故鄉不可忘羈旅情悠悠願假雙翼翮奮迅一舉超崑崙（孫楚鴈賦曰孝緯賦得始歸鴈詩曰洞庭春水綠衡陽旅鴈歸差池將復下欲向龍門飛）周處詠鴈詩曰天月廣夜輝遊鴈犯霜飛連翩辭朔氣嘹唳獨南歸夜長寒復靜燈光暧欲微悽悽不可聽何況觸愁機（王褒詠鴈詩曰何朝聞驚弦遠繳不能加雙飛翔北海雲間故難飛霜多聲轉急風疎行遲（潘岳秋興賦曰玄鴈翔於北渚）周處詠鴈詩曰逢風時翔翥度江伯乍爭飛猶惜方塘水今秋已復歸（又詠鴈詩曰南思洞庭水北想雁門關相思果但可望飛去復飛還）

舟人追而得之故憐而賦焉憐孤鴈之偏特情惆焉而內傷合中和之純氣赴四節而征行遠玄冬於南翥避炎夏乎朔方挂微繳之輕翼忽顛落而離群孤羽摧而獨翔（則相和行引後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向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違一節則衆物不能易其所臨空不能頓其翼傷波不能濕其羽（陸機鴈賦曰有遲鴈之儔翕和衆之清聲感同集于曠野紛群翔於雲中翳朝陽之景躍翻翻之長風族類阜繁數則千億迎素秋而南遊背青春而北息沂長川以鳴號凌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使安朋天壤表於八極

鵝

廣志曰駕鵝野鵝鵝也（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鵝鶴鷹鷹爲旗鵝鵝爲旗幟）爾雅曰舒鳧鶂（郭璞曰鳧大而舒遲鶂小而促速）毛詩曰鳧鷖在涇（鳧鷖水鳥也）禮記曰君賜食去其腸（鄭玄曰腸不潔清）毛詩曰鳧鷖在沙

雙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千九皐乃養之此溝
賦曰人長羅之逼脅負高繳之機菲跡於瑤塗升朝羽於戶庭望征雲而延悼顧委翼而自傷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鷹之嘉祥空穢君之園池徒慙君之稻粱
序曰時暫出郡忽聞鵝鳴聲甚哀急乃去野人所致外吏規爲方便以俟遂客聞之悵然又感莊生善鳴之鷹並右其無音將充庖廚皆得放任
嬌關籠樊 閻沈充鵝賦序曰于時有綠眼黃喙家家有焉太康中得大者飛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純白麗鳴聲甚三年而爲屢爲所害惜其不終故爲之賦云

鵝

廣雅曰鳧鶩爲鴨也 說文曰鶩鴨野鳧也 毛詩曰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左傳公賜曰嘗與驥杭轭乎將與雜鶩爭食乎寧鳧鴈食乎子曰陳無宇調門客曰昔荊來伐無一介以何國之寡士也門客對曰君車

公文纂士不得以爲緣飛鴨有餘食亡不足載稱弋鳧與鴈
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不亦難乎 說苑
曰舊無他心故庶人以爲貴 廣志曰野鴨雄者赤頭有距養鴈生白卵百枚
生有毳華鶩爲以秋冬生卵並出蜀最長鳧肥而耐寒宜爲臛 任顗易林
曰鳧鴨舞故翼鼎鼐烝充德 風俗通曰王喬爲郟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
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飛
從東南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其先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廣州先賢傳頓琦至孝母喪感慕哀聲子不絕有飛鳧之白鳩接廬側
見人即去見琦而留 又丁密遭父艱有飛鳧一雙游密廬旁小池見人則馴
附如家所畜後遭母喪密歸至所居一宿故鳧復游戲地中 吳錄曰
宴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爲鴈鴈鳧兒頭中猶有石也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
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鳧栖息松間故俗謂之松鳧兒 晉簡文帝
詠單鳧詩曰銜苔入淺水刷羽向沙洲孤飛本欲去得影更徘徊 又詠
寒鳧詩曰週水浮輕浪沙場弄羽衣眄眄隨流沒雖雖傍海飛 閻江

雞

爾雅曰雞大者蜀子絡絕有力奔以絡爲三尺爲鶤 春秋運斗樞曰玉
衡星精散爲雞 又說題辭曰雞火精故知陽南方之象 火陽精
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 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栖于塒 易曰踽踽爲雞 周官
曰鳧鴈掌以秋冬生卵並出蜀最長鳧肥而耐寒宜爲臛 任顗易林
雞栖其子邸氏爲之金距平子怒 又曰宵盜逾牆鳴雞相呼 又曰宵
尾問之得者曰懼爲懺也 誡絕曰雞山者句踐以畜雞將伐吳以食死
士 列子曰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之雞可鬬乎曰未也方虛
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望之如木雞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也 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羊肆之雞
大雞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也 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羊肆之雞 司馬彪曰羊肆賣羊之處 三歲爲株 株根也 相望 自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

骨塗其頭（塗泥也）又曰越雞不能伏鵠卵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爲雞鳴遂得逃歸　呂氏春秋曰荅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鰓數千而後足　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欲以一人之智及兩國之兵以攻秦秦必破之君夫鵠侯之不可一猶使雞之不能俱上矣猶也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乃設禮義以誘子路乃委質請爲弟子　又曰武帝得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信之　玄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公曰何謂也饒曰君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鬬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雖有五德君猶日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夫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德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　漢書曰王奉光好鬬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光曾後即位封成侯　又宣帝微時鬬雞於杜雲之間　又曰龔勝字君賓泰山人家養五雞　又曰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醮而致之於是遣王褒持節求焉　淮南子曰雞將知旦鵠知夜半　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客雞黍供食有他肉姑盡設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止姑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言棄之論衡曰傳言淮南王得道畜產皆仙犬吠天上雞鳴雲中　又曰孟嘗君叛出秦關雞未鳴開不開下座賤客鼓鼚爲雞和之乃得出關太牢馬以同類相應而雞人亦以殊音相和應和之驗未足以效同類也　列仙傳曰祝雞公者雞陽人居白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栖于樹晝日放散呼名即種別而至　廣志曰雞有胡騂五指金骹白雞金骹者善鬬　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尾雞其尾長五尺餘　九州春秋曰魏王倉集中計劉備不得進意欲棄之乃發令曰雞肋疎曷不知何謂主簿楊脩曰夫雞肋棄之則可惜啖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王欲去也乃白魏王遂還　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求長鳴雞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之　南越志曰雞冠四關如蓮花鳴聲清澈　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雞　魏志曰扶南王范尋以鐵爲鬬雞假距與諸將賭戲　博物志曰祝雞翁養雞法令世人呼雞云祝祝起此也　幽明錄曰晉宛州刺史市國宋齊宗齊宗嘗與人賭賽賭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著窓間雞遂作人語與奴宗談論極有言智終日不輟奴宗因此告以巧大進　述異記曰雩都縣江邊有石室常有神雞色如金出穴看聞翼長鳴見人輒飛入穴門號爲金雞穴　雞　晉祖臺雞詩曰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獻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鳴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陳王曹植鬬雞詩曰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爲衆賓進樂方長莛坐戲客鬬雞閒觀房群雄正翕赫雙翹自飛揚揮羽激流風悍目發朱光鬐落輕毛散厲距往往傷長鳴清雲扇翼獨翔翮顧衆徘徊意不樂無以娛嘉賓助常得擅此場　鬬鵝鬬雞詩曰戚戚懷不樂無以娛嘉賓助常得擅此場　鬬鵝鬬雞詩曰遊戲場命駕迎衆賓二部分曹伍群雞煥以陳雙距解長綵飛踊超敵論并羽張金距連戰何繽紛從朝至日夕勝負尚未分專場馳衆敵剛捷絕等群四坐同休贊宜王懷悅欣博弈非不樂此戲世所珍　鬬鷄　魏文帝鬬鷄詩曰白日西馳時不可再得願及良辰會高殿臨華池羣英聚四坐並坐鬬雄雞　又曰鬬雞東郊道觀者如雲堵轉眄生風雨交距會神武揚威厲虎步邁中野長嘯激清音羽毛粲光采觀者咸稱善　又曰鬬雞篇曰鬬雞大道邊連騎觀鬬雞觀雞何翼翼鳴聲一何長冠距懷武節鬬勇絕等倫觜爪如劒戟一鳴驚四鄰再鳴精神震三鳴守節整觀者莫不盡喜樂賞賜過千金　又曰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名姬美顏耀朝日纖腰束素絲被服麗且鮮鬬雞東郊道連騎越城闉廣場觀鬬雞觀者萬餘人雄雞鳴相和長翹拂雲起揮羽激清風悍目發朱光鬐落輕毛散金距蹋鋒芒一鳴實千金再鳴中三軍　又曰鬬雞篇曰

踟躕踟躇嗛容與或把拖俯仰或撫翼未舉或狼顧鴈視或鳴翔鴈
舞或作黃而引敖或單命於強禦於是紛紜會赫雷合電擊爭奮
身而相戰分競集執鳥而雕睨得勢者凌九天失據者淪九地 圖陸
善長鳴雞賦曰美南雞之殊偉察五色之異形何侗晨之早發抗長音
以司晨 圖曹植 雞鳴高樹顛 圖魏文帝 雞鳴埭上 圖劉孝
威 雞鳴桑樹顛 圖古樂府 雞鳴茅屋上 圖梁簡文帝 雞鳴
山欲曙 圖庾信 雞鳴天欲曙 圖陳後主 雞鳴天下白 圖隋煬帝
雞鳴歌 圖唐太宗 雞鳴曲 圖李白 雞鳴 圖劉禹錫 雞鳴
埭曲 圖張祜 雞鳴曲 圖李商隱 雞鳴 圖許渾 雞鳴 圖
温庭筠 雞鳴 圖韓偓 雞鳴 圖羅隱 雞鳴 圖鄭谷 雞鳴
圖李中 雞鳴 圖徐鉉 雞鳴 圖徐夤 雞鳴 圖王禹偁 雞
鳴 圖宋祁 雞鳴 圖王安石 雞鳴 圖蘇軾 雞鳴 圖秦觀
雞鳴 圖晁補之 雞鳴 圖張耒 雞鳴 圖陳師道 雞鳴 圖
陳與義 雞鳴 圖楊萬里 雞鳴 圖陸游 雞鳴 圖范成大 雞
鳴 圖尤袤 雞鳴 圖楊冠卿 雞鳴 圖劉克莊 雞鳴 圖
文天祥 雞鳴 圖謝翱 雞鳴 圖元好問 雞鳴 圖虞集 雞
鳴 圖楊維楨 雞鳴 圖高啓 雞鳴 圖張羽 雞鳴 圖徐賁
雞鳴 圖王冕 雞鳴 圖劉基 雞鳴 圖袁凱 雞鳴 圖李東
陽 雞鳴 圖何景明 雞鳴 圖李夢陽 雞鳴 圖王廷相 雞
鳴 圖王九思 雞鳴 圖王世貞 雞鳴 圖王世懋 雞鳴 圖
王穉登 雞鳴 圖徐渭 雞鳴 圖屠隆 雞鳴 圖陳子龍 雞
鳴 圖夏完淳 雞鳴 圖吳偉業 雞鳴 圖錢謙益 雞鳴 圖
王夫之 雞鳴 圖顧炎武 雞鳴 圖屈大均 雞鳴 圖王士禎
雞鳴 圖朱彝尊 雞鳴 圖查慎行 雞鳴 圖厲鶚 雞鳴 圖
袁枚 雞鳴 圖趙翼 雞鳴 圖黃景仁 雞鳴 圖洪亮吉 雞
鳴 圖張問陶 雞鳴 圖舒位 雞鳴 圖王昶 雞鳴 圖王
鳴盛 雞鳴 圖錢大昕 雞鳴 圖王引之 雞鳴 圖王念孫
雞鳴 圖阮元 雞鳴 圖張惠言 雞鳴 圖張琦 雞鳴 圖
龔自珍 雞鳴 圖魏源 雞鳴 圖姚鼐 雞鳴 圖方東樹 雞
鳴 圖梅曾亮 雞鳴 圖管同 雞鳴 圖姚瑩 雞鳴 圖張
維屏 雞鳴 圖陳沆 雞鳴 圖祁寯藻 雞鳴 圖何紹基 雞
鳴 圖鄭珍 雞鳴 圖莫友芝 雞鳴 圖曾國藩 雞鳴 圖
郭嵩燾 雞鳴 圖李鴻章 雞鳴 圖左宗棠 雞鳴 圖沈葆楨
雞鳴 圖丁日昌 雞鳴 圖張之洞 雞鳴 圖王闓運 雞鳴
圖皮錫瑞 雞鳴 圖葉德輝 雞鳴 圖康有爲 雞鳴 圖梁
啓超 雞鳴 圖譚嗣同 雞鳴 圖嚴復 雞鳴 圖夏曾佑 雞
鳴 圖王國維 雞鳴 圖羅振玉 雞鳴 圖劉師培 雞鳴
圖章炳麟 雞鳴 圖鄒容 雞鳴 圖秋瑾 雞鳴 圖陳天華
雞鳴 圖黃興 雞鳴 圖宋教仁 雞鳴 圖蔡鍔 雞鳴 圖
蔣翊武 雞鳴 圖孫武 雞鳴 圖劉復 雞鳴 圖錢玄同 雞
鳴 圖魯迅 雞鳴 圖周作人 雞鳴 圖胡適 雞鳴 圖陳
獨秀 雞鳴 圖李大釗 雞鳴 圖毛澤東 雞鳴 圖周恩來
雞鳴 圖朱德 雞鳴 圖劉少奇 雞鳴 圖董必武 雞鳴
圖林伯渠 雞鳴 圖徐特立 雞鳴 圖吳玉章 雞鳴 圖謝
覺哉 雞鳴 圖李維漢 雞鳴 圖張聞天 雞鳴 圖王稼祥
雞鳴 圖博古 雞鳴 圖葉劍英 雞鳴 圖聶榮臻 雞鳴
圖林彪 雞鳴 圖彭德懷 雞鳴 圖賀龍 雞鳴 圖劉伯承
雞鳴 圖徐向前 雞鳴 圖陳毅 雞鳴 圖羅瑞卿 雞鳴
圖粟裕 雞鳴 圖陳賡 雞鳴 圖蕭克 雞鳴 圖王震 雞
鳴 圖王恩茂 雞鳴 圖王樹聲 雞鳴 圖宋任窮 雞鳴
圖張愛萍 雞鳴 圖譚震林 雞鳴 圖陳雲 雞鳴 圖鄧小
平 雞鳴 圖李先念 雞鳴 圖聶榮臻 雞鳴 圖徐海東
雞鳴 圖劉志丹 雞鳴 圖習仲勳 雞鳴 圖高崗 雞鳴
圖賀子珍 雞鳴 圖蔡暢 雞鳴 圖康克清 雞鳴 圖鄧穎
超 雞鳴 圖劉英 雞鳴 圖王若飛 雞鳴 圖秦邦憲 雞
鳴 圖項英 雞鳴 圖瞿秋白 雞鳴 圖張太雷 雞鳴
圖惲代英 雞鳴 圖蕭楚女 雞鳴 圖李立三 雞鳴 圖
鄧中夏 雞鳴 圖向警予 雞鳴 圖蔡和森 雞鳴 圖蔡
暢 雞鳴 圖何叔衡 雞鳴 圖毛澤民 雞鳴 圖毛岸英
雞鳴 圖毛岸青 雞鳴 圖毛岸龍 雞鳴 圖毛岸紅 雞
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
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
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
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
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
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
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
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
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
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
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
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雞鳴 圖楊開慧 雞鳴 圖楊開明 雞鳴 圖楊開智

田疇辭榮深谷繞山岳定從容
辰極隨指按以騰踊因升降以畢工公終連薄以搜寬遂附首以摧鷹

鷂

爾雅曰鸇負雀鷂也廣雅曰籠晚鷂也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上毛詩
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揚注云鴥疾飛貌詩義疏曰隼　凡官
鷂也齊人謂之題肩或曰雀鷹雲花爲布穀此屬數種皆工隼　凡官
考工曰鳥旗七斿（爲旗）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庭而死（楛矢貫之）楛長尺咫（隼之皇
尼仲尼曰昔武王克商所得也　莊子曰鷂爲鸇鸇爲布穀布穀復爲鷂
此物變也　列子傳曰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鷂在
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鷂遂而殺之公子慕焉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殺爲
鷂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宾公子慈辭
旁國左右捕得鷂三百餘頭以千公子欲盡殺之恐有亡羊乃自按劒至
其籠上曰誰復罪無忌者即亟放其餘　淮南子曰蒼鷹擊於殿上
名聲流布天下歸焉（高誘注）　焦贛易林曰無妄之明夷曰千雀萬鳩與鷂爲讎
得意欲歸秦王不聽其言曰今烏白頭烏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
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禽羿仰射十
日中其九烏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太守烏衆於廳事屋
梁兒雄於床下　王隱晉書曰晉武帝爲齊王攸置酒洛陽西掖門宴
寮於時有烏白頭集坐前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
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禽羿仰射十
日中其九烏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太守烏衆於廳事屋
梁兒雄於床下　王隱晉書曰晉武帝爲齊王攸置酒洛陽西掖門宴
寮於時有烏白頭集坐前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
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禽羿仰射十
日中其九烏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太守烏衆於廳事屋
梁兒雄於床下　王隱晉書曰晉武帝爲齊王攸置酒洛陽西掖門宴
寮於時有烏白頭集坐前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

烏　鸛　雀　鵲　鳩　鴟　百舌
倉庚　鴝鵒　鸜鵒　鴟鴞　鸛鶇　白鷺
鴟鴞　鴟　鴞　精衛　翡翠　脈鳥

爾雅烏烏醜其飛也翔　又曰純黑山烏　又曰純白腹烏　春秋運斗樞曰
援星散爲烏　廣雅曰烏有白頭　毛詩曰止于棘誰知烏之雄雄時者
知烏也　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又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又曰
左傳曰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
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又曰晉侯伐鄭楚子救鄭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
聲樂音師其遁　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音師其遽　春秋
元命苞曰火流爲烏烏孝鳥何知孝鳥陽精陽天之意高在日中從天以昭
孝也　太公六韜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且曰開之爰其人者愛其屋
上烏愛其人者惜其餘胥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

傷一境以為顏至孝故慈烏來萃衛敬之興欲令龔黃者遠聞即於敝處立縣而名為烏傷王莽改為烏孝以彰其行述云　南越記曰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今雅烏化為之

雋　元帝晚栖烏詩曰日暮連翩翼俱上向林栖風多前鳥駭雲暗後群迷路遠聲難彼飛件行未齊應從故鄉返幾過人簡閒惜問儔棲妥何如湯子啼　劉孝威烏生八九子猶曰城上烏年年生九雛毛不自暖張翼強相呼引成翮備各西東丁年賦命有窮通不見高飛帝輦側遠託日輪中尚逢王吉笥前猶聚唐昇弓豈如鑿采投蘂須文簇林昭公流聲表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像流蘇時候風

梁昭明城上烏詩曰朝飛集帝城猶帶夜啼聲近日毛雖暖開弦心尚驚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毛孫公子左挾彈右持揮丸以加其頭書畫掩乎茂樹夕啄殺矣　史記曰胡武侯薨毛寫主文康長子章而傳國於公子何主父遊沙兵公子章作亂與荷戚敗章走趙主父圍主父主父發倉粟以賑救章餓死沙丘　韓詩外傳曰夫白鳥皇之行起也沿邊千里番

無仁恩之德祥舍而易為而不哉夫烏之為瑞又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鳥是以周書神其流寇詩人美其所集望高者貽其憂止安屋者及其增數蓋古人所以為稱若乃三足德流國有道則見爾雅曰慈烏反哺之德何以加焉服忌烏而賈生懼之鳥而賦之不亦可乎

鵲

爾雅曰鵲鵲鵲其飛也翍　郭璞曰翍翅上下　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　廣雅曰飛鵲鵲鵲禮記曰季冬之月鵲始巢　毛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　說文曰鵲巢知風先其巢門戶背太歲而開　觀雨巢鵲自南方來翼七尺曰大而巢於高枝之巔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乘行失時則鵲起　又曰莊周遊于雕陵之樊　樊藩也　見異鵲自南方來翼七尺曰大運寸　寸把　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　栗鄉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之所起　又曰鳥鵲知來鼠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　鹽鐵論曰中國所鮮外國以為寶以玉璞投烏鵲之巢宜字此德行幽感所致　說苑曰吳王欲伐荊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

丸操弾於後園露霑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語衣如此對曰園有螗上有蟬蟬高居非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曰執彈丸欲取黃雀不覺露衣　泰山松後漢書陳俊學尚書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鋤翔翔　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年九歲見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蟻所困寶愍之取歸養之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銜白環四枚以遺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於此遠絶冥冥雀來集衣袖乃飛而去　漢書曰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家有黃雀數千銜土覆其家上百姓憐之

幕願同插　又和晉安王詠鶴曰可憐幕上鶴羞泄羽衣夜夜同巢宿朝朝相背飛衛泥贈樂善相知奉英徽秋蟬小夜寞聽此未辭歸

【圖】韓詩詠衛泥雙鶴詩曰衛泥金屋外表瑞玉階中學飛疑漢苑巢成新尚空徘徊零陵石飛舞逐春風　【圖】江

惲吳宮人截還猶如一　【圖】毛衣衛花弄雌雄　【圖】江總詠雙鶴詩曰二月春暉暉雙鶴一毛衣衛花弄雌雄

拂葉隱芳菲或在堂間戲多從幕上飛若作仙人履應往日南歸

【圖】虞世基賦得戲鶴俱伯詩大夏初揩與雲齊歸藏雙入室衛泥狹繞歌梁自舞閣偶為仙履往蘭閨千里爭飛念雖並聊伺奚言詎翼

【圖】【圖】傅咸鶴賦曰有言鶴今年巢在此明歲枝復來者其將逝背水識之其後果至焉鶴子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佇進止之有序秋皆陰以龍潛春晞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処棲巢之西醜患林野之多阻詩鳥獸之難群非斯人而誰與偶里人為美託君子之常言違來春而復歲意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亟改適而更赴　【圖】盧

諷鶴賦曰爰集崇宇依于其棠布窠巢之計孰敢先乎後而鴻漸遵陸鴈於是族類偕長雄倡俱逝顧水湄下上雲際嘲哳閒關條忽翻來如律擊去若鳧舄群連翩翻之麗容仰連翻之玄翼捷鯊差之羞尾發繒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商風夜永遂匿形於深穴斂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克肌翕至和之精粹潛悟以去欲故保生而不罹虞羅勿之為害獨弃林而遇人不歸覊以自疏永歸剛而附親有受梓而皇祇故遺卵而生殼惟帝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在鴈乃銜泥構巢居傅咸鵲賦曰鵲有巢鳲居傳咸詩曰鵲之巢鳲居之自藉採懦毛以為蓐啄清懇之吟音永吟鳴而自足　【圖】郭璞鵲賦曰鵲鳥鵲鳥子飛瑞捷以卯玄玉受發聖善自遠商人是頌緣之弦管　【圖】晉

御統妻辛女嬰鳥頌曰翻翻玄鳥載飛載揚頡頏厥宇遂集我堂銜泥啄草造作室房薛彼欲階處此高涼乃于育子子孫千箱天雛傷羽翼既就緻心翱翔顧影逸豫其樂難忘

鳩

禮記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　方言鳲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鳵鳩或謂之鴶鳩　列子曰鳵鳩食其大者謂之鴶鳩　列子曰衛泥金屋外表瑞玉階中學飛疑漢苑巢成新尚空徘徊零陵石飛舞逐春風　【圖】江

簡子大慨厚賞之　說死曰鳥名逢鳩鳩曰子將安之鳥來曰我將東徙鳩曰子改鳴則可不能改鳴東徙楢亞子之辭也　續漢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餘各以年數八十九十禮有加賜民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愛民也

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間遇善歌鳩聲中間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為在樹人乃作脫及即住異此鳥故化鳩救以賜老者

按淮南五鳩鳩者鴈鴈民也　【圖】晉王獻鳩賦曰養老扶衰雖氏故作鳩杖以扶老　蔡邕獨斷曰鳲鳩拜於堤山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処棲巢之西思先作歌　會稽典錄曰度遼字叔始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遼以聞終　又曰蔡弘遷太守郡人令老在喪致哀白鳩巢戶鉤弋樂為孝廉朝宜稱為白鳩郎　廣州先賢傳曰杨琦蒼梧之至孝母疾病琦侍湯藥不離側晝夜號泣仰天請命母疾遂愈後母終琦哀慕不已終墓側而成屋拾柔草以供祠祭鳥鳥感其孝義每旦輒有白鳩白鴿數十雙來集墓前旋繞哀鳴音聲相和琦每見鳥輒為流涕　【圖】宋王曾慎魏德論

謳曰班班者鳩也文素其質昔翔般邦今為魏出朱曰丹趾西亞施報黃
飛載鳴彰我皇懿 晉 陳壽 曹植 今俗惡鳥論曰昔荊之有梁將徙
巢於吳鳩遇之曰子將安之鳥巢曰將巢於吳鳩曰何去荊而巢吳乎鳥
曰荊人惡予之聲鳩曰子能革子之聲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為子計者莫若死頸聒聒終身勿復
鳴也 晉 阮籍 鳩賦序曰嘉平中得兩鳩子嘗食以黍稷後辛為
狗所殺故作賦

鳩

春秋運斗樞曰主衡星散為鳩 爾雅曰鳲鳩 禮記曰前
有塵埃則載鳲鳩 莊子曰鴟鴞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班固 論
曰秦山之鴈乎 列仙傳曰季仲商夜卧床上或為鴈後至者躍得鴈視之仲前也後留更三
上候北風當飛度南海山上有羅雁者羅得鴈視之仲前也後留更三
年自云往崑崙山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交趾下瘴上雷雨人悉上蓋
仰視鳥高踔踔隨水中 博物志曰漢舊事蔡國送鳶卵給大官
晉 張華 鷹賦 射工鳥射人影則病 詩曰鳴鳶鳴鳶 毛詩曰鳶
陵神仙發機如敵鳥必狀三發兩鳶連流血濺墻屋走毛從風旋庶士同
聲慕君射一何妍

又古

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 左傳曰郯子云少昊氏司徒也 易緯
通卦曰百舌者石之舌鳥也能反覆其口隨百鳥之音 風土記曰祝鴂反
舌也 春秋保乾曰江充之害以其前反舌鳥入殿 晉 成公綏 反舌
詩曰假客不足觀 晉 潘岳 反舌猶可薦幸蒙喬樹恩得以間高殿 梁 孝
綽詠百舌詩曰山鳥惜春暮九旬三月交坐花林復伯懷春鳥枝間弄好音遷
喬聲迴出處谷鄉百幽深下聽長而短時間絕復嗟孤鳴若相對百鳥
似群吟 晉 閻非珠翼 是誰獨傷心 晉 李充 翰林論曰反舌鳥
鳴而百草生奇對芳辰於此月屬仲春之末
又雖備黃鳥止于丘阿 又曰睍睆黃鳥 毛詩曰倉庚鳴 毛詩曰春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侯舒公子車奄息 詩義疏曰黃鳥黃鸝留也或曰鳴
黃菜留鳴川澤之黃鳥或謂之黃鳥或謂之黃鳥常棲高木深茂之處
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雀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
之鳥或謂之黃袍 晉 成公綏 黃鸝賦曰 晉 孫楚 鸝賦曰
農桑未賦之日然啼人之我田 庾闡 倉庚賦曰 晉 庾闡 倉庚
既外華堂而進御春明后之感神唯今日之佳偶倏得去死而就生託幽篁以
栖息屬清風而哀鳴 晉 王粲 鸎賦曰覽萬物之變情感倉庚之
雖物微而命輕心慢惰而躁之日掩蔽公所萬忽逍遙而既宜就隅角而
鼓翼春獨宿而死頸壁長夜以向晨 晉 閻倉庚之羣鳴春扈翔於南夢戴
紅慕子東朱既同時而異處憂寶感類而傷情 晉 王渾妻鍾夫人鶯
賦曰嘉京都之鶯鳥冠群類之殊形擢末翮於紫閣超顯御乎天庭惟
節連之不作懼龍角之西頹慕同時之遠誤令粉不成 晉 賈彼
鸎鵡

爾雅曰桃蟲鷦其雌鷦俗名巧婦又曰鴟鴞鸋鴂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詩疏義曰鴟鴞似黃雀而小啄刺如錐取茅秀窠以蘆絮以髭繫著蘆葦枝幽州爲之鷦鷯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黃雀 毛詩曰嗜欲小黃雀其鷇化爲蝴故俗語曰鴟鴞生蝴 焦貢易林亦謂桃蟲生蝴或云布穀生子鴟鴞養之 莊子曰鴟鴞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我邪 張衡賦曰何終始靡常若巨魚之變化乍龍躍而鱗奮乍鴟張而翼舒 又曰鴟鴞鵷雛之微翕翅生風而扇雲 宋玉風賦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萍之末侵淫溝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又曰枳棘之枝鴟梟宿焉 又曰鴟鴞之鳴不如家雞之晨 又曰鴟鴞鳴而喪其巢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鸛鵒之巧言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鸚鵡之慧心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知時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應對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意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學語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言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鳴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舞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走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飛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睡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食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浴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步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立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臥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笑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哭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愁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病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死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葬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祭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弔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賀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送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迎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歌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舞 又曰鴟鴞之在籠也不如鸜鵒之善戲

淫弄音逸飲聯而關雪來清吹而微吟

鴻鵠

瞻海異物志曰鴻鵠水鳥毛有五色食狂紙在後中短毳飛
鵠鵠詩曰蕙草含芳瑤池曖晚色得廂鴻鵠影聯光弄羽翼
帝詠飛來鵠鵠詩曰飛從何處來似出上林間曰衡長生葉翅染且明苔
宋謝惠連鴻鵠賦曰睹見水禽之萬類信莫靡乎鴻鵠服昭晰之鮮宴棲玄
黃之美色命儔旅以翔遊翰川渭而相羅暮而雲布摧羽翮於扁翻垂穹浮之諧儔宛鸞於龍翼

白鷺

爾雅曰鷺舂鋤　毛詩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詩義疏曰鷺白鳥水鳥也
好而絜白謂之白鳥齊魯謂之舂鋤連東樂浪吳楊謂之白鷺鳥　楚辭王時
有朱鷺舍人飛翔復有赤色者舊說云時鼓吹音樂朱鷺鳥曲是也　後漢書東
白鷺賦曰有提樊而見獻宴振鷺之群舍表弗納之素質擬樂水之哥心
晉成子高子卿鼓吹曲朱鷺鳥詩曰王山一朱鷺容與父王嗷欲向天池欲趨絕

鸛鵝

方言曰野鳥甚小好沒水中南楚之人謂之鸛鵝　爾雅曰鸛鵝　郭璞精衛贊曰炎帝之女化為精衛沉形東海靈
上林賦金隄羅羽翩翩水谷毛衣非含質薄下食懷恩自遠歸

鸛水鳥捕上征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為精衛常取西山之
木石以填東海　郭璞精衛贊曰炎帝之女化為精衛沉形東海靈
爽西邁乃銜木石以填彼害

翡翠

爾雅曰翠鳥也　舍頌解詁曰鳥翡翠別名也　詩翡翠翠羽也
周書曰成王時蒼梧獻翡翠　孝經援神契曰神雀翡翠夜則翼羽曜
雌雄翔飛今翠曾舉又曰翡雀翠鵖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翠鳥
千又曰孫策王旦郎中侍從貂羽黃金附蟬　翡翠翡翠別名也　詩翡翠翠羽也
肯出交州興古縣　吳錄薛綜上疏曰曰南遠致翡翠充備寶玩徐廣
車服注曰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　楊
孝先交趾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墮更稍下作巢子生
毛羽復益愛之又更下巢也　後漢蔡邕翠鳥詩曰庭陬有若鵠
遊何言異捕鳥雌住雄不留孤飛出庸徼獨宿下淪洲東西從此去兒
響絕無由

鵬

莊子曰北冥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
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水擊三千里摶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見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
猶於雲夢毛群羽族爭鬻搏此鷹瞻目遠瞰雲際俄有一物凝翔鮮白
不辨其形鷹便陳翻而升直薄若飛電直貫鵬鵬之中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
噴地良其兩翅廣數十里時有博物君子白此大鵬也文王乃厚賞之
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鵬東方朔識之　圖賈彭鵬贊曰
令嘴兒張戎失鵬鵠賦以其時俊鷙而偏於受害鳥愚以為未若大鵬插
形遐遠自有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試云數大鈞之播物啓現化於天壤
喜有鵬之巨鳥摶元氣之奇象揭宇內之高陽遊四荒以況翔　圖阮
修大鵬贊曰蹈冷風之飄飄自北溟假精靈於神化以生如雲之舒如山之形海

綠葉合并榮趙平鳥時來集振翼脩容形迴顧生動色動搖搖經青
鳥 圖注海翡翠鵰白波一鳥之奇雛生金洲與炎山映銅陵之素翎雜
碧磴之紅泉敏慧性及愛憐心寢鳥頡頏翼與雲青羽終絶命於虞人充南賦
於內府備寶帳之光儀 晉美女之寶飾惟白毛而成入粧紫金而爲色
專妙采於五都擅精華於八極 圖郭璞翡翠雀鷹鳥越
在南海羽不供用內不足懷璧其罪賈生以采

服鳥

臧氏之荆州記曰巫縣有鳥狀雖雞其名爲鵩楚人謂之服 圖論衡
服鳥賦曰誼爲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而爲鵩以自廣
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鵩不祥鳥
其狀類單閼之歲孟夏庚子日昳時有服集于舍止于坐鵩貌其閒暇異物來萃
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誼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鵩令去何之
鵩乃舒翼鼓目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固無休息轉續而相嬗或推
而還物種無窮胡可勝言 服賦 一四 夕
夫禍之與福何以異 命去何可說 執知其極 雲蒸雨降紛錯相紛大鈞播
物块圠無根 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
安有常則 圖孔臧鵩賦曰季夏庚子思道書居爰有飛鵩集止屋隅
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歎然覽觀考經書在德爲祥幷常爲妖寧氣
而應天道不論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已茲服鳥卒用斃己客我今考信道
乾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禍福無門唯人所求鵬天住命慎厥所脩揚遐
養志老氏之畸時去不索時來不逆與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
令勒劇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三 歌 紀上

馬 駒 騾 驢

馬

爾雅曰馬脣上皆白惟駠 駠音殊脣白者四蹏皆白騊 騊音桃四蹏皆白
足皆白騜 騜音吳後足白駒 駒音俱前左足白騵 騵音原左馬 騵馬名
駃馬白腹駓 駓音丕黃馬黑毛駱 駱音洛白馬黑鬣尾本白騏 騏音其後右足白
足左足白驪 驪音麗黑馬白脣白駹 駹音尨面顙皆白惟駵 駵音留赤馬在肩後
白達素縣 縣音玄白面顙皆白惟駵 駵音留赤馬在肩宜乘 白馬黑髦
在肩後減陽 減陽在脅方朝 朝音潮在背月閑廣 廣音宏闊 逆毛居駼 駼音徒
馬黃脊騧 騧音瓜黃馬黑喙青驪 驪音離馬黃脊騅 騅音追蒼白雜毛
駰 駰音因有斑文如鳳凰羽 形白雜毛騢 騢音霞白馬黑脣騚 騚音巢黑喙
又曰馬八尺以上爲駥 駥音戎又曰絶有力曰戎 說文曰騵 騵馬腹
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黃 黃騏乘之壽千歲 又曰秦文公
曰桃林廣圜三百里其中多馬 說林似鹿 又曰大澤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
馬白民之國白馬朱鬣目若黃金 駿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 乘黃
七十二 一五 夕
又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莖葉名曰杜蘅 以
走馬 帶者令馬善走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乘蒼龍 周官曰王馬八尺以上
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爲馬天子十二閑六種家四閑二種禮牛
戒儀曰君乘火而南海騏駵馬 易說卦曰乾爲馬爲老馬駿馬 毛詩曰駉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脩魯頌重穀文王祠先公而史克作是頌駉駉牧
馬在坰野薄言駉者有駉有皇有騏有黃以車彭彭 左傳曰宋人以文馬
百駟朝華元于鄭 又曰晉莊公新作延廄凡馬日有班馬之屬齊師其遁 又唐成
公如楚有兩馬騋騋 又曰襄之北土馬之所生 春秋設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後滅虞虞旬月而反馬已齒加長矣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
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
之不爲用也東帛贖之家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爲 又曰知士望吳門馬見一丈餘

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足以追及後人矣馬為一死 孝經援神契
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神馬 地鎮圖曰銅器之精見者馬 太公六韜曰
王相周伯昌於麥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十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
於是得大乘氏文馬騶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雖斯之乘以獻商王 管
子曰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管仲意者君乘獻馬公曰然仲
曰敢馬食虎豹故疑為 尸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
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
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可使行求馬于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矣公曰何馬
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矣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
之牡而驪公不說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
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
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若皋乃相馬之法也 淮南子曰景公使人養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
養馬者晏子諫數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最
善馬三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死於諸侯轉伐吾閒一當死也
公聞然後止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 莊
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尾而陸此馬之真性
也雖有義臺路寢無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
羈馳騁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孫卿子曰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
則亦及之矣 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春往而冬反遂惑失道
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 又曰說宋人善辨
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而過關則顧白馬而說藉空辯則能勝於口
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
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如子雖辯智巧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又曰
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
馬多其利多也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曰敗失左驂自往求馬見野人飲馬
之糟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遍飲之而去 戰國策曰汗明
見春申君曰夫騏之上駟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
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驟於是俛而噬仰
而鳴聲達於天如出金石聲 淮南子曰王子慶忌之勇捷過人及其
死也頭注江中三日三夜顏色不變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之馬曰龍
其高八尺 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 又曰馬八尺為騋七尺為馬 又曰
春秋傳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又曰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友有可使求馬者乎 又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
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又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

子175-160

大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肅肅按蝦蟇無尾當言
夏馬夏馬患蠅蚋掉尾擊之故肅肅也　又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
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逢小兒觀之却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
之乘者喜其言駛駛不已至於死　又曰馬一疋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足
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止吠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說馬死實
得一疋鼻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東帛鼻為疋與馬之相疋耳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朞年不得今人君考
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出左右將馬過
平曰此馬相今日死及帝乘馬惡帝衣香韜帝脅帝慙殺之　又曰
獻國出果下馬漢時恒獻之高二尺乘馬名果下出漢中　英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遠警
輒厲色作氣如赴鋒常乘白馬數十疋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
義從以為左右翼胡甚畏之　曹瞞傳曰呂布乘馬名赤菟人語曰人中
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吳錄曰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墮馬卧草中卓
來分散馬還營鳴呼軍人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營　江表傳曰

孫權征合肥馬上津橋橋倒見撤丈餘無板權躍馬超之得免　世說曰魯
備之初奔劉表也於樊城表左右欲因會取備備覺如廁便出所乘馬
的顱走躍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策之呵風吹鬃顱即還
不努力的顱速備急調的顱曰今日厄可
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馬的
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沒當見一黃馬左目青是吾
子可令騎行相及也須臾果逢白黃馬南馬果先鳴言馬鷹之
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如馬驁知短五爽必
不能用也　搜神記曰趙固所乘馬忽死固甚悲惜之問郭璞璞曰
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當有立枝林樹便擬打之當有一物出
急抱將歸於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嘘
吸其鼻馬即起亦不復見猴　淮南子曰有人與奴俱得心痛病奴教令
之得一白鼈取諸藥內中不死後令有人乘白馬來謂賊之乃縮頭縮腳臥

取馬溺灌之便活為水所者乃飲一斗馬溺方差　又曰謝尚所乘
馬忽死尚甚愛惜之時有夏侯弘曰吉見鬼神與言語尚初不信
弘曰我能令馬活信通神不乃下床去良久還曰廣神安君馬今已
請得還須臾奴人皆見馬從東來至死馬邊便滅死馬即活　襄陽記
曰中盧山有一地穴深時有數百疋馬出經月名馬穴吳時陸遜
亦知此穴馬出得數十疋　長沙耆舊傳曰南陽大守張忠曰吾年
往志甚強健如八百錢馬死生何價　相馬經曰馬眼欲紫豔光口中欲
赤色也盧江太守傳曰陳衆舉州從事楊州部有賊擊之多死衆請
以威信取之因留直白馬往賊東身歸降遂生為立祠号曰白馬
從事

天馬歌曰太一貺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
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迾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又曰天馬來
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龍出徑千里兮循東道天馬來開遠
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來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右歌詩曰平
陵東松柏冢不知何人劉義公在一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

劉汝南曰東皇子有一駿名曰千里駒絡首纏腰尾養以甘露菊朝
飲清文帝西齊行馬汝南曰昔風白金絡袖花紫金珂影斜鞭照曜塵起
足躡跗注俠稱六轡輕薄出三河風吹鬣皇柳拂耳過櫪上月初圓想繞碧蕖
心遊山煙霧多雲開馬瑙勒水淨瑠璃支路蒼梯去月初圓想繞碧蕖
動移晷行寧須數李過　又李騏馬詩曰騏驥產北土名馬生朔方
條騷五陵朱汗染交騧急珂鳴響玉名鑣光照耀塵起
心君莫惜　又繫馬詩曰青驪兒揚尾垂玉蹄未盈月朝夕
猶揖紫郎足絆中　顧揚頭俯上聊紫金宜縛柱影轉見鞭長何殊八
又登山馬詩曰登山青驪馬鬣金鞍華金宜縛柱影轉見鞭長何殊八
公神駿上推南王　又和人愛妾換馬詩曰劝君莫辛多種何事苦生離
誰言似白玉定是好青驪必取西中物偏得路傍兒　梁元帝纂要曰九馬總會
香禾及風何疾騎堅疑電發識祁連東　又
池連翩驟柱技鳴珂隨踽踽馳驟塵逐鞭轉速看騎馬詩曰良馬出蘭
中不死後令有人乘白馬來謂賊之乃縮頭縮腳臥汗緩覺風吹

遠望黃金絡懸識幽并見 又紫騮馬詩曰長安美少年金絡飾連錢
死轉青門絲鞚照曜珊瑚鞭依槐復依柳蹀躞好風前方逐幽并
去西北共連翩 梁劉孝威和王音陵愛立援馬詩曰駿馬出樓
蘭一步九逐桓小史贈金絡良二送王鞍龍駒本來其易乘孫去實難
驥服妾猶有請爲急絃彈 梁庾肩吾以女換馬詩曰渥水出騰
駒湘川實應蜀來從西注道去逐東南隅玉顏非所重山路好蓁蕪
似廢將令換千金會須六馬俱 陳劉删賦得馬詩曰猶於隱群
恩共風陳玉欲觀舞御史曰隨驂 陳沈炯得騊駼馬詩曰匈奴獻駿
馬名出自陰山毛同紫燕色耳等飛鸞向平陵東 陳江總賦得紫騮馬詩曰
向塞甚思歸連鑣渡蒲海東古下金微已却負鹽車方摧鎩翮
張憐長枚道金鞍背落暉 陳祖孫登賦得紫騮馬詩曰依騎柏樓
驚長城迴路難嘶似風處斷異往永中實飛鹿暗金勒落疑銀
鞍抽鞭上開路誰念客衣單 周王褒賦得駿馬金鬣
高岡之陵崖懼僕夫之嚴策今載陳標而奔馳後殊塵而已高
願陳志而自舒思奮迹行而曜首今即繩縶而不暢今聲制
今心情結而聚紅此理違而樂今追與僕之我抱情感而不暢今聲
神足而不龍思薛翁於西土今望伯氏於東隅翔千里兮曜華
軼乎天衢悵前軌而促節今願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今甘萬死
而忘餘安二哲之殊世今時不葅乎良途制御今安獲騁乎
逸塗 周曹毗馬射賦曰奔電無以追其踪名馬之駿者羽不能舍其足狀若騰虵
而登紫雲良似景之駿技木體與機會動踊驚風於井抗孫陽
之鑒繁弱之弓輕足超其電奔合妙手於若神雄 周何妥與馬
猶榮總卡翔伊仗懸鑣結懷恩 梁邵陵王綸賦得高顧賦曰態於
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西蕃將達雲臺圖無任城之氣南
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盛德繼西銘心驅感雨淚 周劉孝
行行甚不倦雅當御史驗 周庾信詠畏馬賦曰駑良駿之不遇
今何執否之弘多抱天馬之神姿今悲當廿之莫知走谷巖之陟
高崗之陵崖懼僕夫之嚴策今載陳標而奔馳後殊塵而已高
願陳志而自舒思奮迹行而曜首今即繩縶而不暢今聲制
今心情結而聚紅此理違而樂今追與僕之我抱情感而不暢今聲
神足而不龍思薛翁於西土今望伯氏於東隅翔千里兮曜華
軼乎天衢悵前軌而促節今願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今甘萬死
而忘餘安二哲之殊世今時不葅乎良途制御今安獲騁乎
逸塗 周曹毗馬射賦曰奔電無以追其踪名馬之駿者羽不能舍其足狀若騰虵
而登紫雲良似景之駿技木體與機會動踊驚風於井抗孫陽
之鑒繁弱之弓輕足超其電奔合妙手於若神雄 周何妥與馬
猶榮總卡翔伊仗懸鑣結懷恩 梁邵陵王綸賦得高顧賦曰態於
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西蕃將達雲臺圖無任城之氣南
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盛德繼西銘心驅感雨淚 周劉孝
以定位表天駟於三辰儀軒行之無健德合坤厚以託身豈騏德之足泰
睎万里之清塵 宋顏延之赭白馬賦曰昔帝軒陟伍飛黃服皂后唇
髆錄赤文侯曰漢道尊而天驥皇末魏德卑而澤馬劾貢伊逸倫
之妙足目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出乖德感
神扶護整言蹕艘艟夾鎮兩權協月異體發軫生殊相逸發鑒穆武
憲文光振民陽修國章 宋謝莊乘輿舞馬賦應詔曰月暑呈祥
軌維動氣賦景阿房承靈天馬既秣芻以均性又佩蘅以榮躅卷雄
神於綺文蕃奔容於帷屏觀其雙璧應節三封中圖玄骨滿鬣望虛
陽理曉駕策紆飛轡未赤宋弁於肆夏已弁采薺既薦始徘徊而
節俛終沃若而增妍明露於飛鍾走承雲於舞席吳門之良練實之能未出老麥秀之氣方
狀吳門之良練實之能未出老麥秀之氣方 陳祖孫登賦得紫騮馬詩曰依騎柏樓
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陵夕歸風於北都高嘶擅野而過礪石跨
於須臾 周黃伯仁爲龍馬頌曰夫龍馬之託所出于太蒙之荒城稟神
祇之純化乃大宛而毋貪玄趾之表像似靈虵之注則踰騏馬表宅體勢
逸飛兎之高蹤雖騏驥之美質豈驊騮之足泰 周庾信詠畏馬賦曰駑良駿之不遇
星雙鏡似月蹄如削筍 梁王筠賦得駿馬詩曰馬出明精祖天駟十閑六
種各有名類三十五御駕駿異常 周甫信秦擒公馬賦曰駿馬遇古聖秦
君不顧先傾美酒翻良傷人膳兵向禹窮寇侵秦于時大盜起作功且
今心情結而聚紅此理違而樂今追與僕之我抱情感而不暢今聲
神足而不龍思薛翁於西土今望伯氏於東隅翔千里兮曜華
軼乎天衢悵前軌而促節今願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今甘萬死
而忘餘安二哲之殊世今時不葅乎良途制御今安獲騁乎
逸塗 周曹毗馬射賦曰奔電無以追其踪名馬之駿者羽不能舍其足狀若騰虵
而登紫雲良似景之駿技木體與機會動踊驚風於井抗孫陽
之鑒繁弱之弓輕足超其電奔合妙手於若神雄 周何妥與馬
猶榮總卡翔伊仗懸鑣結懷恩 梁邵陵王綸賦得高顧賦曰態於
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西蕃將達雲臺圖無任城之氣南
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盛德繼西銘心驅感雨淚 周劉孝

牛 騾 駃 羊 狗 豕

牛

爾雅曰麋牛 千斤出巴郡 犦 音甲牛 出蜀中 犦牛 無角 墨背 出南夷 犉牛 大牛 犝牛 黑唇 特牛 牡牛 犗牛 騬牛 特牛 里耳 舒牛 舒子 犨 騭 長脊 犄 音奇 絕有力 欣 報 加 音 毛詩曰爾牛來思其耳 濕 濕 而 脣 左傳曰介葛盧來朝 禮之加宴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齊師伐鄆商人紿高將帥於周還之以乘 韋先牛十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師涉於弊邑敢犒從者 又曰驪鼠食 郊牛角改卜牛雖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又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 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抑人亦有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 矣請侯之從討有罪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玄中記曰萬 歲樹精為青牛 漢書桓帝出遊河上勿有千青牛從河中出走踰帝人 皆驚走太尉公時為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逐牛牛見公未還河公以手挽 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蓋千年之木精也 莊子曰庖 丁為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 刃若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又曰吾聞莊子莊子處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 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吾聞也曰聞王坐堂上有牽牛 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以羊易之是見牛未 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遇時敗牛於秦繆公以五羊 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與之語無不當慮必有功 又曰昔葛天氏 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史記曰騎劫改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 彩束予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衛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 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大課鼓師大呼騎劫死乘勝追北二戰三剋遂收齊 城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 大便金牛下有養牛以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伐

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蜀王封弟葭萌侯苴侯私通於巴巴與蜀仇讎來爭苴侯走葭萌求救蜀王遣將助之不勝秦因取苴侯因誅蜀王更立其相陳壯爲蜀侯以張儀爲相壯殺蜀侯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蜀王封弟葭萌侯苴侯私通於巴巴與蜀仇讎來爭苴侯走葭萌求救蜀王遣將助之不勝秦因取苴侯因誅蜀王更立其相陳壯爲蜀侯以張儀爲相壯殺蜀侯相

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蜀王封弟葭萌侯苴侯私通於巴巴與蜀仇讎來爭苴侯走葭萌求救蜀王遣將助之不勝秦因取苴侯因誅蜀王更立其相陳壯爲蜀侯以張儀爲相壯殺蜀侯相

請肇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文士傳曰晉安帝大親阮籍而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事籍從容常言平步而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然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壞府舍諸壁鄙俚內外相望然教令清當十餘日便棄去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荊州守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值僕自驢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耶推鞍食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爲送客皆作驢鳴　陳武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聲　宋玉大言賦曰臣之鄰有東家之丘者乃三軍陸遨根輦難進　列子曰齊田恒弑其君而專有其國既殺成子又殺簡公之相監止子田氏大動歷世不刊斯實鮑之功者也　韓非子曰楚人鬻珠於鄭人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翡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　史記曰秦昭王時應侯用事欲誅范雎雎乃入秦昭王大說更益厚范雎相秦封爲應侯　又曰秦昭王謂應侯曰寡人聞白起殺武安君其罪何如應侯曰白起料敵制勝攻城野戰南定鄢郢東絕趙之長平雖古之名將孫吳不過也　又曰秦昭王既悔前過乃使人遺白起劍曰君自裁　又曰秦昭王既殺白起而應侯日益困　又曰秦昭王既殺白起而應侯日益困　又曰秦昭王既殺白起而應侯日益困

是也惡者鄙去無令敗群上以武爲奇拜爲吹氏今　又曰盧綰與高祖俱學書相愛里中賀兩家以羊酒　地錄圖曰金百斤已上至三百斤精如羊者　古中記曰千歲之樹精爲青羊　春秋感精符曰凡貴卿用羔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跪乳報恩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故以爲贄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中王侯遠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峨眉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發迹拥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圓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　漢書曰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羝羊云乳乃得歸武作海上苦食不至乃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持節旄盡落　又曰盧綰反武帝賜綰姊書以爲牒編用寫書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武中爲州從事爲拜博士每朔旦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之欲投鉤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孰是不復有爭卒以後召會詔問寖干甄博士京師因以字之　魏台訪議曰楊俊向郡王衆孩少孤特爲人僕養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發憤捷疾俊美其才質即賜衆奴婢令娶立產然後與別衆皆至散騎常侍　衛玠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此家豚也　博物志曰胡蔥蒜中本無洛中人有驅羊入胡者胡蔥子著羊毛亦隨入取種因名曰羊蔥後來又外國將胡麻亦呼爲胡麻　王隱晉書曰王尼善易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皆宗羊酒謂之羊酒謂護軍門吏謂兒將軍陰等先過尼求羊飲酒乞得一羖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言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云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　又曰黃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殺

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尺知果化爲羊乃調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羊皆跪云卒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謝如許追者乃去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百餘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舟拜受慶家不貴羊因以祠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當二百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延繫昌故後常至臘日祠竈而萬物備焉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我亦兒也遂爲但阿兒行勤苦相捉隨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問伯爲誰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還問伯伯復言鬼問伯欲何之言欲至宛下市鬼化爲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回顧羊伯便走來入道人脚中穿頭入繩跳擲不得脫乃得歸武續搜神記曰顧譚者吳之豪士客置酒有二門在座主人殺羊羊繩斷走來入道人脚中穿頭入案俎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多時至譚家便先割炙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咽便目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還與之以數針畫三灸猶動搖乃破出之是故二腸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騰黃一名飛黃一名吉良　幽明錄曰洛下有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廷乃得一穴窗窗行數十里漸見明處郭宮館金寶爲飾明墉三光人皆長三丈衣如此九龍室最後所飢長人指中庭大柏樹近百圍下有羊令騎羊騎將之得珠長人取之去少取後將令噉即齎飢乃問前九龍名及求住處云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還洛問華華曰九龍地仙名九節大羊爲蟠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久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雅五行書曰羝羊頭門上除盜賊　博物志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歌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圖雅　林禽奏事曰昔前在南閒羅興北山有野羊大者千數百斤試令求之若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牛羊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狗

爾雅曰大生三狗　郭璞曰狗有三種一獵狗　未成羣狗　生噬人　長喙犬　俗呼爲猲獢　敏捷絕有力捕獸者　獾尨狗也　狗四尺爲獒　山海經曰蜪狀如狸黃黑有力食人從首始　易曰牝牛之狗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目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人徹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

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 又曰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華臣心不自安見他有亡而驚去 又曰取郯師郯人潮于晉亟日人來討叔孫婼如晉及館諸箕吏公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爲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王不當從此門入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冠而出天雨解素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宇僮曰善持字犬曰善噬寧容不過其門二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寧容復往 楚辭曰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 言少康因獵放犬遂田不返舍於有仍為仍君所殺也 又曰兄有噬犬弟何欲兄有大事伯奇為之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候神於緱氏城上有物如大星下至地百餘丈聲如雷其光照地上人民牛馬皆驚上使問卿卿曰僊人乘龍駕雲來下迎我我不如子蒙茸如未視之狗子耳 又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纏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怠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當何能寡人出中客口臣聞韓子之盧天下疾狗也兎而指屬則不失兎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兎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 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者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東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犬而永即去之 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南章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于家中皆言當殺之叔堅云大馬論君子狗見人行怒之何傷叔堅爲縣令遂解冠掛上狗數持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之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云兒嬉皆在田中狗何能作怪遂大嘗發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織芥之異叔堅至大尉終於位 魏略曰丁謐外似疎濫而內明慧雖與何晏鄧

雲夢三月不反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過客甚譽爲酒甚美酸不售藏其高然而問不售酒酸怪其故問所聞長者楊生嘗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而齕之此人生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所以蔽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史記曰范雎蔡昭王以秦而治諸侯辟韓盧而得宋鼎今開關十五年不敢闚兵欲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計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又曰高祖語齊捕鼂通通至上曰若何敢匿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兎者海內之狡兎也韓盧逐東郭兎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勘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功願王熟慮之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遽墮船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欲相梁惠子曰居廣廈之下比我子蒙茸如未視之狗子之間則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不如我子罷去 又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纏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怠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當何能寡人出中客口臣聞韓子之盧天下疾狗也兎而指屬則不失兎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兎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 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候神於緱氏城上有物如大星下至地百餘丈聲如雷其光照地上人民牛馬皆驚上使問卿卿曰僊人乘龍駕雲來下迎我我不如子蒙茸如未視之狗子耳 又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纏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怠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當何能寡人出中客口臣聞韓子之盧天下疾狗也兎而指屬則不失兎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兎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 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候神於緱氏城上有物如大星下至地百餘丈聲如雷其光照地上人民牛馬皆驚上使問卿卿曰僊人乘龍駕雲來下迎我我不如子蒙茸如未視之狗子耳 又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纏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怠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當何能寡人出中客口臣聞韓子之盧天下疾狗也兎而指屬則不失兎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兎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 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涉彼矣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子路進曰昔吾聞諸夫子曰不問所由來即食之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又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問老子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正中其心太后默然乃罷之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以爲其母曰欲啖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　置東家豬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之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丞相封平津侯　又曰鄧都東海人景帝時爲郎嘗從梁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下自都都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進天下所安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亦不傷賈姬　東觀漢記曰劉道真少時嘗魚鈎草裹得菩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其樂其嘯乃殺豬以進之道真食豬盡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豬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賣牛酒以詣道真道真喜曰去無復相報　郭璞封豕賦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荐食無厭剚其殘毀羿乃畋羽獻帝效校　又豪彘贊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豬雖中有敗矢厥體兼肉爲牲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四

象　犀　兕　兔　猨　貙　貔　貅　熊　羆　麝

象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名象有齒以焚其身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左傳曰魯公馴犀象有齒以焚其身　孟子曰周公驅飛廉於海隅而天下大悅　萬歲曆曰成帝咸康六年臨邑王獻象一知人拜御者使從之　吳志曰賀齊為新都郡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百獸寧細小君而誰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獻馴象三頭魏太祖欲知江東盛莫能出其理鄧王沖尚幼乃曰象大軛上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校可知也太祖大悅　又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群臣以為宜不與孫權勑付之　蜀志諸葛亮討厥還成都孫權遣勞問之送馴象二頭與劉禪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盤況少而雄桀聞山林有

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博物志曰昔日南有四象各有雄雌其一雌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右牙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焉　法顯記曰維耶離城南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一取水彈地瑕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遶象大怖依然御自聲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非感即捨大戒還作沙彌白挽水正治處所使得淨潔　異苑曰會稽張茂度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矣象者大獸形其貌也象以齒材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永昌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益忌之遂充殺之

犀

爾雅曰犀似豕　郭璞云今南海出之形狀大相似而青黑多脂肉厚一寸許皮堅厚可以為鎧嶲傷家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豕而白首黑尾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郭璞贊曰駮惟駮牛食虎豹其皮堅厚可以為鎧嶲傷家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郭璞贊曰駮惟駮牛食虎豹其皮堅厚可以為鎧梧體巨貌詭凶猛兼牛目馬尾一角如尾

兕

爾雅曰兕似牛　郭璞云今領內說兕青色似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為鎧其獸多兕　毛詩曰酌彼兕觥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忽至王引弓而射之應發而墮仰天而歎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　論衡曰太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获鐵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倉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舡因神以化令故急渡　郭璞山海圖贊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駮

爾雅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是食豹可以禦兵　郭璞贊曰駮惟駮牛食虎豹其皮堅厚可以為鎧梧體巨貌詭凶猛兼牛目馬尾一角如尾

貙

爾雅曰貙似狐其子�use　郭璞云說文曰貙豹屬出豬國　管子曰如虎如羆

禮記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毛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晉郭璞贊梵門書冊猛士如虎貔貅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自
是而非

熊

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　本草經曰熊脂名熊白味甘微溫無毒
止風痺六韜曰文王田羙里散宜生得萬熊而獻之於紂　周書曰成王時不
屠黃熊獻書曰熊　毛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
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蟄始春而出左傳曰晉侯使
宰夫胹熊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載以過朝　又曰鄭子産聘于晉晉侯
有疾韓宣子曰宣分君寢疾於今三月矣走懼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
熊入於寢門其何鬾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鬾之有昔堯
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黃熊入于羣以入羣亦我所欲我所欲
乎韓子祀夏郊三代之皆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韓子曰天子賜諸侯之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諸侯之人黃金之鼎又曰天子飲於林中　韓子曰夫
馬似鹿者千金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聽乃先設驗持鹿於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言鹿
者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　又曰高祖擊布軍矢下如雨　又曰高祖擊布軍
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韓子曰武帝時有
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　朔時在法方曰是公當死者二陛下以鹿殺人
而罪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之命死者必衆　列仙
傳曰蘇躭與衆兒俱戲猶常騎鹿鹿如常鹿過瞰絕之亂皆能
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　答曰龍也　御覽書曰
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之弘敬而行弘修閨主簿黃
圖鹿爲吉凶國拜賀曰明府三公車輪晝晝　鹿明府當爲一年相弘果
爲大尉　沈瞱後漢書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華陽國志曰
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中云南鹿出江陵子和帝永元中豫章徐仟得
白鹿高丈九寸　三輔決錄曰平繒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
華陰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之門白鹿甚馴不畏人　魏略曰成
公英先隨韓約後降太祖後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公前公命英射之三
發三中皆應弦而倒　魏志曰文帝獵失鹿帝大怒據胡床收吏
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　問其何故大曰天遣如此　曰夫生哀慟
而歸逾年後出見形盡爲熊矣　又曰熊獸藏於山穴　裹不得見
藏及復殘則合穴自死人欲捕者便令子人即其藏內餘座　執杖隱在崖
側熊輒共舉出人不使傷捷傍人仍將騁其矛又有居巳樹孔中東土
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唐圖
劉孝威謝熊白啓寵以館有射熊之名堂無走胸之客上林絕胡人之
捕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論庖廚殆惑朱公之儔
色熊燭銀將進利王之寶

鹿

爾雅曰鹿牡麚其子麀迹速絕有力麋牝麀　毛詩曰野有死麕吉士
誘之　周語曰周昭王征大戎得四白鹿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諸侯之人黃金之鼎于林中　韓子曰夫
馬似鹿者千金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聽乃先設驗持鹿於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言鹿

將欲斬之蘇則諫乃止　魏末傳曰初明帝爲平原王王母甄后拓文帝殺之故不立爲太子嘗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爲定矣　抱朴子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神仙傳曰魯女生乘白鹿從王女數十人又曰洗藝道嘗於路逢白鹿車乘龍車乘從數十人騎迎義賢州先賢傳曰子茂字仲虞交阯人也至孝母終負土治冢列植松柏白鹿遊乎左右　瀟湘記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　序　袁山松白鹿詩序曰荊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壁立百餘丈巨蟒激流翻騰所不能履履北岸有百鹿沿過江行人見之乘刀競逐謂至山下必得鹿忽然若飛超岡而去子今此壁謂之白鹿上詩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不尚復得白鹿啊哇之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得享羣之　梁　鯉陳王曲曰梁鯉表白於七月伏鹿鳴麋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榮獵之時　臨　設仲堪上白鹿表曰臣聞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注　宋孝武帝在彭城悉住陵獲白鹿殿曰伏承獲白鹿於武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麈

春秋運斗樞曰搖星散爲麈尾說文曰麈鹿屬也　爾雅曰麈麋牲麈麋音主其子麈音注解絕有力斫有音灼毛詩曰有死麕囷惡無禮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曲奴之鹿白銀之麈囷今作麕囷吕氏春秋曰使麈囷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順也　建武故事曰成和六年詔合集於樂堂有野麈麋走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擾之焉　論衡曰郡尉王鳳時麈入府中其後遷爲丹陽大守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麈見鄱陽諸州各送白麈尾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皆白麈見焉子傳曰華陰國遭喪有鵠遊其庭至暮而去麈草林人其門與犬馬蔡至旦而去　梁　顧文帝詩曰中車出鄱如雲鸞弓弓忽高驅一發連雙麈　表　臨王球上白麈尾表曰臣聞白麈所領阮偉之表曰光解越雉色麗奉狐月德符徵合精麦瑞

徐陵謝賚麈啓曰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周謝長卿之文弥煩子雲之賦預劃餅舍已同監浦頻蒙大麈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爲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爲歡非屠門而大嚼

兕

爾雅曰兕子嫩其迹迟迟有力欣　春秋運斗樞曰王衡星散而爲兕又曰行失瑞光則兕出月　毛詩曰有兕斯首白鳥之蟠之又曰肅肅兕羽置旆于中逵　周易參同契曰燕雀不生鳳狐兕不乳馬　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兕得兕而忘蹄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所笑　史記曰李子斬出猛與其中子俱執願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率黃犬俱出蒸下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又范睢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幼喪父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兔遊其下　張璠後漢紀曰梁冀起兔苑於河南移徙在所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　抱朴子曰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論衡曰儒者言月中有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則死夫兔月象也　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　虎　王廙白兔賦序曰水相瑕邪王弘安施節作鎮北方仁風所被迴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靡代以爲美談今在我王庄濟皇誕而有白兔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　晉　古歌詩曰樂府白兔搗藥秦上陛下玉杵　梁　張倫白兔頌曰其毛春素緻喜秋黑點綴五采漸染粉墨蓋久陰時見應世德也徐爰毛春素緻喜秋黑點綴五采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秦失鹿於邯鄲疾備體達消息也姿質皓朗温賀白兔表曰臣聞至德通玄則禎祥降靈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兔見于春敎縣皓質純素皦然殊觀　周　顧文帝上白兔表曰瑞表丹陵祥降舊蹟千載纔來有待明月之狀豈殊丹岫之羽不止素梧與比素質之貞得遊君闥　周　庾信上白兔表曰光解越雉色麗奉狐月德符徵合精麦瑞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說文曰狐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易曰田獲三狐毛詩曰狐裘黃黃逍遙又曰狐裘在堂豹裘豹袪諸侯豹飾大夫狐裘羔裘豹袪士禮記曰天子傳曰天子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韓子曰翟人獻狐玄豹之裘非一狐之皮淮南子曰羿殺九嬰大風於凶水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得白狐管子曰代出狐白皮之裘非一狐之皮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卿貿之代人忘其[囗]難得喜其時貴價必相幸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買之代客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棄去其寶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狐離支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韓子曰翟人獻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皮而歎曰以皮之美自為罪也漢書曰陳勝吳廣大所旁叢祠中丈人所止處夜篝火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名山記曰狐之瑞為毋猴毋猴成巧人曰人毛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雪春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刺之毋猴乃可見也毛詩曰養之不能覲也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又曰長信少府

獲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發爽之山其上多白獲　呂氏春秋曰荊王有神白獲王自射之則搏樹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獲攫樹而號誰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　漢書曰李萬獲開善射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對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間子善為劒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所試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高末折隨地女接取其末三入因舉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樹化為白獲　抱朴子曰猿壽五百歲則變為玃又千歲則變為老人　又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為獲為鶴小人為蟲為沙　張載論曰白猿女豹藏於橘檻何以知其捷垂條於千仞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獲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鄉音冷冷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獲鳴悲獲鳴三聲淚霑衣　[圖]說文曰豹似虎而圓頭小尾黃地黑文　[圖]郭璞九尾狐贊曰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標靈符

猴

楚辭曰獼兮能羅縻其類兮以悲　韓子曰燕王欲得善御馬者以千金求之人皆不與而與王良王良為之求馬一日而得千里之馬而獻之王使人乘之馬中道而死王大怒王良曰馬固有千里者然臣之所以得之者以良馬之肝為之故也王乃使人殺千里之馬而取其肝為羹王良進之王食之盡王曰無主御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瑞為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雪春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刺之母猴乃可見也　毛詩曰養之不能覲也　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長信少府

猨

楚辭曰猨狖羣嘯以哀　呂氏春秋曰荊王有神白猨王自射之則搏援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猨攫樹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猱

楚辭曰猱升木而相告　毛詩曰猱升于木　又曰猱升于山　又曰猱升于木　又曰猱升于山　又曰猱升于木　又曰猱升于山　又

吳錄地理志曰九眞浦陽有獸名梟然狼狽類也色青赤有文彪犆上此郡及日南皆有之常芳草物牲曰梟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弓毒射之剝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眞日南州界交州以南有梟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獾犬面通有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作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爲質黑爲文視如蒼頭鴨脅邊班文集十餘皮可得一席察文龍好細厚溫煖

象獾黑頰青身肉非喜嘉簡唯皮爲珍

果然狨落曰伏以狐裘能然席徒員舊名玄豹青猩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朝朏結宇吹綸愧寒挾纊慙溫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切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猩猩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狌狌又曰狌狌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爾雅曰狌狌如人而好啼郭璞注云狌狌能言不離禽獸

廣志曰狌狌似狐聲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北交阯封溪縣孫卿子曰狌狌能言失亦二足無尾而君子啜其血以知禮也 呂氏春秋伊訓曰肉之美者狌狌之脣 淮南子萬畢術曰蠶終知來狌狌知往 蠶蛾括地圖曰狌狌人面豕身知人名 蜀志曰封溪縣有獸如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又以有獸曰狌狌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又以酒取之狌狌覺初數是嘗之得其味甘而飲之終見羈縻也 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狌狌能言其血可以染朱點 南方草物狀曰狌狌之獸生在野狀如狒子民人捕取交阯武平興古有之

晉太康記曰狌狌狀似猴號音若嚶自然知往頗識物情

貂

說文曰貂鼠屬也而大黃黑出丁零國 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約皮也說開朝賀 魏略曰扶餘國出貂貂子皮毛柔軟故天下名貴 魏志曰烏丸傳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江表傳曰孫東太

守遣使詣孫權權以貂皮千枚欲舉國歸之吳錄曰貂皮文千枚欲舉國歸之儀北湖之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金裘成千種李頒讓被楊隆曲直離不足以髣髴恩慈連類聖澤

鼠

爾雅曰鼫鼠 貫地中 鼮鼠 鼮鼠 有毒 螫毒 鼷鼠 鼷鼠 細 鼷鼠 時 鼷鼠 吠 鼵鼠 石顙 伏兔 有有 黃色 鼵鼠 黃色 大 鼵鼠 黃 鼵鼠 鼵鼠 斯 鼵鼠 似 鼵 黃色 大 鼵鼠 鼵鼠 鼵鼠

歐陽 渤海 撰

龍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 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乘兩龍 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身長三千里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以御天初九潛龍勿用象曰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德施普也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又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左傳曰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蠭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共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飂叔安(一作安)有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三有劉累者能飲食龍夏后賜氏曰御龍今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 又曰鄭大水龍鬥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禁焉子產弗許曰我鬥龍不我覿也龍鬥我獨何覩焉擾之則彼其宇也吾無求於龍乃止 河圖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白龍玄金千歲生玄龍 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又曰子貢見魯哀公不禮焉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辭文盡之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 又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蓋卧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規哉子曰人用意如飛鳥者爲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游魚者釣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余口張不能嗋舌出不能言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持緡蒙鬬而食者子沒川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爲螻蟻之所裁 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子

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承輔
龍反其鄉既得其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中野 括地圖
曰禹誅防風氏夏后德威二龍降之禹化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
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拔之禹化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
不死草皆生是名穿鼻國又曰黑齒國之又曰良渚山之弱水非乘龍不得
至 淮南子曰龍舉而景雲屬 公孫弘荅東方朔書曰譬猶龍
之末升與魚鱉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
釣於溪得白龍子解鉤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採
五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龍陽山上百餘年 說苑曰吳王欲伐民飲
酒子胥諫曰不可昔日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我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
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我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
之所射也豫且何罪今君弃方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放酒臣恐有豫且
之患王乃止 博物志曰龍肉以醯漬之則文章生 抱朴子曰安使者甘

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兜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
乃長十數丈方士能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着壺中以水養
之外國常患旱灾於是方士閉有旱處便賣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
十斤舉國會斂以雇之直畢乃發壺出龍着淵中因復禹步吹之長
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矣 薛地記曰平昌城有井與荊水通有神龍出入爲
故名龍城 外國事曰毗耶羅寺有神龍住不食常出奴取米龍輒却後奴
若長取米龍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井舍即盈溢 辛氏三秦記曰河
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故云曝鰓
龍門 又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高二十丈尾斬下高五
六丈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道成土山故因以爲名 山海經曰
琥神龍賊曰大哉龍之爲德明晦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昇雲其
如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夏房心所作軒照形角屋規矩
晉郭璞燭龍贊曰天缺西北燭龍銜耀照幽冥之域 又曰燭龍身長千
里可謂至靈 又龍魚一角似鮎狀居陵俟時而出神而出收爽解鬱爲九域

蛟

說文曰蛟龍屬也魚滿三千六百年爲之蛟長率魚而飛去 山海經曰
蛟似龍蛇而小頭細頸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
陽綽通卦驗曰震東方也至春分日出青氣也出直震此正氣也氣出
右萬物生死氣出左龍蛟出 楚辭曰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呂氏春秋曰荊有攸飛者得寶劒
還涉江有兩蛟夾繞其船攸飛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使以執珪
聘許外傳曰東海有勇士苗丘訢過神泉飲馬其僕見飲馬此者馬必致死
飲馬果沉訢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隨石擊之妙其方目 漢書
曰武帝元封五年帝自幸陽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晉陽記曰城東門通
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皇奉疏一符與水中少曰見一蛟死浮出 丁韶之始

興記曰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獵漁者遇之必笑而沒 世說曰周處
年少時凶強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出中有虎並皆犯暴百
姓謂爲三橫而處既刺殺虎又入水殺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
三日三夜鄉中皆謂處死更相慶賀處竟殺蛟而出遂自改勵終爲忠
臣孝子 顧瑗蛟賛曰匪蛟匪龍鱗采腾煥騰灌海波蜿蜒漢漢
武飲羽伏聚疊斷

蛇

爾雅曰螣騰蛇 郭璞曰螣蛇龍屬 山海經曰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君子服
之心腹之疾 今南方蛇吞鹿皆自縣木枝正與鹿通體同出又曰軒轅之國有
如蛇折又曰泰華山有蛇門蛇頭六足四翼毛青目如金蛇其尾則首
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 張揖云先有書楚辭曰蝮蛇蓁蓁 楚辭曰蝮蛇蓁蓁
田成子殺子安子安子皮負傳而從宰乎己百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
涸將徙小蛇謂大蛇曰大蛇行小蛇隨之人以蛇之行者耳必殺其子子不如負

我以行必以我爲神世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爲上
客乘之君也以子爲使者萬乘之卿也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負傅而隨之至
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師攻齊
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
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
右手畫地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遂飲酒
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爲蛇
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晉灼曰孫叔敖之兒出遊還見蛇憂而不食其
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旦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
死恐他人復見之也已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
天報以福 淮南子曰天騰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形精之至也 又曰
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安足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以代蜀蜀王
色乃獻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
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踏蛇而大呼 廣雅曰螾蛇與士伯相

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爵之裁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出血而死
玄中記曰東海有蛇丘之地啖多蚯蚓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
又曰崑崙西北有山周迴二方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爲長九万里蛇居此山獸
食蒼海風俗通曰車騎將軍馬防爲議郎發徒筒有二赤蛇可三
尺分前北走大月蛇悌下云此吉祥也君後當爲邊將以東爲名從後五年
果爲大將軍拜遼東太守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昔公
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魄歸於是丹蛇
在水自洒雄入于梓宮其俗處有遺阪故語曰昭靈夫人 地理圖曰金寶
好藥與帝游登馬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皆去也今帶武都黃色如雞
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末抹之雄黃入瘡中立愈
又曰蛇類多唯有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而爲此蛇所
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盡五山始時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
數十步而跨五山之海以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及葬未窆有穴蛇自梓草而出往
武母産武而井産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

龜

爾雅曰龜一足曰貢 神龜二百年靈龜三百歲寶龜四曰文龜五曰筮龜
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 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易曰雜爲龜 大戴禮曰甲
蟲二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 左傳曰臧武仲自邾
使告臧賈以大蔡 杜曰統之不祀子以大蔡納其可貿再拜受龜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數千萬其中有山無所連若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輟
時焉仙聖毒之訴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使巨龜十五舉首而
戴之迭爲三番六万歲一交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
故十步而跨五山之海以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先往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吾將曳尾於塗中矣 又曰宋元君夜夢有人被髮言曰予自宰路之爲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龜圓五尺獻乃殺以上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聞之曰神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剖腹之患 史記曰余至江南問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又豬先生曰能得名龜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万一百北斗龜三百南辰龜二百星龜四百八風龍五百三十六宿龜六百月龜七百王龜八百九州龍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南方老人以龜揩床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龜能行氣道引至神若此 說苑曰宋龍五色色背陰而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脣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之憂又龜千歲能與人言何伯欲聞其聲宋元君夢神龜謂己曰漁者豫且得我置之清江使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

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萬人沉湖所養龜入被甲投水中覺如墮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所化岸圍顧而去 會稽後賢傳曰孔愉曾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放之至水反顧愉及討此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愉感如此愉乃厥而佩焉 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冢者曰於今百二十歲邦人謂之冢仙其羣臣言於昭王曰是冢無用王命宰夫膳之冢既死乃見夢燕相曰今仕君之室而化五生也始得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粮之珍而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遊于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之 抱朴子曰高雉國王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存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蕙之下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下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寒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弃雖益亦出之權然不能慣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方車語猶如

魚

詩曰南有嘉魚　又曰魚潛在淵　又曰魚在在藻　曰今春魚上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　史記司馬相如得千餘魚而帝下詔曰朕之始得魚也自其至者多矣及得之後得益大自恣棄前所得矣今以百之四海之內其多矣豈可勝計哉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王王畢賓客而趨王矣亦曩日之所棄也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實之不能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即載詩曰

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其聞國家有餘者國有饑民後宮多幽女而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前有肥馬宴人閒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貝今行之矣故漁者尚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說苑曰楚王問於莊子曰奈何吳子學能為吾報之乎對曰昔見來遊旁野民持一頭魚上田視曰高得萬東下得千餘斛自矜笑之以為神莊子曰臣以為不如黿鼉魚鱉之為愈也三輔決錄曰武帝作昆明池象滇池水戰法帝出射昆明池中養魚以給者陵祠餘魚長安市市魚乃賤　吳越春秋曰越王既破會稽乃范蠡等曰觀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兩湖九溪六谷之灌上池五於君王下池宜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貧困盈虛風俗遂同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尼居近城城門失火魚及池中魚人挹之子曰其家書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禍及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禍及百家　淮南子曰夫魚之相得也以其同氣也鳥之相從也以其同聲也故以同氣相求者水流濕也以同聲相應者火就燥也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有天則也　說苑曰魚之在水也以水為命故漁者為之網人之於言也以信為命故君子為之符　說苑曰魚有盜者見遮於草中追以為魚　說苑曰魚不入于海漁者見之海必竭　說苑曰鹹水之魚不游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　淮南九師道訓曰鼈黿鼉魚鱉

螺　蜂　蛤　蛤蚧　烏賊　石劫　蟬
蜾蠃　蜉蝣　蛺蝶　螢火　蝙蝠　叩頭蟲
蟋蟀　尺蠖　蜘蛛　蠭　蝘蜓

螺

爾雅曰贏小者蜬（郭在外也）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索紹河北軍人仰東糊藉蓬麥米術在江淮取蛤蒲贏蜬民人相食州部言傳搜神記曰晉安謝端侯官人少孤年十八恭謹自守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徑許取貯瓦甕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便疑之於籬外窺見一女從瓦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荅曰妾天漢中白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為守舍炊煮待卿取婦當還去今無故相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穀可得不乏及有風雨而去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出珠圓成林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蜕蛇妄曲洞在內自注領頸似鵝鳴聞數里螺常在山巖間人採得破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王韶始興記曰桂陽貞女峽傳云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忽化為石今形高七尺狀如女子　異苑曰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蠭類如蜘蛛在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庭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晉顧愷之啖蠭賦曰蠭非有心況迹在泥沙文無雕飾用味非鼎俎和

蜂

易曰离為蜂　大戴禮曰十月雉入淮為蜃蜃虛蛤也　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必侏襲又振之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必瘖喑蜂蠆有毒挾蟲其出之日蚤以開戶始出後雷三日蟄蟲畢出蜂蠆有毒不發其螫

而我之利也虎瓜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也　徐衷南方記曰珠蚌殼長三寸在海中　臧弘之荊州記曰烏牧城東三里有蚌城相傳云飢年長綱倡採蚌止想其中故因為名　又云城隨綱勢上大尖其形似蚌故有蚌号　傅咸蜂賦曰周琴好僭養蜻志唯典籍是樂有先人草廬廬于東坂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珎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璫與月盈虧協氣晦望

蛤

說文曰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蠣千歲鳥所化也海者百歲鼈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　本草經曰文蛤表有文又曰馬刀一名蛤　禮記曰季冬雀入水為蛤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藥久有白水玄蛤南越志曰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郭璞曰蛤蜊出東有論曰鳥無胃蟲經以空中而生盤無胃而育）陳徐陵謝資蛤啓曰比緣崔人猶新燕變秋程已聞冬獻

蛤蜊

淮南子曰若士乃接竈殼而食蛤蜊　論衡曰若士食蛤蜊之肉乃與民同食安能升天　抱朴子曰蛤蜊各有炙凡人所能以況君子與士乎　臨海土物記曰蛤蜊殼背具小（郭璞曰今見有細點文）陳物志蛤蜊聲重聞兒珍若士並東海使吕西王母藥雀去始化為羽猶在殼間珠胎形隨月滅　陳徐陵謝東宮賚蛤蜊啓曰舡俗嚴支漁人資設于彼海帝貢茲水物之珍接閩之氣得波潮之下

烏賊

本草經曰烏賊魚骨治寒熱驚氣　南越記曰烏賊魚有石遇風浪便出前二頭不可而往腹中血又膽正黑中以書書也世謂烏賊懷黑而知禮故俗云是海若白事小史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為之臨海異物志曰烏賊之骨其大如捕居者收作蜂湯器受五升　陳徐陵謝勑賚烏賊啓曰驟逢浦口伏增鉛悚

石劫

梁竹賚石劫賦曰石劫一名紫蘇蜂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謂異者夫海若

之小臣具品色於沿溷既鑪天而論形先遁伏而不曜知理其而難發何弱
命之不禁永至於天代請妾公子之次恤尤公子之室嫡委身於盤從風聞其祠悄

蟬 蟲多部

爾雅曰蜩螗螓蜩五朱具者螗蜩俗作截茅蜩似蟬而小青蜓馬蜩蟬中最大者蜓寒蜩小而青 陳鄭之間謂之蜩馬其小者謂之麥蟬小而青 又曰蜩蛁蜩下音弔反蜩不蜩是明蛁蜩一物 齊魯之間謂之蜩海岱之間謂之蛁或謂之蜩馬其小者謂之麥蟬小而青 又曰蜩螗蜩蜩也 陳鄭之間謂之蜩螗蜩蜩也 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蜩 莊子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有道耶曰我有道五六月累丸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說文曰蟬以旁鳴者 又曰蜩蜋也 淮南子曰蟬飛千仞以清虛為食 又曰蟬之淪揭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奚以九萬里而為 楚辭曰蜩螗鳴兮蚻蚻 華嶠漢書曰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聽之曰嗟嗟乎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

彈琴者曰我向故彈見螳螂方向鳴蟬蟬方欲去螳螂為之一前一却意唯欲蟬嗟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而止足以當之風土記曰七月而蟬蛁鳴於朝寒蟬鳴於夕搜神記曰淮南內史朱被給使妻有鬼物夫疑為數密聞見婦在被中織望梁柱上所笑見梁上有十四五小兒不言布褶青總頭乃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簪流去 古詩曰庭前有奇樹上有鳴蟬

蟬賦 晉成公綏

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為云於寒而莫斯述夫頭上有冠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棄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寇虐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伊寒蟬之感運託喜時以遊征含三儀之和采乘乾元之清靈體負粹之淑質吐唫噏之哀聲容腹蜩螗聲美宮商飄如飛盧運轉風砂如鉦雷振喻擊以表首舒輕翅以迎輸抱朝華之隊雲露含烟溫以餘滋飛集楸木而仰望北林以經其飛龍蜻若夫蟪蛄云暮上天其涼感運非聲貧士含儔陽改歌我行永久哀之平經營原思歎於蓬室孤竹吟於首陽不衛草以藏身不勤身以營巢高於鳴鳴節妙乎鳴鳴附枯枝以永處倚峻林之迴條乃緝以安宅增成百餘映華典籍於朱世衣表聲香乎明德 晉崔豹古今注曰蟬一名蜩一名蝭一名蜺一名蜕一名蟬蛻一名虎豹一名齊女一名知了一名蠐螬一名蜋蜩一名螗蜩一名胡蟬一名金蟬一名玄蟬一名官蟬一名楚王孫一名蟪蛄一名貨郎一名蜻蜻一名蜻蛚一名蜻蛉一名蜻蛚一名蜻蛉一名蜻蛚一名蜻蛉

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荀得意於所歡曾蠅往之莫知匪爾命之遑蘧
坐偷安而忘危嗟在位之素飡能無恥乎茲睹蠅以自規
蠅蜩賦 曹植
于台府之高槐物感陰而自懷娶歷聲之可哀秋日悽悽感時逝之某甚
時遊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憂咏采芣之有摧生世勿苦如寓
末福貴於不回且明明以莊公唯忠諫之是依遊玄圃之芝田登高觀以自娛
豫蟬賦 白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而始鳴擥長條而悲歌
翼如羅縠形如茹棼終日不衔一粒徹哀響之頻投
始蕭瑟以損吟終嬋媛而孤引越容發嚬之歌代馬懷首北之思
於苑宛豈鏤體於人爵折清聲於蘭渚而下淪固高木以難落
蠅賦 伸臧
蠅曰此聽非狂雅聲嘈雜樹裏間之
朝露實多宜秋日高鳴蠅獨見知輕身被藪葉哀鳴抱枝流亂龍蓮繽酸
傷更令離聲聽別人心即斷者聞客
七哀 先妾
復一朝坐見涼秋月河漢帶地從來遠路千天不可越紅顏早憔悴誰復
不見已封侯當更功名本多豫蓼蓼輕薄書誰復念人壽促如朝露
蠅賦 張敏
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驥乃摩垂雲翼仰凌太虛東臨
之路 張協
計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蚊
爾雅曰蚊鵡母 郭璞注 一名蚉 音文
謂晏子曰天下有極小乎對曰有蚊虻其
旗 列子曰江浦之間生蚊虻群聚而往來蚊弗覺也見雜宋子羽方晝拭肩而坐
來蚊弗覺也見雜宋子羽方晝拭肩而坐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撫耳
倪首聽之弗聞其聲唯其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忘形廢慮以
神視然見之若蒼山之阿徐以氣聽窅然有形涉神明之
境蒼山未足喻其巨以有聲涉空虛未足喻其大東方朔傳
曰郭舍人曰願問朔事朔得臣願榜一曰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來歌
謔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戲中庭一入殿堂擊之桁桁死者數千格格
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去夜存嗜肉惡煙爲掌拍所捫臣
朔愚戇名曰長蟲舍人辭窮當復誅朔乃曰師事杜喬李固之誅詣闕上書冒死收斂不聽因往弔視其喪前後
蠅 莊子曰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中

何以語汝有吾曰以己出仁義民無敢不聽而化投輿曰是敗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又曰由天之道觀惠施之能其一蚊之勞者耶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宵不寐矣 鶡冠子曰夫蚊虻噆人千仞之豬乃始翱翔而成其容 孫卿子曰空中有人名曰鮫蚊蝱之聲聞乎雷臺之高隨者折脊碎腳而蚊蝱適足以翼 神異經曰方蚊翼下有小飛蟲朱九卵復成九子飛而俱去蚊遂不知 續搜神記曰吳會人名猛小兒時在父母膝下見百多蚊蝱而終不搖扇有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蝱去我父母耳 黃廣濟孝子傳曰展勤少失父與母居躬作供養天多蚊母床下以身當之 漢書日中山靖王朝大子置酒聞樂而泣稱南陽卓公為縱民令成雷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為縱民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感蟲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乎使賢者處於深野之中蚊蝱后慕服蝗蟲蚊蝱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乎使賢者處於深野之中蚊蝱不入其舍乎 晉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願景不寐有客見過於秋亳刺鋸利於芸鋤無胎卵而化孚生搏物翼而能飛蓋夏以明起迄季秋而不衰聚蚊繁熾而無敢動羣聲而成雷肆悉毒於有生逐食虐體以竭飢坊農功於南畝靡安於杼機

蜉蝣

爾雅曰蜉蝣渠略 郭璞注略 又曰蜉蝣也一名蜉蝣 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 又曰蜉蝣朝生暮死 廣志曰蜉蝣可燒曝羹美於蜉蝣在水中合羽然生夏水上尋死隨流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蜉蝣有殷殷也 毛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詩疏義曰蜉蝣朝生夕死 淮南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朝之言憂天下之亂猶夏蟲不可以語冰之少而笑之也 晉傅咸蜉蝣賦曰有生之蠢莫微微之陋質美采采而自偕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儵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悠遊

蝙蝠

爾雅曰蝙蝠服翼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 吳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間立夏後陰乾治白冥令人夜視有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瑤光則伏翼滿頭並翔廣州淮山清之祠則瑤光明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契曰道德遺逸蝙蝠伏匿故夜食 玄中記曰百歲伏翼色

有分矣此謂物化 晉許詢白胡蝶胡高飛暮宿桑樹間 梁簡文帝詠蛺蝶詩曰空園暮煙起迫遣獨未歸翠影飛花撼高柳紅蓮拂水衣復此從風蝶雙雙化上飛寄語相知者同心終莫違 梁徐防賦得蝶依草詩曰秋園花落盡芳菊數來歸那知不慶作眠蝶也怕飛

螢火

爾雅曰螢火即炤 廣雅曰景天螢火蟲也 呂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照一名炤燿一名救火一名景天一名據火一名挾火 禮記曰季夏之月腐草為螢飛蟲螢火也 毛詩曰町畽鹿場炤燿宵行 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以絹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 梁簡文帝詠螢詩曰本將秋草并令與夜風輕隨空類星隕拂樹若花生并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 又帝詠螢火詩曰若人行不熱集草詎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往帳中然 梁紀賦得照映秋池曰秋宵餘照盡入暗早螢來忽集還同色拍燭疑飛影黃金散依帷標帙開含明自不息夜月定徘徊 晉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願景不寐有客見過於秋亳刺鋸利於芸鋤無胎卵而化孚生搏物翼而能飛蓋夏以明起迄季秋而不衰聚蚊繁熾而無敢動羣聲而成雷肆悉毒於有生逐食虐體以竭飢坊農功於南畝靡安於杼機 宋鮑照觀圃人藝植詩曰寂寂荒園晚青青滋草繁日華川上動風散陌中喧蕙心紛已亂蘭氣鬱相奔蜂蝶爭遊戲螢火競飛翻

蝙蝠

爾雅曰蝙蝠服翼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 吳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間立夏後陰乾治白冥令人夜視有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瑤光則伏翼滿頭並翔廣州淮山清之祠則瑤光明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契曰道德遺逸蝙蝠伏匿故夜食 玄中記曰百歲伏翼色

赤止則倒懸千歲伏訓異色白得食之壽萬歲吳普本記曰太湖東邊別小山名山洞庭有三穴中有大蝙蝠如烏掬數人火臨海記曰黃石山泄水東南五峴路口有鍾乳穴中伏翼大如鵝鴨陳藏器本草曰伏翼夜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蝙蝠一名仙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巢不哺穀空不乳手不容毛羣斤遠羽族下不踏陸上不馮本

叩頭蟲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止血皆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為叩頭蟲 圖 圖 圖

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圖 昭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
伸非向厚誠非令薄當靜泉俟過躁屋機鷙起軒驅以瞻跨伏果氣而
併形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廢
何慮何思 晉 晉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孤
申論配龍蚓見歎聖人

蟻

爾雅曰蟻 打蛙 青蚍蜉 飛蟻 蟻有翅者 其子蛾 蟻不 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蝟
蟻蛭山 在崑崙墟 禮記曰暮脩蚳醢 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者蟻也
貴者走於地中也 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 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
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右轉故日月實東行而
天牽之以西及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迴焉 齊諧記曰富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
艘長三尺走一頭迴復尚一頭其間相去昭之尋此畏死也欲取著舡舡中人
罵此是毒蟲物不可長我當蹈殺之昭意甚憐此蟻中夜夢一人烏衣從

百許人來謝云僕不慎墮江斷君橈君幸垂救僕是蟻王君若有急難之日當
見告語後昭之過事數系獄蟻王果率蟻宛狀羣蟻圍守而有水乃得免 相公北征孤竹經
木渥朋曰蟻 朱居山之陽蟻 羣居山之陰蟻 壤守而有水乃得遂得水 集 貢易林曰震之
蹇蟻封穴戶大雨相集 又曰蚍蜉蟻智不能上山卻推蹉頓乃傷其顏
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蟻因壘以木枝其中則蟻緣而生
漆墜蟻如蝗蟻子蝗蝻折漆塊漆墜疑聚其色正赤所謂赤漆則此蟻也
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有黑黃大小數種 博物志蟻知
將雨 符子曰泉海有鼈焉飛蓬而上則千云設
而下潛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鼈之月餘未
出羣作也數日風止海中隱隱如岳其高蹔天或游而西羣蟻皆彼之冠荷
異予我之載粒也追逐壤封之蟻歸服乎窮空定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
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異苑曰相讓字勸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
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張馬從呂中出精九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爲羣
部陣指麾更相撞刺馬既快人亦便能緣机登簷啗舍飲食之所或有切

害輒來聚刀所據處還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燒所入處寂不
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窟中 謝承後漢曰陳留蔡順母好食蟻子
洪崖之萬殊賦羣形而遍化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踐乎螻蟻徑尺之文
交錯往來行無遺功務鳥不動俊風發而不動虎皆
比而不懈龍翻捕而不現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同慈以救果有事
乎大勇出奇勝於九真流損夜甚如鼓節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衛國
之窮師由出巢之高垤感敵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

蜘蛛

爾雅曰蜘蛛 蝥 蝥蛛 蝥蛛 蝥蛛

涛雖陵之奨也 陵蓄 賭一異鵲自南方来者翼廣七尺目大逕寸可加威周文韜集於栗林 林也 緬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遊 翱翔貌 目大不覩人 覩見也 蹇裳躩步 蹇行貌 執彈而留之睹一蟬而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惕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之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猶有螳螂舉足將且搏問其御曰此何趯對曰此螳螂也為蟲知進而不量力其動軽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歸之勇士歸之焉 鄧記曰禮主反迴車避之勇士歸之焉 王璲問曰劉雅云莫貉螳螂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之螳螂齊楚謂之食虰齊濟以東謂之馬敖然多名其子則同云蟷蜋是以注云螳螂蜱消毋也

晉成公綏螳螂賦曰仰乃戎飾依緣修枝沿條技枝沿條峻足利岐岐涛喬木而綽従莫草而下垂鼠翼鷹爪延頸鉤距有似猛獸推踏前奔高抗鳥伏鵰騰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臨蜩蛁而逞壯距車輪而軒着翦周旋高揖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観蚩蟬之朝鳥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観蚩蟬之朝鳥翼翼其往如歸 晉郭璞螳螂贊曰螳螂飛蟲捕蟬為食可謂不避勇士致死蟷蜋之義即祥

祥瑞 慶雲 甘露 木連理 木芝 龍 麟

祥瑞

風角占曰福先見者祥 字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龍龜謂之四靈 禮運 麟麕身牛尾馬蹄一角 麕牝麟也 王者仁恩則出 郊特牲 麟信而有義則至

甘露

廣雅曰滑澤濃厚也 山海經曰軒丘風非民食之甘露民飲之 禮記曰天降甘露地出醴泉所以順布德也大降甘露地出醴泉醴泉甘也 孔子家語曰天地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時雨不私物 又曰 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甘色若漿 論衡曰儒者論甘露言且味甘必然也若甘雨潤物而陰露者謂之甘雨潤水味之甘也 三輔故事曰漢武以銅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七圍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以求仙也 漢武故事曰承甘露盤以來甘露復降芳林園花言殿前 [illegible] 之露 東觀漢記曰帝夜夢見先帝太后覺甚不能寐明旦上陵道茱有甘露上令百官探之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陸閎為霸山大守政清身長七尺背有負劒之力自立於芳皇甘露之瑞 又曰吳郡陸閎為零陵太守到官二年甘露降泉陵北陽五縣流被山林青綠連木 又曰山陽百里甘高為潦南相甘露降於郡安帝嘉之徵拜大鴻臚 又曰百里甘露為徐州刺史甘露降廳事前柏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但曰飲天酒天酒甘露也 薛書曰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殿甘露連降改年為甘露 白虎通曰甘露美露也降則物無不咸 五經通義曰和氣洋凝為露露從地生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二十年甘露下 曰南朱梧樹四十五日 魏略曰文帝黃初二年秦甘露三十七降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至天人感而甘露降郡縣甘露七十降諸降肝脆方七十五郵 范汪荊州記曰安帝延和太平而澧泉地中不有醴泉之源待有道而涌之耶 孫氏瑞應圖曰甘露者神露之精也其味甘王者和則甘露降於草木一本曰食之令人壽一本曰著老得敬則松柏受甘露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孝經援神契曰德云於草木則木連理 徵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平時則松柏為常生 京房易傳曰大同本異枝其君有慶郡邑來附者吉木生於君屋上及朝廷其君聖子木王而有實其國有慶木生於城郭一國以上長數丈世謂城強其君大昌 東觀漢記曰安帝延和三年徵木連理又其年定陵縣木連理 袁山松漢書曰建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魏略曰文帝黃初二年河東郡上言木連理 孫氏瑞應圖曰木連理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一本曰不失小民則生

爾雅曰菌芝也　說文曰芝神草也　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　瑞應圖曰芝英者王者愛人養老有道則生　離騷曰朝三秀兮於山澗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　又曰養老則芝茂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陵山黑芝　漢書武帝元封六年詔曰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謁不異下房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　又曰宣帝神爵元年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謁不

後黃氣出上尺五寸　仲長子曰衰帝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延年殿後東廡樹及永巷南園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　抱朴子曰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菌芝各有百許種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千歲　又曰石桂英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質石也木芝者松脂淪地千歲化爲茯苓萬歲茯苓萬歲其上有小木狀似蓮葉名曰木威喜之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燋帶之辟兵　又曰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以還　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并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　又曰青雲芝生於名山之陰大青石間青蓋三重上有雲氣覆之味辛甘以陰乾食之令人壽千歲不老能乘雲通天見鬼神　又曰黃龍芝生於神山之中狀如盤椀黃龍味辛甘以四時採陰乾治日食一合壽千年令人光澤　又曰金蓋芝生於名山之陰金石之間上有水蓋芝赤又秋白冬黑色十月採之陰乾百日則知鬼龍服一株則壽千歲　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　瑞應圖曰芝英者王者愛人養老有道則生　離騷曰朝三秀兮於山澗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　又曰養老則芝茂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陵山黑芝　漢書武帝元封六年詔曰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謁不異下房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　又曰宣帝神爵元年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謁不

又曰白芝生於名山之陰白石上有白雲覆之白蓋二重味辛甘小苦以秋採之陰乾治食令人身輕齒堅　又曰金芝生於山無蓋青莖陰乾治食日一合不中風雷令人色光澤也　又曰雲母芝生於名山之陰青蓋赤莖味甘以季秋竹刀採之陰乾治食使人身光壽千萬歲醮以牛脯　又曰華芝生於名山之陽及出央山大谷源泉水中赤蓋白莖上有兩華三實　又曰鬼芝青蓋長莖陰乾屑之日食五合所見神明畏人長生　圖經曰芝有赤黃白青黑紫六色而赤者最多紫者最少其狀或如人形或如龜鶴或如芝英或如蓮葉或如車蓋或如靈禽或如仙人或如龍虎或如山石或如宮室或如鼎鑊或如鐘磬或如鞍轡或如劍戟或如鈴鐸或如鉤環或如鏡鑑或如瓶盤或如瓜瓠或如菌蕈或如蓮房或如蜂巢或如蛛網或如蟬翼或如魚鱗或如龜背或如鹿角或如牛尾或如馬蹄或如人手或如人足或如人耳或如人鼻或如人口或如人齒或如人舌或如人髮或如人眉或如人目或如人心或如人腦或如人骨或如人血或如人肉或如人筋或如人脈或如人皮或如人毛或如人爪或如人甲或如人乳或如人汗或如人淚或如人涎或如人唾或如人糞或如人溺或如人精或如人氣或如人魂或如人魄或如人意或如人志或如人思或如人慮或如人智或如人愚或如人賢或如人聖或如人仙或如人佛或如人鬼或如人神或如人天或如人地或如人獄或如人畜或如人禽或如人獸或如人蟲或如人魚或如人鱉或如人蝦或如人蟹或如人螺或如人蚌或如人蛤或如人蜆或如人蠣或如人蠔或如人蜃或如人蛟或如人龍或如人蛇或如人鱷或如人鼉或如人蜥蜴或如人守宮或如人壁虎或如人蠑螈或如人蝘蜓或如人蠍虎或如人蜈蚣或如人馬陸或如人蚰蜒或如人蜘蛛或如人蠨蛸或如人蟢子或如人蠷螋或如人蠼螋或如人蠐螬或如人蠷螋或如人蠼螋或如人蠐螬或如人蠷螋或如人蠼螋或如人蠐螬

爲聖主休祥焉自漢孝武顯宗世号隆盛而元封永平所紀神光方斯蔑如也且其枝幹條葉本末相承乃協于天官之數非神明孰爲此哉作其類象則黃爰之植階庭蓂莢之生夜郎屢視四靈矣乃詔御府寫而藏之且盡其形遂以名圖爲之贊曰帝德允臻府不雜致惟仲之冠龍揚榮翼披其圖今握其形永章遐紀載之頌聲

龍

瑞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大能細能幽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濫出而通則德至於淵泉則黃龍負圖而出舜東巡狩黃龍負圖置舜前又曰不衆行不群輿必待風雨而遊乎青氣之中施乎天外之野出入有命以時上下有聖貴見無蓋望則興焉何圖曰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從河中出仟黃帝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又曰黃龍從洛水出背有成字令左右寫文黃龍去 河圖曰舜以太尉即位與公瞻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以黃天爲神玉檢金繩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榮光休至黃龍負圖而

出入壇畔 又曰河龍圖出雒龜書見威嘉賓 赤文像字以授軒轅 詩含神霧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水泉則黃龍見者君之象也 又曰左契曰天子孝夫龍負圖地貢龜出書曰 吕氏春秋曰禹南省方過江黃龍負舟中之人黃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感而去 史記曰高祖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 又曰漢帝德黃龍見夏本紀上 漢書曰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上乃詔議郊祀 又曰宣帝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因改年應之 周公況璧青龍銜出玄甲圖 東觀漢記曰黃龍見於河南滎陽上即位上曰我作夜夢時赤龍上天覺心中動悸異等賀曰此天命發於神明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黃龍四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黃龍見雒城又見諸縣古今注曰高祖五年黃龍見華陽他十餘日九年又見長安五凰四年黃龍出廣漢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二年見上郡騰羅五色并天丞相府中長五丈餘高二丈光耀上壽 章帝建初三年黃龍見汝南項氏田廬中長五丈餘高二丈光耀

盧舍及樹皆黃 哀帝永元十年黃龍見潁川定陵民家井中乞黃目如循又見巴郡宕渠草木色皆黃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黃龍十三見明帝鑄銅黃龍高四尺置殿前 魏志曰陳留加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禄大夫喬玄曰太史令單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二十年當伏見內黃勢合譙記之四年登尚在黃龍此時見誰登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又曰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摩陂爲龍陂 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夢曰孫休自言黃龍自孫權即位改年爲黃龍孫休當乘龍上天顧不見尾果立爲帝而無後 又曰孫權潘夫人父爲吏坐法系太原繫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己以授權生孫亮 蜀譜春秋曰青龍三年七月曹數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晉中興書曰孝武太元末童謡曰白布單衣絳繡裲襠天公遣我來騎龍上太山王宮人婆兩龍抗牖入懷太祖異而召之生列宗沈約宋書曰太史奏西方有天子氣時太祖爲宣都王鎮荆州後入篡承大位在道有黑龍躍出舟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真命我何德以堪之

勑龍瑞勑曰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環麗光色炳耀侍衛左右咸異觀焉自載藉所紀瑞應之數或翔集于邦國早莫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惟殷勑旨式乃俊乂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幸于許昌暮宿神之天居建正殿以當陽有益之龍來游郊甸雍雍翔翔以慶我德效仁煥若曜星府若翠雲光景炎炎以外照水清見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案之既精既微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世形昔太昊之初化自帝德以表名號明后之隆盛又降見以揚聲惟聆歌之女貞實殊異於四靈信應龍之道揚神天飛於秦清黃龍雙出於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振鳳於林龍圖於池爲百姓旦夕之觀也

麟

孫氏瑞應圖曰角端者六合同歸則至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其所則麒麟生和平合萬民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德內其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王本云德及幽隱不肖并退賢者在

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虞舍獸有掩穽非時張獵則去一太
曰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
臻 尚書中候曰帝軒提像配永修機 永長修機也 麒麟在囿
鸞鳳來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在郊 鶡冠子曰麟
者女媧之獸陰之精也能致之其精卑至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
惡殺麟在郊野 春秋數耀鉤曰麟至張網捕則麒麟去 說苑曰帝王之者莫不致白靈高德盛則以為苑囿平則至矣麒麟
麋身牛尾圓頭一角含信懷義音中律呂步中規矩擇土而踐形形然
動則有容儀 漢書曰終軍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奇木支旁出
轅復合上異之 毛詩義疏曰麟麋身馬足牛尾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
肉音中鍾呂王者至仁則出 東觀漢記曰卓帝時麟五十見又安帝三
年潁川上言麟見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麟生於火游於土故修其毋致
其子五行之情性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見 王隱晉書曰咸寧五年白麒
麟見平原 又曰泰始元年白麟一兒羣獸皆從改年白麟嘉 涼州記曰吕

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政年麟嘉 頌 另開網麟以恩
哉麒麟惟獸之伯世平靚皇京否則弭足德以銜身不布牙角委體大
吳以昭遐福天祚聖帝永享萬國 贊 司馬彪瑞麟贊曰麟惟仁獸
與麋同體智在詐踪仁表不抵孰為來哉宣尼揮涕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九

祥瑞部

鳳皇 鸞 比翼鳥 雀 雉 馬 白鹿 狐 兎 比肩獸 龜 魚 鼎 鴻 鵠虞 白狼

瑞應圖曰鳳皇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皇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山海
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
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孝經援神契曰德
至鳥獸鳳皇翔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皇集於苑林
尚書中候曰堯即政二十載鳳皇止庭巢阿閣謹案 又曰帝舜云時惟
不久百獸鳳凰 尚書考靈耀曰通天文者明審地理者鳥朋
老天之時也吉者地之財也明王之治鳳皇下之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下德皇
天則鸞鳳至 春秋合成圖曰黃帝遊於扈雒水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
觀鳳皇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 春秋元命包曰火离為鳳皇

衛書遊文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鳳皇
翔 樂動聲儀曰鎮聲不逆行則鳳皇至 樂叶圖曰五音克諧各得其
倫則鳳皇至庭 韓詩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回見盛德而後下 孫卿子曰
詩曰鳳凰喈喈其翼若竽其聲若簧有皇有鳳樂帝之心此聖不敢福
也 又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韓子曰黃帝合鬼於西大
山鳳皇翔復上作為讀角 淮南子曰昔者二皇鳳至於庭 三代興至
於門 周室鳳至於澤德彌洽德彌流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韓詩
外傳曰黃帝即位施聖恩承大明二順修德唯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皇
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天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
而龜身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掩義足履正尾
鞠必武小音金大音故延頸奮翼五色備舉黃帝曰於戲允哉何敢與焉於
是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三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
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終身

不去 漢書曰昭帝元鳳三年鳳皇集東海遣使祠其處又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春鳳皇集於所集處得玉寶丈下詔赦天下 又曰鳳皇集上林乃立鳳皇殿以其宿靈瑞 又曰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又曰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十四年鳳皇集北海地節二年鳳集魯地三年鳳皇集淮陽故宮東園樹園 抱朴子白山昆崙國曰聚鳥似鳳而白纓閒樂則踏節而舞至則國安寧 東觀漢記曰王阜爲重泉令鳳皇十一集杜陵 又曰祠帝后土經鳥鳳朝翔林池間又爲張雅樂擊磬鳥獸 足垂翼應聲而舞朝翔庭留十餘日乃去 晉 郭璞贊曰鳳鳥靈鳥翔于庭舞而應聲 晉 郭璞贊曰比翼鳥者三青德及高遠則至一本曰王者有孝德則至 晉 郭璞贊曰比翼鳥有雜似鳥凡青赤雌云 質氣同體嘴短頸雌鳴翻能合翮

擊石雖詠韶音其絕

止翼

山海經曰有鳥其狀如鳧一翼一目得乃飛名曰蠻蠻 見則大水 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 瑞應圖曰比翼鳥者三青德及高遠則至一本曰王者有孝德則至 晉 郭璞贊曰比翼鳥有雜似鳥凡青赤雌云 質氣同體嘴短頸雌鳴翻能合翮

烏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烏下 禮斗威儀曰正海不揚波東海輸之蒼烏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輸以蒼烏 尚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爲鴟其色赤其聲魄 春秋運斗樞曰雒星得則日月光烏三足 禮儀修物類合 孫氏瑞應圖曰三足烏王者孝德至則來 又曰文王時見蒼烏者王者孝悌則至一本曰臣事君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又曰白烏者宗廟勤敬則至 又曰赤烏武王時銜穀本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服天下白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 周書曰黃天錫武王黃烏之旗 古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烏集孝文廟殿下黑烏從之 晉 帝元和二年三足烏集東市國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 和帝元興元年白烏見廬江足皆赤 帝王世紀曰舜巡南狩崩於蒼梧之野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蒼生則白烏見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官守以時舉則烏在野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蒼生則烏獸馴擾烏

五廟蒼龍門外時有烏巢朱雀門上又曰有兩足烏銜瑞圖置神座前永得
神書說改號之意乃改本烏爲太元吳亦曰赤烏元年八月武昌劒鼻巢
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又曰孫休永安三年
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五鳳元年諸公基賢曰世祖初西域獻三足烏建武有赤烏來集
此昌陵縣按昌字重日烏者日中之烏有三踆陽精應期曜質以顯至德者也

雀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養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二本曰成三時來
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二年濟南鳩生百子吳錄曰赤烏十三年八月白鳩見章安

鳩

瑞應圖曰鳩成湯時來至皆養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二本曰成三時來
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二年濟南鳩生百子吳錄曰赤烏十三年八月白鳩見章安

雉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譯里王者祭祀不相踰宴
食衣服有節則至 又曰德至鳥獸故雉白首 尚書曰高宗彤曰越
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當有王者之道正其事而異自消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
義 言天下根民之道而典之也 乃訓于王者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 又曰魯昭
公時雉衔環入 銜之爲言累也銜環公子累也爲君也 漢書平帝元始元年春越裳重譯獻白
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雉十九見
魏志文紀曰延康元年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

馬

瑞應圖曰王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一本曰王澤馬者師曠時
來 又曰王者順時而制事因時而治道則來 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
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 又曰乘黃王
者車服有度則出 騶虞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則至也 又曰
飛兔者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厥年故民之害天應其德則至 駮馬
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又曰龍馬
者仁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鹿上有翼旁垂毛鳴聲九音有明
王則見 一本曰王者不儲馬則龍馬乘黃澤馬朱鬣並集 禮斗威儀曰
君乘火而王者其政訟平則南海輸以駿馬 尚書中候曰堯時龍馬銜
甲赤文綠色臨壇上甲似龜廣袤九尺圓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

政之度帝王錄紀之數 瑞應圖曰大戎文馬赤騧黃白身曰若黃金名曰古黃之乘成王時來獻也 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服阜 又曰黃帝時飛黃服阜也 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出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

白鹿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鹿見 瑞應圖曰天鹿者純far之獻也道備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 命曆序曰皇伸駕哭心鹿值三百歲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北海輸白鹿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白鹿見 又安帝延光三年潁川上言白鹿見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上言白虎二十七見 王隱晉書曰太康六年荊州送兩足虎時尚書郎索靖議稱半虎博令三鈴為文曰般般白虎遭中興御祥說曰天下太平則騶虞至 又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參倍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而騶虞應 又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狀如虎而白色喘則風興嗚身如雲而無雅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背斑而虎文兩雅所謂彪者也

狐

瑞應圖曰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夷歸之一本曰王者不傾於色則至 河圖曰白帝生先致白狐 周書曰成王時青丘獻狐九尾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南海輸以文狐 尚書大傳曰文王詢善咨臣微宜至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獻於堲 吳薛綜注東京賦引紂大悅 帝王世紀曰堯時有狐九尾 淮南子曰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辭作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于家室我都攸昌於是娶塗山女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九尾狐見古今注曰章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九尾狐見於譙陳

龜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老老則白兔見 一本曰王者應事疾則見赤兔者王者德茂則見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曰赤如朱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白兔見 又曰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 石勒傳曰莊平民師懽上黑兔令曰坡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口祥休徵與白兔同 晉安帝紀曰義熙中有黑龍為瑞後數年見於成紀遂王

從德今大赦革命以來受命之兔黑獸玄水 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黑兔上應

騶虞

瑞應圖曰白虎者仁而不暴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 毛詩曰吁嗟乎騶虞 薛君曰騶虞白虎黑文有騶虞之德則生此獸不食生物 河圖括地象曰今岐言野中有玉虎見辰鳴雷聲聖人感期之興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白虎見 春秋演義圖曰湯地七十內懷聖明白虎載朝 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季秋下旬夢白虎遶吾馬啄子其母曰扶若升高丘睹白虎仁有雲感己宇皇陶亦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法罪大終始不亂皇陶為大理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上言白虎二十七見 王隱晉書曰太康六年荊州送兩足虎時尚書郎索靖議稱半虎博令三鈴為文曰般般白虎遭中興御祥說曰天下太平則騶虞至 又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參倍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而騶虞應 又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狀如虎而白色喘則風興嗚身如雲而無雅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背斑而虎文兩雅所謂彪者也

白狼

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至 吳薛綜注東京賦引紂大悅 帝王世紀曰堯時有白狼白鹿 吳志曰孫皓白虎寢仁是崇郎不侵暴困不改容 戚揚德恤佛之風聖德棣國騶虞乃彰 晉郭璞贊虞曰惟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卓犖頭勿若神見胄騶虞亭數其仁

比肩

瑞應圖曰比肩獸者王者德及幽陰則至 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其狀比肩而行 吳普本草曰比肩獸一名嬰 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名蹶甲而兔後 郭璞曰蹶比肩獸聲曰蹶前而兔後

龍

龍魚河圖曰堯時鳳至羣臣賢智到翠鳴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舜物
自下寫取告瑞應宜畢龜還水中 黃帝出 軍決曰昔門伐出尤乃陣其西
王母遣使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天在前天猶後 符信戰即勝
矣黃帝寤思其符一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牧曰此兵應也戰必自
勝力牧與黃帝俱到咸水之側立壇具祭以大牢有玄龜銜符從水中出置
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首受符視之乃所失得符也廣三寸長二尺於是
黃帝備之以政即日龍鬼畢候 尚書帝命驗曰黃龍負書出黃
甲赤文成字止壇又況壁于河黑龜銜書出文題 又曰周公沉璧于河黑龜負書
光刻背甲上于壇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春秋運斗
樞曰王衡星得百獸率舞靈龜躍 管子曰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故為南
方物為禍福止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神龜出於壽池 晉起居注曰咸寧
六年玉龜出蘭水 孫氏瑞圖曰名龜者神異之介蟲也玄采五色上降象天
下平象地生三百歲遊於蓂葉之上三千歲尚有書焉之下明吉凶不偏不
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其德用昔老不生今故有出土本曰德得龜

龜

易曰鼎元吉尊其考白鼎象也堯大堯上帝孫氏瑞應圖曰神鼎者質文
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鬼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玉味昔黃帝
作鼎象太一禹治水收天下美銅鑄為九鼎象九州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歸
藏占曰鼎有黃金利得鱣鯉 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洛觀兵于
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
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
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又曰
漢武帝時汾陰巫錦 為民祠魏晉后土於汾陰睢后土祠宮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以
禮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
祭之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謂宜鼎 晉陽春秋曰咸康八年穀城縣民留
住夜見門內有光取得玉鼎圍四寸廩經尺守以劇獻 晉起居注曰咸和元年宣
成春縣縣山北獲古鼎可受三斛餘羣臣畢賀 宋孔琳之議曰九牧貢
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化有赫赫三事臨鑒下民 晉賀敦 瑞圖曰郭璞注
瑞鼎鼎語相國梁公啓曰生未遊火之鼎夾階紀朝之華白環銀饗光之延素雉
金舸之瑞白天有祚不為定於郟鄏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旱　祈雨　蝗　螟　蟊　賊　蜮

旱

春秋考異郵曰旱之言悍也陽驕寒所致也　山海經曰泰華之上削成而四方有蛇名曰肥遺食之使人無憂疾所以求雨以爲民也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爲於天而惠於民今君主以旱憂清徵師曠見清徵不如清角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坐廊屋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癉病　洪範五行傳曰魯相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公弑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悲怨之氣外結大國嬰於齊以爲夫人後比三年天子使大夫來聘相上得天子意以御臣下興州兵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有叛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　又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旱者以爲寒也旱之爲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君行元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寒應也物理論曰陽盈而過故致旱　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命爲黃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

子守寡我老女累丁壯未何後猶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考
婦婦誣服郡掾于公以為此婦女人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得乃抱
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
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稱制京
師早至五月朔太后幸雒陽寺省冤獄舉冤囚枉冷不殺人白誤被掠觸困
使與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聞若欲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
還問狀遂信即時收今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尚未降會措典
錄曰夏春字曼卿永興公也為農夫春擬然特立明果獨斷年十五縣長
葛君出臨雩並皇會客飲宴時部遭大旱春進諫曰昔湯遭旱以六
事自責而雨澤應禱咸秉復起自古先聖哲惟天異必思變
復以濟民命今始罹天災縣界內獨甚未聞明達崇弘周之德臨祭獨戮
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二日姓不足君孰與足宜當還寺長即罷
會身損俸祿以賑給飢民淮南牛賢傳曰秦始皇帝滅六王并天下之後
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三年而決坐拘繫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赦
也千里安受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具錄其辭牧本非首謀
為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旬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沛大澍是於
晉書顏經過路作詩曰言歸越旅宋尾逝將及上都後過惟中路改轅修茲
嚮旦發石亭夕宿桑首墟動容興嘆感物懷初零雨莫能濡九陽彌十旬消
適來斯足舒泉流成平陸結駟可過車戾旱九相忘鱗翻為陶也魚悠步不
能移白日奄桑榆梁鹿眉吾奉和武帝苦旱詩曰陽山蛟不蟄如澤鳥
猶攢鬱息流膏田將似怨和霍文表夜不卧蹄食書忘餐絜誠同望祀
惟馨等洛蘭工類賓享上帝荊吳雲夢之野高墾敷荼雲興岳立慕然欲動龍蛇潛
渠還積水虎也更起瀾漢書不方朝早頌曰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
理遠望白雲之鄰淳淵瞳瞳而妄止陽風吸習而嘔嘔羣生閔滿而務憤隨
畝枯槁而尤希止陽風吸習而嘔嘔羣生閔滿而務憤隨
壇畔之遺禍痛皇天之麻濟
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絕湯朝歲改則公田已修農勤則我庾惟
億今者元陽以來為日未久將恐督卸不點失在汝南之守曜崇未收

勝河南之爭而載學興居仰發歌謠
勝謄寫中夜不寐加之以申旦焉此連
江湖廣川長岑瑜書曰頃者炎旱日更增甚砂礫銷鑠草木焦枯
處涼臺而有飛雹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焚爍爍之爆宇宙雖廣無陰以蔽雲漢
之詩何以過此士罷鑄首於玄年泥人鶴立於閭里修之庭旬靜無衙效明勸
敬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曝露拜起雲增亦至矣昔夏禹之解
陽旱殷湯之禱桑林已未發而水旅流解未卒而澤霑霈今者雲車雨
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固時陰陽和協和庶物以茲元陽害苗暴風傷
穀伊周是遇在湯斯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假未之復姬公走楚況我
皇德承天順民禮郊川岳祇敬百神享茲元吉救厘福日務至若炎旱赫羲
飄風扇發飛塵蔽日隆息風雹是興何山應伐何雹宜論何神宜詰於
是五帝振陳皇祇肅恕拊摇敬告法撓俗苗齊河伯典澤屏翳司風若呵
飛廉叱雷公雲師慶雲是興效厥年豐遂乃沈陰
決北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伐其芋私泰擢及盈畦芳草依依露未重穗生
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餓饉

祈雨

昔民春秋昔者殷湯克夏而止天下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
是翦其髮剪其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　荀卿大略曰湯旱而禱曰政不
節與使民疾與宮室榮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其何不雨至斯極
也說苑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岡山燋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
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蓋誓未已而天下大雨　董仲舒曰
廣陵女子詣巫母小大皆相聚於其郭門外為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市
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　又令吏各往視其夫皆言到即雨
已　又曰江都相仲舒下內史承書從事其都閭吏家在百里內聞令
告鄉遣妻視夫賜錢百以祖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擇潔淨勇

是歲天下失收飢　漢書曰武帝元光五年秋蝗四將征南越元封六年秋蝗
兩將征朝鮮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飛至敦煌三年秋復蝗貳師征大宛
征和三年蝗四年夏蝗三將征匈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又行過日磾部衆
蝗食其麥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又曰厥延年為河南太守多
殺害時黃霸朝在潁川鳳皇下而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延年曰此蝗豈鳳皇
食耶　又曰王莽地節三年夏蝗從東方來飛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繞殿
京房易傳曰德無厚蟲食菜　東觀漢記曰馬援為虖陵太守郡連有
有蝗蟲穀價貴援奏罷鹽官振貧羸減價糶與民　續漢志曰靈帝
又曰永初七年郡國蝗飛過　又曰宋均為九江太守建武中山陽堯郡多蝗
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　又曰司部災蝗皆案召三府掾之可空據
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旨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
時号福為直據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栩為小黃令時陳留蝗過
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乖官蝗隨解而去刺史謝令還寺
舍蝗即皆去　又曰謝夷吾為壽張令是時蝗食五穀野無生草過壽張

界飛逝不集　又曰許季長為湖令州郡皆被蝗災過湖縣飛去不入
續漢書曰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師蝗九年蝗從
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北軍五校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
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二月去年蝗亟復
蝗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邊
衆征之永和七年復師蝗去年冬烏桓度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
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執政無謀慮苟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永
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喜元年七月京都蝗靈帝建平六年夏七州蝗
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獲鳥桓校尉夏育敗鮮卑中郎將田晏帥
匈奴中郎將盛皮討鮮卑大司農給用不足調發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
還者少半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今貪苟之所致也是時百官懈惰
皆私上種西園少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論衡曰世稱南陽
卓公為賊氏令蝗蟲不入界蝗蟲馳擊上林苑以詔
馬馳以永興中帝獵廣城馳從昆明池還者少半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今貪苟之所致也是時百官懈惰
各不早見至頃田中往往十步五步一頭按其言事蝗之數校實得而知也

蝝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　說文曰惽蟲食穀葉者　禮記曰仲
春行夏令則蝝螟為害　左傳曰哀十三年蝝　春秋　合璧曰

螟虫苗心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螟集其
蔵以為蝗蝗蝦之有翼食穀為災黒青世蕙仲
時初挽畝亂先王之制故應是而螟生醇蟲食苗心　東觀漢記曰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
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有童兒親自伺
親曰所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二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堅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

蟲

爾雅曰食苗根曰蟲　說文曰蟲食苗根者也　抵冒取民財則生蟲
京房易妖占曰害虫孳食苗根　毛詩義疏　蟲長而細或蛾蟲
結也食苗根而為人患

賊

爾雅曰食苗節曰賊　京房易傳曰王者賞罰侯爭蟲谷苗也至

鼠五行傳曰蟲射人者也生於南越地南方地卑短狐者也　毛詩曰為
鬼為蜮　魚不可得其物不可見蓋象於南越多蟲者淫女亂之所生也故聖人名之曰
蜮蟲者猶或也　書　國應瘵與西陽令孔德琳書曰嘉麥有祥惟日未多
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其庶尚念存良苗親發其斯實救其殃鮮實之蚤
皓首之蠭莫不負戈奔走于道路雄表雌恭白日龍鬬震於雷動以
此掃敵必將席卷況於微典能無驚琴乎庶鳴琴
災未若斯勤亦猶子鼠鳴琴乎庶鳴琴
　君雨　止三　夏心仲慨逐蝗之道諒聞
上修德以厭地震湯禱桑林致克雨之

初學記三十卷

（唐）徐堅等輯

宋紹興十七年刻本

初學記三十卷、內府刊本

唐徐堅等奉敕撰。案唐書藝文志載元宗事類一百三十卷、又初學記三十卷。註曰張說類集要事以敎諸王、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李銳孫季良等分撰。似乎二書皆說總其事、而堅等分修。晁公武讀書志則曰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等撰。初、張說類集事要、以敎諸王。開元中詔堅與韋述等分門撰次。又似乎事類爲說撰、而堅等又奉詔撰此書。考南部新書載開元十三年五月、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曰初學記。則晁氏所言、當得其實。唐志所註、敘述未明、偶合兩書爲一耳。其書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大致與諸類書相同。惟地部五岳之外載終南山、四瀆之外載洛水消水涇水。又雕山湯泉昆明池別出二條、則唐代兩都之故也。其例前爲敘事、次爲事對、末爲詩文。其敘事雖雜取羣書、而次第若相連屬、與他類書獨殊。其詩文兼錄初唐。於諸臣附前代後、於太宗御製則升冠前代之首。較玉臺新詠以梁武帝詩雜置諸臣之中者、亦特有體例。其所採摭、皆隋以前古書、而去取謹嚴、多可應用。在唐人類書中、博不及藝文類聚、而精則勝之。若北堂書鈔及六帖、則出此書下遠矣。春明退朝錄及溫公詩話並稱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李匡乂資暇集則曰初學記月門以吳牛對魏鵠。魏鵠者引曹公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爲據、斯甚疎闊。漢武秋風辭云草木黃落兮鴈南歸、今月門旣云魏鵠、則風事亦可用漢鴈矣。若是採掇文字、何所不可。東海徐公碩儒也、何乖之甚云云。其說頗是。後李商隱詩因鮑照代白頭吟有清如玉壺冰句、遂以鮑壺對王佩、實沿堅之失。然不以一嘗掩其全書也。

初學記序

聖人在上而經制明述作備經制之舉於天地之道聖人體天天地之文出道以為文道違而在上舉而措之其見於刑名度數之間者禮樂之文所以明經制也藏於編籍簡册之者詩書之文所以備述作也禮樂之文炳若丹青詩書之文潤於金石非吾聖人直為是炳炳琅琅者以誇耀於千萬世之人也由是以載其道而濟千萬世之人者也傳曰經天緯地之謂文聖人措斯文於禮樂以化成於天下者莫若乎文王則可謂郁郁乎文哉及乃若文王則可謂郁郁乎文哉故曰周監於二代之文也已矣聖人藏斯文於詩書以化成於後世者宜莫若乎孔子孔子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乃若孔子則可謂不見其大全惟是詩書垂世煥乎其文隨世而存亡之文也已矣禮樂之文不隨世而存亡可觀者皆貫道之器非特雕章繢句以治聾俗之耳目者也學者不問古人之文為貫道之器誦其詩讀其書往往獵取其新奇壯麗以駕其道聽塗說入乎耳出乎口者發為一切之文自許高風逸氣可以跨越乎古今峻峯激流可以眺駭乎觀聽謂天地造化之工皆在其筆端而聖人之用心處為盡在此矣所謂郁郁之文可以明經制未喪斯文可以濟者未嘗以倫述作當天之文也已矣聖人藏斯文於詩書以化成於後世者宜莫若乎孔子孔子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乃若孔子則可謂不見其大全惟是詩書垂世煥乎其文隨世而存亡之文也已矣禮樂之文不隨世而存亡可觀者皆貫道之器非特雕章繢句以治聾俗之耳目者也學者不問古人之文為貫道之器誦其詩讀其書往往獵取其新奇壯麗以駕其道聽塗說入乎耳出乎口者發為一切之文自許高風逸氣可以跨越乎古今峻峯激流可以眺駭乎觀聽謂天地造化之工皆在其筆端而聖人之用心處為盡在此矣所謂郁郁之文可以明經制未喪斯文可以濟者未嘗以倫述作當天下異時來世所賴以濟人生而不學與無生同學而不能文與不學同

能文而不載乎道與無文同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此是以近世有摘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而記之凡三十卷開卷而上下千數百年之事皆在其目前可用以駢四儷六協律諧吕爲今人之文以載古人之道真學者之初基也愚願學者撫此以成文因文以貫道祈至於文王孔子之用心處而後止毋爲猥取其新奇壯麗之語雕章繢句以治聾俗之耳目焉乃善學者也時紹興四年歲次甲寅正月上元日福唐劉本序

金澤文庫

東陽崇川余四十三郎宅今將監本寫作大字校正雕開並无訛謬收書賢士幸詳鑒焉紹興丁卯季冬日謹題

重雕初學記目録

凡三十卷

北林太夫行右散騎常侍提點兩浙路學士副知杭州軍事兼管内勸農事兼兵馬鈐轄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徐堅等奉勅撰

第一卷天部上

天第一　日第二　月第三

星第四　雲第五　風第六

雷第七

第二卷天部下

日第一　雪第二　霜第三

霓第四　露第五　霧第六

虹蜺第七　霽晴第八

第三卷歲時部上

春第一　夏第二　秋第三

冬第四

第四卷歲時部下

元日第一　人日第二　正月十五日第三

晦日第四　寒食第五　三月三日第六

五月五日第七　伏日第八　七月七日第九

七月十五日第十　重陽第十一　冬至第十二

臘第十三　歲除第十四

第五卷地部上

揔載地第一　揔載山第二　泰山第三

衡山第四　華山第五　恒山第六

嵩高山第七　終南山第八　石第九

第六卷地部中

揔載水第一　海第二

河第三

江第四　淮第五　濟第六
洛水第七　渭水第八　淫水第九
第七卷地部下
湖第一　漢水第二　驪山湯第三温泉
昆明池第四　冰第五　井第六
橋第七　開第八
第八卷州郡部
揔叙州郡第一　河南道第二　關內道第三
河東道第四　河北道第五　隴右道第六
山南道第七　劒南道第八　淮南道第九
江南道第十　嶺南道第十一
第九卷帝王部
揔叙帝王　太子妃第四
第十卷中宮部
皇后第一　妃嬪第二
儲官部附
皇太子第三　公主第六　駙馬第七
帝戚部附
王第五
第十一卷職官部上
太師大傅太保第一　太尉司徒司空第二
尚書令第三　僕射第四　諸曹尚書第五
吏部尚書第六　左右丞第七　侍郎第八郎中員外郎附
中書侍郎第九　中書令第十　中書舍人第十一
第十二卷職官部下
侍中第一　黃門侍郎第二　給事中第三
散騎常侍第四
御史大夫第六
侍御史第八　監察御史附
秘書丞第十
著作郎第十二　著作佐郎附
司農卿第十四
光祿卿第十六
宗正卿第十八
太僕卿第二十
第十三卷禮部上
揔叙禮第一　祭祀第二　郊丘第三
宗廟第四　社稷第五　明堂第六　辟雍附
巡狩第七　封禪第八
第十四卷禮部下
藉田第一　親蠶第二　釋奠第三
朝會第四　饗燕第五　冠第六
婚姻第七　死喪第八　葬第九
第十五卷樂部上
揔叙歌第十
第十六卷樂部下
琴第一　箏第二　琵琶第三　箜篌第四
鍾第五　磬第六　鼓第七　簫第八
笙第九　笛第十
歌第四　舞第五　雅樂第二　四夷樂第三
雅樂第一
第十七卷人事部上
諫議大夫第五
御史中丞第七
秘書監第九
秘書郎第十一
太常卿第十三
太府卿第十五
鴻臚卿第十七
衛尉卿第十九
大理卿第二十一

第十八卷 人部中
聖第一　賢第二　忠第三　孝第四
友悌第五　恭敬第六　聰敏第七
師第一　交友第二　諷諫第三　責第四
富第五　貧第六　離別第七
第十九卷 人部下
美丈夫第一　美婦人第二　醜人第三
長人第四　短人第五　奴婢第六
第二十卷 政理部
赦第一　賞賜第二　貢献第三　慕樂第四
使第五　假第六　醫第七　卜第八
刑罰第九　囚第十　獄第十一
第二十一卷 文部
史傳第二　文字第三　講論第四
筆第六　紙第七　硯第八
經典第一
文章第五
墨第九
第二十二卷 武部
旌旗第一　劒第二　刀第三　弓第四
箭第五　甲第六　鞍第七　轡第八
鞭第九　猟第十　漁第十一
第二十三卷 道釋部
道第一　僊第二　道士第三　觀第四
佛第五　菩薩第六　僧第七　寺第八
第二十四卷 居處部
都邑第一　城郭第二　宮第三　殿第四
臺第六　堂第七　宅第八
庫廐第九　門第十
園圃第十三　道路第十四
第二十五卷 器物部
漏刻第一　帷幕第二　屏風第三　簾第四
牀第五　席第六　扇第七　香鑪第八
鏡第九　鏡臺第十　舟第十一　車第十二
燈第十三　燭第十四　煙第十五　火第十六
第二十六卷
冠第一　弁第二　印第三　綬第四
手板第五　佩第六　舄履第七　裘第八
衫第九　裙第十　酒第十一　觚第十二
粥第十三　肉第四　美第十五　脯第十六
餅第十七
第二十七卷 寶器部
金第一　銀第二　珠第三　玉第四
錢第五　錦第六　繒第七　羅第八
綿第九　五穀第十　蘭第十一　菊第十二
芙蓉第十三　蓮第十四　萍第十五　苔第十六
第二十八卷 菓木部
李第一　桑第二　桃第三　櫻桃第四
棗第五　栗第六　梨第七　柑第八
橘第九　梅第十　石榴第十一　瓜第十二
松第十三　柏第十四　槐第十五　楓第十六
柳第十七　竹第十八
第二十九卷 鱗部
師子第一　象第二　麟第三　馬第四

牛第五　驢第六　駝第七　羊第八
豕第九　狐第十三
第三十卷 鳥部
鳳第一　鶴第二　雞第三　鷹第四
烏第五　鵲第六　鴈第七　鸚鵡第八
鱗介部附
龍第九　龜第十　魚第十一
虫部附
蟬第十二　蝶第十三　螢第十四
重雕初學記目録

初學記卷第一　天部

光祿大夫行秘書監兼修國史上柱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　勅撰

天第一　天第二　日第三　星第四　雲第五　風第六　雷第七

天第一

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僊者爲地釋名云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爲天爾雅疏云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廣雅云南方曰炎天西南方曰朱天西方曰成天西北方曰幽天北方曰玄天東北方曰變天之際曰九垠九天名九野九天之外次曰九隩地名又有九州之名凡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知減四步纂要云東西南北曰四方四方之隅曰四維天地四方曰六合天地曰二儀以人參之曰三才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或謂天地爲宇宙凡大地元氣之所生天謂之乾地謂之坤天圓而色玄地方而色黃日月謂之兩曜五星謂之五緯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中央鎮星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也日月星謂之七曜天河謂之漢津天津橋東南流西北注洛水又東北流注黃河通謂之銀河銀河一名雲漢一名絳河一名天漢一名星漢一名河漢一名天潢一名銀潢一名雲潢一名絳漢一名經河一名天河一名絳津一名銀津一名雲津一名星津一名河津一名天津一名銀漢一名雲漢一名絳河一名天漢一名星漢一名河漢一名天潢一名銀潢一名雲潢一名絳漢一名經河一名天河一名絳津一名銀津一名雲津一名星津一名河津一名天津

天部

光祿大夫行秘書監兼修國史上柱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　勅撰

天第一

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僊者爲地釋名云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爲天爾雅疏云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廣雅云南方曰炎天西南方曰朱天西方曰成天西北方曰幽天北方曰玄天東北方曰變天之際曰九垠九天名九野九天之外次曰九隩地名又有九州之名凡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知減四步纂要云東西南北曰四方四方之隅曰四維天地四方曰六合天地曰二儀以人參之曰三才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或謂天地爲宇宙凡大地元氣之所生天謂之乾地謂之坤天圓而色玄地方而色黃日月謂之兩曜五星謂之五緯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中央鎮星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也日月星謂之七曜天河謂之漢津天津橋東南流西北注洛水又東北流注黃河通謂之銀河銀河一名雲漢一名絳河一名天漢一名星漢一名河漢一名天潢一名銀潢一名雲潢一名絳漢一名經河一名天河一名絳津一名銀津一名雲津一名星津一名河津一名天津

昊天上帝　即耀魄寶也并曰天皇大帝方曰大一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方黃帝含樞紐東方青帝靈威仰

其佐曰五帝　倚拜　蹲蓋　象蓋　如淳曰正歷

位垂象 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高明 貞觀政記曰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功日月之道以照臨為德 四極 九野 重八柱 淮南子曰天有八山八柱以維天地 折柱絶維 地理 馬融玉衡大言曰衡曰天地之間維持四方之綱紀 雨粟降鼇下穀 如淳曰天降嘉穀以應有德也 孔叢子曰天助也 杞國憂 秦密 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廢寢食者 塔 列子曰天積氣耳亡處不有 夫舒其氣者曰日月星宿 屈其氣者曰雲雨 雷霆 風雨 晦明 淮南子曰陽氣勝則散而為雨 陰氣勝則凝而為雪 雹霰 雪霰 霜露 文虹 雲霓 雲 穀霧

雨 易通卦驗曰立秋雨 風 風俗通曰春分雨水風 雲 雲出如有絪縕 張衡靈憲曰雲者陰陽之和 風馬牛 雲車 風師 雲師 風伯 雨師 雷公 雷車 雷鼓 雷神 雷師 電 紫電 文虹 霓 白虹 青虹 蜺 蜺旁氣也 蜺有雌雄 蜺者陰陽交接之氣 蜺者陰陽之精 蜺者陰陽之淫氣 蜺者陰陽之邪氣 蜺者陰陽之別氣 蜺者陰陽之雜氣 蜺者陰陽之亂氣 蜺者陰陽之錯氣 蜺者陰陽之戾氣 蜺者陰陽之怪氣 蜺者陰陽之妖氣 蜺者陰陽之毒氣 蜺者陰陽之惡氣 蜺者陰陽之濁氣 蜺者陰陽之穢氣 蜺者陰陽之垢氣 蜺者陰陽之塵氣 蜺者陰陽之埃氣 蜺者陰陽之霧氣 蜺者陰陽之露氣 蜺者陰陽之霜氣 蜺者陰陽之雪氣 蜺者陰陽之雹氣 蜺者陰陽之霰氣 蜺者陰陽之雨氣 蜺者陰陽之風氣 蜺者陰陽之雲氣 蜺者陰陽之虹氣 蜺者陰陽之霓氣 蜺者陰陽之蜺氣 蜺者陰陽之雌氣 蜺者陰陽之雄氣 蜺者陰陽之牝氣 蜺者陰陽之牡氣 蜺者陰陽之男氣 蜺者陰陽之女氣 蜺者陰陽之子氣 蜺者陰陽之孫氣 蜺者陰陽之曾孫氣 蜺者陰陽之玄孫氣 蜺者陰陽之來孫氣 蜺者陰陽之昆弟氣 蜺者陰陽之從兄弟氣 蜺者陰陽之族人氣 蜺者陰陽之宗人氣 蜺者陰陽之同姓氣 蜺者陰陽之異姓氣 蜺者陰陽之親戚氣 蜺者陰陽之朋友氣 蜺者陰陽之賓客氣 蜺者陰陽之僕妾氣 蜺者陰陽之奴婢氣 蜺者陰陽之臣妾氣 蜺者陰陽之君氣 蜺者陰陽之父氣 蜺者陰陽之母氣 蜺者陰陽之兄氣 蜺者陰陽之姊氣 蜺者陰陽之弟氣 蜺者陰陽之妹氣 蜺者陰陽之子氣 蜺者陰陽之孫氣 蜺者陰陽之曾孫氣 蜺者陰陽之玄孫氣 蜺者陰陽之來孫氣 蜺者陰陽之昆弟氣 蜺者陰陽之從兄弟氣 蜺者陰陽之族人氣 蜺者陰陽之宗人氣 蜺者陰陽之同姓氣 蜺者陰陽之異姓氣 蜺者陰陽之親戚氣 蜺者陰陽之朋友氣 蜺者陰陽之賓客氣 蜺者陰陽之僕妾氣 蜺者陰陽之奴婢氣 蜺者陰陽之臣妾氣 蜺者陰陽之君氣 蜺者陰陽之父氣 蜺者陰陽之母氣 蜺者陰陽之兄氣 蜺者陰陽之姊氣 蜺者陰陽之弟氣 蜺者陰陽之妹氣

日第二

曙 耿耿 詩 耿耿長庚曙 淮南子曰曙明 明 問明河篇曰 何承天纂曰 大澤曰明 郭璞釋天地圖讚 何承天纂曰 大澤曰明 郭璞釋天地圖讚 何承天纂曰 大澤曰明 郭璞釋天地圖讚

遷至于悲谷是謂暗時遲于亞紀是謂大
遷經于泉門是謂高春言日光高春 頓于連柎石是謂下
春 頓于蒙汜春故曰下春 要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日
薄于虞泉是謂黃昏綸于
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庵 庵蔽也 紐柳入虞泉
之池暝於蒙谷之浦 言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名朱明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亦名陽烏日御曰羲和
以主四時 纂要云日光曰景 日影曰晷日氣曰晛 日温
曰晞 晞乾也 日初出曰旭曰昕 日昕曰晏 日晏曰晚 日晚曰昏
西方少皮昭於東謂之反景在下曰倒景日
有愛日畏日 愛冬日也 日冬日短愛惜之 遲日 遲長日也
龍天 出地 易曰日月麗乎天 麗著也 金璧 連珠 火精
舍風 舍在中 爾中三
○陽德 鹿觡 鹿觡 分陰 寸晷 周礼日
景 步北 周礼日大司徒以土

釋名曰星者散也列位布散也謂之星星
者金之散氣與人相應凡萬物之精上禀列星長庚太白
星也春秋說題曰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爲日日分
爲星故其字曰生爲星 周官天星皆有州國
分野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牽牛婺女揚州
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魯衛之分也鶉火三星周之分野
鶉火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堪輿云玄枵爲齊之分星紀吳越之分析木之津燕之分
大火宋之分壽星鄭之分鶉火周之分鶉首
秦之分實沈魏之分大梁趙之分降婁魯之分娵
厲于衛之分太史掌之以觀妖祥漢書音義云列星中指星亦
曰經星 漢書音義云列星中指星亦
字星 漢書音義云列星中指星亦曰攙搶綿跡而去曰飛星光跡相連曰
流星亦曰奔星 爾雅云祭星曰布 郭璞曰布散貌
極 大高 州星內北頭一名天極 郭璞曰北極一名天樞
相因曰因 郭璞曰五星更守天關一名北極 郭璞曰北極一名天樞
司命曰司 郭璞曰司命星亦中斜 郭璞曰司命星亦中斜

紫

五星者天之吏所經過見伏有時 郭璞曰五星各有所主
州郡饑饉兵喪水旱之事 郭璞曰五星各有所主
知歲星所在歲二月可以伐有罪 郭璞曰歲星所在之國
恆星 前有二星向益州分野 歲精 星
者對曰明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
朝日 舟檝向長七尺八寸 郭璞曰舟檝謂船
星也郭注鼎西方之 郭璞曰西方之宿謂北斗也
宿別名耳謂北斗 三舍 四時 舍星分時以
星出訖復還所出 三舍 四時 舍星分時以
曰所指百姓死 人民 以我爲君 王年
人民 以我爲君 王年
從二分至 生數十 一
同 五方之王 王
星 亦同
星 亦同
鶉火 宋張 鶉觜觿參 賦曰 一名
過 觜觿參 郭璞曰觜觿參三星
角 曰攙搶 郭璞曰攙搶妖星
流星 亦曰奔星 長星 亦曰攙搶 綿跡而去曰飛星 光跡相連曰
司命曰司 郭璞曰司命五星
星 亦同
星 亦同
星 亦同

風第六

風

易緯曰八節之風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春分閶闔風至冬至廣莫風至

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曰風

動扇

搖娑

吹竽

揚袂

筑

猋忽

迴翔

鵬搏

折木

偃禾

擊水

激波

拔木

飄塵

發屋

揚沙

走石

鳴條

調律

萬物

虎嘯

龍吟

鳥驚

獸駭

魚鱗

鴻漸

雲從

雨散

蟲擾

凝風賦曰

大王

少女

太宗文皇帝水風賦曰

晉謝方生風賦曰

楚宋玉風賦曰

漢

初學記卷第一

初學記卷第二

光祿大夫行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郯開國公徐堅等奉 敕撰

天部上

雨第一　雪第二　霜第三　雹第四

露第五　霧第六　虹蜺第七　霽晴第八

雨第一

敘事　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尚書曰休徵則肅時雨若休美也肅敬也君行敬則時雨順京房易候云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謝雅云小雨曰霢霂雨曰霖霖久雨為霪淫曰霖霪久雨為霖淫曰霖霖亦雨也霖霖甘澤雨三日已上曰霖霖久雨為霪淫曰霖霖亦雨也霪要云疾雨曰驟雨徐邈曰凍雨時雨曰霑雨雨曰霑雨其雪雜雨曰霙霙雨又曰霙霙雨霙霙雨又曰霙霙雨霙霙雨又曰霙霙雨

積薪　環丈餘積薪其上以自燔後
事書曰漢城陷時五官掾閔仲叔獨不去
墓于故城見其文芽以白瑞焉
伐邦　詩邶柏舟序仲尼刪詩曰武王伐紂
封比干之墓天使武王曰余在天下
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方今紂惡方甚
○異　子曰春秋齊景公時九年旱以
苟不雨殺牲焚巫旱猶不已
雹　春秋魯桓公十六年夏大雨雪
天和七年齊大雨雹
雨肉　漢成帝鴻嘉元年正月丙午
雨穀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毛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土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血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水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雹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雪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金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石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豆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麥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米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菽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黍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稷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瓜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桃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李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棗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栗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梨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杏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柿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梅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桑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麻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竹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木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草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蟲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衣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冠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履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兵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甲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鎧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刀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劍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戟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矛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弓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矢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箭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鏃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鉾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鉞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斧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鑿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鋸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鉋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鑢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鎚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鉗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鉸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鋏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針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線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繩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索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網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罟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罠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罩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籠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籃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筐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籠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箱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櫃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匣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函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盒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盤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碗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盃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杯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壺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瓶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罐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缸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甕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盆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缽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盂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碟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匙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箸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刀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叉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鍋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釜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甑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爐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竈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灶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煙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火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灰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炭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薪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柴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草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木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竹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麻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桑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梅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柿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杏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梨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栗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棗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李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桃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瓜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稷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黍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菽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麥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米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豆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石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金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水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血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土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毛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穀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肉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雪　漢成帝永始元年三月
雨雹

甘露詩 梁王筠詩 非雲非霧 是露是霞 映日含彩 因風動華 甘露應詔詩 傅咸詩 仙堂降靈露 上林初秋夜 朗月照千行 露寒悲木落 風清知夜長 飛華承曙景 流滴應晨光 願先紆睿德 微物荷恩光 庾抱賦得芳林園甘露 梁簡文帝詩 芳林春露滋 玉葉與花垂 色帶朝暉發 光含宿霧移 逐風飄不及 集葉濕猶遲 願因承睿藻 流響入清詞 庾抱賦得芳林園甘露詩 新豐出美酒 酒美露華新 芳林園甘露 滴瀝下青雲 夜色朝仙掌 天光映玉壺 少年多好飲 願得醉芳塵 盧思道在洛陽為白官賀甘露表 臣聞天道在於無為 王化貴於清靜 是以星文垂象 表太平之期 瑞露降祥 應聖人之德 臣伏見今月十七日夜 甘露降於芳林園

虹也一名挈反貳 貳亦副也 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太白謂之副
爾雅云蝃蝀虹也東爲雄虹西爲雌虹 郭璞曰俗呼雨後挂於東方者爲雌虹
雌者爲雄所壓色不盛 蝃蝀詩作𧐢東 說文云𧐢虹也
狀似龍 蜺雌虹也 說文云蜺寒氣也 陰陽之氣激耀而生虹
蜺與虹同物 雄曰虹雌曰蜺 蜺音五奚反 霓雙虹也 霓音五雞反
虹蜺皆從虫 虫物之怪也 說文云虹籀文虹從申 申電也
虹蜺皆以雨而見 故從申 申亦神也 雨氣感虹而生 故從雨
虹蜺之字皆從黽 黽蛙黽也 虹蜺多生於水 故從黽
虹蜺之字皆從虫 虫物之怪也 虹蜺多生於雨 故從虫
虹蜺之字皆從黽 黽蛙黽也 虹蜺多生於水 故從黽
虹蜺之字皆從虫 虫物之怪也 虹蜺多生於雨 故從虫

虹蜺雙出色鮮盛者爲雄太白謂之副

爾雅云蝃蝀虹也東爲雄虹西爲雌虹 郭璞曰俗呼雨後挂於東方者爲雌虹
雌者爲雄所壓色不盛 蝃蝀詩作𧐢東 說文云𧐢虹也
狀似龍 蜺雌虹也 說文云蜺寒氣也 陰陽之氣激耀而生虹
蜺與虹同物 雄曰虹雌曰蜺 蜺音五奚反 霓雙虹也 霓音五雞反
虹蜺皆從虫 虫物之怪也 說文云虹籀文虹從申 申電也
虹蜺皆以雨而見 故從申 申亦神也 雨氣感虹而生 故從雨
虹蜺之字皆從黽 黽蛙黽也 虹蜺多生於水 故從黽
虹蜺之字皆從虫 虫物之怪也 虹蜺多生於雨 故從虫

虹蜺雙出色鮮盛者爲雄太白謂之副

爾雅云蝃蝀虹也東爲雄虹西爲雌虹 郭璞曰俗呼雨後挂於東方者爲雌虹
雌者爲雄所壓色不盛 蝃蝀詩作𧐢東 說文云𧐢虹也
狀似龍 蜺雌虹也 說文云蜺寒氣也 陰陽之氣激耀而生虹
蜺與虹同物 雄曰虹雌曰蜺 蜺音五奚反 霓雙虹也 霓音五雞反
虹蜺皆從虫 虫物之怪也 說文云虹籀文虹從申 申電也
虹蜺皆以雨而見 故從申 申亦神也 雨氣感虹而生 故從雨
虹蜺之字皆從黽 黽蛙黽也 虹蜺多生於水 故從黽
虹蜺之字皆從虫 虫物之怪也 虹蜺多生於雨 故從虫

初學記卷第二

初學記卷第二　　歲時部

叙事　春第一　夏第二　秋第三　冬第四

歲時部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奎中晨心中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正月啓蟄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玄鳥至仲春之月日在婁中晨參中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桃李華田鼠化為駕始雨生桐始華田鼠化為鴽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季春之月日在胃中晨柳中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孟夏之月日在畢中晨翼中昏虛中旦婁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小暑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中晨觜觿中昏危中旦胃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蚯蚓結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反舌無聲

季夏之月日在柳中晨亢中昏奎中旦東井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土潤溽暑大雨行時腐草化為蚈

孟秋之月日在翼中晨氐中昏婁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天地始肅不可以用兵

仲秋之月日在角中晨房中昏胃中旦星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雷始收聲蟄蟲坯戶水涸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季秋之月日在亢中晨尾中昏昴中旦張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霜始降草木黃落蟄蟲咸俯在內

孟冬之月日在尾中晨箕中昏畢中旦翼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

仲冬之月日在斗中晨牛中昏觜觿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厚地中乃動日短至麋角解水泉動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中晨危中昏參中旦角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正月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中晨柳中昏亢中旦氐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梅李梅杏梅桃桃別華

東壁東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稱觴

正月啓蟄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玄鳥至

正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在婁中晨參中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桃李華田鼠化為駕始雨生桐始華田鼠化為鴽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季春之月日在胃中晨柳中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桃花

采芑

降燕

淮南子曰三月之夕女夷鼓歌以司天和

季春之月令曰季春之月日在畢中晨軫中昏牛中旦虛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姑洗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勿有壅塞

正曰三月祭則伏

戴勝

拂桐

周書時訓曰三月鳴鳩拂羽戴勝降于桑

風春風

風風

風雨

風景

風日

風良

風光

風辰

風天

風陽

風物

風木

風林

風雨

風煙

風花

風雲

風月

風水

風波

風浪

風舟

風帆

風船

風車

風雷

風電

風火

風煙

風塵

風沙

風土

風俗

風化

風教

風聲

風謠

風流

風雅

風騷

風詩

風賦

風頌

風雅頌

風騷賦

風詩賦

風雅賦

風騷頌

風詩頌

風雅頌賦

風騷賦頌

風詩賦頌

風雅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雅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

風騷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風詩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賦頌

春望 蒼精 青祇 孟陽 三節 九陽 玄乙 和風 叔景 鄭宾 倉皮 玄鳥 來鴻 化鳥 歸鳥 玄鳥 時鳥 查化 春賦 梁簡文帝晚 春賦 梁元帝春 春賦 梁簡文帝 春賦 梁

元日第一　人日第二　正月十五日第三　晦日第四

寒食第五　三月三日第六　五月五日第七　伏日第八

七月七日第九　七月十五日盂蘭盆第十　重陽第十一　冬至第十二

臘第十三　歲除第十四

元旦第一

崔寔四人月令曰正月之旦謂之正日絜祀祖禰進酒降神走獨宿酺曰肖月初一日爲端月進敷于散其二日爲元日旦也山堰曰元日在西方其日人自謹慎其長幼正朝亦云正旦朝亦云元朝亦云三朝周書大匡篇曰維王正月既生魄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門皆北面再拜稽首王乃答拜庶邦冢君出入三門每門如初拜王乃入庶邦冢君出門俟于庫門之外王乃命冢君出庫門俟于應門之內王乃入應門左右庶邦冢君乃入即位于中庭北面東上王乃出在阼階南面西方庶邦冢君乃出門左北面再拜稽首王乃答拜庶邦冢君乃

梁簡文帝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三月佳風光麗曲水宜春元巳禊日

梁簡文帝三月三日華林園曲水詩序

三月佳風光麗曲水宜春元巳禊日

梁簡文帝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三月曲水詩序

梁沈約

五月五日第七

事類　祭蘇　柯崇　朱孝　朱木　俗蘭　俗文

伏日第六

七月七日第七

事類　牛郎織女　星　飛月　乞巧　金銀　火　針　樓閣　人乘鶴　奔龍

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報百神同日異祭也又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也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饗之也八蜡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土水六也昆蟲七也水庸八也漢以戊日為臘臘臘也歲終大祭萬物皆臘故以臘名之晉以丑平明祀門戶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魏丑漢戊晉丑魏丑傳曰虞不臘矣

歲時記曰歲前又名曰逐邪之義也秦漢以前以十二月為歲首故以歲終為歲名漢改以正月為歲首而歲名不改也歲終迎年太宗文武聖皇帝守歲詩四海重規疊三元夕更交年更促歲去故納新春早已云獲春心不待花歲前祭先祖五祀門戶井灶中霤謂之五祀祭用孟月冬祭中霤以土王日祭門以立夏日祭井以立秋日祭灶以立冬日祭行以立春日祭先祖五祀門戶井灶中霤謂之五祀祭用孟月冬祭中霤以土王日祭門以立夏日祭井以立秋日祭灶以立冬日祭行以立春日祭

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行臣徐堅等奉敕撰

總載地第一　總載山第二　泰山第三
衡山第四　華山第五　恒山第六
嵩高山第七　終南山第八　石第九

地總載　俱事抱朴子云太極初構清濁始分故天先成而地後定白虎通云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淮南子云天有九部八紘地有九州八柱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大川九州相通九州之外有八埏埏之外有八紘紘之外有八極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高誘曰經度也又云東西曰廣雅云東至于蒼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近於海也繁要云其高泰衡華恒嵩五山也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上中下謂之三壤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木物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甲物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叢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皮物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膏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核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莢物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實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莖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根物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華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葉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蓏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草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蔓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藤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竹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木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百穀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菜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瓜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果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藥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香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臭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味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蟲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毒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金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石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土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水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火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風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雷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雨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露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霜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雪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雲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霧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氣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形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聲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色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味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香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觸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法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因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緣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增上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等無間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所緣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境界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根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力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覺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道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支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神通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念處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正勤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神足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五根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五力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七覺支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八聖道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四禪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四無量心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四無色定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八解脫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九次第定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十一切入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阿那含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斯陀含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須陀洹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辟支佛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菩薩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如來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無所畏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不共法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大慈大悲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三十二相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八十種好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無量光明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無量音聲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無量國土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無量衆生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無量劫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無量智慧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無量神通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無量三昧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無量陀羅尼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無量辯才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無量福德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無量功德物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無量善根物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無量法門物其動物宜羽

子175-242

百里中有石室室之奇者一重士不數五數自言其一之精所
聚月精見之而所居地名百日地勝可趨妖水相傳五上百水神
人乘船汗過之不及獨見石室石室對玉壁○匡湖潛喜
故老云仙人居此地勝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外山多小石曰磯
石基丸狀大小如彈丸山多大石曰礮礮之形皆如斧斫故
石色青黑質堅理細扣之鏗然聲如金石山多文石曰礫礫
石生瓦官山多小石曰礫礫之形皆如瓦官之狀故名瓦官
礫石似玉而不堪琢器山多小石曰礫礫之形皆如玉而小

敘載水第一

江第四

洛水第七

淮第二　河第三　海第五　濟第六　渭水第八　涇水第九

淮南子天積陰之氣爲水丈子玄水之道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江河東流注海方終藏萬物者也爲政令順時陰陽調和終始相成十二月成得其氣則水得其性此有流溢壞鄉邑漂居人及淫雨傷稼是爲水不潤土爾雅曰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凡水遶皆曰垂曰涯曰畔曰干曰漬曰濆涯上平坦曰濱重涯曰岸上地曰滸曲涯曰漘水草交曰湄稚增水遶主人所止曰潬水曲曰汭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水出山石間曰谿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谿水注谿曰谷水通谷曰壑石絕水曰梁築土過水曰塘一曰隄大防曰堨水所鍾曰澤廣澤曰衍澤曲曰皋澤障曰陂潭無水有草木曰藪水通流曰川水本曰源源曰泉泉正出曰監泉側出曰沈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瀆瀆爾深水曰潭急水曰流砥石上曰礪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風吹水涌曰波小波曰瀾大波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連水波如錦文曰漪水行曰涉迭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順流而下曰泭絕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緣膝以下曰揭緣膠以上曰涉渡水處曰津亦曰濟潛行水下曰泳自水中可居已下雜澤名皆文三書水神曰天吳山海經云天吳八首八足青色虎文亦曰水伯大波之神曰陽侯陽國名侯爵也大海之神曰冯夷冯夷所化其狀如此冯夷一作馮夷

下行一曰水曰瀉下關不作瀉包天帶地青白色元命包曰若天之氣白生王能之水詩云賦曰水自高而下者也孟子曰水之就下猶人之好善也水者地川習坎盈科易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孟子曰水之流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海納百川有容德也八水三川謂涇渭洛也涇水一源三變至邠入渭渭水一源三變至華入河河水一源三變至龍門入海故爲三川漢書云西河郡水曰圜內八水一涇二渭三洛皆相注入渭故爲三川涇水出安定涇陽笄頭山東南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西南鳥鼠同穴山東北入華陰縣東南入河洛水出弘農上雒冢嶺山東北入河皆以北是也

○玄圃崑崙山有五城十二樓仙人所居在八角上角有一角出一樓角有一角出一樓角有一角出一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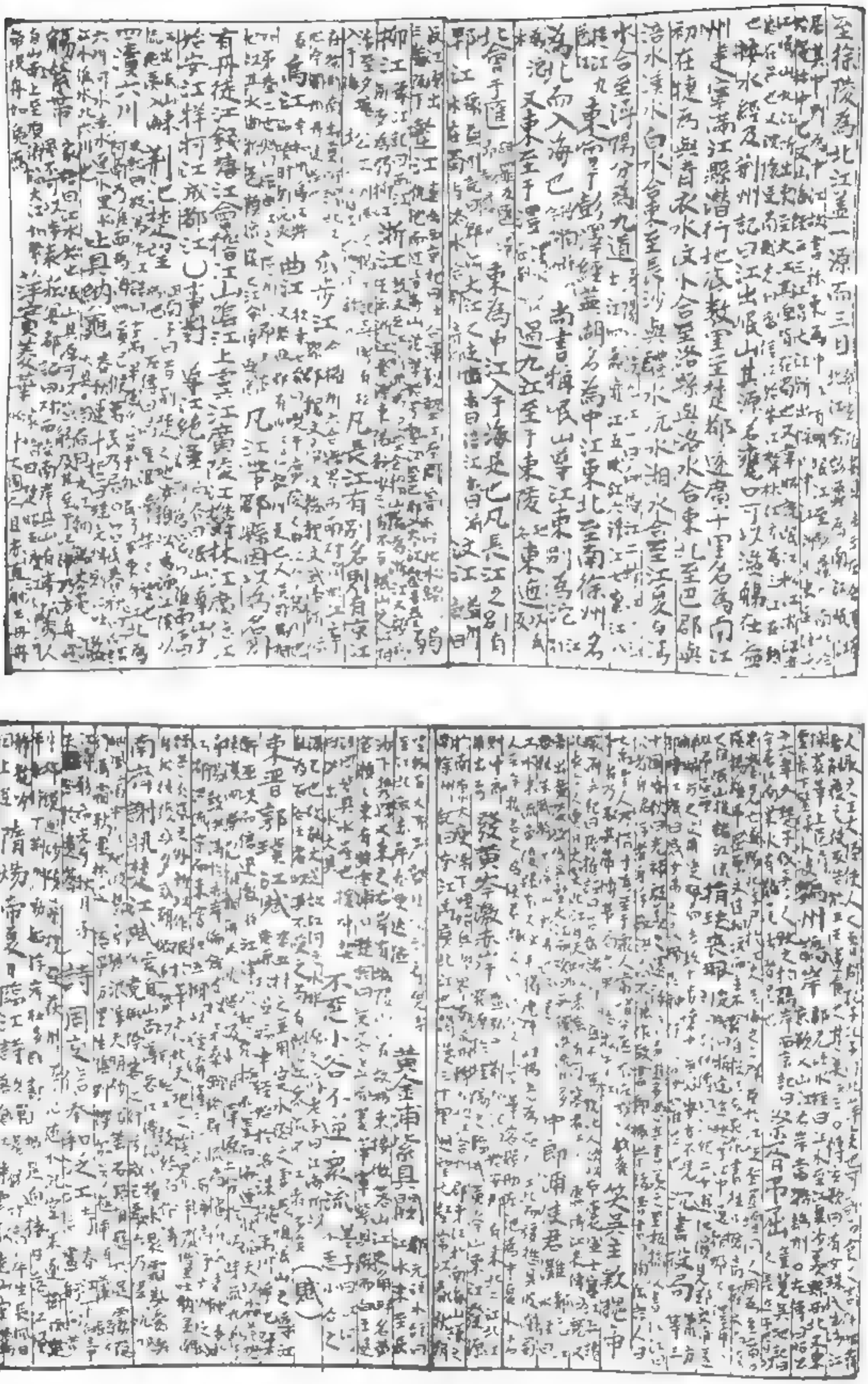
海

海

海

##

者水之伯上應天漢穆天子傳曰河與江淮濟三水為四瀆河
宗四瀆之所宗也案水經注及山海經注河源出崑崙山下



淮第五 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揚州之界東至海也

後漢王霸淮賊 後漢書王霸傳王霸字元伯潁川父城人也初為郡功曹時更始使謁者李寶等徇潁川霸乃與同郡寇恂等聚兵數千人保城以待寶等寶等不敢入城乃東收諸縣得數萬人與王郎將蘇茂等十餘萬人戰於父城下霸等大破之追至郾城茂等復收散兵還戰霸等復破之追至昆陽城下茂等乃降

韓勃王淳 後漢書韓勃傳勃字叔元潁川舞陽人也初為郡功曹時太守郭伋行春到舞陽問民所疾苦勃因言縣北有鉅陂水溢傷民稼伋即發徒興役勃又以為陂下不宜田墾之利不如決水還復舊迹伋從其計遂為利不絕後為汝南太守時鴻隙陂廣數百里傍多良田而堤防不修每有水害輒壞人廬舍勃乃發民興鄣遏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中收穀萬餘斛

王霸淮賊 後漢書王霸傳王霸字元伯潁川父城人也初為郡功曹時更始使謁者李寶等徇潁川霸乃與同郡寇恂等聚兵數千人保城以待寶等寶等不敢入城乃東收諸縣得數萬人與王郎將蘇茂等十餘萬人戰於父城下霸等大破之追至郾城茂等復收散兵還戰霸等復破之追至昆陽城下茂等乃降

後漢王霸淮賊 後漢書王霸傳王霸字元伯潁川父城人也初為郡功曹時更始使謁者李寶等徇潁川霸乃與同郡寇恂等聚兵數千人保城以待寶等寶等不敢入城乃東收諸縣得數萬人與王郎將蘇茂等十餘萬人戰於父城下霸等大破之追至郾城茂等復收散兵還戰霸等復破之追至昆陽城下茂等乃降

隋煬帝早渡淮詩 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春正月丁酉車駕發江都南渡淮幸揚州夏四月丙辰車駕還東都

輕利重未述征記云洛水底有與君故上無冰洛之神曰宓妃

會潤　按河圖帝紀曰伏羲氏之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天乃錫禹洛書出龜書是也地理志雒水出上雒冢領山東北流入于渭過郡四會水

鳳翔　形容與鳴子易乘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其象繫辭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見　其大小名大曰望王此

川澤　山川能出雲雨以潤萬物

玄龜　青鯉　大曰玄龜小曰青鯉

鳳翔　薛綜曰鳳凰神鳥雄曰鳳雌曰凰

生鳳　王雖

舞壇　周觀　周觀臺高中央四出道

軒遊　周　三

明珠　藻玉　前山西南流神珠出焉

夏璜　周　周制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張樂　潘岳　張樂洞庭之野

赤光起　青雲浮　日今日聖賢野明天下也

九日晶　七夜雨　晶光也三十日晦月光見於東方謂之朔三日月生明謂之晶

雉兔罕建洛神賦

朝所在　賢都　漫雍　雍州其浸渭洛

知星　相氣　陳星占候相氣候

垂釣　投餌　投餌文王遇太公

晉墨○

子175-253

初學記卷第七

光緑大夫右贊善大夫臣徐堅等奉敕撰

湖第一　漢水第二　曬山場第三　温泉　昆明池第四　水第五　井第六　橋第七　開第八

湖

洞庭西面所限都止周行五百餘里或說以太湖納震澤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或說以太湖納震澤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或說以太湖納震澤之別名以其

漢水發源於嶓冢山初名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
始爲漢水東南至襄陽朗鄧南又東至荊州江夏安陸合沌口又東至漢陽
三澨水觸大別山南而入江也 山海經曰 尚書禹貢導漾東流爲漢
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而入于江東陵會于滄浪東流爲漢
東爲北江入于海是也 沔水 東流 沔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南
至武都沮縣東南入漢 山海經曰 沔水出嶓冢山東流注于漢 沮水
出其北山東南流注于沔 漢水出其南山東北流注于沔 漢水又東過
南鄭縣北 漢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南流過武都沮縣東南入漢
漢水又東過南鄭縣北 漢水又東過魏興西城縣北 漢水又東過上庸
北 漢水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北 漢水又東過魏興鄖鄉縣北 漢水又
東過襄陽宜城縣西 漢水又東過南郡華容縣南 漢水又東過江夏雲杜
縣南 漢水又東過江夏安陸縣北 漢水又東過江夏沔陽縣北 漢水
又東過江夏新市縣北 漢水又東過江夏沌口與江合 大江過尋陽柴桑
彭蠡湓口入海

沉碑 階圖

南紀 東流 沔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南流過武都沮縣東南入漢
漢水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而入于江東陵會于滄浪東流爲漢
東爲北江入于海是也 山海經曰 尚書禹貢導漾東流爲漢 又東過
三澨水觸大別山南而入江也 山海經曰 沔水出嶓冢山東流注于漢
漢水又東過魏興西城縣北 漢水又東過上庸北 漢水又東過魏興
安陽縣北 漢水又東過魏興鄖鄉縣北 漢水又東過襄陽宜城縣西
漢水又東過南郡華容縣南 漢水又東過江夏雲杜縣南 漢水又東過
江夏安陸縣北 漢水又東過江夏沔陽縣北 漢水又東過江夏新市縣北
漢水又東過江夏沌口與江合 大江過尋陽柴桑彭蠡湓口入海

沉玉 亡劒 夢神 筮女

朱襄時 山海經曰 夏后啓三女名曰
孫登 竹書紀年曰 帝啓十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
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
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
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
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
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
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
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
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
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
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
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
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
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
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
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
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
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
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年 帝巡狩于陽翟 大饗諸侯于鈞臺 萬舞 觀于
九代 舞九招 帝啓十有六

温泉、火泉、暘波、灼水、痤痕、休惬

後漢張衡温水賦序曰余

温泉飛煙、蒸霧、毒士女、濯罹石

分寒水、會冰泉、陽

温泉、周王東温湯碑序曰

周厚信温湯碑序曰

和過温湯詩

鄭義具奉和過温湯詩

北齊劉逖温湯詩

越王貞奉和過温湯詩

王衡具奉和過温湯詩

高宗天皇大帝幸温湯

宋劉義恭温泉

楊炯玄奉

初漢欽身毒國為昆明夷所閉昆明有滇河漢將伐昆明以通身毒使過華伐棘七林緣眞河作比明池以習水戰池周廻二十里

開中記曰昆明水戰池中有龍首船上建樓櫓戈船七建桂旗四角悉垂牦牛尾旛葆蓋又作二石人東西相對以象牽牛織女又刻石為鯨魚雨魚常鳴晝尾皆動漢武帝以所得

習戰於中養魚以給飼陵利餘竹長安西

東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象主為東山對石

七月七日眞人子游作子虛賦

大宛舊有良馬天子聞之

黒水

出流沙上有青陸眼通西海

堤

開地伐棘

堤開中記曰

約明山帝堰於此

帝之北巡狩

紹里水多

之書

張掖以合

出入于東

神池

靈沼

湯谷

虞泉

玄流

宅說風俗通云孫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地為池以

崇禮魚鼈鼉漢書及西京雜記昆明池廣武帝作

子175-256

井

夏頒秋刷　藏周用備

金瓶　瑞甕

玉盤　球欄

王羊　金鳥

綺欄　玉

綈龍　谷劍

家二舍

生　桃落

投壺階

貝缶　抱甕

聚瑑修井

井有

風井尖井門井水井

東晉江逌井賦

西晉孫楚井賦

郭璞井

井

井

詩

關東

事鄭玄注禮記曰關門也月令仲冬閉關所以察出御禁入也漢書云在天文兩河間有天關星主關門之征掌國貨之節以通關市故有關門以察行李禹貢有六關孟子曰昔者禹治洪水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東流注海於是中國可得而食也春秋之時諸侯各守關門以禁非常譏出入漢書云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嶢關武關為關中四關都尉治之蓋即春秋所謂秦晉殽之戰晉人遮擊於殽而還者也漢文帝從代來入自夏門至高祖廟見宋昌昌曰夏門北出之門也今童句云開在境上門也

漢武時楊僕征南越有功耶為陽記云漢各陽四關東成皋關南武關北蕭關

子冬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北宮

賓卯

旅悅

大宗文武皇帝入建門

北宮

賓卯

旅悅

大宗文武皇帝入建門

詩

大宗文武皇帝入建門

陳閎弘正入武關

虞戎入關絕句

李行言秋晚登終關寺

來濛出玉關絕句

末之問過函谷關

楊齊哲過函谷關言

白馬

王珠

白馬

王珠

白馬

王珠

州郡部

總敘州郡第一

河圖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紘地有九州八柱凡卷之墟下洞谷右赤縣之州其數中則東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沈州正南曰莫州西南曰柱州一作梁州正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正北曰玄州一曰寧州正東曰陽州天下九州內效中域以畫地化圖子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中者乃為九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尚書旨曰禹別九州九州攸同四奧既宅九山刊旅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汶達于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下上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玄纁璣組厥包橘柚錫貢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厥土惟塗泥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筱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草惟包厥木惟櫟厥田惟下中三錯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中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厥土惟壤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上中厥賦上上錯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濟漯達于河導嶓冢至于桐柏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厥土惟塗泥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田惟下上厥賦上中厥貢羽毛惟木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砮丹惟箘簵楛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厥土青黎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崆峒道積石至于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厥土黑墳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璆琳琅玕

敘州郡第二

關內道第三　河東道第四　河北道第五　隴右道第六　山南道第七　劍南道第八　淮南道第九　江南道第十　嶺南道第十一

休敬之爲十道也

九州 百郡

九有十都

六輔 六鄭

三輔 六鄭

三塗 九谷

南府之陽翟福昌新安盡韓地也 魏初居河北 東至以安邑分界 滑州之境分得東郡滎澤數縣地 東界之關於魏也 得河南 東至 帝臺 天室 熊坂 龍門 大陸 洛川 闕 四塞 轅轅 郟鄏 九坂 三川 金谷 駘 三塗 九谷 方湖 曲 洛 虞城 石隄 金隄 黃陂 白水 牛蘭 狐聚 滎澤 芝田 彭 胡國 陶丘 炎都 楚徙 蔡國 方城 曲洧 五都 湯渠 原圃 雞水 狐丘 二穎 五都 龍泉 羊溝 北利 西平 西唐 南鄭 沙海 逢澤 汴渠 鴻溝 汝潁 潁淺 陳士 鴻溝 古大昊氏之墟 周封宛丘之墟 周 封周公後爲魯侯 陳州地也 古少昊氏之墟 周封爽後 納爲陳 鄭州鄭地也 平王東遷武公居之 今新鄭縣 實滅鄶而居其地 鄭西得河

子175-263

桐泒 水經注汾水出河曲縣漢文曰根柢於梁山之桐泒水東北流入三交水已上並岐州南主于汧

岐下 梁山 汧水出汧縣西北自南流入渭水已上並岐州 鳥鼠 昆侖 鳥鼠山在渭源縣西南已上並渭州 汧川 南水 水經注曰安定臨涇縣北有大陵水又曰南水流入涇水已上並涇州 隴水 吳山 汧谷 杵莽 水經注曰汧谷水出隴山隴山東西十六里南北五十里高峻四絕其山有五杵莽焉已上並隴州 汧源

子175 266

于嶺山注曰在烏程南歙古浙[illegible]
嶼記曰[illegible]山東流大溪西帶長溪[illegible]
希仁曰下若在南村人收名下[illegible]
吳郡記曰國者南三十里曰[illegible]井

安吉州

若下 嶼中 西部 東

人化鶴 黑斑曰[illegible]
[illegible]

翥鮫溪 白獺穴

[illegible]

牛渚 赭硤 玉山 石蓋

[illegible]

橫峴 長塘 石帆 舒姑

[illegible]

二碟 三姑

[illegible]

賀齊城 嚴[illegible]瀨

[illegible]

石 石帆 石甑 蓮鏤 梅池 夫[illegible]

[illegible]

序間 石王筒 鍮水 銅溪 銅釜 石[illegible]

[illegible]

西隰 橫渚 楊洲 打[illegible] 昭潭 紫蓋 丹洞 赤城 金庭 玉室

[illegible]

盆水 [illegible] 茅峴 劍峯 [illegible] 東甌

[illegible]

鵝湖 鳳[illegible] 米砂雪

[illegible]

鄂渚 樊山 地[illegible] 江

[illegible]

菁口 蘭溪 仙宮 九疑山 五會水

[illegible]

松梁 [illegible] 如溪 [illegible]

[illegible]

帝王部

黎叙帝王報皇者天人之總名大之稱也易繫曰帝出乎震又曰帝出乎東南又曰帝者天下之所往也尚書稱曰帝者天既王者人稱天者五帝之名人百三王之正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名號外傳曰君稱也敷辭曰古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治百官蓋取諸夬書契以代結繩而治萬民蓋取諸書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而化之使民不倦通而利之使民宜之易而速之使民不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聖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易繫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而速之使民不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聖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真皇帝漢高祖

宣帝

晉魏文唐莊宗

晉曹毗

晉摯虞

晉袁宏

晉孫盛

晉干寶

晉王隱

晉虞預

晉裴松之

晉徐廣

晉習鑿齒

晉臧榮緒

晉何法盛

晉王韶之

晉孫嚴

晉檀道鸞

晉謝靈運

晉傅亮

晉徐爰

晉裴子野

晉沈約

晉蕭子顯

晉吳均

晉蕭子雲

晉蕭方等

晉蕭大圜

晉蕭大連

晉蕭大心

晉蕭大款

晉蕭大成

晉蕭大臨

晉蕭大封

晉蕭大威

晉蕭大球

晉蕭大訓

晉蕭大圓

晉蕭大春

晉蕭大器

晉蕭大雅

晉蕭大亨

晉蕭大貞

晉蕭大信

晉蕭大義

晉蕭大節

晉蕭大忠

晉蕭大孝

晉蕭大慈

晉蕭大悲

晉蕭大喜

晉蕭大捨

晉蕭大施

晉蕭大平

晉蕭大安

晉蕭大定

晉蕭大慧

晉蕭大明

晉蕭大通

晉蕭大達

晉蕭大智

晉蕭大德

晉蕭大仁

晉蕭大義

晉蕭大禮

晉蕭大樂

晉蕭大和

晉蕭大順

晉蕭大正

晉蕭大直

晉蕭大方

晉蕭大圓

晉蕭大滿

晉蕭大足

晉蕭大具

晉蕭大備

晉蕭大全

晉蕭大美

晉蕭大善

晉蕭大吉

晉蕭大祥

晉蕭大瑞

晉蕭大慶

晉蕭大福

晉蕭大壽

晉蕭大康

晉蕭大寧

晉蕭大治

晉蕭大興

晉蕭大業

晉蕭大成

晉蕭大功

晉蕭大德

晉蕭大仁

晉蕭大義

晉蕭大禮

晉蕭大樂

晉蕭大和

晉蕭大順

晉蕭大正

晉蕭大直

晉蕭大方

晉蕭大圓

晉蕭大滿

晉蕭大足

晉蕭大具

晉蕭大備

晉蕭大全

晉蕭大美

晉蕭大善

晉蕭大吉

晉蕭大祥

晉蕭大瑞

晉蕭大慶

晉蕭大福

晉蕭大壽

晉蕭大康

晉蕭大寧

晉蕭大治

晉蕭大興

晉蕭大業

晉蕭大成

初學記卷第九

欽定四庫全書

初學記卷第十

中宮部　皇后第一　妃嬪第二

儲宮部　皇太子第三　太子妃第四

帝戚部　王第五　公主第六　駙馬第七

欽定四庫全書

敘曰虞夏之制后妃之外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之數比文王略矣大率皆稱妃后老君也天子之配

故漢制有四妃帝嚳四妃后正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因之帝祖母稱太皇太后母稱皇太后魏晉以後并后之號亦通焉

有沁華出東海山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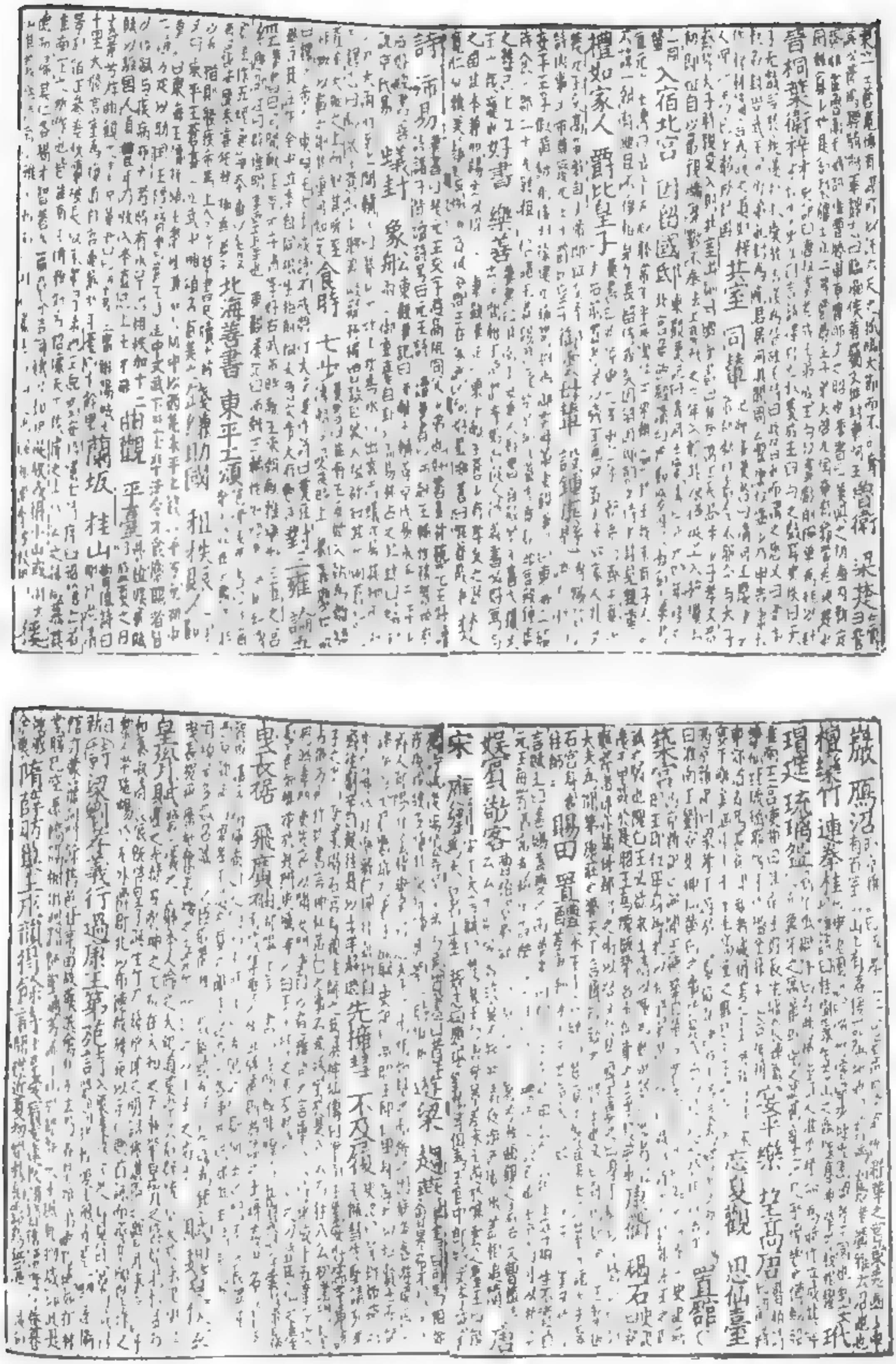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子175-278

子175-279

子175-280

食齒胄　問豎　魏道　寢門　寢門　寢門



同姓王 列侯尚公主 妻單于 嬪匈奴

公主皆拜駙馬都尉 秩比二千石 出紫微 加絳

紱 冠進賢兩梁 金璫飾 武騎也 等御馬 九斿云鳳凰

為子顯罪 高聖侯 破車 宣和馬 高聖侯

公主薨 天子之尊 降帝

子之壻 李崎長寧

崔駙馬公主薨 非家

公主薨 非家

送金城公主 李適

朝隱奉和送金城公主詩 閻

出在東方 魏陳王曹植 平原懿公主誄曰 魏

駙馬都尉 秩比二千石 侯尚公主 冠進賢兩梁

名才 貴族 婚姻 陽春門 侯

天姬 國婚 侯

宣帝女高陵公主 尹賞 都尉

駙馬都尉後代 魏晉以為 加侍

宣帝女常山公主 拜

至魏何進 以上增 侯

公主薨 非家及外戚 與諸公子 特任之

為江夏文學課尚公主表 侯

宋弘不諧 尚書僕射 侯

宋虞通之

初學記卷第十

職官部上

叙事第一　敘漢官儀云太師太傅大保皆古官也

太師太傅太保第一　太尉司徒司空第二　尚書令第三

僕射第四　諸曹尚書第五　吏部尚書第六

左右丞第七　侍郎第八　中書令第九

中書侍郎第十　中書舍人第十一

太師太傅太保第一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本俗六安萬民以土宜之法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以土圭之法測其深淺正其經界而分之以貢賦之法均其財用之出入以九職之法任萬民而作牧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平其政以聯師田以簡軍賦以比追胥以施政教以作民興以興舞以詔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統百物以俟上之政事以賞罰之柄馭其官府鄉遂都鄙之吏而掌其治令以十有二教稽乃聯事而頒比于六鄉之吏使各以其鄉之事教其民而興之一曰以祭祀之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賓客之禮教親則民不離三曰以軍旅之事教勇則民不犯四曰以喪紀之禮教哀則民不偷五曰以田役之事教和則民不爭六曰以鄉射之禮教容則民不亂七曰以鄉飲酒之禮教讓則民有禮八曰以婚姻之禮教男女有別則民不淫九曰以造都之禮教安則民不遷十曰以鄉里之禮教親則民不相讒十有一曰以門里之禮教糾則民不誅十有二曰以比閭之禮教相保則民相愛凡萬民之不率教者而糾之以刑罰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而興之以賢能凡民之有喪者而哀之以慶弔凡民之有福者而賀之以慶賞凡民之有禍者而弔之以刑禁凡民之有過惡者而憎之以誅殺凡民之有技藝者而上之以爵祿凡民之有地治者而賞之以田宅凡民之無職事者而罰之以力役凡民之有罪過者而誅之以鞭撲凡民之有獄訟者而成之以傅別凡民之有貨賄者而平之以度量凡民之有爭者而正之以約劑凡民之有治於官者而授之以文書凡民之有學藝者而教之以道藝凡民之有道德者而安之以禮樂凡民之有謀慮者而成之以德行凡民之有出入者而送之以節傳凡民之有疾病者而養之以良藥凡民之有死喪者而賙之以匪頒凡民之有貧窶者而補之以緩急凡民之有康樂者而勸之以慶賞凡民之有怨仇者而解之以和難凡民之有好合者而成之以昏姻凡民之有仇讎者而除之以禁令凡民之有相侵犯者而誅之以刑罰凡民之有相賊害者而讨之以兵革凡民之有不安其居者而移之以樂土凡民之有不安其事者而勸之以利器凡民之有相連坐者而相及以罪凡民之有相保相受者而賞罰相及以人民之財器而均之以度量以節之以禮制以止之以政令以防之以刑禁以糾之以比閭族黨以相安也以相葬也以相救也以相賙也以相賓也以相宜也以相居也以相教也以相樂也以相憂也以相哀也以相親也以相愛也以相生也以相養也以相教也以相樂也以相憂也以相哀也以相親也以相愛也以相生也以相養也

公立師傅保之官位在三公上未號為上公周公為太師東漢已後皆以大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大師為上公師傅保常曰上公後魏書官氏志云後魏道武皇帝天興元年置三公師傅保常曰上公之與天子禮敬如父子是也然未制也晉宮閣名云三公黃閣蓋取其天子聽政之平雍制四方

天子　備國君　理陰陽　燮風雨

五禮　六樂　周孔大司徒之職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又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患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此五禮六樂之名所由出也

度地辨土　周孔大司徒之職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正日景以求地中凡建邦國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風雨不時寒暑不節民生其間者異氣同物生其間者異形各因其氣而制之

夢松取穗　唐白居易詩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一日自為榮若將一日當千歲槿得春風不須臾松樹千年無用處

明堂教化　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之所宗也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公侯伯子男之位各以其方

禮樂政刑　禮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敷五典　齊八政　書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作地圖　掌邦事　通九澤　居四民　平水土　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之民而平其政令凡建邦國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風雨不時寒暑不節民生其間者異氣同物生其間者異形各因其氣而制之

梁符　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掌節以行邦國之使者門關用符節市用璽節貨賄用平碟

赤伏符　素絳郎　華嶠後漢書曰王莽篡位大司空甄豐等復奏符命稱莽功德曰皇天上帝之子孫黃帝之玄胄黃帝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若水神女感龍而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重華重華生帝舜舜生穹窿穹窿生禹禹生文命文命生高密高密生卿云卿云生皇象皇象生公孫臣公孫臣生張長安張長安生趙朔趙朔生王莽王莽即黃帝之後也

語政化　勸德風　荀悅漢紀曰或問曰周公制禮作樂致太平成王幼弱周公攝政踐阼而治七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長而反政北面而事之何也曰周公聖人也成王雖幼天命所授也

梁符　華嶠後漢書曰王莽篡位大司空甄豐等復奏符命稱莽功德曰皇天上帝之子孫黃帝之玄胄黃帝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若水神女感龍而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重華重華生帝舜舜生穹窿穹窿生禹禹生文命文命生高密高密生卿云卿云生皇象皇象生公孫臣公孫臣生張長安張長安生趙朔趙朔生王莽王莽即黃帝之後也

造宮室　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圖　掌邦事　通九澤　居四民　平水土　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之民而平其政令凡建邦國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風雨不時寒暑不節民生其間者異氣同物生其間者異形各因其氣而制之

禮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敷五典　齊八政　書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作地圖　掌邦事　通九澤　居四民　平水土　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之民而平其政令凡建邦國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風雨不時寒暑不節民生其間者異氣同物生其間者異形各因其氣而制之

梁符　華嶠後漢書曰王莽篡位大司空甄豐等復奏符命稱莽功德曰皇天上帝之子孫黃帝之玄胄黃帝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若水神女感龍而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重華重華生帝舜舜生穹窿穹窿生禹禹生文命文命生高密高密生卿云卿云生皇象皇象生公孫臣公孫臣生張長安張長安生趙朔趙朔生王莽王莽即黃帝之後也

造宮室　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赤伏符　素絳郎　華嶠後漢書曰王莽篡位大司空甄豐等復奏符命稱莽功德曰皇天上帝之子孫黃帝之玄胄黃帝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若水神女感龍而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重華重華生帝舜舜生穹窿穹窿生禹禹生文命文命生高密高密生卿云卿云生皇象皇象生公孫臣公孫臣生張長安張長安生趙朔趙朔生王莽王莽即黃帝之後也

語政化　勸德風　荀悅漢紀曰或問曰周公制禮作樂致太平成王幼弱周公攝政踐阼而治七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長而反政北面而事之何也曰周公聖人也成王雖幼天命所授也

尚書公第二

尚書奉璽也　向書曰龍命日作納王命士　漢官云初奉代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號尚書尚猶主也漢因奉置之　故尚書為中臺謁者為外臺侍御史為憲臺

宋並同周室五代史志云梁陳後魏北齊隋則同尚書省

朝龍朔二年更名中台咸亨初復為尚書省光宅初又改名文昌臺長安初又為中台神龍初並復舊名尚書省漢

因之漢官云漢初並用士人為尚書令秩二千石僕射千石左右丞六百石侍郎四百石郎中三百石令史二百石

制又以閹豎為之漢末以士人為之魏晉以來以中興已來二王并委政於尚書令而任為其主之權委細紀又東

華嶠後漢書曰光武帝長春多處暑於東觀上書以中興已來二王并委政於尚書令而任為其主之權委細紀又東

專席坐京師號曰三獨坐也晉公卿禮秩云尚書令拜命

改用官老放帝又改用士人

書四兵掌圖書章奏之事

光武分爲六曹

座置五曹與二僕射一令謂之八

有六曹

宋有六曹

後周依周禮置六官尚書之任隋氏六曹

初宋齊梁陳四代復有起部尚書煬帝改爲工部

再昇

皇朝六曹

梁蕭子範爲兄宗正謀都官尚書表

梁蕭子範爲兄宗正謀都官尚書表

後漢蔡欽尚書

唐中宗孝和皇帝授李承嘉戶部尚

張錫工部尚書制

崔融尚書挽歌

宋顏延年直東

朱和正直

陳徐陵裴左僕射表

趙彥昭奉和卓左僕射楊再思

隋江總讓尚書僕射表

周柱國于謹尚書令

周柱國于謹尚書令

趙彥昭奉和卓左僕射楊再思

陳徐陵裴左僕射表

宋顏延年直東

朱和正直

唐中宗孝和皇帝授李承嘉戶部尚

張錫工部尚書制

崔融尚書挽歌

後漢蔡欽尚書

梁蕭子範爲兄宗正謀都官尚書表

梁蕭子範爲兄宗正謀都官尚書表

後漢蔡欽尚書

唐中宗孝和皇帝授李承嘉戶部尚

張錫工部尚書制

崔融尚書挽歌

宋顏延年直東

朱和正直

陳徐陵裴左僕射表

趙彥昭奉和卓左僕射楊再思

隋江總讓尚書僕射表

周柱國于謹尚書令

郎中侍郎之名猶因三署奉號也西漢言郎者多掌門戶
為郎中侍郎皆侍從之官郎是也其屬有郎中侍郎
名雖同而職有異自漢以來尚書諸曹郎中侍郎或
不兩置或有置二三者即
宋齊後魏北齊唯有郎中侍郎中侍郎魏晉
以來尚置有郎中侍郎中侍郎魏晉
文帝開皇初唯置侍郎
負外郎煬帝名於六尚書曹置
之職
曹別置二郎
中又依開皇每曹置一員外郎
曹省一郎加承務郎一人
隋
官志
應宿 親天
起草 題柱
雙第一
持被 護衣
覆錦 含香
烏位 明時郎
更直建禮 入奏明光
雒理兩曹 奏事三出
衡門尚書郎顧彥先
陸士

謝朓詩 吏部信才探吏職兼奇典含香握人所往尋臺郎詩
在廣州聞崔馬二御史並拜臺郎
玄夏晚禹自中書
中書令宮內史之任
入始用宦者與書通掌圖書之職
之後為中書令則其職也漢書不言誦者史省文也
用宦者故沈約宋書百官志云中書
晉志云以其物掌禁中書記謂之中書漢武時司馬遷
帝置尚書官改中書謂者令所掌北書稍要舊任也
也東漢初亦無官至獻帝時
書之任也
職隋文帝改為內史令品二人
學通識之士為之掌王言
書右丞孫資為中書令魏晉以來時置一人品第二妙選文
職隋文帝改為內史令品二人
右丞隋為內史令品正二人
書令又置正一人當機密之職
中書監加官隋文帝改為秘書監
孝襄為天下第一
為尚書郎性推為東漢循吏
職掌及百官志
皇朝初又為內史令武德三年復為中書令龍朔

二年改爲西臺右相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爲鳳閣內史神龍初復舊開元初改爲紫微令五年復舊

雞樹 唐東都有雞樹一人相傳云小兒天初生時有雞集樹上因名之事出世語曰到故池雞樹

省讀書可晉改通事郎爲中書侍郎東晉又改爲通事郎舊復爲中書郎以後因之梁隋初改

龍朔二年改爲西臺光宅初改爲鳳閣元初改爲紫微其侍

中書省爲內侍省咸亨末改爲內書省垂拱初又改爲內史省

郎各因臺閣改易爲名

入室 內王良中書舍人文苑傳序曰高祖入室之初

弄璋 詩小雅斯干之章曰乃生男子載弄之璋

典誥命 宣國道

領尚書令奴僕部一郎民曹一郎比部中書郎已

閱漢代記傳無明文莫知廢置之由矣沈約宋志云魏文黃初

初中書置通事郎次黃門下黃門郎已署過通事郎乃著名帝

省讀書可晉改通事郎爲中書侍郎東晉又改爲通事郎舊復爲中

書郎以後因之梁隋初改爲內書省垂拱初又改爲內史省

龍朔二年改爲西臺光宅初改爲鳳閣元初改爲紫微其侍

中書省爲內侍省咸亨末改爲內書省垂拱初又改爲內史省

郎各因臺閣改易爲名

入室 內王良中書舍人文苑傳序曰高祖入室之初

弄璋 詩小雅斯干之章曰乃生男子載弄之璋

典誥命 宣國道

池 謝靈運池上樓詩曰臨淵慕結網

專車 左傳曰楚子使屈申圍巢吳人不設備子反曰

吾聞之申公巫臣曰楚之良才實難其人若喪申公巫臣是喪

申也必以專車逞志於我

雞樹 唐東都有雞樹一人相傳云小兒天初生時有雞集樹上因名之事出世語曰到故池雞樹

省讀書可晉改通事郎爲中書侍郎東晉又改爲通事郎舊復爲中書郎以後因之梁隋初改

龍朔二年改爲西臺光宅初改爲鳳閣元初改爲紫微其侍

中書省爲內侍省咸亨末改爲內書省垂拱初又改爲內史省

郎各因臺閣改易爲名

入室 內王良中書舍人文苑傳序曰高祖入室之初

弄璋 詩小雅斯干之章曰乃生男子載弄之璋

典誥命 宣國道

池 謝靈運池上樓詩曰臨淵慕結網

專車 左傳曰楚子使屈申圍巢吳人不設備子反曰

吾聞之申公巫臣曰楚之良才實難其人若喪申公巫臣是喪

申也必以專車逞志於我

宋潮 雞樹 西掖 右曹 綵筆 清禁 東觀 著作 東觀 著作

人詠中書省花樹詩 徐彥伯贈劉舍人古意詩

侍中第一　黃門侍郎第二　給事中第三
散騎常侍第四　諫議大夫第五　御史中丞第六
侍御史第八　秘書監第九　秘書丞第十
秘書郎第十一　著作郎第十二　大府卿第十五
司農卿第十四　宗正卿第十八　鴻臚卿第十七
太僕卿第十　大理卿第二十一　光祿卿第十六
衛尉卿第十九

侍中敘記

周公立政篇成王常伯常任以為左右是也秦取古官名改為侍中之職　初秦置侍中本丞相史也丞相使史五人參其事故謂之侍中漢因之多以為加官　漢官云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　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　西漢無常員多至十人　東漢初無常員至靈帝時侍中舍有八置四人　後漢輿服志曰侍中左貂金璫附蟬右貂加金璫附蟬　後周初依周禮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武帝改御伯為納言亦侍中之任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為加官隋文帝改侍中為納言置二人煬帝改為侍內　隋百官志曰侍中龍朔初改為東臺左相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納言神龍元年復舊　門下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糾正違失駁正政事　後魏北齊門下省有侍中黃門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諫議大夫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通直員外散騎侍郎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通直員外散騎侍郎

黃門侍郎第二

漢官儀曰黃門侍郎秩六百石掌侍從左右贊導內外　漢舊儀曰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青瑣門者以青畫戶邊鏤中青瑣也　漢官曰侍中

散騎常侍 案散騎常侍

置散騎又置中常侍 散騎中常侍與大將軍三公同

士人無常員多以爲加官 所謂加官者

之職而中常侍改用宦者侯

魏文帝復置散騎之職以中常

瑞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初

常侍置四人與尚書奏事筆

初此官皆選望其重與侍中不異

皇朝初並廢六散騎以爲散

隸門下明慶初置二人隸中書

尊初復舊員 案

散騎常侍 掖

插羽貂 賜牀帳

夫侍中 天子納言 好事從遊

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晉

議大夫屬門下省 侍郎 晉

漢初不置至武帝始用侯置之

祿動光武地之改字爲諫諸大夫

而晉宋齊並不置五代內官

者置諫議大夫七人隋門下省

明二年改爲正諫大夫神龍初復

乘高車 止蠻夷 奉

中散大夫 天子納言 好事從遊

日不出 夫侍中 天子納言 好事從遊 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晉

侍中 夾乘輿 侍廊無 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晉

常侍 夾乘輿 侍廊無 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晉

插羽貂 賜牀帳 案散騎常侍

議大夫屬門下省 侍郎 晉

漢初不置至武帝始用侯置之

祿動光武地之改字爲諫諸大夫

而晉宋齊並不置五代內官

者置諫議大夫七人隋門下省

明二年改爲正諫大夫神龍初復

乘高車 止蠻夷 奉

中散大夫 天子納言 好事從遊

日不出 夫侍中 天子納言 好事從遊 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晉

侍中 夾乘輿 侍廊無 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晉

御史大夫 秦官也 掌副丞相 漢因之 掌
副丞相九卿 高第者拜之 其任職者 轉為丞相至成帝改曰
大司空 哀帝復為御
史大夫 秦官 漢因之至獻帝時 魏武為丞相 復
改曰大夫 魏文黃初復曰御史大夫 後魏
中永為臺主 已上二官 隋氏後漢代復置大夫 初復
舊官 唐朝因之 龍朔二年改大夫為大司憲 咸亨初復舊
御史大夫 秦官 掌糾察 漢因之 後魏
王光武復曰中丞與尚書分司 掌校計 御史長史 出外為臺
成哀間改大夫為大司空 哀帝復曰御史大夫 後魏
三獨坐獻帝 權置大夫 而中丞不預 魏文黃初 大夫改為
正復為臺主 晉又改曰中丞 宋齊因之 後魏
書 臺民志云後魏改中丞為中丞 北齊又
改為中丞 隋室 臺中丞 龍朔改為司憲大夫 咸亨初復舊
未省 持書侍御史 又置中丞 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 咸亨初復舊
掌 刀筆之吏 莫敢難 錯也 言其文深 可以
封 溝對 具獄 一獄之辭 兩造具備 爰書 自
造白 簡 罪 滄海 一粟 顧 名 舞文 輔
法 書曰汲黯謂 一門公孫弘 曰 公等 如
御史大夫 秦官 掌副丞相 漢因之 後魏
左 臺 大夫 掌 非法 糾 百官 及 總 領 尚書 侍御史 之 事 後魏
又 接 蘇 秦 列 右 臺 大 夫 制 為 臺 主 之 貳 後 魏
書 侍御史 秦官 掌 糾察 漢因之 後魏
御史中丞 秦官 掌 糾察 漢因之 後魏
御史大夫本有 功 丞其二曰 御史中丞 謂之中者
以其 別在殿中 掌 蘭臺 秩 千石 後魏
成哀間改大夫為大司空 即中丞 史 長史 出外為臺
王光武復曰中丞與尚書分司 掌校計 御史長史 出外為臺
三獨坐獻帝 權置大夫 而中丞不預 魏文黃初 大夫改中丞名 官
正復為臺主 晉又改曰中丞 宋齊因之 後魏
書 臺民志云後魏改中丞為中丞 北齊又
改為中丞 隋室 臺中丞 龍朔改為司憲大夫 咸亨初復舊
未省 持書侍御史 又置中丞 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 咸亨初復舊

孔延之 字正繩 陳謙奉法 史中丞奏征廣州軍名宗大將
孔中永爲文詩 見行五嶺表行御史二十年間服色數易故人在故人不
識 晉傳咸御史中丞 咸百官之箴 咸字永先 高貴鄉公即位 加
侍中 咸上疏曰 古之人主 所以能御其臣者 威與利而已 威利之
柄 宜操之自我 漢因之 署十五人 魏八人 晉九人 宋齊十人 梁陳九
人 後魏北齊 各八人 代史百官志 隋初改曰殿中侍御史 魏蘭
臺置二御史 居殿中 伺察非法 故曰殿中 侍御史 晉宋齊置十二 又
以陳置四人 後魏置十四人 北齊置十二 又隋初改曰殿中侍
御史 煬帝省之 代史百官志 唐朝置八人 東晉置 掩
校御史 知行馬外 宋齊梁陳並有之 後魏北齊復置十二 隋
改掩校御史爲監察御史 高齊亦以奉御史之義以名之
百官志

秦官 鐵柱 名見漢百官表 一名鐵冠 秦官又有柱下史 蘭臺
御史之任也 漢因之 署十五人 魏八人 晉九人 宋齊十人 梁陳九
人 後魏北齊 各八人 代史百官志 隋初改曰殿中侍
御史 煬帝省之 代史百官志 唐朝置八人 東晉置 掩
校御史 知行馬外 宋齊梁陳並有之 後魏北齊復置十二 隋
改掩校御史爲監察御史 高齊亦以奉御史之義以名之
百官志

秦官 繡衣 白筆 漢因之 署十五人 魏八人 晉九人 宋齊十人 梁陳九
人 後魏北齊 各八人 代史百官志 隋初改曰殿中侍
御史 煬帝省之 代史百官志 唐朝置八人 東晉置 掩
校御史 知行馬外 宋齊梁陳並有之 後魏北齊復置十二 隋
改掩校御史爲監察御史 高齊亦以奉御史之義以名之
百官志

秦官 避馬 埋輪 漢因之 署十五人 魏八人 晉九人 宋齊十人 梁陳九
人 後魏北齊 各八人 代史百官志 隋初改曰殿中侍
御史 煬帝省之 代史百官志 唐朝置八人 東晉置 掩
校御史 知行馬外 宋齊梁陳並有之 後魏北齊復置十二 隋
改掩校御史爲監察御史 高齊亦以奉御史之義以名之
百官志

秦官 持戟 漢因之 署十五人 魏八人 晉九人 宋齊十人 梁陳九
人 後魏北齊 各八人 代史百官志 隋初改曰殿中侍
御史 煬帝省之 代史百官志 唐朝置八人 東晉置 掩
校御史 知行馬外 宋齊梁陳並有之 後魏北齊復置十二 隋
改掩校御史爲監察御史 高齊亦以奉御史之義以名之
百官志

秦官 仙室 漢因之 署十五人 魏八人 晉九人 宋齊十人 梁陳九
人 後魏北齊 各八人 代史百官志 隋初改曰殿中侍
御史 煬帝省之 代史百官志 唐朝置八人 東晉置 掩
校御史 知行馬外 宋齊梁陳並有之 後魏北齊復置十二 隋
改掩校御史爲監察御史 高齊亦以奉御史之義以名之
百官志

秦官 蓬觀 漢因之 署十五人 魏八人 晉九人 宋齊十人 梁陳九
人 後魏北齊 各八人 代史百官志 隋初改曰殿中侍
御史 煬帝省之 代史百官志 唐朝置八人 東晉置 掩
校御史 知行馬外 宋齊梁陳並有之 後魏北齊復置十二 隋
改掩校御史爲監察御史 高齊亦以奉御史之義以名之
百官志

著作郎 掌三閣 定四部 別宋紫 澹宋利

著作郎 掌修國史之職史官在秦已有之漢東觀始名傅頌學多著作東觀然皆他官假著作之名而未立著作之官至魏明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隸中書省魏晉之際中書兼國史之職史官在焉晉武帝初詔徵為中書著作郎亦兼著作東觀之職其後並也至晉東帝始置著作郎別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郎亦為著作後代因之皇朝初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文郎中咸亨初復舊著作佐郎魏晉掌撰著作佐郎修國史仍俱隸中書謂之中書著作佐郎晉惠帝時陸機大著作郎何劭王濟並為之二人俱有才名當世稱為二著作

著作佐郎 掌撰錄詔誥 利石

著作郎 掌撰錄詔誥 利石

司文館 置校理詩限斷 書儀元年改為修文館 才筆

司文館 置校理詩限斷 才筆 史法

應宜五葉 崔融三世 西觀 南郊

五葉著作不絕唯以為美試策團通以升為一世之良 乃若著撰試策團通以升為一世之良 文七篇曰秦始皇帝 文七篇曰秦始皇帝 書儀三卷記及十 書儀三卷記及十 為著作郎撰 為著作郎撰

著作郎 難限斷 賦世事已 著作郎 難限斷 賦世事已

著作郎 撰三国 創十志 著作郎 撰三国 創十志

傳玄數賦 夏湛

壞書 北齊邢子才酣魏收冬夜直史館詩 別宋紫 澹宋利

太常卿 掌九寺 梁九約到著作省表

太常卿 掌九寺 梁九約到著作省表

之又卿章也言貴盛章著也梁古者天子諸侯皆名勳政大臣曰正卿門閭以來始有三公九卿之號大卿多秦漢官也沈約宋書百官志云仍東漢之制加卿字其後並因之本秦以來主天地大神太樂大祭祀及天子正為春伯太樂大祭祀及天子正為春伯

太常卿 掌九寺 梁九約到著作省表

太常卿 掌九寺 梁九約到著作省表

司禮卿 掌正為春伯太樂大祭祀及天子正為春伯 後魏依南齊以前置九卿

又各加少卿焉北齊隋因之皇朝龍朔二年加正卿以別少卿咸亨初復舊除正字

太常卿 掌禮樂並其任 宋太常漢官也宋百官春秋云昔

太常卿 掌禮樂並其任 宋太常漢官也宋百官春秋云昔

唐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周則春官宗伯掌禮樂並其任也初秦置奉常漢祖更名太常史記云秦始皇帝又曰奉常

太常卿 掌禮樂並其任 王井改

太常卿 掌禮樂並其任 王井改

曰秩宗東漢又曰太常五代史百官志云梁加卿字曰太常卿其後因之皇朝初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常咸亨初復舊

光宅初曰司禮卿神龍初復舊 法鈕 扉印 括海

光宅初曰司禮卿神龍初復舊 法河 括海

衣 花綬 朱轓 縹扇

衣 花綬 朱轓 縹扇

奉常 宗伯

奉常 宗伯

太僕卿第二十

齊魯韓詩

周盧 夾道 周衛 巡警 兵戰 步兵 車騎 見行 識引 策 王命伯舅為太僕正見出入傳命 掌輿馬 肅職儀六人 周官也 秦官 有丞 初秦置廷尉 漢因之 景帝改曰大理 武帝又曰廷尉 哀帝又曰大理 王莽改曰作士 東漢又曰廷尉 後因之 龍朔二年改曰詳刑卿 咸亨初復舊 光宅初改曰司刑卿 神龍初復舊 卿一人 千張 卿之貳 有丞 有司直 有評事 有主簿 有錄事 有府 有史 有胥吏 有亭長 有獄丞 有律博士 有明法 有掌固 有令史 有書令史 有書吏 有典客 有典設 有守宮 有門僕 有門吏 有獄卒 有獄史 有獄吏 有獄佐 有獄醫 有獄監 有獄候 有獄長 有獄掾 有獄令 有獄尉 有獄丞

初學記卷第十三

禮部中

敘事第一　祭祀第二　巡狩第三　講武第四

社稷第五　明堂第六　圭璋第七　幣帛第八

敘事第一

周禮大宗伯之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

祇之禮以凶禮哀邦國之死禮以軍禮同邦國

以賓禮親萬民以嘉禮親邦國之賓客以賓禮親

禮之別有十二一曰祼祀二曰禋祀三曰實柴

埋沈六曰副辜七曰肆獻祼八曰饋九曰祠十曰

嘗十二曰烝凶禮之別有五一曰喪禮哀死亡二曰

禮之別有五一曰大師之禮二曰大田之禮

三曰大田之禮簡閱衆庶四曰大役之禮任

五曰大封之禮合衆庶以五曰大封之禮合衆庶

有六一曰飲食二曰昏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脤膰六曰

賀慶凡曰禮者因人情緣義理爲之節文者也曲禮曰夫禮

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

訓政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

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

不行祠祭祀仙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又曰故禮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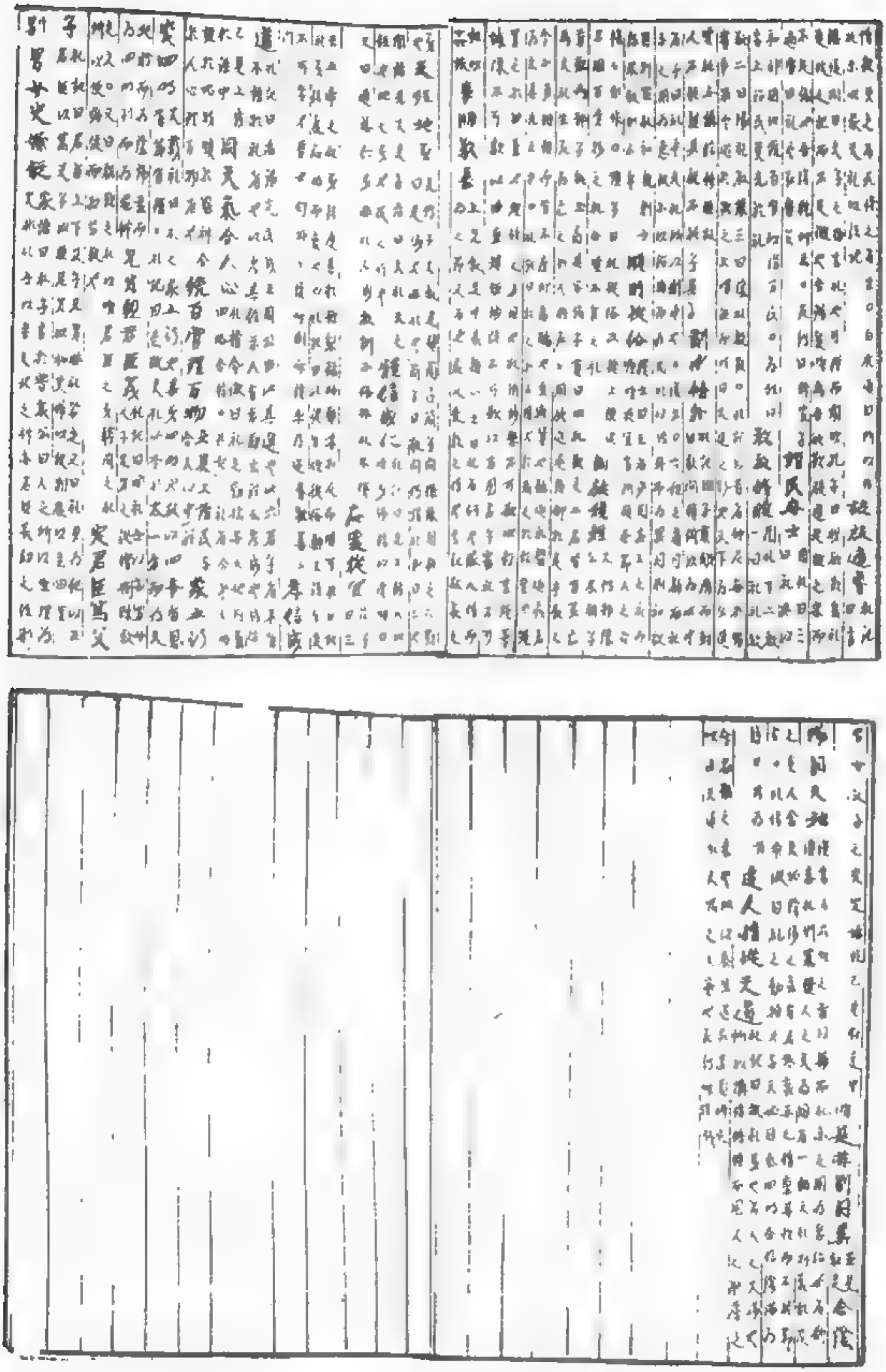
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如能制之有節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漢書叙

孫通爲高祖制禮儀十二篇後漢書章和元年詔曰叔孫於

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昏冠吉凶終始制

度爲一百五十篇南齊書明帝詔曰禮記云曰非禮無以事天子法地

承天一法地



祭法 諸侯爲百辟卿大夫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王之所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日月星辰人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人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統

祭統 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非禮也禮有報則人往之禮有往則人來之禮往來之禮祭祀之謂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不失於理不亂於上下治於親疏之義明於鬼神之情達於事理之原通於人倫之紀是以上賢之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也見君臣之義也見父子之倫也見貴賤之等也見爵賞之施也見親疏之殺也見長幼之序也見上下之際也見政事之均也見男女之別也

夫祭有三重焉有義重有親重有文重

唐虞之祭也祭之以義也夏后氏之祭也親之也殷人之祭也尊神也周人之祭也嚴而親之也

祭者所以報本反始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事先之以耕所以共粢盛也王后蠶於北郊所以共純服也

是故明君在上必自盡也

是故君子之事親也有見乎其位也有見乎其倫也有見乎其事也有見乎其志也有見乎其樂也有見乎其所愛也有見乎其所敬也有見乎其所畏也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是故君子合諸其志與其行以事其親也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有其位以備其物以修其事以辨其樂以安其處以盡其志以成其親

禮記門人所以況天也周雅尚書多言天
祭帝於郊所以況天也周雅尚書多言天
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周禮大宗伯之職曰以禋祀昊天
望祭天也方澤泰折祭地也周書作洛篇曰設丘于郊
有即以祀天以旅上帝
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冥而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而宗武王而宗文王
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而宗武王而宗文王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朝而五大夫三廟二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疾人祭於寢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
爲墠去墠曰鬼此皆釋名曰宗尊也廟貌也先
祖形貌所在也漢書禮樂志曰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說文曰宗
廟之木主名曰祏白虎通曰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論
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五經要義曰不
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博刻
謚於背又鑿虞決疑要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
石函故名宗祏周禮曰五歲一禘三歲一祫漢書曰禘諦也
序昭穆諦父子也祫合也毀廟之主合食於大祖禘以四
月祫以十月

上下之際 神明之道

禮記曰禮也者動而之天也

宋孔欽祠六廟事

宋書曰孔欽字敬叔會稽山陰人

張淳大祠

淳字伯和吳郡吳人

隋建信太廟樂舞歌辭

隋書曰開皇二年大給諸帝以昭穆北於南面東面二年大給諸帝以
故漢舊儀曰下爲昭祢象地也

後漢王昌太廟登歌

後漢書曰王昌字伯興東平人

陳叔達大廟樂地歌辭

陳書曰叔達字子通吳郡錢唐人

褚亮宗廟

亮字希明杭州錢唐人

北齊神歌辭

北齊書曰神歌者天保七年定令用之

九德之歌

尚書曰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時類月

禮記曰孟春之月其祭先脾仲夏之月其祭先肺中央土其祭先心
孟秋之月其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祭先腎季冬之月其祭先行

祠冬蔣 秋嘗

毛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春祠 夏禴 冬烝

周禮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祠合 嘉號

周禮曰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王立 周禮曰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王暗 曰讌

禮記曰王暗曰讌

王敬 曰量敬

禮記曰王敬不言所以仁也

時類 月

禮記曰孟春之月其祭先脾仲夏之月其祭先肺中央土其祭先心
孟秋之月其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祭先腎季冬之月其祭先行

祠冬蔣 秋嘗

毛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春祠 夏禴 冬烝

周禮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祠合 嘉號

周禮曰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王立 周禮曰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王暗 曰讌

禮記曰王暗曰讌

王敬 曰量敬

禮記曰王敬不言所以仁也

社稷第五

孝經緯曰社土地之王也土地開不可盡敬故封土
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故立稷神以經
禮記曰萬山氏之子柱及周棄爲稷殖百穀兼山氏之子台姓能
修九功之德故祀以爲社其子台爲土而祀之
尚書曰湯

既勝更欲遷其社不可 曲禮曰天子社稣一坛一壝诸侯社稣一坛一壝 禮記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国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漢書曰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各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茅土 周礼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日北則影長日東則晝日西則夜日中則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禮記曰中央曰大廟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个曰青陽右个曰總章左个曰玄堂右个曰左个 周礼匠人建国王宮門五路皆方九軌宮隅九雉城隅七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禮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又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 宮中方六十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為左个右為右个 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在国之陽 鄭玄注曰明堂者猶堂之高大名云明堂者猶堂之言明也天子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禮記大戴礼曰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相譙 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地為四面堂各從其色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於明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而出教令也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地也雍者壅也壅天維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郷東以南半天子之宮故曰頖宮 管子曰黄帝立明之議弭有告善之旌以待四方之士 周礼大司馬建旗以治兵事以作三軍以正邦國 禮記曰天子建天子之旗諸侯建其旂大夫建旌士建物 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 禮記曰天子之旗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 周礼大司馬中軍以為主前期三日羣吏各修其車徒兵器及其旗鼓辨其物名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風雨 王充論衡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稟天地之氣以為形故人不通覺者天地之氣未經於人也 禮記曰天地之氣合而為雲 周礼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蒲甘黄土 莒白茅 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日北則影長日東則晝日西則夜日中則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禮記曰天子之社稷皇后亲桑以共粢盛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九土 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日北則影長日東則晝日西則夜日中則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禮記曰天子之社稷皇后亲桑以共粢盛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俎豆 施金石 禮記曰樂之施金石詩以道志 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日北則影長日東則晝日西則夜日中則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禮記曰天子之社稷皇后亲桑以共粢盛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弘春祈社歌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歌辭 詩云其蔵維何維筍及蒲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天社須 社稷須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明堂第六

明堂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九室 周礼匠人建国王宮門五路皆方九軌宮隅九雉城隅七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禮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又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 宮中方六十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為左个右為右个 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在国之陽 鄭玄注曰明堂者猶堂之高大名云明堂者猶堂之言明也天子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禮記大戴礼曰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相譙 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地為四面堂各從其色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於明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而出教令也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曰泮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地也雍者壅也壅天維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郷東以南半天子之宮故曰頖宮 管子曰黄帝立明之議弭有告善之旌以待四方之士 周礼大司馬建旗以治兵事以作三軍以正邦國 禮記曰天子建天子之旗諸侯建其旂大夫建旌士建物 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 禮記曰天子之旗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 周礼大司馬中軍以為主前期三日羣吏各修其車徒兵器及其旗鼓辨其物名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四門 九室 周礼匠人建国王宮門五路皆方九軌宮隅九雉城隅七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禮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又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 宮中方六十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為左个右為右个 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在国之陽 鄭玄注曰明堂者猶堂之高大名云明堂者猶堂之言明也天子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禮記大戴礼曰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相譙 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地為四面堂各從其色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於明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而出教令也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曰泮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地也雍者壅也壅天維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郷東以南半天子之宮故曰頖宮 管子曰黄帝立明之議弭有告善之旌以待四方之士 周礼大司馬建旗以治兵事以作三軍以正邦國 禮記曰天子建天子之旗諸侯建其旂大夫建旌士建物 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 禮記曰天子之旗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 周礼大司馬中軍以為主前期三日羣吏各修其車徒兵器及其旗鼓辨其物名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八牖 布政令 周礼匠人建国王宮門五路皆方九軌宮隅九雉城隅七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禮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又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 宮中方六十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為左个右為右个 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在国之陽 鄭玄注曰明堂者猶堂之高大名云明堂者猶堂之言明也天子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禮記大戴礼曰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相譙 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地為四面堂各從其色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於明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而出教令也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曰泮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地也雍者壅也壅天維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郷東以南半天子之宮故曰頖宮 管子曰黄帝立明之議弭有告善之旌以待四方之士 周礼大司馬建旗以治兵事以作三軍以正邦國 禮記曰天子建天子之旗諸侯建其旂大夫建旌士建物 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 禮記曰天子之旗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 周礼大司馬中軍以為主前期三日羣吏各修其車徒兵器及其旗鼓辨其物名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八階 詩云其蔵維何維筍及蒲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疈辜祭山林川澤以貍沈祭水庸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祀夏禴祭秋嘗冬烝以礿祭社稷五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帝亦如之凡外神祇之祭用牲幣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四闥 布恩 施令 周礼匠人建国王宮門五路皆方九軌宮隅九雉城隅七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禮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又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 宮中方六十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為左个右為右个 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在国之陽 鄭玄注曰明堂者猶堂之高大名云明堂者猶堂之言明也天子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禮記大戴礼曰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相譙 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地為四面堂各從其色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於明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而出教令也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曰泮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地也雍者壅也壅天維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郷東以南半天子之宮故曰頖宮 管子曰黄帝立明之議弭有告善之旌以待四方之士 周礼大司馬建旗以治兵事以作三軍以正邦國 禮記曰天子建天子之旗諸侯建其旂大夫建旌士建物 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 禮記曰天子之旗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 周礼大司馬中軍以為主前期三日羣吏各修其車徒兵器及其旗鼓辨其物名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四門 統物 周礼匠人建国王宮門五路皆方九軌宮隅九雉城隅七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禮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又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 宮中方六十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為左个右為右个 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在国之陽 鄭玄注曰明堂者猶堂之高大名云明堂者猶堂之言明也天子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禮記大戴礼曰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相譙 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地為四面堂各從其色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於明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而出教令也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曰泮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地也雍者壅也壅天維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郷東以南半天子之宮故曰頖宮 管子曰黄帝立明之議弭有告善之旌以待四方之士 周礼大司馬建旗以治兵事以作三軍以正邦國 禮記曰天子建天子之旗諸侯建其旂大夫建旌士建物 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 禮記曰天子之旗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 周礼大司馬中軍以為主前期三日羣吏各修其車徒兵器及其旗鼓辨其物名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行正 聽朔 周礼匠人建国王宮門五路皆方九軌宮隅九雉城隅七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禮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又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 宮中方六十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為左个右為右个 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在国之陽 鄭玄注曰明堂者猶堂之高大名云明堂者猶堂之言明也天子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禮記大戴礼曰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相譙 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地為四面堂各從其色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於明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而出教令也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曰泮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地也雍者壅也壅天維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郷東以南半天子之宮故曰頖宮 管子曰黄帝立明之議弭有告善之旌以待四方之士 周礼大司馬建旗以治兵事以作三軍以正邦國 禮記曰天子建天子之旗諸侯建其旂大夫建旌士建物 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 禮記曰天子之旗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 周礼大司馬中軍以為主前期三日羣吏各修其車徒兵器及其旗鼓辨其物名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禮記曰天子之旗以象日月諸侯以下各以其旗之文為之名 周礼大司馬凡軍事建旗以致民

封禪第六

中子天 中成也於天下成功 河圖具紀曰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奉天
繼興初也史記十二家異吾所記十有二家無慮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
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
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
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古之封禪鄗
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東
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
五焉又曰秦始皇既并天下即帝位徵齊魯儒生博士七十人
至泰山下議曰古者封禪為羣僊人之士石閭之草木禽獸皆
泰山立石頌始皇德明其得封也封識皆秘不得而記始皇
上泰山中坐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又曰封
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儒者及方士傳神僊之事不死之藥及
和平大順羣生和合以興神僊之道成於是天子既已封泰山
和平江都應詔曰陛下躬親聖德以開群生之心建太平之
宅應詔言曰陛下躬親聖德以開群生之心建太平之
禮也 承天 報地 司馬相如封禪頌說曰天之所
生亦既以對矣 太山帝王之所以告成功也 後漢班固東巡頌 大將軍竇憲
加厚 增高 北登通曰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之厚 封金
刻石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成功告神之義 建號 著紀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其
後漢崔駰東巡頌 事在永元十三年四月癸巳封于太山 東石 後漢書曰永元十三年
六穗 史記曰天子與諸侯會于太山下 金泥 玉檢 見上封禪頌 金印 玉璽
元封改事 漢書曰武帝封泰山下 泥金 金印 玉檢 玉璽 金印
泥金 漢書曰武帝封泰山下 西觀 東巡

初學記卷第十三　　宋子奏等奉　勅撰

藉田第一　親蠶第二　釋奠第三　朝會第四
饗宴第五　冠第六　婚姻第七　死喪第八
葬第九　挽歌第十

敘事

說文曰藉田者天子躬耕使人如借故謂之藉禮記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又月令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畝孔安國注曰甽田也東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爲千畝天子耤千畝天下農應劭漢官儀曰天子升壇九卿耒耜九具立方壇以桐先農神農也公卿耕訖還天下種凡種亦曰耕藉亦曰耕藉田爲千畝亦曰帝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耕

帝藉田詩　周頌曰載芟載柞其耕泉泉播厥百穀匪且有且匡夫人之子

本藉田頌　漢崔駰

公卿耕訖還天下種凡種亦曰王耕亦曰帝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耕藉田爲千畝亦曰帝藉田爲千畝亦曰帝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耕藉

親蠶第二　禮記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宮世婦蠶室

近川而爲之築宮仍有三尺牆牆而外閉之祭統曰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人繅於北郊以供冕服月令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躬桑以勸蚕事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以事大牲祀先蠶也五禮儀注曰祠蠶用二日太祝令帥女官

蠶室　桑壇　北郊　東苑　分蠶　切桑　繅服　華蓋

晉閔鴻親蠶賦　魏韋誕皇后親蠶頌　魏繆襲皇后親蠶賦

晉荀勗

一條　三濯

禮記曰凡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釋

菜也

尊師貴道

崇德

隆藝云

禮記曰大子入學見于南門

禮記曰大子齒于學

禮記曰天子適學

禮記曰天子巡守至于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

正月臨朝詩　太宗文武聖皇帝

天地氣初通　歲月已推窮　三陽開泰日　萬象更維新

元日朝會賦　太宗文武聖皇帝

五日一朝會　百官奏職事　歸時事　奉珍物　言上下　明尊卑　命政事　供職貢　禮義興　仁智著　文本三元　萬國咸寧　天子以此見之　命以政事之書　在位之士　莫不日旦而出　以聽政事　平明而入　以論道德　二者備矣　然後退而燕息　以養精神　其次則有　講文德　明典禮　考古今　正得失　而已矣　其間或　有獻奇技異物　以悅耳目　淫巧之作　以蕩心志　則有司　執而奏之　天子　不視　不聽　而已矣　其次則有　觀射　以習武事　觀角抵　以講威儀　其次則有　宴飲　以合歡　其次則有　音樂　以和神　其次則有　畋獵　以講事　其次則有　四方　以觀風　其次則有　巡狩　以察政　其次則有　征伐　以誅暴　其次則有　刑罰　以威不率　其次則有　賞賚　以勸有功　其次則有　慶賜　以錫有德　其次則有　封建　以褒親賢　其次則有　貶黜　以退不肖　其次則有　會盟　以結信　其次則有　赦宥　以解過　其次則有　禮樂　以導其　和　其次則有　禮儀　以節其　文　其次則有　學校　以興其　教　其次則有　庠序　以明其　倫　其次則有　師保　以道其　德　其次則有　賓客　以輔其　仁　其次則有　侍衛　以防其　患　其次則有　門闕　以謹其　出入　其次則有　府庫　以備其　用　其次則有　倉廩　以積其　食　其次則有　關梁　以通其　貨　其次則有　道路　以達其　情　其次則有　田里　以安其　業　其次則有　溝洫　以備其　水旱　其次則有　城池　以固其　封守　其次則有　車旗　以別其　等威　其次則有　衣服　以異其　貴賤　其次則有　飲食　以辨其　高下　其次則有　宮室　以殊其　居處　其次則有　器用　以分其　貧富　其次則有　六畜　以充其　庖廚　其次則有　舟車　以濟其　不通　其次則有　喪紀　以別其　親疏　其次則有　祭祀　以報其　功德　其次則有　嫁娶　以合其　姓氏　其次則有　生育　以繼其　後嗣　其次則有　長幼　以序其　親愛　其次則有　兄弟　以和其　族類　其次則有　朋友　以輔其　不及　其次則有　賓客　以尊其　賢　其次則有　仇讎　以除其　害　其次則有　刑罰　以威其　不率　其次則有　賞賚　以勸其　有功　其次則有　慶賜　以錫其　有德　其次則有　封建　以褒其　親賢　其次則有　貶黜　以退其　不肖　其次則有　會盟　以結其　信　其次則有　赦宥　以解其　

賓賦

南風長養萬物其氏歌詩以詠其德周成公延賓賦

隋沈君道御宴

晉成公綏賦

應令詩曰

唐虞世南侍宴賦韻得前應詔詩

杜正倫侍宴北門

又於隋侯生

又宋宴曲水

又望酒生飛

閣詩曰

四韻詩曰

古詩曰

又於隋侯生

又宴曲水

勅詠終南山應制

又宴曲水

又於隋侯生

又

禮記曰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又曰夫婚禮萬代之始也娶妻不知其族謂之亂倫是以君子重之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太亡此男女之正也又曰男子五十而室女二十而嫁謂中古也男女以正合以附遠厚別也又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有幣帛不相親接非有行媒不交言非有行媒不親迎恐男女之不別也是以聖人重之以為禮記

挽歌第十

古千寶搜神記曰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部雜露送王公貴人薤露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將至墓門挽歌者和之聲也挽歌詞有薤露行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古今注曰薤露者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晞滅易復晞明露滴下更復滋人死一去不得更生也

蔡邕琴操曰虞殯田歌者出殯葬之歌也言人生有死各歸其本下入黃泉不得復上也

詩

晉陸機挽歌詩曰在我友生我哀如何悲風動地白日幽光重壤永閉泉門一掩千齡既窈既邃既夜既晨嗟嗟挽歌悲以送人

又曰薤露晞陽陽和布德流萬物潤及草木人命一何脆奄若風中燭

又曰朝發高堂上親賓滿我側夕宿荒山阿但聞風木聲

又曰朝發廣陵道暮宿山陽亭投車起行役安得久逗留

又曰朝發高堂上親賓滿我側夕宿荒山阿但聞風木聲

又曰朝發廣陵道暮宿山陽亭投車起行役安得久逗留

晉傅玄挽歌詩曰昔我同門友今爲九泉人一往不復返重壤永幽淪

又曰昔我同門友今爲九泉人一往不復返重壤永幽淪

又曰昔我同門友今爲九泉人一往不復返重壤永幽淪

晉張華挽歌詩曰送子長夜臺冥冥何所之

又曰送子長夜臺冥冥何所之

又曰送子長夜臺冥冥何所之

晉潘岳悼亡詩曰荏苒冬春謝寒暑忽已周庭草爲誰綠蘭華爲誰榮蘭華有凋落綠草有枯萎寒暑有代謝人生一何悲

又曰荏苒冬春謝寒暑忽已周庭草爲誰綠蘭華爲誰榮蘭華有凋落綠草有枯萎寒暑有代謝人生一何悲

又曰荏苒冬春謝寒暑忽已周庭草爲誰綠蘭華爲誰榮蘭華有凋落綠草有枯萎寒暑有代謝人生一何悲

晉陸機挽歌詩曰昔我同門友今爲九泉人一往不復返重壤永幽淪

又曰昔我同門友今爲九泉人一往不復返重壤永幽淪

又曰昔我同門友今爲九泉人一往不復返重壤永幽淪

晉傅玄挽歌詩曰送子長夜臺冥冥何所之

又曰送子長夜臺冥冥何所之

又曰送子長夜臺冥冥何所之

晉張華挽歌

雅樂第一　雜樂第二　四夷樂第三

歌第四　舞第五

雅樂第一　敘事　左傳曰天子省風以作樂（世本曰夏作樂又禮記曰）夫樂情明象天體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流象風雨白虎通（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鳴也音者）飲也剛柔清濁和飲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商章也物成熟可尚章也（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唱四方和始施生民事物言之也（君商為臣角為民）聲為事羽為物商雅樂（白虎通曰宮謂之重濁之感也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動名長養不休也）竹匏土革木也金為鍾石為磬絲為弦竹為管匏為笙土為塤（皮為鼓木為柷敔（柷狀如漆桶方二尺五寸深一尺八寸上廣下狹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而擊之止音者全有絲）桐長七尺二寸廣六寸（高短則聲不和細大不踰曰平樂記曰）樂統同（統猶類也）合父子君臣（合猶和也）正月始（洗三月姑洗五月蕤賓）四林鍾六（呂大呂十一月黃鍾夾鍾仲呂）黃帝之樂曰咸池（世本曰咸池頊頊曰六莖故曰六英）堯曰大章（度量萬物故曰大章）舜曰大韶（又曰大夏重大平故曰大夏）禹曰大濩（濩救也救民之道故曰濩）湯曰大武（周承衰亂故曰武）周曰勺（又曰大武武文之頌故曰勺）周禮奏大樂（六樂六變以祭）

五並六律 律十二管也 列子曰周穆王時有化人來 方朔乃好奇 招風雨以御之張揖曰黃帝御龍上天 調露史記曰封禪書 黃帝得寶鼎宜下鼎湖 迎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黃帝乘龍上天 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 龍乃上去 餘小臣不得上 乃悉持龍髯 龍髯拔 墮黃帝之弓 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 乃抱其弓與胡髯 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 漢書音義曰 黃帝采銅鑄鼎於荊山下 鼎既成 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黃帝上騎 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 龍乃上去 餘小臣不得上 乃悉持龍髯與弓 仰而號 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 **大夏成周** 舞名 **歌重** 歌名 **舞籥** 舞執籥 **大章** 堯樂 **咸池** 堯樂 **韶濩** 湯樂 **武象** 武王樂 **夏籥** 禹樂 **鈞天** 廣樂 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 扁鵲曰 昔秦穆公亦嘗如此 七日而寤 寤之日 告公孫支與子輿曰 我之帝所甚樂 與百神游於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 不類三代之樂 子輿以告 公孫支書而藏之 秦之先 中衍人也 中衍生大駱 大駱生非子 非子居犬丘 好馬及畜 善養馬 以善養馬 聞於周孝王 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 孝王欲以非子為大駱後 非子曰 臣聞之 先受申侯之命 為西垂大夫 今王欲廢申侯 臣誠不敢受 臣聞之 事成而名廢 不如勿為 王其圖之 孝王曰 吾用申侯之言 使復和之 以故嬴氏不絕其祀 **天地和陰陽** 言天地和陰陽之氣 **風雨節** 風雨節時 **五穀熟** 五穀熟 **人民寧** 人民安寧 **此謂大當** 大當 大中也 **然後調鈞天** 調鈞天廣樂 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 扁鵲曰 昔秦穆公亦嘗如此 七日而寤 寤之日 告公孫支與子輿曰 我之帝所甚樂 與百神游於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 不類三代之樂 子輿以告 公孫支書而藏之 秦之先 中衍人也 中衍生大駱 大駱生非子 非子居犬丘 好馬及畜 善養馬 以善養馬 聞於周孝王 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 孝王欲以非子為大駱後 非子曰 臣聞之 先受申侯之命 為西垂大夫 今王欲廢申侯 臣誠不敢受 臣聞之 事成而名廢 不如勿為 王其圖之 孝王曰 吾用申侯之言 使復和之 以故嬴氏不絕其祀 **和人理** 人倫理 **興天調** 調律呂使天地和 **通神明** 通神明之德 **正人倫** 正人倫之理 **致鬼神** 致鬼神之福 **遠萬物** 遠萬物之情 **道施民德** 德潤物 **天地和陰陽** 陰陽和 **風雨節** 風雨節時 **五穀熟** 五穀熟 **人民寧** 人民安寧 **此謂大當** 大當 大中也 **然後調鈞天** 調鈞天廣樂 **黃帝** 軒轅氏 **顓頊** 高陽氏 **帝嚳** 高辛氏 **堯** 陶唐氏 **舜** 有虞氏 **禹** 夏后氏 **湯** 殷商氏 **文王** 周昌 **武王** 周發 **周公** 武王弟旦 **成王** 武王子誦 **康王** 成王子釗 **昭王** 康王子瑕 **穆王** 昭王子滿 **周公作** 周公作樂 **制禮** 制禮法 **以文** 以文德 **興天下** 興天下之利 **除天下** 除天下之害 **以武** 以武功 **定禍亂** 定禍亂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故禮樂** 禮樂者 **所以飾喜也** 飾喜樂之情 **軍旅鈇鉞** 軍旅鈇鉞者 **所以飾怒也** 飾怒之情 **故喜則天下和之** 喜樂之情 天下和之 **怒則暴亂者畏之** 怒之情 暴亂者畏之 **此聖人之道** 聖人之道 **禮樂之情** 禮樂之情 **與天地同節** 與天地同節 **故其功與天地同** 其功與天地同 **明與日月同** 明與日月同 **德與鬼神合** 德與鬼神合 **雖在畎畝之中** 雖在畎畝之中 **其志好仁** 其志好仁 **其行樂道** 其行樂道 **富貴而不驕** 富貴而不驕 **貧賤而不憂** 貧賤而不憂 **樂行忘貧** 樂行忘貧 **憂道不憂貧** 憂道不憂貧 **君子以此** 君子以此 **窮則獨善其身** 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達則兼善天下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故禮樂** 禮樂者 **所以飾喜也** 飾喜樂之情 **軍旅鈇鉞** 軍旅鈇鉞者 **所以飾怒也** 飾怒之情 **故喜則天下和之** 喜樂之情 天下和之 **怒則暴亂者畏之** 怒之情 暴亂者畏之 **此聖人之道** 聖人之道 **禮樂之情** 禮樂之情 **與天地同節** 與天地同節 **故其功與天地同** 其功與天地同 **明與日月同** 明與日月同 **德與鬼神合** 德與鬼神合 **雖在畎畝之中** 雖在畎畝之中 **其志好仁** 其志好仁 **其行樂道** 其行樂道 **富貴而不驕** 富貴而不驕 **貧賤而不憂** 貧賤而不憂 **樂行忘貧** 樂行忘貧 **憂道不憂貧** 憂道不憂貧 **君子以此** 君子以此 **窮則獨善其身** 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達則兼善天下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故禮樂** 禮樂者 **所以飾喜也** 飾喜樂之情 **軍旅鈇鉞** 軍旅鈇鉞者 **所以飾怒也** 飾怒之情 **故喜則天下和之** 喜樂之情 天下和之 **怒則暴亂者畏之** 怒之情 暴亂者畏之 **此聖人之道** 聖人之道 **禮樂之情** 禮樂之情 **與天地同節** 與天地同節 **故其功與天地同** 其功與天地同 **明與日月同** 明與日月同 **德與鬼神合** 德與鬼神合 **雖在畎畝之中** 雖在畎畝之中 **其志好仁** 其志好仁 **其行樂道** 其行樂道 **富貴而不驕** 富貴而不驕 **貧賤而不憂** 貧賤而不憂 **樂行忘貧** 樂行忘貧 **憂道不憂貧** 憂道不憂貧 **君子以此** 君子以此 **窮則獨善其身** 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達則兼善天下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子175-326

初學記卷第十五

樂部 琴曲 聲第一 琴第二 琴制第三 琴德第四 聲第五 琴操第六 鼓第七 簡第八 笙第九 笛第十 鍾第十一

琴操上

琴操曰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及其天真也又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鍾鼓陳於宗廟列於簨虡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喧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感發善心也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琴操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五行也廣六寸象六合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

絃為宮次絃為商次為角次為徵次為羽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梁元帝纂要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六合也廣六寸象六律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也五絃象五行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大絃為君小絃為臣

鼓第六

事始 世本曰无句作磬 朱緑又曰磬敔所害未知孰是 尚書大傳曰天子之樂也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爾雅大磬謂之毊 詩疏引孫炎云毊磬名 徒擊磬謂之毊 周禮曰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矩有半其博爲一矩有半其博爲

初學記卷第十六

子175-337

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臣徐堅等撰

師第一　交友第二　諷諫第三　尊第四

寵第五　貧第六

離別第七

敘事　禮記曰凡孝之道殿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孝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孝之孔雖詔於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師也善事者師逸而功倍不從而庸之不善事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殺則昭公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釋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魏志曰荀攸字公達魏文帝在東宮時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尽礼敬之攸嘗稱太子問病獨拜牀下甚貴尊異如此諺曰三歲擇師擇子法言曰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孫卿子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者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不倦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又曰千將鎮邪莫闢辟閭收古之良劒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騏驥纖離緑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夫達師之教此第子之要禹樂禹休禹游志則禹嚴禹能令放百父不能令放子師不能令放徒弟則邪僻之道塞矣此六者不得苟安則君不

乃命天降三英輔中衡小子模範表儀 揚雄法言曰或問羣聖大人之模範也曰堯舜其猶天乎堯舜行可以為表儀言可以為法則也 叩鍾鳴叡 九記曰善鳴鐘者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大者則大鳴 宇記曼曾播聲被人少好事紀 爰就多賢探幽索微 白虎通曰聖人者何聖者通也明照四方無所不通 常數百人講堂 白虎通曰講堂謂正堂也 崇禮二典稽經綜事 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 在三有的 師者人之表儀 禮記曰師也者教之所由興也 下將弟子曰師乎師乎 禮記曰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喪三年之畢矣瞿然而起曰商也過子之言是以終喪而歸習不與 孟孝琚成 王隱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子也 東有泰山 毛詩曰東有泰山岱宗也 岩嶢嶢其高 毛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河廣難以航 毛詩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北海邴曼容 漢書曰邴吉字曼容魯國人 禮門既啓 禮記曰禮門既啓 緬邈邈其遐 毛詩曰緬邈邈其遐 誘博論 論語曰顏淵喟然嘆曰夫子博我以文 陵 毛詩曰陵彼高岡 沉靜玄賢 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玄賢 王弼曰言其不測 其深一也 玄 王弼曰言其不測 則篤行出則交賢 禮記曰君子之交也 成而可之 王弼曰之人 成而可之 王弼曰之人 子厲義 論語曰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子張 論語曰子張問曰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緬邈邈其遐 毛詩曰緬邈邈其遐 十六七 董子曰或如此年吳王將伐齊 或如此年 吳王將伐齊 河 毛詩曰誰謂河廣 誰謂河廣 毛詩曰誰謂河廣 毛詩曰誰謂河廣 毛詩曰

當下 事類 同心合志 攝儀糾德 毛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文選王儉褚淵碑文曰公與淵同志協規義深分重 又曰公與淵同志協規義深分重 又曰公與淵同志協規義深分重 又

使匈奴解於王舟舟謂遵曰子使絕域无以相贈子以不
逐揖而別遵甚悅管輅別傳曰諸葛樂與輅別戒以二言
御性樂酒雖温克然不可保密當節之鄉有水鏡之才所見
者妙渴如賤骨火不其持御故才以游於雲漢之間不愛不留
貴也輅言爾不可極才不可盡何
惠之有邸

宿霧餘霏
雨華陸機前緩歌行曰曲房閉重扉朱華冒綠池
綠幾千里遥 牽衣拥遽
遽去帶也拥抱也 參辰弦月
參辰謂參星與辰星也弦月半明之月也 送南浦造北林
南浦謂送別之地北林謂所思之人 北館東城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二月三日夜雨始霽北館清涼
東城高宴 幻亟黄鳥
幻猶變也亟數也 二鳥鳴交
詩曰緜蠻黄鳥止于丘隅豈不爾思畏此罪罟 隔山河關征谷
隔山河謂征戍之處 征廣
王粲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遇何如耳 一日三
月二載千秋

夜之歌曰夜未央月將昇星漢西流夜未央 梁劉孝儀歎別賦
中興初自民俗私歎之辭第五倫兄弟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棠樹
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棠樹倫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棠樹倫即指孤直見之稱謂第曰本可離異是人不如樹
可離異是人不如樹 梁江淹別賦
本張緯贈離別賦曰夫以情至之與結兄弟之交而理飛輪絕
以情至之與結兄弟之交而理飛輪絕 臨江絕河
臨江絕河謂乘舟越江也 飛鴻翔鴻
飛鴻翔鴻謂乘舟飛揚行也 雲乖雨絕
雲乖雨絕謂夫婦行也 翔鳳鶗鴂
翔鳳鶗鴂謂夫婦相離也 古詩
古詩曰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月二載千秋
月二載千秋 梁江淹別賦
梁江淹別賦曰秋月春花一朝一夕 張緯贈離別賦
張緯贈離別賦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悲心結念
悲心結念 援琴鼓瑟
援琴鼓瑟 陽侯臨川享
陽侯臨川享謂祭河伯也 凌高阜
凌高阜 贈言送摽
贈言送摽 隔山河關征谷
隔山河關征谷 征廣
征廣 一日三
一日三 離文靖
離文靖 離別賦
離別賦 梁江淹別賦
梁江淹別賦 古詩
古詩曰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光祿大夫行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劉知幾等撰

美丈夫第一　美婦人第二　醜人第三

長人第四　短人第五　奴婢第六

家語曰息公民美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尔雅曰美士為彦睢睢盱盱旁皇周章也論語曰堂堂乎張也左傳稱公子鮑美而豔登徒子賦稱宋玉為人體貌閑麗漢書大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好女直不疑狀貌甚美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人長七尺美髯善辯使諸侯未嘗屈辱東方朔傳曰朔上書自說曰臣朔年十三學書三年能誦二十二萬言十六學擊劍讀兵法亦十八年十九學詩亦十八年二十學孫吳兵法九年凡用二十二年齊人名晏子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其出入擁大蓋御駕四馬意氣揚揚自以為足其後坐法當死解脫妻黥布時為相出行見之其妻從閨中窺其夫也以為有大志而今觀之小丈夫耳而反自傷妻乃求去布大怒曰吾貴而女不見我而自苦於此耳妻曰以君之貴王而不死今困而為人所制耳布乃笑而止之漢書曰張蒼肥白如瓠束乃漢書曰若書左傳子太叔美秀而文晉書謝尚論中朝人物杜乂庸俗衛叔寶神清如珠林玉樹自非風塵外物又王戎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欲寶之又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自非風塵外物又王戎目山濤如萬頃陂雖澄之不清又曰王衍夷甫容貌雅正妙於談論又曰兄形以道而神鋒大秀又漢書司馬相如車騎雄於邛蜀都甚美也

琴操曰伯奇至孝事後母後母譖之於父父放之於野伯奇編荷為衣采芙蓉為裳乘羊車執麈尾鼓琴作歌以自傷

董偃賣珠　班伯甚麗何晏絕美

尔雅曰美士為彦睢睢盱盱旁皇周章也論語曰堂堂乎張也左傳稱公子鮑美而豔登徒子賦稱宋玉為人體貌閑麗漢書大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好女直不疑狀貌甚美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人長七尺美髯善辯使諸侯未嘗屈辱東方朔傳曰朔上書自說曰臣朔年十三學書三年能誦二十二萬言十六學擊劍讀兵法亦十八年十九學詩亦十八年二十學孫吳兵法九年凡用二十二年齊人名晏子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其出入擁大蓋御駕四馬意氣揚揚自以為足其後坐法當死解脫妻黥布時為相出行見之其妻從閨中窺其夫也以為有大志而今觀之小丈夫耳而反自傷妻乃求去布大怒曰吾貴而女不見我而自苦於此耳妻曰以君之貴王而不死今困而為人所制耳布乃笑而止之漢書曰張蒼肥白如瓠束乃漢書曰若書左傳子太叔美秀而文晉書謝尚論中朝人物杜乂庸俗衛叔寶神清如珠林玉樹自非風塵外物又王戎目山濤如萬頃陂雖澄之不清又曰王衍夷甫容貌雅正妙於談論又曰兄形以道而神鋒大秀又漢書司馬相如車騎雄於邛蜀都甚美也

董偃賣珠　班伯甚麗何晏絕美

醜人第三事繹名曰醜臭也機也家語曰耗士之人醜尚書洪範六極五曰惡貌人之所惡也發蒙記曰醜男醜婦女雜居發蒙記曰醜作媿媿始作醜服顏師古曰醜古媿字也醜類醜貌也醜類醜貌也醜類醜貌

黑肢國一千五百里但曰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飲酒唯飲
酒好游山海閒不犯百姓不干万物與天地同生名无路之
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一名野十圍趺六尺
二尺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
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
狶蔡義史記大宛傳曰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昆莫新生見棄於野烏嗛肉以哺之狼為其叫聲聞昆莫以為神遂收長之及壯以其衆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徙塞王南君昆莫遂有其地兵強國衆蔡義
賊巴馬郭璞曰今巴郡人
張松放蕩
嚴延敏漢書曰延年字子賓河東平陽人也為人精力彊
敢斷發摘姦不避貴戚小大莫不震慴徵為京兆尹治嚴酷
河流大暴
頴陰縣有長人見長丈餘大人數十丈極數三馬不勝
淮南子曰大人之長也舉臂而立手指會天
海內主簿
郭璞長半頭
郭璞注山海經曰長人長數丈頭出雲中
短人第五一云侏儒國在三韓東南人長三尺
侏儒短人也
短人長七十名曰臣靈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捷於事憂煩為人短小精悍
川張仲師長一丸
魏書王粲樂進並為人短小占夢書曰凡

夢侏儒事不成釜事中止後无名百姓所笑人所輕王子年
拾遺曰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万歲廣延之國人長
二尺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
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
狶蔡義史記大宛傳曰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昆莫新生見棄於野烏嗛肉以哺之狼為其叫聲聞昆莫以為神遂收長之及壯以其衆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徙塞王南君昆莫遂有其地兵強國衆蔡義
賊巴馬郭璞曰今巴郡人
張松放蕩
嚴延敏漢書曰延年字子賓河東平陽人也為人精力彊
敢斷發摘姦不避貴戚小大莫不震慴徵為京兆尹治嚴酷
河流大暴
頴陰縣有長人見長丈餘大人數十丈極數三馬不勝
淮南子曰大人之長也舉臂而立手指會天
海內主簿
郭璞長半頭
郭璞注山海經曰長人長數丈頭出雲中
短人第五一云侏儒國在三韓東南人長三尺
侏儒短人也
短人長七十名曰臣靈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捷於事憂煩為人短小精悍
川張仲師長一丸
魏書王粲樂進並為人短小占夢書曰凡

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上一云獲得為奴婢也說文
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方言曰臧罪貶人謂之臧獲
燕之北郊凡人男而罵婢曰臧女而罵奴曰婢又广奴謂
之臧亡婢謂之獲臧獲奴婢賤稱秦晉之間罵奴曰倭燕
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僕皆謂之娠女娠婦人妊娠使
為家給奴婢布為人所略賣布為侠家奴漢
史記曰季布

書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猛突孺
勇賁書曰烈宗之母本越方中婢形色長黑宮人謂之崑崙
太宗以計幸之生烈宗又娶秀之母婢年十八有令望而嫡
母捶妬寘客滿廁乃令秀母親下食以衆賓無見並拜
龐麗下一騶來騎曰甲乙張吳中人鄧元
之周奚督課[illegible]
[illegible]遺與陽光[illegible]
[illegible]陳餘地吳谷利[illegible]
[illegible]翻奚污衣聖優滿就[illegible]
[illegible]技劒浙陳平頭提箱[illegible]
[illegible]沈當問耕[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胡婢著身爰奴斫石
代死杜墓更生[illegible]賦後漢禁[illegible]
[illegible]青衣賦[illegible]
[illegible]張子並[illegible]衣賦[illegible]
[illegible]香道元與天公殺[illegible]
[illegible]猶知之[illegible]
[illegible]漢毛梁太僅約[illegible]

敘第一　賞賜第二　貢獻第三　薦舉第四
使第五　假第六　醫第七　小第八
刑罰第九　囚第十　獄第十一

敘第一

敘爾雅曰敘舍也郭璞注謂敘置也虞書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漢書曰宣帝地節三年詔曰間者數有地震其令三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朕親臨試將以改治庶幾有補乃者大將軍光薨不肖子孫驕奢僭侈奪人田宅及苑囿禽獸以廣其意又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論語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又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禮記曰君過市則刑人赦漢書音義曰赦者舍其罪也漢舊儀云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使者賚詔書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都國各分遣其使者賚詔書行郡國解囚徒又荀悅漢紀論曰夫赦非常典也漢興承亡秦之後大過三代矣高祖初定天下約法省禁蠲削煩苛與民休息及臨崩以大赦之令申之故管流蜚人安始習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故管子曰凡赦者小罪免而大利也故父而不勝其福赦者殘賊而不勝其禍死赦者小害也直之礪石也文士所惜天論云政有治亂天有時邪故人從之旅德也則史記莊生謂桀紂曰某星犯某宿宜以德報怨桀王所為赦又孫卿曰黃雲四起白虹扶日兩珥貫月蚩尤為敵

樂則以祝將之助伯子男樂則以發其志然後徙賜鉄鉞然後授賜車馬乘以封賜衣服服以封君未有命則服服

同日此賞賜之義

萬鈞千鎰

金鉤玉玦

銀印玉印

紫綬青紱

甘田蘇宅

石衣帝服

金刀珠劒

受此圖格

玉壺

又賜寶瑞寺

又曰賞賜有功必賜也者命也

唐中宗孝和皇帝賜張仁願

隋許善心奉和賜

又曰功多有厚賞則勸

者勸賞希畏刑恤人不倦

加賞加書則歆賜此所以加其勤與也

子175-356

貢獻第三

橫推曰貢稅也上以鄉貢士也鄉貢之義出於王制獻進也致也屬也春也皆致物於人尊之之義也

案尚書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者曰貢若不常歲貢但因所有而獻之於王庭者曰獻若不常歲貢但因所有而獻之於王庭者曰獻若不常歲貢但因所有而獻之於王庭者曰獻

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
室漢行儀奉使書使者乘駟傳其驛駒孔疏曰夜千
里為程文說苑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以奉便
之事也其稱曰有行李高誘曰行人執圭折斧
天節也華
獻張衡
周庾信奉命至鄴詩曰奉命來小役命一日報命
隋虞茂北使還頓永豐侯
劉孝儀北使還頓永豐侯
上
中心也臣事君以忠交也言操切之
使相比及也李斐漢事昌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吉日
寧也漢律使一千石有子告有賜告子告昌在官有功故法
常得賜告者別而言之月當免矣使得以
綏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
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
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
內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
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斟取急請約急又有長假併假
事物
急告寧告曰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又也言操切之
使相比及也李斐漢事昌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吉日
寧也漢律使一千石有子告有賜告子告昌在官有功故法
常得賜告者別而言之月當免矣使得以
綏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
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
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
內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
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斟取急請約急又有長假併假
言語
賜告分休假門上有氣候事王眠候伺候也
倚扶於門上有氣候時候之義也
倚扶於門上有氣候時候之義也
倚扶於門上有氣候時候之義

布衣无领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
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
後世嚴刑而人不禁故大刑
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
方士民陳刑政詔
風俗通曰因循
明詔設刑

初學記卷第二十

經典第一　史傳第二　文字第三　讀誦第四　文章第五
筆第六　紙第七　硯第八　墨第九
敘事　釋名曰經者徑也與常也言如往路無所不通
者常用也白虎通曰五經者經也常也言如往路無所不通
書曰紀二分以見書事之義禮樂也樂記曰樂者樂也樂
釋名言樂易也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
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
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文謂之周易又
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象象繫文言序卦之
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閻若璩曰古謂上古中古近古）
與帝王世紀同又春秋者魯史記事之名也釋名曰春秋天
地之氣也物以生長收藏應之以成歲事舉其大綱而言也
史記曰家語孔子生魯昭公二十年（王肅曰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二十一）
孔子因魯史記事而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二公之
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經十一篇又因左丘明為之傳
以釋經意又別集論語弟子所聞以為訓十篇又別錄諸所
傳聞七十子之口說以為記百餘篇其文辭為數十萬言
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各安所聞故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
之傳（傳公羊氏名高齊人傳穀梁氏名俶魯人鄒氏夾氏未詳）
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經禮謂周禮也曲禮謂威儀也）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威儀謂動作容貌）
周禮曰天官冢宰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鄭玄曰均平也）
以馭其官一曰祭祀之官二曰祭祀之官三曰祭祀之官四曰祭祀之官五曰祭祀之官六曰祭祀之官七曰祭祀之官八曰祭祀之官
地官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鄭玄曰教謂教民興賢能也）
以馭其官一曰教官之官二曰教官之官三曰教官之官四曰教官之官五曰教官之官六曰教官之官七曰教官之官八曰教官之官
春官宗伯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五禮吉凶軍賓嘉也）
以馭其官一曰禮官之官二曰禮官之官三曰禮官之官四曰禮官之官五曰禮官之官六曰禮官之官七曰禮官之官八曰禮官之官
夏官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鄭玄曰政謂政教禁令也）
以馭其官一曰政官之官二曰政官之官三曰政官之官四曰政官之官五曰政官之官六曰政官之官七曰政官之官八曰政官之官
秋官司寇掌邦刑以佐王詰邦國（鄭玄曰詰謂禁其淫慝）
以馭其官一曰刑官之官二曰刑官之官三曰刑官之官四曰刑官之官五曰刑官之官六曰刑官之官七曰刑官之官八曰刑官之官
冬官司空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鄭玄曰富謂生財利也）
以馭其官一曰事官之官二曰事官之官三曰事官之官四曰事官之官五曰事官之官六曰事官之官七曰事官之官八曰事官之官
釋名曰經者徑也常也言如往路無所不通
常也周禮儀禮禮記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
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見三禮目錄（鄭玄曰禮之為言體也履也）
以為體履（賈公彥曰禮之為言體也履也）
行事（賈公彥曰禮之為言體也履也）
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仍作
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樂記劉向別錄曰禮記
劉向別錄曰禮記凡四十六篇名小戴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門人戴德及德從兄子
禮記者後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
禮記曰見禮記正義（鄭玄曰義讀如宜之宜）
史記之名也釋名又云春秋者蓂杜頭序普
可知也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上古淳質其辭簡略中古已
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為作傳（傳公羊氏名高齊人）
傳公羊氏名高齊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老不能行通詔大常
掌周晁錯就其家傳受之（伏生名勝濟南人秦博士）
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通詔大常
使太常遣掌故鼂錯往受之（鼂錯潁川人）
尚書曰堯典舜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書曰泰誓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
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孔安國曰凡此二十八篇）
孔子既纂六經門人相與輯而論之謂之論語（論語者論纂也）
論語曰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孔子既沒門人相與論纂而成之其弟子公羊高
孔子既沒門人相與論纂而成之其弟子公羊高
穀梁赤又各為之傳（公羊名高穀梁名赤）
孔子既沒門人相與論纂而成之其弟子公羊高
孔子既沒門人相與論纂而成之其弟子公羊高
孔子既沒門人相與論纂而成之其弟子公羊高

惡善以勸世懲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
學官夫其守至漢武帝始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
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史
記太史公自序傳云述陶唐以來至麟上自黃帝始原
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
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後漢書班彪
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
固以大遷所記乃以漢武繼五帝之末非其義也大漢
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凡十
九篇建上之十志未畢仕而卒固乃潤色其文及其妹昭大家所成
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後漢書云詔劉珍陶
仕無忌等述于東觀謂之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
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漢記為三史矣後三

國分方鼎足各有史官蜀無其職吾初陳壽未降其事
志凡六十五篇自述歌後世有史書雖不及芟同所修亦其次矣事對方之
直文明記曰外史掌四方之志注曰四方之志謂四方之事書也
史傳司馬之書事不可加也
之新載蓋事緣衰末合正三史曰尚文見
書之旨章詞贊貴乎精要
今史事則所
謂史記也
緻文隱切細密也
詞馬遷漢書
司馬遷漢書

文字第三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
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夬帝王世紀曰黃帝垂衣
裳觀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則其始也案說文
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
書書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
曰轉注六曰假借古者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
書計之事則文字之智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滅先世乃廢古文重開
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秦始皇特使趙高
李斯作倉頡篇所作也大小篆並用而所用也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摹

子175-368

文章可得而聞也 蓋詩言志歌永言 不歌而誦謂之
賦古者登高能賦出川能公卿大夫美三代之後爲什稍多又訓詁宣于邦國移風俗陳
于師旅箴奏以申情理頌以論德誄以序事銘以題功大抵皆因文而作緣事而興
於是發憤懣著其情志或入規諫之義或出公正之辭或以答客或以自慰或以風
論或以譏刺或以戒勸或以哀傷或以祭祀或以嘲戲或以博奕或以器物或以禽
獸或以草木或以醫卜或以神仙或以夢想或以變化或以鬼怪或以讖隱或以歌
頌或以贊述或以問對或以序引或以雜說或以廣喻或以情書或以論事或以議
政或以律令或以兵法或以天象或以地理或以山川或以河渠或以官爵或以禮
樂或以刑罰或以服飾或以飲食或以舟車或以網漁或以耕稼或以工巧或以技
藝或以武事或以喪葬或以祥瑞或以災異或以假設或以寓言或以反辭或以正
義或以隱語或以廋辭或以古事或以今情或以華辭或以質語或以俗說或以古
人之語或以成辭之義或以易辭之理或以象形或以會意或以轉注或以假借或
以諧聲或以形聲或以指事或以連珠或以文以貫之或以事以明之或以理以遣
之或以情以發之或以義以正之或以禮以節之或以智以通之或以仁以恕之或
以信以結之或以勇以決之或以忠以盡之或以孝以感之或以悌以順之或以廉
以潔之或以讓以接之或以恥以厲之或以貞以固之或以節以制之或以度以檢
之或以容以動之或以止以靜之或以文以飾之或以質以正之或以博以該之或
以約以守之或以直以方之或以圓以運之或以剛以斷之或以柔以和之或以急
以速之或以緩以遲之或以巧以麗之或以拙以樸之或以險以奇之或以平以易
之或以曲以折之或以直以遂之或以抑以揚之或以頓以挫之或以縱以橫之或
以反以覆之或以開以合之或以離以合之或以分以總之或以本以末之或以先
以後之或以始以終之或以內以外之或以大以小之或以遠以近之或以高以下
之或以深以淺之或以厚以薄之或以濃以淡之或以疏以密之或以清以濁之或
以輕以重之或以緩以急之或以宮以商之或以角以徵之或以羽以和之或以律
以呂之或以陰以陽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仁以義之或以禮以智之或以信以忠
之或以孝以悌之或以廉以恥之或以貞以節之或以容以止之或以文以質之或
以博以約之或以直以圓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急以緩之或以巧以拙之或以險
以平之或以曲以直之或以抑以揚之或以頓以挫之或以縱以橫之或以反以覆
之或以開以合之或以離以合之或以分以總之或以本以末之或以先以後之或
以始以終之或以內以外之或以大以小之或以遠以近之或以高以下之或以深
以淺之或以厚以薄之或以濃以淡之或以疏以密之或以清以濁之或以輕以重
之或以緩以急之或以宮以商之或以角以徵之或以羽以和之或以律以呂之或
以陰以陽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仁以義之或以禮以智之或以信以忠之或以孝
以悌之或以廉以恥之或以貞以節之或以容以止之或以文以質之或以博以約
之或以直以圓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急以緩之或以巧以拙之或以險以平之或
以曲以直之或以抑以揚之或以頓以挫之或以縱以橫之或以反以覆之或以開
以合之或以離以合之或以分以總之或以本以末之或以先以後之或以始以終
之或以內以外之或以大以小之或以遠以近之或以高以下之或以深以淺之或
以厚以薄之或以濃以淡之或以疏以密之或以清以濁之或以輕以重之或以緩
以急之或以宮以商之或以角以徵之或以羽以和之或以律以呂之或以陰以陽
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仁以義之或以禮以智之或以信以忠之或以孝以悌之或
以廉以恥之或以貞以節之或以容以止之或以文以質之或以博以約之或以直
以圓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急以緩之或以巧以拙之或以險以平之或以曲以直
之或以抑以揚之或以頓以挫之或以縱以橫之或以反以覆之或以開以合之或
以離以合之或以分以總之或以本以末之或以先以後之或以始以終之或以內
以外之或以大以小之或以遠以近之或以高以下之或以深以淺之或以厚以薄
之或以濃以淡之或以疏以密之或以清以濁之或以輕以重之或以緩以急之或
以宮以商之或以角以徵之或以羽以和之或以律以呂之或以陰以陽之或以剛
以柔之或以仁以義之或以禮以智之或以信以忠之或以孝以悌之或以廉以恥
之或以貞以節之或以容以止之或以文以質之或以博以約之或以直以圓之或
以剛以柔之或以急以緩之或以巧以拙之或以險以平之或以曲以直之或以抑
以揚之或以頓以挫之或以縱以橫之或以反以覆之或以開以合之或以離以合
之或以分以總之或以本以末之或以先以後之或以始以終之或以內以外之或
以大以小之或以遠以近之或以高以下之或以深以淺之或以厚以薄之或以濃
以淡之或以疏以密之或以清以濁之或以輕以重之或以緩以急之或以宮以商
之或以角以徵之或以羽以和之或以律以呂之或以陰以陽之或以剛以柔之或
以仁以義之或以禮以智之或以信以忠之或以孝以悌之或以廉以恥之或以貞
以節之或以容以止之或以文以質之或以博以約之或以直以圓之或以剛以柔
之或以急以緩之或以巧以拙之或以險以平之或以曲以直之或以抑以揚之或
以頓以挫之或以縱以橫之或以反以覆之或以開以合之或以離以合之或以分
以總之或以本以末之或以先以後之或以始以終之或以內以外之或以大以小
之或以遠以近之或以高以下之或以深以淺之或以厚以薄之或以濃以淡之或
以疏以密之或以清以濁之或以輕以重之或以緩以急之或以宮以商之或以角
以徵之或以羽以和之或以律以呂之或以陰以陽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仁以義
之或以禮以智之或以信以忠之或以孝以悌之或以廉以恥之或以貞以節之或
以容以止之或以文以質之或以博以約之或以直以圓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急
以緩之或以巧以拙之或以險以平之或以曲以直之或以抑以揚之或以頓以挫
之或以縱以橫之或以反以覆之或以開以合之或以離以合之或以分以總之或
以本以末之或以先以後之或以始以終之或以內以外之或以大以小之或以遠
以近之或以高以下之或以深以淺之或以厚以薄之或以濃以淡之或以疏以密
之或以清以濁之或以輕以重之或以緩以急之或以宮以商之或以角以徵之或
以羽以和之或以律以呂之或以陰以陽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仁以義之或以禮
以智之或以信以忠之或以孝以悌之或以廉以恥之或以貞以節之或以容以止
之或以文以質之或以博以約之或以直以圓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急以緩之或
以巧以拙之或以險以平之或以曲以直之或以抑以揚之或以頓以挫之或以縱
以橫之或以反以覆之或以開以合之或以離以合之或以分以總之或以本以末
之或以先以後之或以始以終之或以內以外之或以大以小之或以遠以近之或
以高以下之或以深以淺之或以厚以薄之或以濃以淡之或以疏以密之或以清
以濁之或以輕以重之或以緩以急之或以宮以商之或以角以徵之或以羽以和
之或以律以呂之或以陰以陽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仁以義之或以禮以智之或
以信以忠之或以孝以悌之或以廉以恥之或以貞以節之或以容以止之或以文
以質之或以博以約之或以直以圓之或以剛以柔之或以急以緩之或以巧以拙
之或以險以平之或以曲以直

學記卷第二十二　　翊第二

旌旗第一　　甲第六　　鞭第七　　鞭第八

箭第五　　鞬第九　　旒第十　　旒第十一

旌旗第一

叙事　釋名曰旌精也言有精光也旌期也言與衆期也於下也按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鶡爲旗熊羆爲前後各有屬焉以言軍事曰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羽爲櫜析羽爲旌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鳥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玄枵也旌旗之名各因其物色而異焉

○招颺　釋名曰旌精也言有精光也旌期也言與衆期也於下也按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鶡爲旗熊羆爲前後各有屬焉以言軍事曰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羽爲櫜析羽爲旌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鳥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玄枵也旌旗之名各因其物色而異焉

漢滕輔拳才文　宋鄭樵拳才文

先秦古籍拳才解建旗拳才解大牙旗拳才解大牙旗拳才解大牙

刀銘 資刀說見前 按文系感激之意照

弓部 四

弓 象形 事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然也按此本揮始作弓之事 見圖 易所謂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周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六弓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田弋獲禽守邦國用弓矢以待戒令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

犀甲壽萬年兜鍪二百年甲堅者又支久凡物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施以下凡甲下飾謂之縈縈甲革藏謂之縈縈甲革藏謂之縈縈甲革藏

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爲罔以佃以

孔子曰我一人有善人君之友親其智矣令制下禮

齊人 [illegible] 奔馬委 上車攓管 [illegible] 太僕執轡 [illegible]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鉛)後漢李尤銘 [illegible]

潛第九 紀高

華以朴罪人亦以朴馬故其檛策策皆馬檛之名統大所謂馬策者也古者刑

民也傅曰左執鞭策又曰鞭策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策二文又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馬也

以立名也漢書晁錯上言以捷敵之狄亦曰狄

獻車馬者執其轡策周大王以狄伐梁遷去邠詩謂

講武

[illegible] 秦 [illegible] 數 [illegible] 泰 [illegible] 已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教 [illegible] 劍 [illegible]

[illegible] 支 [illegible] 乘 [illegible] 車 [illegible] 軍 [illegible] 鉏 [illegible] 車 [illegible] 馬 [illegible] 李銘 曹賦 理鉏 持鐵

執事 投策 齊人 數馬 [illegible] 策 [illegible] 策 [illegible] 馬 [illegible] 策 [illegible] 策 [illegible] 馬 [illegible] 策 [illegible] 策 [illegible]

詭楚 詐胡 田冬狩 川田陽 獵澤 發彼小豝 殪此 大兕 賦皇帝出獵 後漢張衡 打獵 從軍游獵 漢司馬相如 獵書 皇帝出獵 晉太宗文武聖 獵賦 陳張正見 和張侍中看獵詩上林

漁部第十一

敘事 說文曰漁捕魚也按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庖犧氏結繩爲罟以教佃漁又斲桐爲琴削桐爲瑟以通神明以和天地以治下法

道第一　僧第二　道士第三
佛第五　菩薩第六　僧第七

道第一　敘道　貴真　引經訣曰大道者不可強名曰大
強字曰道隋書經籍志曰蓋萬物之奧聖
際經曰無上而獨能為萬物之始故名元始天尊以為四緣
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次禪天尊不行步道
之勳錫教大士前身為婆羅門傳曰大
伯陽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入口因
有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歌衛禁於陳國
生又曰鶴髮龍顏廣額長耳大目蹄節大
角月懸鼻紋骨有雙柱耳眼大二門頂有
色舌絡鎖文形長二丈二尺齒有四十八
方及金剛伏大小永無疲倦之術凡七十二
為教也編去邪累淨雲八神轉行立功圓滿
長生世上又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
氣祖　帝先　玉清　貴三　生一　姓李　字老
雲光　玄妙內景　玄女　春氣　聖母　夢
指樹為姓　指樹為名　合氣為名　赤
○僊人住三門　老子見錄三五手書　十文

初學記卷第二十四　居處部

都邑第一　城郭第二　宮第三　殿第四　樓第五　臺第六　堂第七　宅第八　廬舍第九　門第十　牆壁第十一　苑囿第十二　園圃第十三　道路第十四　帝第十五

都邑　事類

春秋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僖二年又釋名云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邑猶悒悒會之稱也宋玉神女賦曰王世紀曰伏犧都東神農亦都陳又營曲阜黃帝都涿鹿或曰都有熊今新鄭是也堯都平陽或在安邑禹都平陽亦安邑及舜禪都平陽或在蒲坂殷湯都亳二曰都高辛於此後徙商丘帝嚳都亳一曰都高辛於此後徙商丘帝嚳都亳一曰都高辛於此後徙商丘帝嚳都亳一

城郭第三

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之為城盛受國
也案淮南子脩作城吳越春秋已脩築城以衛君遂郭以守民此
城郭之始也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
男三仞又公羊傳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
男五雉高三雉則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
言不敢自專御於天子也月令每歲孟秋之月脩城郭仲秋之月

云其制有陛右堰左平以文塼相亞次城者為附級凡卌二柱絢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戴

敬法 含章 東觀漢記曰光武幸入見諸王公大夫人及兄弟妻入見各賜金錢繒帛各有差光武自臨送出門上馬乃還

曾城 疏圃 淮南子曰縣圃名曰涂廣有四門其高萬仞上有木禾其修五尋其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

飛羽 披香 漢武故事曰未央宮有宣室麒麟嘉德 徵音 漢舊儀曰未央宮有宣室麒麟嘉德徵音

福 名曰福觀

式乾 清暑 漢武故事曰建章宮有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又有神明臺銅仙人承露盤高二十丈

景福 延休 漢武故事曰建章宮有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又有神明臺銅仙人承露盤高二十丈

殿賦 晉陸機

又作宴臨芳殿詩 鍾嶸詩品曰小雅怨悱者也其源出於楚辭又曰張協詩源出於仲宣其體華淨文詞殆盡得陸之餘味

永壽 隋江總侍宴永壽殿詩 永壽殿名在仁壽宮

陳徐陵太極殿銘 後漢李尤德陽殿銘曰皇后之宮正殿曰德陽

銘 後漢李尤德陽殿銘曰皇后之宮正殿曰德陽

賦 宋何尚之華林清暑殿賦 華林園名在臺城內

聽政 宣德 晉華林園名曰宣德殿

九華 百福 名曰百福殿

有白雀棲其屋脊有侍郎一棲儀鳳棲翔鳳棲五鳳棲丹鳳棲

且攄之所居也史記云仙人好攄君設具而俟神人墨子曰攄鳥之所集

步一立攄去城中二丈五尺又作南子云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攄也

大搆架興宮室延攄妻道難攄井幹斲木搆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也

此道於木也歷代皆理所不同也

儀風 攄鳥名也

五尋 百尺

望氣 候神 漢舊儀曰候神五十一所

半城 出棻 職蛭 翔鳧 長安城十二門三面有六門半城門也

約登玄蜴攄 攄鳥名也

梁簡文奉和登北顧樓詩 五丸百丈

事釋名云臺持也言持高遠也

千棘臺 山海經曰西王母之山有

夏有瑤臺 墨子曰桀不務德而務武湛於酒而淫於樂大興土功為瑤臺

宋鮑照蕪城賦 帝堯舊邑 薛綜注曰堯都平陽今屬河東郡 其後

釋名曰庫舍也物所藏舍也故曰庫舍也又曰藏也藏物之處也故藏之爲名也周禮天官有宮正之職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戒之事故天有天庫藏府之星焉凡安國治民從近制遠者必先固其本故王者居五庫之正則治行於內而遠方順矣故漢高祖七年萬戶侯表曰高祖五年一日車庫二曰兵庫三曰樂庫五曰委府則治行於內而遠方順矣故漢高祖七年萬戶侯表曰高祖五年一日車庫二曰兵庫三曰樂庫五曰委府

何立東闕前殿武庫兵車所藏也又更始至長安御府帶以藏兵車則治行於內而遠方順矣故漢高祖七年萬戶侯表曰高祖五年一日車庫二曰兵庫三曰樂庫五曰委府

堵如故蓋此五庫也或曰王者法天而制庫藏天有五星以備不虞王者象之而設庫藏以備不虞

庶人藏於閭庫商賈藏於肆庫皆藏於館庫之稱富者在乎曲直民非獨訓所藏也

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於民庶人府

器甘兵器也甲兵已見前矣

天閶御門名有正門重門通門衝門闕門雉門

銅龍金馬銅龍銅馬皆漢宮門名也

綺黃釜綺黃金色也

銅馬石牛銅馬銅龍金馬皆漢宮門名也

定鼎望鍾古今地名曰周有定鼎門洛陽有望鍾門

掖名也以言掖助事

福盈漢宮名曰盈福

承明晉宮殿名曰承明

崇禮晉宮殿名曰崇禮

折羽卽車蓋之柱

建春宜秋晉宮門名曰建春宜秋

門第十

釋名云門捫也言在外爲人所捫摸也又云門

門雉門應門路門天子門也

門卑門應門路門天子門也

王之正門曰應門卑門

道爲掖門見周官言左右掖者王行幸設車宮則供人門

掌禁管鍵以啓閉焉門謂城外郭門也

門謂里門也閭閈市外門也

東都有宣德門禮成門青綺門章義門

又有章城門直城門洛城門皆三輔

門小苑門開陽門中東門上東門司馬門北闕門玄武門

北掖門東掖門西掖門北重門西端門

門青瑣門金商門宣龍門神武門直秋門

春門朱明門青陽門皆宮名

客至於殿門則夫人請入爲廟夫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其

門名有正門重門通門衝門闕門雉門

銅馬石牛

銅龍金馬

綺黃釜

定鼎望鍾

掖名也以言掖助事

福盈漢宮名曰福盈

承明晉宮殿名曰承明

崇禮晉宮殿名曰崇禮

折羽卽車蓋之柱

建春宜秋晉宮門名曰建春宜秋

園圃彙考十三

說文曰園樹果也桉天文要瞿白勉爾雅二達謂之道路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八達謂之九逵謂之馗

又為天子果園又天園主果實果蓏之所聚也

柚園三秦記有漢果園

魏志有芳林園桐園

晉宮閣名有靈芝園蒲陶園此皆因草木樹果以名也

又有芝園

葷園花園竹園

唐

園

此雖因草木而立亦隨事以名之

蒲陶 荀勗 仙蕙 芝

樹桃 蘇果

毛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公子歸父宴於季孫賦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我心憂矣季孫不知歸父宴清夜游西園飛羽觴而月繼之

植 假寧

史記曰孝和天子詔曰朕新即位未請善

得 印

漢書張安世傳曰不通水火特勑自理

法眞不窺 范冊自貴

後漢書曰法眞通三經常自講授門徒千餘人著述詩書三篇不窺園圃

棗 始居

山陽餘干縣有棗樹志曰墨棗大如雞子

植 芋 羊腸

許慎說文曰植立也

魏志曰董卓以小兒為羊腸小坂上相驅驟以為戲笑

漢陰抱甕 莊周作吏

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抱甕而出灌灌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欲之乎為圃者仰而笑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引之状數如沸湯其名曰槔子貢慚俯而不對

梁江淹梁王兎園賦

梁王兎園在睢陽城東北四十里園中故亦謂之兎園公卿賢士悉多居園中故山陽收其餘利以供賓客之費

梁元帝游後園詩

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梁庾肩吾從皇太子出玄圃宴詩

乃春氣皇元有大昔應游物和天人長自

梁簡文帝玄圃納涼詩

池塘生細草園林含遠風

梁紀少卿游建興苑

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梁元帝游後園詩

高軒聊駐蓋為愛柳垂絲

梁元帝晚景游後園詩

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梁庾肩吾從皇太子出玄圃宴詩

乃春氣皇元有大昔應游物和天人長自

梁簡文帝玄圃納涼詩

池塘生細草園林含遠風

梁紀少卿游建興苑

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梁元帝游後園詩

高軒聊駐蓋為愛柳垂絲

晉潘尼後園賦

市第十五

子175-393

初學記卷第二十四

器物部

叙事第一　惟幕第二　屏風第三　席第四　扇第五　簟第六　鏡臺第七　香鑪第八　燈第九　鐙第十　舟第十一　車第十二　燈第十三　燭第十四　煙第十五　火第十六

梁徧刻經云徧刻之作蓋肇於軒轅之日宣平夏商之代周官曰挈壺氏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漏刻經云冬至晝漏六十五刻夏至晝漏四十五刻冬至後日長九日如一刻以至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仍秘川郡五經析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日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冬至晝漏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亦七十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分晝夜各五十五刻分晝夜各五十五刻二分晝五十五刻而止張衡漏水銘曰以銅為器再重蓋下置浮箭以竹為之刻以代晝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亦七十刻冬至晝漏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夏至夜亦宜四十刻冬至夜亦宜六十刻冬至夜亦宜六

重底席級純席東序西鄉
數重蓍席玄紛純席漢書文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作通天臺高
廣各二十丈帝數上甘泉雲母車黃屋左纛出細御席冬設毾
㲪席赤皮席花席紵席史記曰古者貴人坐皆藉席天子則加
天紫繧純席六采緇席終禮曰凡祭於室中東面奠於西北
右席北上祭於奧西南面奠於東北右席北上祭於戶東西
面奠於北牖下南上祭於門外北面奠於門東西上祭於廁
北面奠於廁西東上祭於井北面奠於井東西上凡祭於
庭北面奠於中庭南上凡祭於野東面奠於左右南上凡
祭於墓北面奠於墓左右南上凡祭於道左東面奠於道
右南上凡祭於水東面奠於水北南上凡祭於山南面奠
於山東西上凡祭於澤北面奠於澤中高上凡祭於丘北
面奠於丘東西上凡祭於林東面奠於林北南上凡祭於
溝瀆東面奠於溝瀆北東上凡祭於公社北面奠於公社
東西上凡祭於門戶東面奠於門戶北東上凡祭於竈南
面奠於竈東北上凡祭於宮室東面奠於宮室中央北上
凡祭於祖廟東面奠於祖廟中央北上凡祭於禰廟東面
奠於禰廟中央北上凡祭於所主東面奠於所主北上凡
祭於所尸東面奠於所尸北上凡祭於所依東面奠於所
依北上凡祭於所憑東面奠於所憑北上凡祭於所馮東
面奠於所馮北上凡祭於所倚東面奠於所倚北上凡祭
於所杖東面奠於所杖北上凡祭於所base東面奠於所
base北上凡祭於所席東面奠於所席北上凡祭於所
薦東面奠於所薦北上凡祭於所俎東面奠於所俎北上
凡祭於所豆東面奠於所豆北上凡祭於所爵東面奠於
所爵北上凡祭於所觚東面奠於所觚北上凡祭於所
觶東面奠於所觶北上凡祭於所角東面奠於所角北上
凡祭於所斝東面奠於所斝北上凡祭於所罍東面奠於
所罍北上凡祭於所尊東面奠於所尊北上凡祭於所
壺東面奠於所壺北上凡祭於所盤東面奠於所盤北上
凡祭於所匜東面奠於所匜北上凡祭於所巵東面奠於
所巵北上凡祭於所觥東面奠於所觥北上凡祭於所
觴東面奠於所觴北上凡祭於所勺東面奠於所勺北上
凡祭於所箸東面奠於所箸北上凡祭於所俎東面奠於
所俎北上凡祭於所豆東面奠於所豆北上凡祭於所
爵東面奠於所爵北上凡祭於所觚東面奠於所觚北上
凡祭於所觶東面奠於所觶北上凡祭於所角東面奠於
所角北上凡祭於所斝東面奠於所斝北上凡祭於所
罍東面奠於所罍北上凡祭於所尊東面奠於所尊北上
凡祭於所壺東面奠於所壺北上凡祭於所盤東面奠於
所盤北上凡祭於所匜東面奠於所匜北上凡祭於所
巵東面奠於所巵北上凡祭於所觥東面奠於所觥北上
凡祭於所觴東面奠於所觴北上凡祭於所勺東面奠於
所勺北上凡祭於所箸東面奠於所箸北上凡祭於所
俎東面奠於所俎北上凡祭於所豆東面奠於所豆北上
凡祭於所爵東面奠於所爵北上凡祭於所觚東面奠於
所觚北上凡祭於所觶東面奠於所觶北上凡祭於所
角東面奠於所角北上凡祭於所斝東面奠於所斝北上
凡祭於所罍東面奠於所罍北上凡祭於所尊東面奠於
所尊北上凡祭於所壺東面奠於所壺北上凡祭於所
盤東面奠於所盤北上凡祭於所匜東面奠於所匜北上
凡祭於所巵東面奠於所巵北上凡祭於所觥東面奠於
所觥北上凡祭於所觴東面奠於所觴北上凡祭於所
勺東面奠於所勺北上凡祭於所箸東面奠於所箸北上
凡祭於所俎東面奠於所俎北上凡祭於所豆東面奠於
所豆北上凡祭於所爵東面奠於所爵北上凡祭於所
觚東面奠於所觚北上凡祭於所觶東面奠於所觶北上
凡祭於所角東面奠於所角北上凡祭於所斝東面奠於
所斝北上凡祭於所罍東面奠於所罍北上凡祭於所
尊東面奠於所尊北上凡祭於所壺東面奠於所壺北上
凡祭於所盤東面奠於所盤北上凡祭於所匜東面奠於
所匜北上凡祭於所巵東面奠於所巵北上凡祭於所
觥東面奠於所觥北上凡祭於所觴東面奠於所觴北上
凡祭於所勺東面奠於所勺北上凡祭於所箸東面奠於
所箸北上凡祭於所俎東面奠於所俎北上凡祭於所
豆東面奠於所豆北上凡祭於所爵東面奠於所爵北上
凡祭於所觚東面奠於所觚北上凡祭於所觶東面奠於
所觶北上凡祭於所角東面奠於所角北上凡祭於所
斝東面奠於所斝北上凡祭於所罍東面奠於所罍北上
凡祭於所尊東面奠於所尊北上凡祭於所壺東面奠於
所壺北上凡祭於所盤東面奠於所盤北上凡祭於所
匜東面奠於所匜北上凡祭於所巵東面奠於所巵北上
凡祭於所觥東面奠於所觥北上凡祭於所觴東面奠於
所觴北上凡祭於所勺東面奠於所勺北上凡祭於所
箸東面奠於所箸

梁簡文帝

後漢李尤

魏武雜物疏曰紙筆墨

一純銀七子貴人公主貴人用各

理細漏錄

史北征得之後娶姊下焉宋元嘉

臺一具御史中丞劉楨奏詞以見事免朝所服

珊

南齊謝朓

陳叔達

淮南子曰古見窈冥浮而知為舟周易曰刻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物理論曰化狄作舟黃帝曰巧倕作舟山海經曰番禺作舟東哲發

家記曰伯益作舟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與帝陸揚雄方言曰自

關而西謂舟為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船古俗

方循水而行也其大者曰艦廣雅曰吳曰艑艎李虎通俗曰

望若鳥之鴻很也物名物曰艦艦

音曰船一艘舊曰海中船曰艘艘二百料船三百

上一重以曰船一艘外狹而長曰艇

船曰艇西京雜記曰大漁也有鳴鶴舟容舟清廣舟綠荷舟

舟黃蓉白水戰有飛雲船蒼龍船

泉池有紫萍舟進舟雕陽舟飛

柏南舟舍利池有雲母舟元樓舟都亭池有聖泉舟常安舟

梁鼈 吳鯛魚一曰鯛魚出海中張揖曰鯛魚可以為鮓山海經曰崑崙山多鯛魚山海經曰崑崙山多鯛魚

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

蝶 博昌船江淮閩浙皆呼為舟

沙棠舟 芙蓉舟

梁簡文帝 後漢李尤 魏武雜物疏曰紙筆墨 後漢李尤 魏武雜物疏曰紙筆墨

大白左傳曰吳伐越獲大白與寶劍以歸 鵝鶴 鴨頭 鸂鶒 鸂鶒 鸂鶒

燈銘 周禮曰凡邦大事司烜氏執燭於前 儀禮士喪禮燭俟于門燕則執燭於階前 王宮人執大燭於庭門外凡燭至起 禮記士喪禮燭不見跋 禮記燭明如胡麻燭後代之 龍燭纏炬 陳席 絶纓 陳席 益明 坐間 武王晨舉 少翁夜張 飛蛩走 美女戴 成梁簡文帝詠燭 火舍 水滅 去眶 梁簡文帝詠燭 劉孝儀 江總三善殿夜望山燈詩 梁元帝詠燈 南齊胡諏詠燈 後漢李尤金羊燈銘 傅玄 周禮曰凡邦大事司烜氏執燭於前 儀禮士喪禮燭俟于門燕則執燭於階前 王宮人執大燭於庭門外凡燭至起 禮記士喪禮燭不見跋 禮記燭明如胡麻燭後代之 龍燭纏炬 陳席 絶纓 陳席 益明 坐間 武王晨舉 少翁夜張 飛蛩走 美女戴 成梁簡文帝詠燭 火舍 水滅 去眶 梁簡文帝詠燭 劉孝儀 江總三善殿夜望山燈詩 梁元帝詠燈 南齊胡諏詠燈 後漢李尤金羊燈銘 傅玄 周禮曰凡邦大事司烜氏執燭於前 儀禮士喪禮燭俟于門燕則執燭於階前 王宮人執大燭於庭門外凡燭至起 禮記士喪禮燭不見跋 禮記燭明如胡麻燭後代之 龍燭纏炬 陳席 絶纓 陳席 益明 坐間 武王晨舉 少翁夜張 飛蛩走 美女戴 成梁簡文帝詠燭 火舍 水滅 去眶 梁簡文帝詠燭 劉孝儀 江總三善殿夜望山燈詩 梁元帝詠燈 南齊胡諏詠燈 後漢李尤金羊燈銘 傅玄

詩

西晉潘尼火賦

東晉郭璞火賦

宋玄微火不滅晉成公綏飛火文

梁柳惲明堂火珠賦

陳張正見火賦

北周庾信火賦

隋薛道衡火賦

唐李百藥火賦

唐李嶠火珠賦

唐李嶠火鏡賦

唐李嶠火井賦

唐李嶠神灶火賦

唐李嶠泥中水上鏡燈賦

唐李嶠燃燈賦

唐李嶠燃燈賦

唐李嶠燃

冠第一　弁第二　印第三　緩第四　手板第五
佩第六　易服第七　委貌第八　杉第九　裙第十
酒第十一　脩第十二　脯第十三　由第十四　蒸第十五
餅第十六　餌第十七

冠　劉熙釋名曰冠貫也所以貫固冠兒使不墜脫也
曰元服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元武龜蛇之象也
之生遂作冠冕所以養正容儀表尊卑也
最嚴敬者象在後反居首者武士布弁自細之後以為蔽膝之名也公武弁加貂蟬
天台王大帝北辰星也今之武弁所以法其象也
采又曰黃帝冠黃冠自大堯黃冠而祭思
旧大家語曰大昊清冕用玉飾冠冕旒繅藻
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冠冕綴玉之名也
組纓之飾冠緌之名也冠卷之下纓之上
子曰殷到紂乃有冠纓來因宋康王
尹文到平山之北以因太漢武內傳王母
王母戴太真晨嬰之冠

弁　毛詩大雅抑之弁
十張衡二京賦三月張八十公侯二梁中二十
鄭玄禮記注曰弁皮弁也
弁獵承　組纓　鵲尾　蟬文　金顏　鐵柱　金顏裏的業作
却非　交讓　交讓

印　漢官儀曰印方寸重十五
四重　五重

綬第四　手板第五
杉第九　裙第十
由第十四　蒸第十五

仁衛氏云古者天子以玉為印諸侯以金為印
事印虎通曰印信也所以封緘為信也
封泥以鹿皮為之謂之虎符以銅為之謂之
天地五嶽明堂諸侯之印以金龜為文
前小後大其上似舌頭兩面有文
長七寸高四寸刻如覆杯形
章而若迎行大射禮若雉公鄉
者以發弁以麻不周縫弁師掌
王母戴太真晨嬰之冠
婢數十皆著皂衣頭著神弁如今禮先
上元夫人佩文暉華綬
服緩長丹曰天綬金印紫綬
漢改章也丹曰金印紫綬
皆朔　視朝　綬　禪鹿　結綬　手板　裙　蒸
鳥韠　李九

事劉熙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為驗也尒言因物封
封物和同付也許慎說文同執政所持信也衛宏漢舊儀曰諸
侯王印黃金龜鼻龜紐文有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至六百石
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續漢志曰印皆玉玉押銀縷文貴
人長公主銅縷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孔融字文舉康效龜溪中龜中
流左顧後以功封其侯及鑄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印工以問倫
愉悖乃取佩授神記曰張顗為梁州大新刺後有馬如山鵲飛翔
近地令人摘之化為石顗命推破得一金印文曰忠義侯印龜工
之藏宮後破即出南樊漢舊儀曰諸侯王金印紫綬列侯黃金印
紫綬千石銅印黑綬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四百石以上銅印青綬
金龜 玉玄文今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馬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龍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鶴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龜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麟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鳳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虎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豹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熊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羆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天祿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辟邪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飛黃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天馬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朱鷺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白鷺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黃鵠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鸞鳥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鳳皇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玄鶴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青鸞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赤鸞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黃鸞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五色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四采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雲氣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仙人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龍虎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鳳文 綺綬事如故事綬者所以受物為信也
綬桃

事漢官儀曰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別尊卑貴賤
也以采組織之綬者綬也言能綬理萬物也
綬青 綬青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黃 綬黃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紫 綬紫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皂 綬皂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綠 綬綠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紅 綬紅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緋 綬緋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紺 綬紺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五色 綬五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四采 綬四采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雜色 綬雜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赤地 綬赤地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張衡 綬張衡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鳳文 綬鳳文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桃 綬桃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玄朱 綬玄朱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青紫 綬青紫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赤地 綬赤地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事釋名曰紱拂也拂人之手故以為名也
紱青 紱青綬也
紱紫 紱紫綬也
紱皂 紱皂綬也
紱綠 紱綠綬也
紱紅 紱紅綬也
紱緋 紱緋綬也
紱紺 紱紺綬也
紱五色 紱五色綬也
紱四采 紱四采綬也
紱雜色 紱雜色綬也
紱赤地 紱赤地綬也
紱張衡 紱張衡綬也
紱鳳文 紱鳳文綬也
紱桃 紱桃綬也
紱玄朱 紱玄朱綬也
紱青紫 紱青紫綬也
紱赤地 紱赤地綬也

事漢官儀曰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別尊卑貴賤
也以采組織之綬者綬也言能綬理萬物也
綬青 綬青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黃 綬黃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紫 綬紫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皂 綬皂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綠 綬綠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紅 綬紅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緋 綬緋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紺 綬紺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五色 綬五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四采 綬四采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雜色 綬雜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赤地 綬赤地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張衡 綬張衡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鳳文 綬鳳文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桃 綬桃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玄朱 綬玄朱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青紫 綬青紫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綬赤地 綬赤地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綠

士笏飾以象骨大夫鮫魚須飾 輿服雜事又曰古者貴賤
皆執笏書君之政令有事則揷之於要帶中五代以來唯入
座尚書執笏者以筆綴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士公卿士但
執手板以牙為之非記事皆不執笏 通典 書對 按晉
制記事 書對 按晉制記事 顯 王制之笏 說文曰佩從人凡
佩必有巾飾名曰佩佩也言於非一物有佩貳也古者男子
佩容臭香囊也婦人佩帨拭物之巾 詔璽衛牙瑵珠 佩者明帝採古文始制焉 漢毛詩傳曰
瑵琫容刀 瑵琫容刀 瑵琫容刀

楊雄酒賦 劉孝儀 劉孝綽 庾闡 謝惠連 東晉戴逵 劉悛酒箴 晉劉伯倫

飯譜第十二 敘事 春秋運斗樞曰粟出甲五穀而最貴飯可食周書曰

禾二髮而粢明之粟米之總入曰米出甲五穀而最貴飯可食周書曰

黃帝始蒸穀為飯禮記曰膳夫掌王之食飲食用

六穀及其六牲之用 周禮曰籍人掌收斂稍粟薪芻以共飼養 秦穆稱粟黃粟稗稷

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稻閬

澤九竅白粟飯五十攫飯七十稏飯五十攫飯四十八御飯四

十二風土記曰猶折米十取七八取漸使白蒸而飯色乃紫紺

於東流水飯食良久說而除不祥王烈之安成記曰安成郡毛亭

作同亭三十里二百户田皆良沃而水清美其間人壽多百歲

食眠春時飯甘臨和水東呂儀記曰堂倚白粟飯二人禮記

曰母摶飯母放飯母揚飯衛武淑有儀曰舂則食文二人扶漱

陳三十六肉九穀飯潘夫論云天以米飯食肉有好於西曰不若

攜梁薪蒸之可食於口也韓子曰孫叔敖為令尹糲飯菜羹安

子春秋曰晏平相齊食脫粟飯宗廟祭子傳曰吳人陳遺為郯

吏母好食鍋底焦飯遺在役信帶一囊母者衆食取焦者以貽母

劉家發益 尹氏羅月新

餅賦 以事稱名云餅并也搜揭令合并也胡餅亦以胡麻
麻著之也說文曰餅粢也餌粉也蒸之也或謂之飥或謂之
餦餭徐暢祭祀五月麥熟薦新作起溲門餅崔寔四人月令曰立
秋悬食薄皮餅及水溲餅煮胡麻餅
曰麻餅 事類 下乳 曼倩
曼倩武帝第五論曰胡巴夏越然不
之夏稻冬麥千水引蠶于農桑此
蜀黍北胡麻西麻東麥中國所有
人以巴蜀黍故為出此論者列
曼倩无策作以白環餅令人乳
言以十月之日食白環餅令人乳
常必二事于生七每日入後其
人則樂家於門東子賦白環餅
令人乳

進表 公進王侯

金第一　銀第二　珠第三　玉第四
錢第五　錦第六　繒第七　羅第八
綃第九　五穀第十　菊第十一
芙蓉第十三　蓮第十四　蒲第十五　茗第十六

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鐐銀金謂之鋈白金謂之銀
絶漢謂之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
曜靈儀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爲長久理不生石閒不銹百方之行
也周易曰乾爲金尚書曰金曰從革周易參同契曰黃土金之
母流珠入之所出華陽國志曰廣漢
郪縣有金銀之礦生山谷間出黃金重十餘
斤又有赤金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米南郡鄖鄉有四尺碎銀
漢人貢金供祭後數畫日救
書曰金作贖刑者罰金入王者至孝則出金人
金山金汁流於浦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
黃雌黃黃金漢武內傳曰西
上金高紫室金臺子曰兼有好金也雖南子曰玦
五百成生黃淵五百成生黃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
一作黃金千歲爲黃龍天若重五百斤
紫光赤氣秦以一鎰爲一金

銀

張揖曰銀白金也
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
吕東都賦曰
化鵠銀山之林出與人共之韓忠曰銀出於山男女數
廣州記曰廣州市司此不盜成
雖負閉東方朔上
高祖功臣頌曰
後魏太武帝作黃金盤鏤以白銀銘

珠第三

易坤靈圖曰至德之盛五星如連禮斗威儀曰其
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中小珠環之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
珠玉焉後漢書曰
珠崖中陰精之所生珠色也璣珠不圓也夫徐出味大如酸

羅紈 劉毗擇名曰羅文羅孩兒魏制曰公列侯以下大夫以上古得服綾錦綺紈之制公銀節鐘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張敞東宮薨啓太子納妃有絳真文羅帕版一縑其文羅疑今六品以上所服羅綃

紈第九 事劉毗擇名曰紈紈也後魏孝昌四民丁今曰八月清風戒其趣納繒帛皆故事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疋綿三斤凡蜀諸侯皆減租穀亦以其半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戶二疋以其絹爲諸侯俸祿之分民租戶二斛以爲侯奉其餘租及雜調絹二戶三疋綿二斤書曰爲公賦九品相通以輸入於官自始魏制皆參其超都中出常山國輸縑當絹者及餘郡常輸課布當綿綿者雖一疋當絹六丈課布一疋當絹二丈蓋制人間所織絹布等皆幅廣二尺長四十尺爲一端今任服用後乃漸至盤整不依尺度

王獻書 沈約宋書 梁徐勉謝勅賜絹啓 臣聞

算部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周書曰凡未麥庶東方秦居南方稻居中央黍居西方菽居北方皆中土大味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通財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上皆仰於穀而生者也是以堯湯水旱百姓無捐瘠者以蓄積多也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其理然也

五穀論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周書曰凡未麥庶東方秦居南方稻居中央黍居西方菽居北方皆中土大味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通財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上皆仰於穀而生者也是以堯湯水旱百姓無捐瘠者以蓄積多也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其理然也

官三種大豆豌豆小豆食衆者神明所惠都邑所宜三種以備凶災不可偏廢也周官大宰以九穀之數教萬民一曰稌二曰黍三曰稷四曰麥五曰菽六曰麻七曰大豆八曰小豆九曰雚菰米是也

雖曰繁穊各有所宜然稻者溫潤之物種之水澤則滋茂高燥則苗萎是以人之食稻必須水氣之鄉其理然也

不食不死糟糠盛饌曰厭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夏躐麥先薦寢廟秋之月農乃登仲夏之月乃命百辟雩祀百辟以祈穀實先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后妃親舂

不實穀果蓏曰一穀不升曰嗛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荒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徹去樂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祭而不祠五穀之類出於山東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養性之術常使穀少則物不生矣菜者衆穀之總名稻者衆穀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名二十種爲六十疏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疏菜之實助穀故詩曰禮歌

百穀者穀種穀種之大名也陸子計世曰五穀者萬民之命也
之重寶東方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宜各
有高下高而陽者多五穀許慎說文曰禾嘉穀也以木从米
也木王而主金王而死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一曰稼事也
在野曰稼禮記曰稻曰嘉蔬祭邑月令曰十月穫稻九月穫者
謂之早夏稻其物大白多汁久而不變有芒毛有赤白二種
九熟之稻郭義恭廣志曰有蜀黍白黍有胡黍有紫黍有牛尾
稻七月熟和而善米白正月種五月穫穫其莖根復生九月復
熟青芽稻六月熟出交阯一種大莖長二枝
長一寸半養生要集曰秫稻米粘者可以釀酒有用稻米秫米此則是兩物
有用稻米秫米此則是兩物也說文曰秫稻之黏者也又曰稌稻也
今人多瘦元應音義曰秫稻之粘者為秫米之黏者為糯米也
曰秫稷之黏者也又曰秫黏禾也
生恩集曰秫米味酸泡麴釀酒甚美
三十日禮也曰黍曰鄭公說文曰和黍也一移二米所以釀也
黍禾屬孔者也孔子曰黍可以為滿腹之心曰有孔者穀黍牛黍
南星子成功黍禹帶大星黍有溫毛黍黍曰黍說文曰
稷西穀之長也廣志曰有赤白黑青四種此二者以四月就本
莖曰稷木甘九十日之氣熟之實也粟
之粟言續也廣志曰有具粟有黑粟有張公班粟有草
曰陳粟陳若元粟粟有青粟有狼把中湯利小便雜粟古今注曰床穅
也後漢書曰烏九國其地宜稷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小麥為上
稗楊泉物理論曰粢者黍稷之名也爾雅曰晉卜芑赤苗也白
苗曰有具說文曰粢稷也禾部曰稷五穀長也東方木王故為五穀長
白白粢味甘微寒無毒主除胸氣有聚陽竹根者良食之臭溫熱者食之

梁出青黑者思種說都賦曰有薏苡菰粱
麋雅曰大豆戴也小豆荅也胡豆薜雙也豌豆閩北方多莪中央多禾五土之宜各
謂之戴其葉胡之蔓延也莪也戴也說文曰菽豆也說文曰未熟
論曰救者救豆之總名也黃者曰蘇
鹿大可食利豆赤可食紅白黃黑青斑有數種
建寧胡豆有青有黃有斑有黑有紫白麻
先薦祖妣用之白分水源生平要集曰麻子味
其花壽主補中益氣除冷人肥健麻子一名麻蕡一名麻勃
廣雅曰豆苗弘胡麻也抱朴子曰胡麻一名方莖一名巨勝但不老
利風濕其花青黃裝廣雅曰大麥來麰也稆小麥也說文曰
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故麥感之而生
曰秫麥似大麥出涼州六月熟出西方赤小麥而
肥胡郭璞注爾雅曰今江東呼大麥為稆麥
稼 大麥有毒縮麥
合穗 連莖五尺五六寸為一束
秀 麥穗也
箱 穀野
也北里 西山
九熟 再種 半夏一旬 紫蘇
昭九阿 齊萬 青蘘 赤
白芝麻 白芝麻 黑黃白

霜 駢雅霜露雪也 禮記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 本草曰霜雪皆生於地氣結而成 與雪同名而異物 霜與雪皆五星精氣所生 春秋考異郵曰霜之爲言喪也 物成則隕 故謂之霜 又曰霜之爲言亡也 物成則亡 故謂之霜 又曰霜之爲言喪也 陰氣殺陽 萬物傷 故謂之霜 又曰霜之爲言亡也 陰氣行 萬物亡 故謂之霜 又曰霜之爲言喪也 陰氣勝 萬物喪 故謂之霜 又曰霜之爲言喪也 陰氣殺陽 萬物傷 故謂之霜 又曰霜之爲言喪

通曰南陽酈縣有甘谷水甘谷六甘山上大有菊落水徙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百三二十其中年七八十者名之大夭故也本草經曰菊有筋有白有黃菊花一名傳公一名延年一名日精一名更生又云陰成一名女莖花其菊有兩種者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為真菊一種青莖氣味苦不堪食名蕙非真菊也

宋

白華　黃華　星離雲布　狀如散珠　金房　○

青柯　紫莖　翠蕤　曲葉　狀如蟠龍　星懸　雹發　狀如垂露

玉英　耀金華　狀如金盤　狀如飛鳳　集鶴　同幹　駢花　說文曰萹

魏

秋蘭會菊花賦　曹植

晉

閑中好　陶潛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唐

詠菊　虞世南

芳叢開最晚　偏能傲霜枝　不與春花競　自有歲寒期　可憐金粟蕊　翻訝紫羅衣　若令同列在　須發陶潛詩

唐

詠菊　太宗文皇帝

節屆重陽候　煙霜慘已凝　能開金翠萼　解結紫羅英　攀條墮秋實　折露泛流英　徒勞東籬下　空對滿園生

唐

詠菊　李嶠

金精應素節　玉蕊發寒英　細葉疑裁翠　輕花似剪瓊　芳心與秋月　皎潔兩相明

唐

詠菊　崔元翰

東籬陶令宅　九日菊花新　不改青青色　能令歲歲人　攀條憐晚節　泛酒愛芳辰　幸接龍山會　還將插滿巾

唐

詠菊　王勃

三秋九月九　離菊上堂開　金精受露氣　玉蕊發寒英　細葉疑裁翠　輕花似剪瓊　芳心與秋月　皎潔兩相明

唐

詠菊　孟浩然

陶家秋徑裏　幽菊發寒叢　細蕊浮金粟　輕香泛玉容　攀條憐晚節　泛酒愛芳辰　幸接龍山會　還將插滿巾

唐

詠菊　李白

秋菊有佳色　裛露掇其英　汎此忘憂物　遠我遺世情　一杯復一杯　陶然共忘機

唐

詠菊　王維

秋花滿園菊　蕊黃復離離　細葉金粟狀　繁英紫羅衣　自從陶令宅　偏重淵明詩　採掇霜露時　持用贈所思

唐

詠菊　李元平

東籬陶令宅　九日菊花新　不改青青色　能令歲歲人　攀條憐晚節　泛酒愛芳辰　幸接龍山會　還將插滿巾

唐

詠菊　韋應物

秋花滿園菊　蕊黃復離離　細葉金粟狀　繁英紫羅衣　自從陶令宅　偏重淵明詩　採掇霜露時　持用贈所思

唐

詠菊　元稹

秋叢繞舍似陶家　遍繞籬邊日漸斜　不是花中偏愛菊　此花開盡更無花

唐

詠菊　白居易

重陽節日天氣佳　九月九日秋景和　金英翠萼帶露採　攀條折枝香滿衣　此時閑坐誰相伴　酒盡一壺君自斟

唐

詠菊　元稹

秋叢繞舍似陶家　遍繞籬邊日漸斜　不是花中偏愛菊　此花開盡更無花

唐

詠菊　白居易

重陽節日天氣佳　九月九日秋景和　金英翠萼帶露採　攀條折枝香滿衣　此時閑坐誰相伴　酒盡一壺君自斟

唐

詠菊　李商隱

曾逐東籬採露華　幾回冒雨剪黃花　如今不是陶家酒　還對秋風憶故園

禹礼記曰季春之月薛始生淮南子曰薛植根於水杜注
根於土淮南萬畢術曰老血變爲薛驪血之精王莽隕
一名水華味辛寒治暴熱身癢下水氣長髮鬚髮服輕
身生雷澤 詠 浮水無根 陵江得贛 水澤 寄清池
本草曰水薛葉下水氣陸佃埤雅曰薛葉大如
拳片如曰葵而赤食之甜似小蓼 生水澤 寄清池
薛逢送王煉江得薛實詩曰楚王煉丹竈 共祭祀 羞王公
在傳曰君羞稱之羞可羞也 賦 四時夏侯湛薛花
賦 步長川之清流 翔周颺風土記曰吾水衣也沈懷遠南越志曰海藻一名海苔或曰海雞生研
石上廣志曰空空無人行則生苔辭或青或紫一名圓辭一名
緑錢 詠 石髮 水衣 許慎說文階生閣
髮石衣也許慎說文曰吾水衣也 賦 梁江淹青苔賦 今墜山楊
初畏塵劉楨魯都賦曰蒲陶蔓延於階陛青苔依於
芳甃 詠 青苔 綠苔 梁簡文帝青苔賦 綠苔生閣
苔焉青青之所以青青而異乎衆草 生廟壁 傳視崩砌
生廟壁下有異人書其鳥迹 册誼而求藥 青衣 其衣則綠
册誼而求藥者在其衣則綠也 青衣 白袍 謝惠連雪賦曰
白袍縞於軍門 淵 淵水 淵泉 淵潭 淵底 淵中
淵上 淵岸 淵邊 淵側 淵畔 淵際 淵口 淵源
淵流 淵波 淵沉 淵深 淵清 淵魚 淵客 淵明
淵雲 淵藪 淵海 淵博 淵識 淵才 淵思 淵懿
淵默 淵靜 淵玄 淵奥 淵微 淵旨 淵理 淵通
淵明

果木部 李第一 桃第二 栗第三 石榴第四 柰第五 林檎第六 梨第七 柿第八 橘第九 梅第十 杏第十一 枇杷第十二 松第十三 柏第十四 槐第十五 桐第十六 柳第十七 竹第十八

李第一

許慎說文曰李果也從木子聲

休無實李 晉灼曰一名蒲李 座棲遑李 一名蒲李 臨水自物李 一名蒲李 庭梅李 一名蒲李 駁赤李 一名蒲李 核東李 一名蒲李

李巨實之 郭璞曰巨實之生地也實有角 西京雜記曰漢武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樹有朱李綠李紫李青房李車下李懸鉤李燕李蜜李細李青房李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謂武帝滇海棗大如八鎮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陸機都中記曰華林園有春李冬華春熟臘月猶餘諺曰桃李實多者來成蹊為之穰李根治瘡服其花令人好顏色九

李實甘食之皆好除固熟調中食之不可令雀肉食又不可臨水上噉之李皮水煎含之治齒痛

桃第二

詩爾雅曰桃李醜核桃曰臙之 郭璞曰今山東平地多種之 西京雜記曰漢初修上林苑群臣各獻名果有紫文桃 文桃一名櫻桃 金城桃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半郭氏玄中記曰木子之者有積石之桃焉大如十斛籠本草云桃樹不落殺百鬼王桃服之長生不死與術曰又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厭伏邪氣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門以厭邪此仙木也

晉起居注曰嘉柰一株十五實或七實生於酒泉西京雜記曰漢初修上林苑群臣各獻名果樹中有白柰綠柰漢武帝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圓丘紫柰廣志曰柰有青白赤三種張揖有白柰酒泉赤柰西方倒多柰家以為脯數十斛以為蓄積如收藏李草曰柰味苦令人臚脹病人不可多食

柰第三

浮朱 郭璞曰浮朱赤色出閩居縣之西 綠花 紫核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圓丘 瓊玉井 洛城事

清渠 中生夫人傳曰夫人姓閻名姬字玉容 摘圓丘 瓊玉井 洛城事

梨第四

詩爾雅曰梨山樊 郭璞曰今梨多山生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紫梨 廣志曰紫梨出河東 青皮 梁簡文帝謝賚青皮梨啟曰味重一人者

柿第八

詩爾雅曰朱柿 郭璞曰今柿赤黃色 梁簡文帝謝賚朱柿啟曰味重一人者

橘第九

詩爾雅曰橘柚出江南 郭璞曰今橘實小味酸皮薄可食 梁簡文帝謝賚橘啟曰味重一人者

梅第十

詩爾雅曰梅柟 郭璞曰今梅子酸可食 梁簡文帝謝賚梅啟曰味重一人者

杏第十一

詩爾雅曰杏梅 郭璞曰今杏子黃赤可食 綠花 紫核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圓丘 瓊玉井 洛城事

枇杷第十二

詩爾雅曰枇杷 郭璞曰今枇杷葉似栗葉而大冬生子丹黃如彈大味酸甜 梁簡文帝謝賚枇杷啟曰味重一人者

松第十三

詩爾雅曰松柏葉 郭璞曰今松葉細而長青色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茯苓赤松子好食之 浮朱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圓丘

柏第十四

詩爾雅曰松柏葉 郭璞曰今柏葉細而長青色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茯苓赤松子好食之 浮朱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圓丘

槐第十五

詩爾雅曰槐大葉而黑 郭璞曰今槐葉大而青黑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圓丘 瓊玉井 洛城事

竹第十八

詩爾雅曰竹 郭璞曰今竹皮青緑有節 梁簡文帝謝賚竹啟曰味重一人者

賦 晉傅玄棗賦 秦趙整理棗詩 梁簡文帝賦棗詩 後魏温子昇棗賦 詩

詩義疏曰棗五方皆有 毛詩 晉郭璞棗賛 秦譙周古史考曰堯作

特饒唯漁陽記棗多美味他

方不及也傳稱南國上棗大如雞

子亦甜味不美惟加汗周官曰饋食之籩其實棗栗 魏陽有棗發生大

棗園雖陽梨弈翻臨畑梨鉅鹿棗徐

曰真定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陵可以解煩釋餉一名

玄圃 重青曰 王 廣都 縣名屬蜀郡 梁沈約應詔詠梁 詩

開 御宿 謝朓 縣名屬京兆 梁劉孝綽子於棗應令詠梨花詩

大谷 鉅野 縣名屬山陽 甘香 漢帝園一名 梁簡文帝賦

甘橘之屬 周處風土記曰甘橘之屬滋味甜美特異者也有

黃者有赬者謂之蜜甘崔豹古今注曰甘實刑如石榴者亦謂

之蜜甘廣志曰有黃甘一核有成都平帶甘大如升色蒼黃皮

為南安縣出黃甘荊州記曰宜都郡舊江北甘園名宜都壯裏

事對　李樹　古林　詩　梁倫　橘第九　鍼尚書　貢曰淮海惟揚州厥包橘柚錫貢

其楨幹　其爐　其色　其味　其實　其葉　其核　其華　其陰　其霜　其露　其根　其鳥　其蟲　其獸　其鱗　其羽　其皮　其毛　其齒　其角　其骨　其膠　其筋　其血　其氣　其聲　其臭　其味　其色　其實　其葉　其核　其華　其陰　其霜　其露　其根　其鳥　其蟲　其獸　其鱗　其羽　其皮　其毛　其齒　其角　其骨　其膠　其筋　其血　其氣　其聲　其臭

等衆數兵錄曰建安郡中有橘冬月葉上霜

裏之至明年春更色赤復綠一人秋三百石主歲

曰靈橘夏熟盡黃變青黑味尤絶美上林賦

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赤實既馨香又有

善味文誌有置官長一人秋三百石主歲

貢御橘矣一事對　白華　朱實　綠葉　金衣　陸機　詩疏曰其樹小葉似冬生白華赤實不

綠葉　金衣　陸機　詩疏曰其樹小葉似冬生白華赤實不

對　柳雨　吳志曰孫皇后父名堅字武烈吳郡人也堅三

世事吳堅初為兵募徒依鄉里後轉佐軍校尉

陸陽殿　堅見一婦人容貌甚美堅即納之生

堅　見迎降　陸機　詩　見迎降也　上建春山

橘樹　梁王筠　詩義疏曰梅杏類也樹

雜記曰漢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有侯梅紫蒂梅麗支梅異物志曰楊梅

同心梅紫蒂梅麗支梅異物志曰楊梅

曰盧山頂上有湖廣數頃有楊梅山桃山梅於上飾飯不得將去

廣志曰蜀名梅為荊子梅藤皆可以為帥黃梅

以軌藤作之　陸　紫蒂　白花　明日　香口　氏　落俟繁朱　山海經　上有

簡文帝梅花賦　雪裏看梅花詩　梁元帝　梁簡文帝

三妓　梁何遜詠早梅詩　梁王和孔中丘雪裏梅花詩　梁庾肩吾同詠雪裏梅花詩　梁劉孝儀詠梅

書青州記曰臨朐縣東北有大松樹二株相去三百步俗名雙松名曰大夫松漢武帝東巡登泰山至此樹下因以五大夫封之後人行者皆下馬以松子遺亮亮不能限松者樹也時受服者皆至三百歲或百歲或千歲其精微為青牛為伏龍採食其實得長生抱朴子曰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飛節若文王策記曰千歲松脂變為青起上杖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物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王逸子曰木有鉄名柅桐皆受氣尊我獨共柏有鉄名柅者也廣志曰千歲老松子色黃白味似栗可食李草曰松脂出雕西如膠者善松脂一名松肪味苦溫久服輕身延年

樛木樛葛焉 樛葛延木而上下曲從之興后妃能以恩意下逮眾妾其發中有黃龍狀如龍形 優蓋 飛節 龍升 龍尾 龍鬚 龍角 龍鱗 龍爪 龍睛 龍舌 龍齒 龍骨 龍肝 龍膽 龍血 龍涎 龍腦 龍筋 龍肉 龍乳 龍糞 龍蛻 龍卵 龍子 龍孫 龍種 龍王 龍女 龍宮 龍官 龍吏 龍兵 龍將 龍相 龍使 龍車 龍馬 龍舟 龍旗 龍幡 龍燈 龍香 龍珠 龍寶 龍衣 龍冠 龍帶 龍劍 龍刀 龍槍 龍弓 龍箭 龍甲 龍盾 龍鞭 龍鐘 龍鼓 龍笛 龍琴 龍瑟 龍笙 龍簫 龍管 龍笳 龍角 龍號 龍吟 龍嘯 龍鳴 龍吼 龍歌 龍舞 龍戲 龍遊 龍飛 龍騰 龍躍 龍潛 龍蟄 龍眠 龍臥 龍坐 龍立 龍行 龍步 龍走 龍奔 龍馳 龍驟 龍跳 龍踏 龍蹴 龍踢 龍踐 龍踩 龍踏 龍踢 龍蹴 龍踐 龍踩 龍踏 龍踢 龍蹴 龍踐 龍踩 龍踏 龍踢 龍蹴

後漢王粲柳賦

張正見賦竹應詔

梁元帝詠雪裏竹

唐太宗文

賦

梁簡文帝脩竹賦有序

晉孫興公賦天台山以擲地有金石聲

陳後主賦得脩竹詩

梁劉孝先詠竹

唐太宗文皇帝賦得竹詩

唐虞世南賦得臨池竹

唐李嶠賦得竹

唐張正見賦得山中翠竹詩

陳賀循賦得夾他竹詩

唐虞世南賦得臨池竹

唐李嶠賦得竹

唐太宗文皇帝賦得竹詩

梁劉孝先詠竹

晉孫興公賦天台山以擲地有金石聲

垂大驒放天下僕書五行志曰靈帝於宮中西園聚斂錢物自號曰阿母駕駟馬父驢子母駕一黃犢車又曰騾父馬母謂之駃騠駃騠不生子此縣心踦欲得成分陰虛耗故也

駃騠 名駒 河圖 赤汗若血流 常有似鳴者 肉黃也廣志曰騾出巴中 陽溫欲得千斤犢 牛一曰對牛有力犁牛耕水牛毛高腹大牛出巴中似騾有牧牛項上堆肉大如斗似駝日行三百里出徐州有犦牛三尺牛猶陳小今謂之獲牛又呼來下牛出廣州高涼郡多力出蜀中慶牛重千斤耕時此牛出上庸及牛如牛而大肉數千斤 牛獲牛出關隴有長毛花蹄牛出西域 犦 君犦乃 牛獲牛出關隴有長毛花蹄牛出西域 犦 君犦乃 犦 君犦乃 犦 君犦乃

平元年山陽得白兎目赤如朱山海經曰天池山有獸如兎而
首以其背飛名飛兎以背上毛飛去王充論衡曰兎視雌則
及其生子從口中瑞應圖曰赤兎者瑞獸王者盛德則至
目赤背飛 火侯古今注曰兎舉口向風而孕
得髓進肩 遷化貴見平若之人
薛和所 愛爾雅曰趯趯
鎬游墳 毛詩曰
首炎毛 說文曰
前大後死則首丘從大从聲
跡狃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
獸則九尾狐見者九配得其所
春秋潛潭巳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不騶恣山海經曰武都之山
黑水出焉其上有玄狐蓬尾郭氏玄中記曰千歲之狐為淫婦百
歲之狐為美女道士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百歲之狐為
美女道士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
狐故其性多自稱阿紫也抱朴子玉策記曰狐及狼狐皆壽千
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詩義問曰狐之魅人形詩義疏曰
貍貆形狀與豹類異北人皆名貍為貆 貆貉者名獾亦名貉
北海者名獾亦名貉 貍子雞 郭璞云今江東呼小狸為貍子
又曰貍子貍 貍人也郭璞云今江東呼貍為貍子

從第十三

說文曰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
前大後死則首丘從大从聲 東晉王廙九狐賦
跡狃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
獸則九尾狐見者九配得其所
春秋潛潭巳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不騶恣山海經曰武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兎首麋耳以其尾飛名曰耳鼠可衛火災郭氏玄中記曰千歲之狐為淫婦百歲之狐為美女道士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百歲之狐為金鼠時見百怪書曰鼠在內為安在外為害明南康記曰南康平山有鼠形如鼠大而无尾黑色長鼻鼠莊子曰鼷鼠飲河不過滿腹 事對 食火飲泉

子175-435

爲衛（注應劭）衛猶捍蔽也（臣瓚）毛詩草蟲經曰猛獸攻擊而悲抱朴子云南方有鳥名曰蜮一名射工一名水弩其口中有三甲堅如鐵甲有翼翼下有小爪長數寸甲在背上其甲可以蔽障其翼可以飛揚其口可以吹射其爪可以攻擊其甲可以禦刃其翼可以高飛

鳳第一　鶴第二　雁第四
烏第五　鵲第六　鸚鵡第八
雞第七　鳧第九　鷄第十
鳥部　龍第十一　鷹第十二
　　蟬第十三　黿第十四

鳳皇　敘事　孔演圖曰鳳火精也毛蟲之長出則王雄曰鳳雌曰皇并而言之則通別而言之則異像鳳凡有六象九苞六像者一曰鴻前麟後二曰蛇頸魚尾三曰龍文龜背四曰燕頷鸛嘴五曰鴛思鴛思鴛思者鴛鴦也鴛鴦鴛鴦思愛也言鳳愛鴛鴦也鴛鴦鴛鴦思愛也言鳳愛鴛鴦也鴛鴦鴛鴦思愛也言鳳愛

子175-438

齊衛織葵冠（鄭玄禮記注曰織葵莖以爲冠）

徐陵與周弘讓書曰三月鶯花二月鳥飛方當其候

南飛月夜東繞雨晴

梁徐勉鵲賦（并序）

清晨承露來集簷楹

唐太宗文皇帝詠鳥（代師）

入衙家用一家驚鳥

梁何遜窮鳥賦

一作孤

百事憂

晉成公綏烏賦（并序）

丹鳳素鮮（薛綜二京注曰丹鳳朱鳥也）

化烏（徐陵與周弘讓書曰東過太山采藥陽谷鳥飛烏化）

徐陵與周弘讓書曰昨夜三更聞南飛鵲

梁徐勉鵲賦（并序）

深園植有巢鵲（詩曰維鵲有巢）

梁何遜窮鳥賦

上烏（詩曰烏鳥之愛）

隋明慶餘死烏（詩曰烏之愛矣）

詠巢烏（詩曰烏在桑）

鵲第六（爾雅曰鵲乾鵲）

唐太宗文皇帝詠鳥（代師）

之所在象又從佳（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而應見於未風之象（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風也周書曰小寒之日鴈北鄉又五日鵲始巢氣不通故二旬春不東

宣孫卿子曰王者之政好生惡殺則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張

華博物志曰鵲巢開口背太歲此非才智任自然之理也雜五

行書曰埋鵲一枝青山辟盜賊每和本草曰五月五日鵲腦

入衙家用一家驚鳥

梁何遜窮鳥賦

夜東繞雨晴

梁徐勉鵲賦（并序）

清晨承露來集簷楹

梁何遜窮鳥賦

深園植有巢鵲（詩曰維鵲有巢）

梁徐勉鵲賦（并序）

梁何遜窮鳥賦

隋明慶餘死烏（詩曰烏之愛矣）

晉成公綏烏賦（并序）

廣雅曰鵲

一音州鳩（爾雅曰鶻鳩）

一音州鳩（爾雅曰鶻鳩）

一名鵴（爾雅曰鵴鵝）

一名鵴（爾雅曰鵴鵝）

一名鵴（爾雅曰鵴鵝

出高柳經景山 山海經曰鴟久之山其鳥多鴟 陳後主夜亭度鴈賦 梁劉孝綽賦得始聞鴈 陳周弘正賦得長安聽鴈 梁簡文詠鴈詩 梁元帝賦得鴈 梁昭明太子詠鴈詩 唐太宗望鴈賦 梁昭明太子詠鴈詩

稽四万五千里准南子曰夫蛟龍伏潛於川而知於陵其雄
鳴上風其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龍之飛季而
能高舉風雨奉之也抱朴子曰有自然之龍有蜕蠋化成之龍
又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瑞應圖曰神龍一名飛龍
之長也王者不德而魚德達水淵則應氣而游池沼
躍潛階水 周易乾卦初九曰潛龍勿用 乾鑿度曰乾出於
坤坤變入於震震為龍 衛燭擇鱗名之不周小物 說文曰龍鱗蟲
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
淵 五彩九色 山海經曰泰逢神處東海流波山入海七千
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
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 翠鱗赤帶 楚辭曰乘回風兮
載雲旗 紀宮賜民 投杖挂梭 漢書曰文翁為蜀守
之殷似鮎四足鰕鬚似小兒南越志曰鱷長二丈餘頭似馬
骨長數丈和骨可炙似黃雖和長鮑魚主大重千斤魏武四時食
制 三友兩婿 圖畫見前 魏珍龍賦 以碧為好之
始 數乘龍之術 見前 莊子曰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也列子曰終北之北有
一名鰅鰅也白金東萊遼東人謂之鮸魚不美者故記
曰買魚得鱸不如賣菰徐州謂之鱸魚 魚狹小常張口吹沙地一名重唇篇蜀鱸
頰有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者魚雞背篇蜀雞背有斑文腹下純青今以
飾弓鞬步大也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
常千里外知海潮也山海經曰鱯狀如鮒魚大口而細鱗有斑彩鱯
與鮒魚狀如鯉魚身鳥翼蒼文白首赤喙常洗跗海游放

東海以夜飛音如鸞鳥見大擾何雞魚一首而十身共穴或
食之已癰腫 謂魚身大首音如鼠見食之已狂鱄布絹反 珠蚌而有目六足有珠魚狀如鮒鼠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旱薄
魚其狀如鱣而一目其音如歐 歐人聲 見則天下大饑魚赤目赤
鰭 魚子生後朝出索食暮皆入母腹中水經曰海鰌魚長
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溢爲潮出穴則水朝退出入有節故
潮水有期異物志曰鮫魚皮可以飾刀其子從則入母腹中吳
地志曰石首魚至秋化爲鼠狂鳥頭中有石也南越記曰
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史常自浮水上口以氣爲雨所使往
咏之乃卷取烏故謂之烏賊今俗名烏賊魚腹中有墨囊大如斗口生於口中霧起烏輒
取食之 郭璞曰今海中大魚方員三丈眼
五尺比目魚不比不行 今生海邊平沙上陸法
化爲魚臨海異物志曰比目魚似左右分魚爾越謂之板魚
大魚似人長三尺不可噉張華博物志曰牛魚目似牛形如犢
子剥皮聚之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又南方草物狀曰水賭
魚似鯖形大異物志曰鹿魚頭上有兩角如鹿 有翼無
鱗 郭璞曰今東海中有飛魚長三寸青黑色不數以木殺令乾食之一名文鰩魚
魚長三寸青身有文如鳥翼其鬐如鯽魚常夜飛集人舟中
無鱗赤文如字 土異物志曰海中有土里程魚長
步余傳有土里程魚 如鮫似龍大腰肚有細皮一目中有
在腋下毛詩義疏曰鰜魚狀如鯉魚在腋下有甲大者千斤
如鯉千里連王子年拾遺記曰蓬萊有比翼魚狀如鯉魚
魚十尺如鯉常飛往來海邊名曰海鯉 北冥魚 南海經曰北極
北海有魚其名曰鯤鯤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曰鵬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有翼無
足 隋巢子曰蛇龍無翼而飛

龜第二十五

天下平水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偏寵尊耆老則出
洪範五行曰龜之言久也千歲而靈此象獸而知吉凶者也周
官曰龍人掌六龜之屬各以方色與
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
其體對之 郭璞曰龜有四足頭尾甲鱗各以其時
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上春謂孟春也 凡取龜用秋時
曰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逸禮曰天子龜尺二寸諸
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 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
於巻甘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奉事必考之禮統曰神龜之
象上玄負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玄文交錯以成列宿
五光昭若玄錦文運轉應四時長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運
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龜尒雅曰龜三足賁龜俯者靈仰者謝
白腹斑文 郭璞曰今海中大龜三只黃白腹上有斑文 西曆曰孟冬農閒
占和海水上下 陳張衡見時得龜 梁
張率詠龜 應詔奉 詩曰 陳張正見詠得龜
羅水花生詩 清水流出 紗帽籠心 綾裙觀足 毛詩
卓賦得蓮下好曲詩 春

蟬第十二 爾雅蜩蜋蚻蜺蟬馬蜩蜺寒蜩注云似蟬而小青色江東呼爲蜋蜩楊雄方言曰蚻蚷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楚謂之蜺蛁或謂之蜺蜩或謂之蜋蜩或謂之蜺蛄或謂之蜺蜩秦謂之蚷馬其小者謂之蚻其雌謂之蛁或謂之蜺蛄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蟬或謂之蜋蜩或謂之蜺蜩或謂之蜺蛄或謂之蜺蜩或謂之蜺蛄或謂之蜺蜩或謂之蜺蛄

晉澤文庫

補註蒙求八卷

（唐）李瀚撰　（宋）徐子光補註

宋刻本

蒙求集註二卷、江蘇蔣曾荃家藏本

晉李瀚撰。瀚始末未詳。考李匡乂資暇集、稱宗人瀚作蒙求、則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維翰傳稱、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晉高祖以爲浮薄、當卽其人也。其註不著撰人名氏。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補註蒙求八卷、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爲之註、本句之外、兼及他人事。所言與此書相合。惟入卷之數與此本二卷不同。然此本卷帙頗重、蓋後人以入卷合併也。其書以蒙求原文冠於卷首、後以每二句爲一節、各爲之註。註雖稍嫌冗漫、而頗爲精核。如呂望非熊句、以六韜原文無非熊字、則引崔駰達旨註始用非熊以明之。周嵩狠抗句、以晉書嵩傳作抗直、則引世說新語本作狠抗以明之。賈誼忌鵩句、以鵩賦無忌字、則引孔臧賦賈生有識之士忌前鴞焉以明之。燕昭築臺句、以史記乃築宮非築臺、則引孔融與曹操書飽昭樂府皆稱築臺以明之。胡昭投簪句、以本傳無投簪字、則引摯虞所作昭贊以明之。如斯之類、皆爲不苟。凡其事未詳、而舊註所說莫知何據者、如趙孟庇面子建入斗蘇章負笈申屠斷鞅龍逢版出何謙焚詞之類、皆疑以傳疑、亦不失詳愼。其中偶爾失檢者、朱翌猗覺寮雜記嘗摘其毛寶韓壽二事。今考紀瞻出妓句、事見世說新語、舊註所引不誤、而云今本不載。江革忠孝句、事見南史、乃以爲後漢之江革、改忠孝爲巨孝。顏叔秉煩句、云事出毛公詩傳、今詩傳實無此文。皆不免小舛。又如劉悛傾醞句、乃誤讀世說以傾家之傾爲傾酒之傾、亦失於糾正。然大致淹通實初學之津筏也。

王戎簡要裴楷清通

晉書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幼而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既籍素與戎父渾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步籍二十歲籍與之交籍每過渾去輒過候戎戎亦久然後出謂軍曰濬沖清賞非俗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歷官至司徒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明悟有識量少與從兄瓚俱有名論會稽賀循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相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解之玄人又稱見戎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嘗作採華以卜世數多少皆不吉而得一未沉羣臣失色楷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皇帝大悅累遷中書令侍中

孔明卧龍豈望非熊

蜀志諸葛亮琅邪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也父珪早喪母亦早亡亮與弟均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崔州平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之謂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計事善之於是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勿復言及稱尊號以亮為丞相漢晉春秋曰亮家南陽鄧縣襄陽城西號曰隆中　六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非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渭陽亲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俱歸立為師舊本作非熊非羆疑流俗承誤後世莫知是正耳按後漢崔駰達旨辭曰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羆霸王之輔所謂非熊蓋本諸此

楊震關西丁寬易東

後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喟之晚暮而志益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鼓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為太尉前漢丁寬字子襄梁人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精敏過項生遂事何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謝安高潔王道之心

晉書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年四歲神彩見而嘆異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除並以疾辭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植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放情丘壑與其名流浮海遊賞或以妓女從時弟萬萬西中郎將超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名出其右有公輔望年四十餘始有仕進志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有慚色後拜吏部尚書時孝武立政不自己桓溫威振內外安盡忠匡翼終能輯穆進中書監錄尚書事尋卒衆次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既破堅以勳統功進太保羣賵太傅謚文靖　晉書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少有風鑒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孰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帝常謂曰卿吾之蕭何也累遷中書監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位司空

前漢匡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射策甲科元帝時為丞相西京雜記曰衡勤學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而讀之邑大姓文不識名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客作而不求償愿得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晝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睡引繩動輒復警悟上書入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辟命不就

鄧都督鷹揚將軍成乳虎

前漢鄧都河東大陽人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遷中尉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乳虎太守為奴素聞都節壯為門下奴至為滿人爰叔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卒斬之　前漢寧成南陽穰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東遷為中尉其治效鄧都其廉桀如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其短抵罪後上欲以為郡守公孫弘曰昔為小吏時熙成忿滇如狼牧羊兒乳虎無論值成之怒其弛禁網都尉歲餘關東吏隸

暴如此
高狼抗梁冀賊虐
晉書嵇喜字伯仁譙國銍人中興
喜冬至置酒集其母舉觴賜三子
時顗等並列貴位
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具前
吾復何憂高起曰恐不如
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高性抗直
亦不容於世唯阿如尋碌當在阿母具下耳阿奴
高弟謨小字也後讀高並為王衍所害謨歷侍中
中護軍世說抗直作狠抗音書剛反傳庭仲剛愎
殭忍狼抗無D庾仲王敦字也　後漢梁冀字伯
卓裹親惡侯竦之孫為人
已吟音言拜大將軍修暴滋甚沖帝崩冀立質帝
帝少聰惠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
軍也冀聞深惡之遂鴆殺復立桓帝而枉害太尉
李固杜喬海內嗟懼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
輸上第於冀乘輿及其次焉一門前後七封侯三
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
咸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夫子恭己不得有
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後發怒誅冀中外宗親無長
少皆棄市他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
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收
冀財貨入于帑藏以充王府用度天下稅租之
半

郗超辯參王珣短薄
晉書郗超字景興太尉鑒之孫少卓举不羈有曠
世之度善談論義理精微大司馬桓溫辟為參軍
溫英氣高邁寧有所推與超言嘗不謂爾等能令公喜能令公
意祗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
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王薄能
怒超髯珣短故也　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弱
冠與謝玄為溫掾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據
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孝武時為
侍射領吏部帝雅好典籍以才學文章見昵夢人
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
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玄字幼度少頴悟
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
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
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時苻堅入
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
應舉累進冠軍將軍為前鋒都督與從弟輔國將
軍琰決戰肥水南堅衆奔潰棄甲宵遁聞風聲鶴
唳皆以為王師已至進號前將軍
伏波標柱博望尋河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賓
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歷虎
賁中郎將數被進見為人明鬚髮眉目如畫帝於
進對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有謀

未嘗不用後交阯女子徵側等反攻沒交阯皆應之拜
援爲伏波將軍擊破之封新息侯援乃擊牛酾酒
勞饗軍士將樓船戰士進擊餘黨悉平後復
請擊武陵五溪蠻夷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援曰
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
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之進營壺頭會
暑甚中病卒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
極界 前漢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武帝方欲
事滅胡通募能使者騫應募使月氏經匈奴留十
餘歲持漢節不失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後亡歸拜
太中大夫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
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元
朔中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
不乏封博望侯賛曰書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
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
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鶩注云
得支機石歸未詳所出

李陵初詩田橫感歌

前漢李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少爲侍中建章
監善騎射愛人謙遜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
廣之風拜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人征匈奴
奴戰敗遂降焉初陵與蘇武俱爲侍中武使匈奴
明年陵降後帝立廟於河梁濟手慕何之徘徊踐路側
詩贈別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踐路側

恨恨不得辭晨風鳴北林爛熳耀東南悲泣雲日千
里安知我心悲武別陵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
何詎央悠悠隔絕域相去日已長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常

○前漢田橫狄人故
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爲齊王漢將灌嬰敗橫
軍遂平齊地橫懼誅與其徒居海島中高帝召之
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謝使者曰橫始與漢
王俱南面稱孤今王爲天子而橫爲亡虜其罪已
甚遂自剄今客奉其頭奏之高帝爲之流涕以王
禮葬之拜其二客爲都尉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
自剄其能亡面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剄李周
翰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悲歌以
寄情後漢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書傳博召
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
文學之士以毅爲最盛而廟頌末立乃
共典校書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末立乃
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
魏文帝與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
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
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晉書陸機字

士衡吳郡人大司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遂以敵此蒼舒本畢萇末下臨政時人稱為名對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華荅為之諸公累遷中書郎後成都王潁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機以羈旅入宮頓居羣士之右皆有慙心譖之於潁潁怒使人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有驗太名黃耳既難寓京師又無平吕安張公子安張公子安張公子

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龍志如此
有文思志在於世著詩賦頌誄銘書記及奏議
仕吳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豪戚及氏人有
年友朝臣惡處疆直皆曰處名將子忠烈果毅乃
使謙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
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
君父母安得而子卒已而戰敗秀召勸退處按劒曰
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
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諸君若信勢必不振我爲大
臣以身衛國本亦可手遂力戰而沒遐贈平西將軍
後漢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察孝廉試章奏安
帝以廣爲天下第一累遷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
克壯性溫柔謹慎素常違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
章雖無謇諤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
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趙戒
杜喬議立清河王蒜而蠡吾侯志取梁冀妹冀欲
立之廣戒憚黨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堅守
本議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以此議毀於時自在
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沖質桓靈六帝凡一履
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
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蒸等每朝
會輒稱疾避廣特人榮之　後漢袁安字邵公汝
南汝陽人嚴重有威儀敬於州里肅宗末爲司空
遷司徒和帝時竇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
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
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及薨朝廷痛惜焉初安
父及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告之生
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
之於是葬其地殷累世爲隆盛
黃霸政殊衆習治最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武帝末以待詔入
錢穀官補侍郎謁者積勞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
丞史焉胡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
計簿書正以廉稱宣帝時擢揚州刺史以賢良高
第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
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
貶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厭奢尊爵
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
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爲丞
相御史長於治民及爲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
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　魏志梁習字子慶
本議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以此議毀於時自在
陳郡拓人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承高幹荒亂
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
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恭跡習到官誘
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邊境
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
願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眞長老稱

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文帝時復爲
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舊本習作集說
墨子悲絲楊朱泣歧
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
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
曰憫其本同而末異
朱博烏集蕭芝雉隨
前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哀帝時御史府吏舍百
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
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
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博爲大司空奏言高皇帝
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
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爲大司
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
爲百寮率從之迺更拜博御史大夫後爲丞相坐
事自殺 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
雉數千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歧路及下直入
門飛鳴車前
杜后生齒靈王出頭
晉書成恭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曾孫后少
有姿色然長猶無齒行來者姆輒中止及帝納
采之日上夜齒盡生
子相與蓍白花望之如素秦傳言吳公織女死爲
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左氏傳王子朝曰定王六
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亂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
服享二世供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
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頯上其神聖無惡於諸
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賈誼忌服莊周喪犢
前漢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
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及爲廷尉迺
言誼年少頗通諸家書文帝召爲博士每詔令議
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
所出諸生以爲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誼以爲漢興當改正朝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
樂迺草具其儀帝謙讓未皇也然諸侯王皆誼之
舊交絳灌之屬害之
皆誼發之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
於是上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三年
有服飛入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適
居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過爲賦以自
廣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
半帝前席說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
不及也迺拜誼梁王太傅死年三十三孔臧鴞賦
云昔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 莊子曰或聘於
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
乎史記曰莊周蒙人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同

時其學本於老子著書率寓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引此辭應之郭象注云衆生者畏機而辭聘

燕昭築臺鄭莊置驛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國殷富樂毅乃與秦趙楚三國合謀伐齊

城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皆屬燕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鮑昭樂府曰信伏自壁賜將起黃金臺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前漢鄭當時字莊陳人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謁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武帝時遷大司農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常引以爲賢於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後陷罪起爲汝南太守卒家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

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从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畏機而辭聘

燕昭築臺鄭莊置驛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義與尚書郎榮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勝靖恐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字幼安敦煌人少有淳之量與鄉人氾毓張奐索紞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靖該博經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累遷涼州刺史

將軍伯英芝字也晉書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才顯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詞賦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席京都謂之連璧岳美姿儀好神情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秦秀才名完世爲冠族所欽遂棲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藝不得志後至黃門侍郎潘岳

鄉說一枝戴憑重席

晉書鄉說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環偉惆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舉賢良對

策上第邦議郎澤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
說曰卿自以爲何如說對曰臣愚野民對策爲天
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說在位感嚴
明斷甚得聲譽後漢載馮字次仲法南平輿人
光武時舉明經試博士後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寮
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
奪其席以益通者遷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
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舊本馮作馮誤
鄒陽長裾王符維掖
前漢鄒陽齊人有智略據漢與諸
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厚招致四方游士陽仕
吳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
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略曰今臣盡狂畢議易精
極慮則無國不可拔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
可戮長裾乎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肯淮半里而
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
說大王之義願大王無忽王不納陽乃去從梁孝
王遊卒爲上客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
少好學有志操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
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號潛夫論
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辭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過門
者度遼家書刺謁規卧不迎飢久而
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卧不迎飢久而
問鄉前在郡食廳未乎有頃乃白王符在門規素
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履復出迎接祖
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
如一縫掖書生道義之爲貴也後竟不仕
鴈鵠田下士龍雲間
晉書陸雲字士龍吳郡人祖父抗父遜皆吳大
將雲幼而聰敏文性清正有才理少
與凡隱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
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
是鳳雛後舉雲與荀隱未相識良笑乎入洛雲與荀隱未相識
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
手曰雲間陸士龍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曰日下
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
曰本謂是雲龍驟乃是山鹿野麏徒勞弋獵矣是
以發遲華撫手大笑時史周浚召爲從事郎謂人曰
士龍當令之頏矣也官至中書侍郎
初雲嘗行逗宿故人
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
草中有火光趣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
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
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
晉宣狼顧漢祖龍顏
晉宣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
馬氏少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懼然
有憂天下心魏武爲丞相辟爲文學掾累遷相國
武帝受禪上尊號曰皇帝帝內忌而外寬猜忌
而權變益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狠顧相欲驗之

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
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
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
免　前漢高祖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
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
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
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
作業

鮑靚記并羊祜識環

晉書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
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訪問皆許驗靚

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晉書羊祜字叔子泰
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祜
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
物祜即詣鄰人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
吾亡兒所失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
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祜博學能屬
文魏高貴鄉公時公車徵拜中書侍郎武帝有滅
吳之志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累進征
南大將軍南城侯卒贈上公傳初有善相墓者言祜
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
見曰猶出折臂三公祜亡墮馬折臂仕至公而無
子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
倦襄陽百姓於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
享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
州人為祜諱名云

仲容青雲叔夜玉山

晉書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仕達不拘與叔父
籍為竹林之游當世譏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
阮居道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
衣服錦綺粲目咸以竿掛大布犢鼻於庭曰未能
免俗聊復爾耳解音律善彈琵琶妙絕一時外姻
交人事唯共親知紱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戎論
音律自以為遠不及咸之出補始平太守頹放不

作五君詠其一曰仲容青雲器實標公民秀達音
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贊屢
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晉書從康字叔夜有奇
才遠邁不羣恢弘高亮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
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好老莊與魏宗室婚
娶閑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娶閑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
拜中散大夫所與交者唯阮籍山濤頹其流者向
秀郭象之徒也戎與叔夜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世說曰叔夜之為人品目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
傀俄若玉山之將頹
毛義奉檄子路負米

後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
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
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
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皆縣
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張奉歎曰
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所謂家貧親老
若不爲官而仕者也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
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錢○家
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
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
藜藿之實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
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江革巨孝主覽友弟
後漢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
遭亂負母逃難備歷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
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言有老母辭氣悲款有足
感動人者賊不忍犯之輦轉客下邳賃庸供母
傭以供母建武末與母歸鄉里至歲時縣當案比
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輒車不用牛馬由
是鄉里稱孝焉○前漢枚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降漢拜
博士號稷嗣君漢王爲皇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
羣臣飲爭功酗或妄呼拔劒擊柱上益厭之通說
上願徵魯諸生與其弟子共起朝儀頗采古禮與
秦儀雜就之上使徵魯諸生與其弟子爲綿蠻野
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
天下稽本臣作忠非
兄禪無道覽年數歲見禪被髮撓帆漾流抱持每
諫其母母少止之虐使祥妻覽妻亦超而共之朱
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超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
父後漸有時與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密起
取酒祭地以酹其母母朱遽奪反之自後朱
賜林餘覽輒先嘗覽妻亦超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
祿大夫門施行馬
漢何定律叔孫制禮
○前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及
盜抵罪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
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高祖布衣時何數
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
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
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
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
書也高祖即位論功行封以何功最盛先封酇侯
○前漢枚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降漢拜
博士號稷嗣君漢王爲皇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
羣臣飲爭功酗或妄呼拔劒擊柱上益厭之通說
上願徵魯諸生與其弟子共起朝儀頗采古禮與
秦儀雜就之上使徵魯諸生與其弟子爲綿蠻野
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

羣臣朝十月行禮畢宣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無敢讙譁失禮者帝曰善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

葛豐刺舉息訛 侃詆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爲郡文學特立剛直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闕逢諸葛上嘉其節加秩光祿大夫

前漢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哀帝擢光祿大夫給事中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隨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

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駑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遨不足數辛有彊誓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管寧割席和嶠專車

世說管寧字幼安與華歆共園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而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寧欵邴原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人號爲一龍謂寧爲龍頭原爲龍腹歆爲龍尾

晉書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少有風格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察遠中書令武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其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

時苗留犢羊續縣薏

魏略時苗字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爲壽春令令行風靡其始之官乘蔣奄車黃牸牛布被裹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後遷中郎將

後漢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爲南陽太守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歎服常敝衣藍食單馬木履受而懸之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

以杜其意漢帝欲以為大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驂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於單席舉縕包示之曰臣所資唯斯而已以此故不登公位

樊噲排闥辛毗引裾

前漢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從高祖定天下以功封舞陽侯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疾甚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初帝已定關中項羽至怒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亞父范增令項莊拔劍舞欲擊帝項伯常身翼蔽之增聞事急入怒甚羽壯之賜以卮酒彘肩增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帝如廁麾噲出獨騎馬噲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噲幾殆○魏志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文帝踐阼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毗敢言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捨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

孫楚漱石枕流隆曬書

晉書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絶爽邁不羣多所陵傲鉅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終馮翊太守初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

枚皐詣闕充國自贊

前漢枚皐字少孺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始乘死詔貶乘子無能為名皐不肯隨留與母居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為文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朝郭舍人皆同列東方朝數言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臣愚駑

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
戰備止必堅營壁虜雖數挑終不肯出或說充國
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士卒士皆欲為用虜數挑
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責曰語汝毋反
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該欲
壹鬬而死何得邪充國以聞至冬盡羌重遮
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後罕开不煩兵而下
遂上屯田便宜十二事上聽其計後罷屯兵振旅
而還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每有四夷
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籌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變上思
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即圖畫而
頌之

王行風鑒許劭月旦評

晉書王祥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嘗造山濤
既去濤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
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常聞其名間其從兄戎曰
夷甫當世誰比戎曰夫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職務亦理行有盛名善老莊
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名籍甚善玄言唯談老莊
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議理有所不安隨
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
累居顯職後進景慕歷尚書令及有勳績景帝以
行都督征討諸軍事遷太尉衆共推為元帥舉軍

為勒所破祐欲求自免勸勒稱葛公英武蓋四海臬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主或謂祐曰夷甫處之甚高何為如此　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時人如此　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時

常單辭厚禮不為己用劭鄙其人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漢末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東方正朔撰不就兄虔亦知名

晉書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操尚高厲童亂不
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
常侍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循輒依經
禮而對為世儒宗　晉書孫綽字興公馮翊太守
楚之子博學善屬文居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絕
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
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
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
商然每至佳句輒大應是我輩語除著作郎後轉
廷尉卿綽少以文初稱于時支遁亦為其所重王

郁寅諡公薨必須將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太叔辯治葬仲辯辭
晉書執孝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本學通博著述不
倦舉賢良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會東堂問
對畢擢太子舍人歷大常卿虞性愛古人有若虞
者常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恵機清辣廣慕虞不能
山濤識量毛玠公方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
年四十始為郡上計掾舉孝廉武帝時遷吏部尚
書前後選舉周偏內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諡
曰恵簡內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諡
司徒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
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荅貴貴顯
儉約裴楷有知人鑒嘗謂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
遠王戎亦目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而莫名
其器樂住昉為尚書吏部郎未去在魏則毛
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論曰以臣況之一何遠哉○
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魏太祖為相玠嘗
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舉用皆清正士雖
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
是士以廉節自勵鮮貴寵之臣與服不敢過度太
祖數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
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屢所親眷荅曰老臣以能守
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

謁不行時人憚之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
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
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賜以御食盡以施貧
族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徙選舉時太子未定
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進者表紹以嫡庶不
分喪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太祖目指曰
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姜岱郗慮衛臻楙林
前漢吳姜字子顏陳人安貧樂道
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葉中常同坐及坐郎署蓋
引郗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良久乃坐上亦怒起蓋因前說
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夫
人迺妄主豈可同坐蓋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
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
乎上廁說入語慎云人夫人賜蓋金五十斤然亦
以數諫不得久居中　晉書衛臻字伯玉河東安
邑人武帝時遷司空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
高為太子朗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攻事理每欲陳
啓發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臻託醉因跪帝
膝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
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謝曰公言實大醉邪臻不復有
言實后由是怨之後告老進位太保就第惠帝加
以璽錄尚書事費后素然臻已潘虐啓帝作詔免
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

之爲人和帝時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大
尉府以稍遷常佩革於朝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周
通梁沛間數上於市遭富人禁錮遂抱屍載
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木蔭如此十
餘年乃結草室而居有時糧粒蓋常自若閭里歌
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韓子春秋曰晏嬰與崔杼盟于平陰以戈擊其
後顧而自誓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日
食重味
詰汾興魏郡人也高祖有功剖符封平陽侯高祖
北史魏留武皇帝諱詰汾字也當
天而下號曰天女美貌又自孕天文受命相偶且日
詰汾興魏郡人也高祖有功剖符封平陽侯高祖
田處果見天女以告帝曰此君之子也當
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帝即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
謚曰詰汾皇帝無勇家力微神
元諱 蜀王本紀曰帝令死其屍流亡隨江
水上至成都見望帝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
自以德不如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
代有開明尚始遷去帝號復稱王
不疑誣金下和泣玉
前漢孟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郎有告
歸謀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
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
于公高門曹參趣裝
前漢于定國字曼倩父于公爲縣獄
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
中爲之生立祠始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
謂曰少高大閭門今寡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
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宣帝時爲
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前漢曹參沛人從高祖有功剖符封平陽侯高祖
以長子肥爲齊王以參爲相國九年齊國安集大
稱名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
居無何果召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壹遵
何之約束參慶百姓歌之曰蕭何爲相講若畫一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參
燕女振風鄒衍降霜
淮南子曰燕女告天雹電下擊景公臺隋支體傷
折海水大出詩慎曰燕賤之女寡婦無子不
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
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不能自明冤結告天
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
夏天爲之隕霜江淹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雪和擊
於燕地燕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范丹生塵晏甑飛粟
後漢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受業通
經好違時絕俗安貧濟苦桓帝時陵仲叔

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喜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紂不自明景帝末為御史大夫 韓非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皆賀蓋寬饒為司隸校尉不行許伯請之迺往酒酣擊缶而歌曰漢家自有制度王霸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哉優人復進為秦倡優侏儒戲笑曰秦以任刑滅周以仁義亦二世而亡今陛下不改宣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迺解寬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刻深喜陷害人又好言事刺議奸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信任官官寬饒奏曰方今聖主寬德星聚太史以為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會議欲興太平林宗大厝界休人家世貧賤慕通博善論議著書說論天命及相冢墓名家京師後歸鄉里諸儒講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膚向舟而濟 晉

有簡貴之風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植善自之曰季野有成人之量而無藏否人物之談可以保身全生之道也 常安亦雅重之每稱曰楷清貞貴重吾不如也 常安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仕至征北大將軍

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宥默異及長善音樂恬裕衆藝至導比之王我長呼為小安豐其辭為採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鴟鴞舞一坐傾想尚便著衣情而舞導本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旁若無人其宰詣如此終衛將軍散騎常侍

太初日月 李野陂秋

魏志夏侯玄字太初沛國譙人少知名弱冠為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父也少形於色明帝根之左遷羣玄共坐時人謂羣玄憤之大謀明帝如日月之入懷

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王忳音駘編被張氏銅鈎

後漢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金秀疾困愍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願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絕忳爲棺斂葬埋訖留書於棺而去後忳西至郿逢一書生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編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以歸忳後乘馬到雒縣主人見之驚以問忳忳具說其狀并及編被主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忳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大恩又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由是顯名仁郡爲三輔決錄注張氏

之先爲郡大曹晏子薦曹參於朝有旌從盛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鴈何來忽爲禍災上盛塵爲福飛入我懷千石後失鈎張氏遂世丁公遠殺雍齒先侯開懷待之鴈乃飛入懷中探得銅鈎帶之官至數郡太守九卿有蜀客卒于長安私賂張氏婢婢貴鈎復爲二與蜀客客子長大還蜀張氏張氏得鈎復爲二

前漢丁公薛人李布母弟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詣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平生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日以憂問良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陳留耆舊傳元張謝泰

後漢陳留李景字孟初高陽令寔之子也大義字仲公太守康之孫也大義年三歲喪父哀慕如成人少與會陽雷義爲友義字公矢

世說曰周侯嶷如斷山注晉陽秋曰顗正情
嶷然雖一時俊類皆無敢媟近周侯謂周顗也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
軒軒如朝霞舉會稽王謂道子也
孫盛曰諺云
前漢季布楚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高祖
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乘布魯朱家所匿廣柳車中并與其
傭周氏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
家僮數十之魯朱家知季布也
乃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
職耳豈可盡誅今上始得天下以私怨
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見
拜郎中後為河東守布初不識辯士曹丘生至
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何以得此於足下游揚足下各顯不美乎曹丘曰
上容易記君長不始得季布一諾
上容易記君長不始得季布一諾
阮瞻字千里始平太守戚之子性沖虛宅即得
於懷讀書不盡研求而默識其理所見過人
黃琬對日秦宓論天
後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聰慧祖父瓊初
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
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對未知所況琬年七
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以
其言應詔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

子郎不就名京師獻帝初遷太尉坐免及徙西
都起爲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董卓爲卓
將李傕所害　蜀志秦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少
有才學拜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
衆集而宓未往丞相亮遣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
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
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
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溫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無
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
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天子姓
劉以此知之溫曰君生於東乎宓曰鯀生於東而
没於西荅問如響應聲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
類舊本宓誤作密
孟軻養素揚雄草玄
史記孟軻騶人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
宣王梁惠王皆不能用以爲迂遠而閉於事情是
時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
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嘗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　前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
一壑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雄少而好學不
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
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无爲少
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
徼名當世家産不過十金之業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音麗之者或起家至
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
以玄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玄太深衆人
之不好雄解之號曰解難
向秀聞笛伯牙絶絃
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内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爲山
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注周内外篇歷世雖有觀
者莫適論其旨統秀乃爲之解發明奇趣振起玄
風讀之者超然心悟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
見録道家之言遂盛焉嵇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
欣然旁若無人康誅秀入洛作思舊賦云経博綜
技藝爰及琴笛絲竹特妙臨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
之遊特西遵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氷凄然
歸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
音而歎故作賦云後爲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
迹而已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
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
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子
期必得之吕氏春秋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
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者
郭槐自爲南郡猶憐

晉書曹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前妻李豐女蠡吾侯
李氏坐流徙後娶郭槐號廣城君武帝踐阼李以
赦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槐性妬忌怒攘袂數
充曰判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
我並充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惠帝為
太子納槐女為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
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為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
李氏出迎槐不覺腳屈遂拜自是充每出槐
使人尋之恐其還李氏李氏淑美有才行作女訓
行於世舊本槐作隗非　世說曰桓溫尚明帝女
南康公主溫平蜀以李壽僭逆有寵嬖著列
齋後主聞益州多十腳蟹以問其故只曰蟹
姿貌端麗乃徐下地結髮著頭髻垂地
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投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
氣悽惋主悉令舍去手尚主曰國破家亡
老奴遂善遇之
魯恭為副雒宰均去訣
後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肅宗時拜中牟令
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法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
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
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
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覩
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蝗
不犯境化及鳥獸此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以狀

白安是歲嘉禾生茶陵縣界
之在事三年刑罰大異尤官吏人思之後為司徒
性謙退奏議依經據古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
剛直為稱　後漢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光武
時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設檻穽
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
水谷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
也今為害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可一
去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
廣客蚊影驚師牛鬬
晉書吳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遷河南尹嘗有親
客久留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衆賜酒方
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
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盃中蛇即角影也
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君盃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
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廣
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
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後代王
戎為尚書令始裁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
晉書勢仲堪陳郡人父師晉陵太守初師病積年
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乳藥捶湊遂
瞰一旦居喪哀毀以孝聞孝武帝召為中庶子甚
相親愛其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
素聞之而不知其人乃是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

仲堪流涕而起曰臣推心退惟谷帝有悅焉仲堪能
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
理與韓康伯齊名後假節鎮江陵為桓玄逼共逆
稼
元禮模楷季彥領袖
後漢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亢無所交接
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時張成善風角
推占當嵗教子殺人膺按殺之其弟子上書告膺
坐共為部黨誹訕朝廷靈帝怒逮捕黨人收執
膺等[illegible]
膺等從逮四里恭身槍書名牒書王府由
是海內共相標榜皆畏名士為之語曰三君次
曰八俊次八顧八及八廚俊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膺拜
司隸校尉請黃門常侍輒收殺之宦官懼誅皆詣
闕頓首共持膺泣訴帝時暫釋之
後漢崔烈字太平人有重名於北州歷郡守九
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為司徒
貨財而後登公位烈因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如何鈞曰大人
當問其子豹曰吾居三公不謂當由為三公今登其位天
為司空秀儒學洽聞留心政事以職在地官作禹
貢地域圖奏之藏於祕府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
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
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
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
晉書裴秀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貴素自立
晉書裴秀傳[illegible]
元康之後綱紀大壞[illegible]
錢神論[illegible]其略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
則貧得之則富親無貴賤無遠近無不愛之故
之類[illegible]之中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
所在無不利何必勤農桑[illegible]
於空版漢高克之於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綿繡
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名顯皆錢所致無德
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光可使安死可
使活貧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
今之人唯錢而已疾時者傳其文後莫知所終
後漢崔烈字太平人有重名於北州歷郡守九
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烈因常侍阿保
富者先入錢等錢有功勳名舉然皆先輸

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媿其後拜
太尉董卓既誅拜城門校尉卓爲亂兵所殺
梁竦廟食趙温雄飛
後漢梁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
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固兄而稱曰孔子著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
勉竦自有其才慙與竊位不得意常登高遠望歎息言
曰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
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翔都之職徒勞人耳
後辟命不就著書自紀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
和帝實皇后養以爲子者實恩深德惠爲記室
遂諧殺二貴人而陷竦以惡逆死獄由和帝立追
封襄親愍侯 後漢温序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
爲京兆郡丞數曰丈夫當進惡安能避伏遂棄
官去歲飢散家糧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
遂爲三公
枚乘蒲輪鄭均白衣
前漢枚乘字叔淮陰人事吳王濞郎中王謀爲逆
乘奏書諫王不用卒見脅滅乘由是知名景帝召
拜弘農都尉乘以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不樂
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孝王及老莞歸淮陰武帝即
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迎死道路後漢鄭均
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建初中舉直言
不詣公車情徵再遷高唐善政納忠言尚重之後
告歸帝東巡乃卒均舍數里賜錢百萬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
號爲白衣尚書
陵母伏劍輒親斷機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來亭數千人交高祖
擊項羽迺以兵屬漢羽取陵二母置軍中陵使至則
東鄉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漢妄語
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願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
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古列女傳鄒孟軻母其
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
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之間其嬉戲乃賈人衒賣
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
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
吾子矣遂居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
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
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名
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
齊后破環謝女解圍
戰國策曰齊閔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大
史家庸夫人女與之通而不知也及王后與太子
法章出是爲襄王以大史氏女爲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秦謹與諸侯仍以
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使者遶后王
連環口齊多知解此環不啓以示羣臣羣臣不知
解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晉書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本辯叔父安嘗問
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
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
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
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凝之弟羲
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
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義
客不能屈

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
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
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累遷別駕
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應機要從
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出為滎陽太守
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
與孫綽共行綽性通率好識調時綽在前顧鑿齒
曰決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秕在
前　晉書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
曾孫岐嶷夙成十餘歲能屬文長博聞達於從政
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
律令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
一老公乘牛鐸識其聲及掌樂皆韻未調乃曰得趙
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
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勞新所炊帝遣問
臘夫實用故車前舉世伏其明識後守尚書令贈
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恨或有賀
之者曰君喪我厚矣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
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
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凝之弟羲
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
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義
客不能屈

鑿齒尺牘超詣助音律
晉書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以忠清稱仕
魏為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
自驅驢單行既至見父告歸父勗給一匹威曰大
人清高何得此絹答曰是吾俸祿之餘威受之辭
歸亦取與賀悵下都督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
風化大行入朝武帝謂曰卿勗與父清對可良父
清恐人知吾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志
陸績字公紀吳人生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
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
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績博學多識星
歷算數無不該覩孫權辟為掾以直道見憚出為
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在郡雅非其志也雖有
軍事著述未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晉書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為叔母朱氏

所養少有志尚嘗晝眠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覺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江夏守謝同揖曰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栢溫以爲江左之秀累遷長沙相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化之感

南史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嘗暮可馬長卿梁伯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文章任齊爲侍中祕書監入梁至金紫光祿大夫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去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君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顏見立遲謂曰錐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還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絶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李廙清貞劉騊高率

世說李廙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少嬴病不肯婚宦王丞相欲招禮之辭爲府掾得牋命坐曰茂弘乃復以爵假人邪

晉書劉騊之字子驎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騊之固辭居于岐陽來往莫不投之騊之躬過焉凡人致贈一無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

蔣詡三逕許由一瓢

前漢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以廉直爲名
名亞薛居攝以病免歸鄉里三輔決録曰詡舍中
竹下開三逕唯故人求仲羊仲從之遊 逸士傳許
由隱箕山無盂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
操飲訖挂於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爲煩遂去之

楊僕移關杜預建橋

前漢楊僕宜陽人武帝時爲樓船將軍初函谷關
在弘農僕既有功乃爲言徙關以
家財給其用度於是徙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以
故關爲弘農縣 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
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
功立言可庶幾也尚書頴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請建河橋天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
而不作者必不可立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
謂也又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
橋不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壽王議鼎杜林駁鼮

前漢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爲光禄大夫汾陰得
寶鼎爲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賀得周鼎壽
王獨以爲非武帝問之對曰臣聞周德始乎后稷
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
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
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天祚有德而寶鼎自
出通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賜黄金十斤 後漢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拜侍御史大議郊祀制
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議者僉
同光武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
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終大司空

西施捧心孫壽折臂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
以美西施越女所謂西子也有絶世之美越王句
踐獻之吴王夫差夫差嬖之卒至傾國 後漢梁
冀爲大將軍其妻孫壽封襄城君加賜赤紱比長
公主壽色美善爲妖態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
步齲齒笑以爲媚惑性鉗忌能制御冀甚寵憚
之及冀敗自殺

靈輒扶輪魏顆結草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欲宣子
酒伏甲將攻之公嗾夫獒其車右提彌明搏殺之
宣子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明死之初宣
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病不食三日宣子食之舍
其半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

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公爲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疇曩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左傳曰晉魏顆武子之子初武子有寵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其妾也及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逸少傾寫平子絕倒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年十三詣尚書周顗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嘗先割顗以炙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之住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說曰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篋與畧也二謝安石與萬石也晉書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爲之語曰埏琉談道平子絕倒澄又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衛有人倫之鑒尤重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爲荊州刺史鎮于敬所害

濟臺毀壁事罕辭竇

博物志曰濟臺子羽渡河資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舡子羽左操璧右操劒斬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左傳曰宋人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以爲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東平爲善司馬穉好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愛重之拜驃騎將軍位三公王既還國後朝京師上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晝宗立恩禮踰於前世既薨帝東巡守幸其宮追感念蒼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云因泣下去其陵祠以大牢舊注云後漢司馬徽字德操潁川人口不談人之短與人語莫問好惡皆言好有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

公超霧市曾敭雲拂

後漢張楷字公超成都人家河南通春秋尚書門

徒當百人自父當夙備造門車馬填街徒御闚
所止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
利揣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後隱引農山中學者隨
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
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後客聚里聯
之以萬數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見楚王曰今公輸設攻具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
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取墨子曰今公輸設攻具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
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
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公輸即曾般也

田單火牛江適攻諸田疏屬也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

史記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
燕使樂毅伐齊盡降齊城而單得脫東保即墨
燕人攻之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畫五
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
鑿城數日內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
怒而奔燕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
傷五千人因擊收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
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遂復齊七十餘城
迎襄王於莒王封單號安平君 晉書江逌字道

載陳留圉人中軍將軍蔡謨參軍遷長
史時荒及丁零叛浩軍衰懼姚襄乘浩十里結營
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

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壘堅未易攻若不
吾必引退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
悉舉雞驚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共亂而擊之襄
遂小敗逌後遷大常

蔡裔陳盜張遼止啼

晉書蔡裔為宛州刺史有勇氣嘗單騎巡境遇賊
追之至而拒擊之裔馳突賊陣賊衆大潰故殺浩為中軍將
軍北征委以軍鋒焉 魏志張遼字文遠鴈門馬
邑人武力過人數有戰功累轉前將軍舊注云江
東小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者

陳平多辭李廣成蹊

前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少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
為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
亦娶之又之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
敢取平欲得之負偉平隨至其家遂負郭窮巷以
帝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
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縣中皆笑
其所為奈何予之負曰凡有美如陳平長貧者
乎卒與女里中社而分宰肉甚均父老善之平
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後從高祖為護軍中
尉盡護諸將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
入甚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自初從至天下定凡
六出奇計處封曲逆侯惠帝時為左丞相呂后時
為右丞相文相文帝乃蹤 前漢李廣隴西成紀

人世世受射武帝時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
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
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復射終不能入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
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寇緣不敢犯元狩中
爲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貪亡廣曲折長史責廣之莫府上簿廣謂
書報天子失軍曲折長史責廣之莫府上簿廣謂
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又迷
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不能復對刀筆吏
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
泣廣軍中相與哭之南交甫聞之不知其神
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
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前漢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爲京兆史故編不拘後
爲校尉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
貴戚皆貴重之故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
者莫不相因到遵門輒倒屣迎賓客滿堂輒
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晉書
山簡字季倫司徒濤之子溫雅有父風永嘉中爲
征南將軍鎮襄陽四方冠蓋天下分崩朝野危懼
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
池簡每出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
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

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
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淵客泣珠交甫解珮
舊注引博物志云蜯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
日賣絹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
人今本無載左思吳都賦云泉室潛織而卷綃淵
客慷慨而泣珠淵客蓋蜯人也述異記曰南海中
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列仙傳江妃二女皆麗服華飾明珠大如雞
卵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神
也遂下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一女解珮以與交甫
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其懷空無珮顧二女忽
然不見

龔勝不屈孫寶自劾
前漢龔勝字君賓舍字君倩楚人二人相友並著
名節世謂楚兩龔哀帝時勝爲光祿大夫王莽秉
政乞骸骨莽後遣使即拜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復
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與
郡太守縣長吏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大里致詔勝
稱病篤東首加朝服拖紳帶印綬衣衾棺斂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亡
以報今老旦暮入地謂當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
王哉語畢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舍通五經拜光祿大夫
太山太守數日乞骸骨哀帝使使者拜光祿大夫
數賜告終不起舍勝歸鄉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

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前漢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寶從入舍忠怪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會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從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卑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旦男欲學文移寧自近禮有來與子義無往報道不可端身誌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問之愧上書薦寶平帝時爲大司農

呂安題鳳子獻尋戴安道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猶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忻鳳言凡鳥也　晉書王徽之字子猷右軍羲之子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在剡便夜乘小舫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

至黃門侍郎

董宣彊項翟璜直言

後漢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光武時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駐車叩馬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怒召宣欲殺之宣曰陛下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天下臣請自殺即以頭擊柱流血被面帝使宣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人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京師號爲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文叔光武字也　新序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之文侯怒遂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之對曰君仁君也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爲上卿舊本翟璜誤作任座

紀昌貫蝨養由號猿

列子曰甘蝱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飛徹學射於甘蝱而巧過其師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昌學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以告衛衛曰未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寖大

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在山也乃以
燕角之弧朔蓬之箭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舊
本紀昌誤作甘蝱淮南子曰楚王有白猨王自
射之則博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
發而猨攀柱號矣
馮衍歸里張昭謝門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摽誦冠
畫天年時不肯仕常好俳優之策酈寄監用其
謀衛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
是與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武德西京外
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
自保不敢與親故通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
其實遂廢於家塲壃於時無有大志居常慷慨歎
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保全垂紫揭節奉使不
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槩
於懷貪而不褒賤而不恨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
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　吳志張昭
字子布彭城人博覽羣書孫權拜輔吳將軍昭每
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
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不用稱疾不朝
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
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
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
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向
克責昭不答已然後朝會昭容貌嚴肅權甚敬憚
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
蘇韶見盧充幽婚
晉盧充字子通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墓
充年三十國舊秋日中牟令蘇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
馬盛日而行著黑介幘黃絲單衣節因問幽冥之
事韶曰死者爲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
生者接頗回卜商今見爲修文郎死之與生略無
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爾言終而不見　舊注引
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
府女墓充田獵逐麞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
崔亡進得公尊府君書爲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
將書示充乃父手札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充
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娠矣生男
則當留之還充衣衾車馬送之充至家經三年三
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
于岸充視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
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椀一枝俄而
不見又見長成後歷仕數郡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
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
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又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
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公性廉不受私謁子孫

疏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
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安帝
時爲太尉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
震中子也桓帝時爲太尉
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
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柳下直道叔敖陰德
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
去父母之邦貫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而
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
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
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也安曰無憂汝
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喻其
爲己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列女傳曰有
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
聽卑禹必由六於楚及長爲令尹老終
張湯巧詆杜周深刻
前漢張湯杜陵人爲廷尉文深意忌不專平庶得此聲
譽而深刻吏多爲小冤所者依於文學之士每朝
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
事皆決湯湯辯動縣官所興未嘗不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嘗不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嘗不可百姓不安其生騷

又止之曰大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死死非其罪衆庶究之廣漢破尊至見於後　後漢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建武中為司隸校尉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文寔嘗常時為司隸校尉章中元初亦拜司隸校尉章帝嘗幸中黃門署見所寄子置中元初亦拜司隸校尉章帝時貴戚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

孫康映雪車胤聚螢晉書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孫氏世錄曰康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稍遷征西長史交遊雜後至御史大夫　晉書車胤字武子南

逐顯於朝廷時武子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去無車公不樂終吏部尚書

李充四部井春五經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義熙初為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祕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侍郎

後漢井丹字大春扶風郡人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不沛至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詣丹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共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羹丹笑曰吾聞榮觀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

令去輦白是隱閉人車豈令永筆札顧恒丹青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谷永筆札樓君卿脣舌　晉書車胤字武子南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其見信用也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治淡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

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嘗父為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

心為人精辯論議常依谷節聽者皆竦仕至廣漢太守　後漢書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父弘習小杜律為廷尉正躬傳父業講學精勤每讀法傳輒思惟其意或夜分不寐或忘飡廢食甘蔗常自嚙至本人或怪之云欲味入佳境尤善此書舟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

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若玄發其厨後竊
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絵玄未開愷之見封題如
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邪去悉猶人之登仙了無
怪色其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初在
桓溫府嘗去愷之體中癢點荅半荅而論之正得
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絶才絶畫絶癡絶終散騎
常侍

戴逵破琴謝數應星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
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
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
伶人踧踖怒乃弓其兄述述依然擁琴而往後累召
不起　晉書謝數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
太平山十餘年召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
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
俄而數死故會稽人士以喻吳人云吳中高士求
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畢卓甕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弟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
任不脩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
酣暢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要如
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衍與脩談易
言寡旨暢衍歎服焉脩貧爭四十餘年未有室王
敦等欽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
得後爲太子洗馬避亂所害　晉書畢卓字茂世新蔡鯷陽人少希放達爲吏部郎常飲酒廢
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至其甕間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
主人宴於甕側致酔而去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主四時甘味置兩頭真一生之事足矣過江爲溫嶠長史
文伯着鼈盃宗岱曾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賭父爲客
着鼈爲小賭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
食之後出丈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
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

五日曾夫人辭而復之

宗江夏人少從李肅學肅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
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無可得與氣類
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書帙滿前常之曰爲學如此
監池司馬自能益細卡以捕魚作紙寄母母以還
之曰汝爲魚官而以斯寄我非避嫌也還吳令時
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
夔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節冬節將至賖筍未生宗
出得以供母晉以爲至孝

史丹青蒲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爲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帝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內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爲幸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搖之漸番邪公卿以下爭不盡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信愛丹丹見上寢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喪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 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早亡歲喪母毋以社日亡來歲喪母毋以社日亡來歲喪母毋以社日亡來

華歆忤旨陳羣慶容
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遷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曰昔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羣為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博物志曰太丘長陳寔人奚子瀉瓶卻紀子司空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卿慙長慶故作慶容

王濟懸刀于固生松
晉書王濟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長戟幡旗衆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肅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濟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前植作讌積年未嘗輒離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閭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露帶時為尚書

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濟修治舟艦乃作大船連舫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怪獸於船頭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為司徒而不遷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濟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濟解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撫軍大將軍卒謚武吳志丁固仕孫皓為司徒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姜維脫斗盧植音鍾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勤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降維投戈於地謂鎮西將軍鍾會會厚待之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因將維至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後漢虞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作講積年未嘗轉睨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閭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相溫奇骨鄧艾大志

西晉書桓溫字元子譙國龍元人坐末甘溫嶠見之
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
父彝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
吾姓也溫豪爽有風儀美姿貌而侏儒少與
劉惔善惔嘗曰溫眼如岩電鬚如蝟毛磔猶仲
謀晉宣王之亮亞也高南康長公主舞騎馬都尉
終大司馬南郡公 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
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
時人多笑焉後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
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
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
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
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
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
大破之劉禪降以勳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
其事遂見害

楊脩捷對羅友默記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
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
守之又難為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
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
公歸計決矣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
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勑守舍兒若
有令出依此通之脩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

忘憂後因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
背上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操不解問脩
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吾思之行三
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
幼婦少女也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
虀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
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伺人祠欲乞
食了無作容為人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
道陌果竹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
皆名列之坐者歎伏

杜康造酒著頌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
解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
曰狄儀作酒淮南子曰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
鬼夜哭許慎曰倉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
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務雕刀之利天知
其事遂見害

楊脩捷對羅友默記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
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
守之又難為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
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
公歸計決矣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
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勑守舍兒若
有令出依此通之脩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

去龍潛藏未詳所出

楊里智鼠婆娑部經句

史記楊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
渭南陰鄉楊里故俗謂之楊里子楊里子甘茂為左丞相
號曰智囊秦武王立以楊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疾卒葬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
夾山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

庫正直其墓奉人諺曰力則任師智則推里　後
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
百人韶口辯曾晝日支卧弟子私謂之曰邊孝先
腹便便嫺讀書但欲眠韶潜聞之應時對曰邊孝
姓孝名烹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
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朝出何典記謝者
大慙詔之才捷皆此類桓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
東觀

滕公佳城主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
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
石槨滕公以火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
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
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
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
死遂葬焉滕公即前漢夏侯嬰嬰官至太僕初為滕
令奉車故號滕公　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
守路經三峽舡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
半崖似棺槨形高舊行人皆云已久果令人駕舡就
視乃一棺也縣界舊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
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見銘愴
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捨去因留為設祭而去

貞妻亂離潭室犯齊

前漢宋畸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
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
戴相隨若之求去畸曰我富當報女功妻恚怒曰
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即棄我去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俄
數歲隨上計吏為宰所重至長安詣闕上書待
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畸召見說春秋言
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
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
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
買臣呼命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
之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
飲食諸嘗有因者皆報復焉　後漢周澤字穉都
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忽威儀頗失宰
相之望後為太常清潔奉祀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
宮其妻哀澤老病閱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
禁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說激時人為語曰生
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
日齋後數為三老五更漢宮儀於齋下云一日不
齋醉如泥

馬后大練孟光荊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
家事如成人嘗久疾太夫人令簪簪者曰此女頗
久疾後當大貴非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

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旨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爲貴人時梁貴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惠愛予不至耳后盡心撫有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思情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閫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老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曰吾欲衣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紈傳粉墨眞所願哉妻曰夫子有志節妾亦有之願從此去遂共入霸陵山中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覺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所見也召見問其名姓帝悅尊幸之嘗賜鄧通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爲上嗽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上入問疾上使癰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癰而已上不悅通益愧恨通嘗薄相人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爲上嗽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

寄死人家、後漢郭況貴寔人光武郭皇后第
帝善況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后弟
貴重賓客輻湊況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長鴻臚
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
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
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侯霸卧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
相承六世祖龍舒為潁川太守與翟義從同時為三千
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
仍有鳳皇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讀宋均幸
潁川轅當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

老幼攀轅號泣、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於
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善求
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率
全一郡吏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
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光武
時為大司
淳于炙輮彭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
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
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
去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劉向別錄過

字作輮輮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
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輮也衍謂三騶　晉書胡
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
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
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
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元帝時為湘
州刺史
太眞王臺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
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成帝時為驃騎將軍
始安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經亂離散
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屬公甚有婚意嶠

曰佳壻難得但如嶠如何姑云我
亦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
枚婚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
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
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書王濟字武子太原晉
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氣蓋一時好馬善射尤
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技藝過人與和嶠裴
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免
官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
甚貴濟貿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灌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
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
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廉留錢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
人曾過姊飯留錢席下而去舜行飲水常拔一錢
井中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爲郡功
曹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
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
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
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逢萌挂冠

後漢逢萌字子康北海郡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
經時王奉殺其子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
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
遼東萌素明陰陽知其將敗乃首戴瓦盎哭於市
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名重海內始避地冀州爲袁
紹之命逼還鄉里太祖爲相頻加禮辟昭仕應命
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
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
陸渾山中躬耕樂道絕跡不與人間魏受漢建
安末民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誓書胡居士賢者立

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後公車特徵
會卒轘虞作昭賛曰投簪高尚神術每玥朝望常
王喬雙鳥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
自詣臺朝輒聞鳧鳥至候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
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
鳧至輒羅張之但得一隻鳥爲後天下玉棺於堂
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
立覆棺於城東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　後漢華

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精於方藥又善針
灸不過數處或十或五隨病所在下針言當引某
所當如其處病者應手而差若藥所不及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
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
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間平復爲
人性惡且耻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反
竟殺之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
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
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爲導引之
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書有
一衍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
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
起作一禽之戲悟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
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堅

王充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
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
家之言仕郡為功曹充好論說數稱述孔子之
意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著論衡
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判史辭為從事博洽中自免
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 前漢黃仁舒廣川人
少治春秋孝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
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後漢時舉
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妒仲
舒以禮誼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
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希世用事
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之於上
使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
之凡相兩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
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唯以修學著書
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明法
自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及仲舒對冊推明孔
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其
發之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林傳粉弘佞飾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為吏部
尚書駙馬都尉世說曰何晏美姿面至白文帝疑
其傅粉也夏月令食湯餅既食大汗以朱衣自拭
色轉皎白也 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
寡有盛名於世乂主義之目之曰儒宗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
仕為丹陽尹
楊震暴卒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黃雀
為蠭所困寶取之以歸養諸器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飛去夜
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飛去夜
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
救拔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
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寶子孫時皆如之 晉毛寶字
徵之遂逃遁光 高其節義不到子震安帝
帝時為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
時為太尉賜子虎獻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
太尉震至虎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晉書毛寶字
碩貞榮陽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
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
陷寶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
死初寶在武昌人有於市買得六白龜養之漸
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刃自投於
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

又送至東岸迷得免焉

宿瘤採桑漆室憂衰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項大瘤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決不一顧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召此瘤也后悅以詩教授踐稱鄉魯大儒宣帝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踐稱鄉魯諺曰遺時為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元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歷位至丞相故鄉魯諺曰遺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主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少傅受詔與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笔九十斤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傷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苟明其取書紫如拾地芥耳學經不明章句多誦何為

阮簡曠達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成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冥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歷頴幾二十年晉書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倜儻為士類所稱耽嘗以正旦集賓客而家貧無以為賞乃質貂裘以辦酒肴賓客滿坐四座嗟歎俄頃復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誠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誠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脫裘懷布帽隨溫與債主博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

攻之連有寇男女戰鬬婦人輦輸不得休息

年賢蒲籯夏侯拾介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踐稱鄉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元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歷位至丞相故鄉魯諺曰遺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主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少傅受詔與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笔九十斤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傷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苟明其取書紫如拾地芥耳學經不明章句多誦何為

阮簡曠達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成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冥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歷頴幾二十年晉書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倜儻為士類所稱耽嘗以正旦集賓客而家貧無以為賞乃質貂裘以辦酒肴賓客滿坐四座嗟歎俄頃復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誠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誠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脫裘懷布帽隨溫與債主博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

不辦作表彥道也遂就爲十萬一都直上百萬眩
沒馬絕叫操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不其通脫
如此仕爲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鄭衆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時以中郎將持節
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延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
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毛氈并吞之數日不死匈奴
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羊乃得歸武大
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
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
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
是得還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
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
及還須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
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
後漢鄭衆字仲師南
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河開封人博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
事中八年遣衆持節使匈奴匈奴聚至北庭廣欲令拜
衆拔刀自誓單于恐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
衆不爲屈單于共怒圍而殺將數十人衆復止後復遣衆衆言目前善
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
兄陵折昌誠不忍持大漢節對虜廷從拜帝不聽
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出
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
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
衆
孫臣將坑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董永千乘人
千三歲母常減食與之臣謂妻曰共汝壹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臣遂
掘坑子尺餘忽見黃金一斛上云天賜孝子董永少失母
臣宜不得奪人不得取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
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
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爲奴與漢
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勿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爲永
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縑三百匹放遣夫妻
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捐
一遇處輒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帝令
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仲連蹈海記蠡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俶儻之畫策不肯仕官
游於趙會圍邯鄲而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
昭王爲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
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爲紹介見衍衍曰
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
生之玉貌非有求者吾爲久不去仲連曰世以鮑
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今使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
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使其士虜使其民

彼即為帝則連有路東海而死乃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表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史記范子蠡事越王句踐苦身勤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克滅吳報會稽之恥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以句踐可與同患難與廣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父子治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貧賤者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利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

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續柳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到洛陽在大學左右得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揚柳為簡以寫經　前漢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沒于石勒乃斬攸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及攸妻子而逃攸乃勸趙王倫

牛馬步走擔其兒及甘弟子終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於樹而去至江東仕為尚書右僕射依舊知名之後妻不復生過江納妾生子名之曰訴其家屢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敘之朔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攸伯道無兒　晉書紹字延祖為吏部尚書時使

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驎詣行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元帝表贈太尉諡曰忠穆祠太常

綠珠墜樓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勃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奴曰綠珠美而慧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羅穀蘭麝被羅執袂曰在所擇使者曰受命尊指但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忿乃勸趙王倫

誅榮逐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一介士到門崇謂綠
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
自投于樓下而碎死崇諸東市嘆曰奴輩利吾家財
汝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
音司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
之相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文君竊從戶窺之
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
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
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乃
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
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恥之杜門
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
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
貧其人材足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
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久之蜀人揚得意爲狗監
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
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
驚召問以爲郎
伊尹負鼎寤成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
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
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湯舉任以國政○三齊略記齊有公使出迎客舊

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
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受曼何時旦相公召與
桓壹坟壞頹驛蹇剔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甲梧望之甚
偉特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
死交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名窮鳥賦後舉郡上
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
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晉鄙食
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嫌怪哉逢下堂執手延
置上坐河南尹羊陟亟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
大夫想望其風采後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五
不就初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位不過郡吏竟如其
言○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令見一老郎鬚眉皓
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
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
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
擢爲會稽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
嚴遂勤農文翁翼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爲官嘗
時渤海多盜郡發數千人不能禁上選能治者遂至
界移書勑縣悉罷捕盜賊持兵者皆爲良民吏得
者皆爲盜賊盜賊悉

平民安土樂業遂地開倉賑貸民選用良吏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逐商賈以偷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賈牛買犢勸民稼穡民皆富饒蜀地肥饒兼并之家役使衆多或至連阡陌之間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奢侈僭擬王者貧民雖恥之猶竟為之文翁既見景帝乃選郡國俊材開敏有意者親自勸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官至郡守刺史者文翁終於蜀地風俗好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學官弟子田里為之語曰寧為縣令史不為郡文學史文翁始之終於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乃今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

使傳教令出入閭閻閭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錄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乃今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

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安御楊楊五鹿充宗治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摧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坐堂抗首而講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逐為特士

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乃議曰教戒百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襄顯遂去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末為蜀郡守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勸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官至郡守刺史者文翁終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於成都市起學官舍以補郡縣吏次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學官弟子田里為之語曰寧為縣令史不為郡文學史文翁之化也

平民安土樂業遂地開倉賑貸民選用良吏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逐商賈以偷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賈牛買犢勸民稼穡民皆富饒蜀地肥饒兼并之家役使衆多或至連阡陌之間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奢侈僭擬王者貧民雖恥之猶竟為之文翁既見景帝乃選郡國俊材開敏有意者親自勸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官至郡守刺史者文翁終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於成都市起學官舍以補郡縣吏次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學官弟子田里為之語曰寧為縣令史不為郡文學史文翁之化也

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乃議曰教戒百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襄顯遂去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末為蜀郡守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勸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官至郡守刺史者文翁終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於成都市起學官舍以補郡縣吏次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學官弟子田里為之語曰寧為縣令史不為郡文學史文翁之化也

安御楊楊五鹿充宗治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摧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坐堂抗首而講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逐為特士

使傳教令出入閭閻閭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錄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乃今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

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安御楊楊五鹿充宗治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摧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坐堂抗首而講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逐為特士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少與士成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為連也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皇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有知人鑒捕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益見器用後為軍師中郎將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農桑生業單則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使田桑縣郵驛舍皆有賓客之會覽輒引升堂坐與飲食談說稼穡之事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率成孝于鄉邑為之謠曰父母何在我庭化我鴟梟啗我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王薄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鳳凰海隅遑遑日擇棲非竹實不食子其勉之覽遂感悟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路以奉資勉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蜀志龐統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當工號其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當以未牛流馬運糧據武功於渭南相持百餘日辛毗軍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長於巧思指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後屬項羽為謁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亡不用即亡何追之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最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于鄉邑為之謠曰父母何在我庭化我鴟梟啗我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王薄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鳳凰海隅遑遑日擇棲非竹實不食子其勉之覽遂感悟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路以奉資勉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蜀志龐統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當工號其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當以未牛流馬運糧據武功於渭南相持百餘日辛毗軍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長於巧思指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後屬項羽為謁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亡不用即亡何追之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最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于鄉邑為之謠曰父母何在我庭化我鴟梟啗我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王薄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鳳凰海隅遑遑日擇棲非竹實不食子其勉之覽遂感悟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路以奉資勉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蜀志龐統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當工號其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當以未牛流馬運糧據武功於渭南相持百餘日辛毗軍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長於巧思指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後屬項羽為謁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亡不用即亡何追之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最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于鄉邑為之謠曰父母何在我庭化我鴟梟啗我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王薄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鳳凰海隅遑遑日擇棲非竹實不食子其勉之覽遂感悟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路以奉資勉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壇場具禮拜為大將一單督驚後封楚王都下邳
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褒相修閻揖衣單
晉書王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少立操尚博學多
能其父儀為文帝司馬見殺褒痛父非命未嘗西
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
嘗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泣蒼樹樹為之拈毋
性畏雷毋沒每雷輒到墓曰褒在此及讀詩至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
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蚕或
有助之者不聽舊本閻揖字子
蹇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揖至孝不怠母疾惡
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蔡倫造紙
初學記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候玄龜負圖
出周公攝筆以時文焉之鳴之曲禮云史載筆士則載
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
恬更為之揖蓋耳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
律蔡謂之拂秦謂之筆也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為
秦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蔡邕字
說神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秘劍及諸

小心克己奉公當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
袴布被夫人衣不加綵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
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
復臨其墳存亮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
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其見思如此
周公攝髮蔡邕倒屣
史記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
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
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階陳留郡人少博學好
辭章數術天文妙探音律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後

為中郎將赦帝西遷王粲從長安竄見而奇之時
邕才學顯著賓客盈坐聞
粲在門側倒屣迎之
邕素重朝廷車騎填門
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
盡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
籍文章盡當與之
粲晉祖襲祖暢皆三公
王敦倾室紀瞻出
晉書王敦字處重
公主拜駙馬都尉
牧謀逆病死割棺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
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
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故著
新意色無作屋婢曰此人必能作賦又嘗羞恣於
色謂為之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
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數之　舊注引世
說云王導與周顗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
瞻有愛妓能作新聲顗問答之頃無忤色有司奏
遂勝特斧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
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賜課郡國來
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
字文紀犍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帝
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豺狼當
朝不能舉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往吾不顧也漢
安初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
綱少年容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逢奏大將
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為
皇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於廣陵
太守
靈運曲笠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
布心高遠何不能遠曲益之觀謝答曰將不畏影
者未能忘懷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
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
康樂公世稱謝康樂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
所愛好肆意遊遨族第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
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有佳句嘗於永嘉西
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
大以為奇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
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起為臨
類涅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川內史有逸志徙廣州棄市靈運詩書皆無獨絕
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賞愛其詩筆常以為二寶　後漢郭泰
字林宗辭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客貌偉
髭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
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
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
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

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來閹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其褒挹士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卒往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數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百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蘭爲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數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百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魏勃嘗閉門藩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固持令開著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於是舍人奇之爲通見勃書參因以爲舍人　晉潘岳爲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精閱懷太子之文及晉書限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吏給岳而按黜自喜岳恚其爲人數捷屢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爲亂同被誅誦諡韓壽字德真充婦郭槐養爲己子時賈后淫虐謐干

預國事權作人主

京房推律異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壽曰得我道以立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候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爲即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爲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詔誤諸侯王遂棄市房本姓李推層自定爲京氏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

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於是有辰時容主邪正之語其畧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屢修陸凱書盛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仕孫權以功升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敢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共出入步則連車騎水則連舫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江珠玉爲飾嘗以錯錦作帆臨江飲馬權聞之使宰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權率衆應之使宰爲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軍遽驚擾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之族子孫皓時爲丞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叛宴安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千木當義於陵辭聘

莊南子陵子木辭祿而處家貌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子木布衣之士君式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子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式乎子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子木當於義寡人當于財勢不若義高財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

千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爲　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于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修織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辟卅與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譜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賈充雅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無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歛預嘗捋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南大將軍初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記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爲知此後不爲陵谷

子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擬恒
曰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
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甚瘦崔氏甚得筆
勢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變精甚巧凡家之衣帛
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
則號恩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世尤寶其書韋
偽冀大樹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
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
道經父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光
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妻亭天寒冀飢疲困異
上豆粥明旦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
至南宮過大風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異進麥飯
菟肩困渡滹沱河還拜偏將軍為人謙退不伐行
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謙止皆有表識軍中號
令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
有配隸軍士皆有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珠室衣服錢帛詔
曰倉卒無妻亭豆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
稽首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會衛
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冤千秋
上急變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

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
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
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
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立拜大鴻臚
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
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侯世未
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
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
之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自絕去至
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
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
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
能出跨下信孰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以為怯及
信為楚王召漂母賜千金下鄉亭長錢百曰公
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己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
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之無名故忍
而就此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為熟有三
人來乞瓜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
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為欲數代天
子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
來步回看並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家上有
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休權孫和生

皓爲晉所滅降爲歸命侯

壺公謂天劇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得出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承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擧翁聞云而下復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

劉子訓齊人舉賢良除郎中又爲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謂曰子明日可更來旦日復詣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入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撥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詣老人鬢白者子訓與坐共語宿昔皆悉思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救皆此類　列仙傳

伊籍一拜鄜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爲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子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

勞機捷類如此權益共之　前漢鄭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上坐而謝之既下陣留號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馮軾車下齊七十餘城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己亟亨之

馬安四至應璩三入　前漢司馬安丞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管四至九卿黯為太子少與黯為友黯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文章敘錄應璩字休璉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文明帝世歷散騎常侍正則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百一詩以諷焉略曰前者陳宮去有人適我間田家無所有酌醪勞近鄰斐枯魚間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其言雖頗諧合多切世要世共傳之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交歡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不過軺牛車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賤季布之名益著　前漢朱家魯人也好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餘計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

爲說己着容我必爲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七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問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爲報讎而反臣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事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爲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乃拔劒三躍而擊之以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肩爲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初平言北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吾初平曰性好道便得初起便棄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萩令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諧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易姓爲赤初起改爲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神仙傳

少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作將盡刀歎曰直此衰運宮高者必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九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隨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黃白術聞而召之問一室中斷穀食日飡二升水其年出之

頰色如故操欲學道法慈曰學道當清淨鉞之為操怒誅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溫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酒即中斷分為兩向慈飲其半送半與操操亦即飲慈乞飲畢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俯仰欲落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衆曰珍羞具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鉤取操曰一魚宋周坐席慈更餌鉤沉之復引出皆三尺餘操贈之恨無酒耳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向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二端語頃即得蜀還并獲使報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焉

武陵桃源劉阮天台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

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遇二女顏容絕妙既為夫婦住半年氣候和適常如三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其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誰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舊栖泊無所却還女家尋山路不獲

至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補注蒙求卷第五

補注蒙求卷中

王儉墜車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彦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
閣道壞落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謝超宗抵掌笑
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彦回出水霑濕狼籍超宗
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
受投畀河伯不受彦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
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死為鬼猶寒士儉字仲寶祖
曇首父僧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門楊尹袁粲見
之曰宰相之門活柏隊章鉅小已有棟梁之用終當
任人家國事壯至中書監褒卒贈以經國為節
少有宰相志賦詩云優與正虞夏伊呂冀商周儉
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父有牛墮井牆救喧
擾淵下簟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曰可密藏
之無令人知明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書有
人求官密袖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
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
去後為尚書令語心齋閤帝帝立進位中書監世
以名節議之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秦檜死
不作蔡司徒生越石頭城破紹為中子照
於鄴魏略曰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納后
入紹舍見紹妻又后伏姑膝上紹妻兩
手白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奉頭
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
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邕曰此兒雖小後自
能得為荊州刺史却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後拜衛
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綺繡珥金
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
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臘代
薪愷作紫絲布步障五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
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
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破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
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
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
悵然自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
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
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
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奪楚為瑇瑁簪
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
千餘人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太祖問其意遂為迎取典略曰太子嘗請諸學
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劉
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胡嫗爭搆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
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
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跳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
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附陛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
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披庭殆將萬人而並
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
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
后慶數馬孔光溫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
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
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尊寵極慶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慶武帝時為
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後為丞相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
第為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
言輒削草稟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
有功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
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
也光默不應荅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
相及王莽權盛稱等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
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
靈壽杖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為大司徒
大傅大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許詢勝具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未嘗出
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湯名德皆不致
犯鄰鄰頓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道湯之操年
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
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
盡故先卻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以為
知言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
辭辟命矯子法賜考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
隱行云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
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
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當
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管寧能苞苴固當輕於天
下之寶今本無載
劉殷滑稽落下閎數
史記優孟秦倡侏儒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

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楯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即呼汝休乎楯郎即曰諾陛楯旋施曰汝雖長何益幸而立我雖短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當欲大苑囿旁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垣曰佳哉漆城湯湯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一歷曰律容一合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之冢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

謂之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賈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容包兒子平畢妻容琅邪人妻志自修爲宮不肯謂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妻志自修爲宮不肯謂六百石輒自免去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涉遂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治寒痟之謂曰汝不調臣痛爲君耳之至師涓果知痛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之知音也慎子曰雖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淵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臨江折軸

晉書郭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遷東陽太守意猶不平後詣辰伏詠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過渭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閎王榮景帝子立爲太子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詣榮行相於江陵北門祖上車軸折車發江陵父老流涕切言吾王不反矣榮

至長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貴訶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衛其上置冢上百姓憐之

欒巴噀酒德師舞木

神仙傳欒巴蜀郡人漢安帝召爲尚書獨後到頗有醉色不敬而出巴以酒噀西南嘆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爲臣立廟今旦者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噀酒爲雨以滅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皆云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旦大風大雪暗失巴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云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漢列子曰周穆王四

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
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
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視之趨步俯仰
信人也巧夫鎖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
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
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
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
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

德潤備書君平處下賣卜

吳志閻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家世農夫至澤好
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
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

名仕孫權爲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
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
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
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
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
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
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立不通依老莊之指
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官而仕京師數
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祖父瓘曰此兒
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騎騎來

我形穢又聾語人曰與玠同遊固若明珠之在側
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撝
公冰清女婿王潤　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
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可令專學必
能與鄉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
之水鏡見之瑩然若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行自
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爲識者歎
美如此

衛后姿貌美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嬖愛飛燕寵於體輕衛
后名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爲平陽公主謳者武帝祓霸上還過
主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
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謂
其等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
遂立爲皇后而男爲太子遭巫蠱事起江充姦
太子與后共誅充太子敗亡后自殺　飛燕者成
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
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
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
弟復入俱爲婕妤後宮立爲皇后後寵少衰
而弟絕幸爲昭儀姊弟顓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

暴而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幸葬后爲皇
太后帝崩見廢白殺西京雜記曰飛燕爲皇后女
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
及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
時第一

玄石沈酒劉伶解酲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
日酒志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爲
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曰酤酒
醉向醒耳往視之玄石飲三年已發引於是開
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晉中劉伶
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
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
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捐酒毀
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
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
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
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堀然復醉鄰
舍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
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未嘗置意文翰著
酒德頌一篇貴勢爲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
爲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
壽終

趙勝謝屐蔡莊絕絃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
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
樓臨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躄人居擿上見大笑
之明日躄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去者以
君能貴士而賤妾且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
宮笑且願得笑且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處
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
笑躄者以爲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
自造躄者門謝焉後乃復來說苑曰楚莊王賜
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
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
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
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
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懽而罷後晉與楚
戰有一目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卒勝之莊王
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蜚廉善走

史記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
材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
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
兕皇甫謐曰作石棺於北方

趙孟疵画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爲尚書令史善清談画有
疵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画 七略曰田駢齊

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駟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
孝廉員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
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一神意不接憑欲
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
坐判之言已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
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剡頃吏
悅遣傳教覓張孝廉舡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
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尚書中
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
博學稽古少知名中丞周顗見而歎曰顗若武庫
之林歛累遷左僕射爲趙王倫所害
仲宣獨步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
京擾亂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
弱通侻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
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
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
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
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
孔璋陳琳字偉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
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詩
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
汝倩人邪植曰言出於口成章合經何倩人時
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
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辯對而對
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
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
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鉤距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北尹威
名流聞其發奸摘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
自漢興治京北者莫能及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
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
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
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
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
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錢兩之姦皆知之後上
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
又坐賊殺不辜棄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
願代死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前漢桑
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三侍
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析秋
豪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莫去病辭第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中平陽人以縣吏
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子
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
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
氏給事建章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
侯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闕追匈奴右賢王弗得
得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
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拜大將軍印即軍中拜
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而歸李廣得注
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
中府故曰莫府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
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

后立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從大將軍征
匈奴以功封冠軍侯票騎將軍後置大司馬青與
去病皆為之秩祿與青等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
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
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
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鄧寄貴支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
前漢鄧寄字況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
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
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祿信之與
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鄧況賢
友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
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
千餘人楚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
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
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
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北王湛不疑周兄無嗇
晉書王湛字處沖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初
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
異焉閨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
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
曰叔父何用此為湛口體中不住時脫復看耳濟
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
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
濟常無以答及是又問濟曰昨夢乘驄將軍後置大司馬青與
濟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麥殊形易別
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廣卿擔簦蘇章負笈
史記廣卿游說之士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
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
卿　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

南風擲孕商受斮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二公初武帝欲爲
太子取衛瓘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
可衛家種賢而多子賈家種妬而少子
醜而短黑元后固請物議前昌並稱充女之美乃
定婚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長惑之嬪御罕有進
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
墮地武帝忽將廢之荀昌等救得不廢及立爲皇
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諂陽駿及
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薨輒斷天下
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等因衆怒謀廢后后懼遂
害太子以絕衆望倫乃舉兵入宮廢之矯詔奪金
屑酒賜死　書泰誓曰商王受斮朝涉之脛剖賢
人之心
廣德從橋君章拒猿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曾詩教授御史
大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
渠後拜御史大夫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
言諫爭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嗇
夫乘輿車先驅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
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
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棄
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
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縣其安車

傅子孫　後漢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明天文
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到長安上書莽大怒收
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
臣詹令白告狂病不覺所言惲乃嘆曰所陳
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過蒼梧
建武中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悌拒關不
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言諫曰
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獵
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
聚東中門候爲秦封尉再遷長沙太守
應奉五行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爲童兒
乃長凡所經履莫不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
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
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
之官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嘗詣彭
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正於內開扇坐觀
面視奉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正識而呼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爲郎用善書給
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
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
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
昭帝立爲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二十
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嘗夏

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
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治產業
殖貨富於霍光
相如題柱於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
學擊劒名犬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以訾為郎事孝文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病免家
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既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
為富人久之武帝即位以為郎中稍君長閒南夷與
漢通得賞賜多願為內臣請吏比南夷拜相如
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略西南夷王
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高足最晚相如略定西南
夷還作喻巴蜀檄諭之蓋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
益斥舊迮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
曰大丈夫不乘駟馬高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
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
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畫問
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
欽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
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
諫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
之闕下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
欲內屬發兵攻殺甘泉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
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孫晨華廣原憲蓽樞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
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菜一束薪卧朝收莊子
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
甕牖上漏下濕正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
素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
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
端木辭金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衛國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
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
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
而貧者眾賜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
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
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
坐臧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賜翟目意
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
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
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
庫錢三十萬賜意意轉僕射出為魯相以愛利為化
人多殺富卒遭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

少覺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劒徐稺冢樹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遂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挂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謂徐君冢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辭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交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爲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稺也選茅容追及之共言移輪之事容追及之共言移輪之事臨訣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頽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宋雲折檻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倜儻大節當世高之舉方正爲槐里令坐廢錮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厚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劒以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口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後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后下詔罷歸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以數切諫失旨出爲平陰令復拜太中大夫舊注云以刀斷馬勒未詳所出剛轉作綱

衛玠羊車玉基觀望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者傾都玠太子洗馬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終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

見喜愠色矜以取爽不羣好居物上恐非忠昌
永尚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時
謂被看殺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
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爲佐
著作郎數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累遷
安化將軍爲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
悅或曰之玄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
行孟昶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恭爲性不弘闇
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

管仲隨馬倉舒稱多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
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
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
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
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
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魏志鄧哀王沖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五六
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
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
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
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凡應罪戮
而爲沖微所辦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千太祖歎
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尋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爲母事之蘭婦誤
以火燒母面雁時髮落如雪　說苑曰伯俞有過
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
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二

國史俞作瑜
陳達真孝與田方簡傳
世說裴楷晉陳達字道林住西岸鄰下諸人共
要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
拄頰望雍龍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
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
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
車避下謁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
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
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
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發越若脫躧耳安往
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黃向訪主陳心死遺盜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當行於路拾得金囊乃
訪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
吏爲都亭刺姦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
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白
欲禁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
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
求判正號啕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

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

龐儉鑿井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宕後居盧里鑿井得銅竈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文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有赤誌如半棋大母曰我先出自管仲世孟子其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陛子方再拜者至孝有仁恩聽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恥爲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漸大至識三世而遂槃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

薦黃羊焉

韓壽竊香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

之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令婢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賄結時壽夜入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覺香氣發聞其外婢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表妻焉官至散騎常侍

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少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喜觀鏡自照攜其父字曰王友聞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視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

句踐投醪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軍絕糧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發朝久勞秦梁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與客有獻醪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壺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子獨與秦梁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也爲吳將時晉平南將軍羊祜鎮南夏石城以西盡

爲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吳人悅
服耦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
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之藥
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
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
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
義況大國乎皓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抗終大司馬荊州牧
孔愉放龜張顗隨鶴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
丁譚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爲
丞杜揚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
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出流左
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
工以告愉乃悟遂解焉 博物志張顗爲梁相新
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猏之墮地民爭
取之即爲一圓石顗令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
孝侯印顗字智伯常山人漢靈帝時爲太尉
田豫儉素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
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徵爲衛尉屢乞遜位詔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
未聽豫章荅曰年過七十而居任譬猶鍾鳴漏盡
而夜行不休冥罪人也遂固辭疾拜太中大夫食
卿祿優豫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劬狄私遺
悉錄藏官不入家帝貴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
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老田
聚落老對奏上書陳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
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閭居山
澤結草爲廬與諸生織席自給歲荒司空張禹司
徒曹褒饋糧恣無所受徙居新安闕下拾橡實以
救饑攻劉周陽侯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喜與張次公俱攻劉氏爲
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上拜縱爲中郎遷長安
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
豪穿穴氏之屬道不拾遺爲南陽太守破碎寧成家從
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壹切捕鞫殺四百
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然其治
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以廢格沮
事棄市 前漢周陽由景帝時爲郡守武帝立由
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至者橈法沽之所
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
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爲河東都尉與守爭
孟陽撫乞貢氏如皐
權棄市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少
收爲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有父道經劍閣載以
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奇
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
書侍郎載甚醜勻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左氏傳曰叔向適鄭聶壺欲觀叔向叔向使候之
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歃酒聞
之曰必聶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聚
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
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
遂不言不笑
潁回望載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
人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
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唯劉
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蘼蕪徐收資相景登高
蜀志蘼芜字子仲南郡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
軍搜神記曰芜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
人從芜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芜曰我天使
也當往燒東海麻姑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芜因
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
卜火當發芜乃還家盡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華即除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石函中
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其夕氣不復
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
公當受其禍此劒當化去華得劒報煥
繫徐君墓樹頁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劒報煥
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
神物終當合頁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
事得劒行經延津忽於腰閒躍出墮水使人沒
水取之不見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
人從芜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芜曰我天使
也當往燒東海麻姑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芜因
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劒
○魏志吕虔字子恪住城人遷徐州刺史領玉祥
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出多其能任賢初虔有佩

刀工扣之以爲安登三公可服此刀庾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爲三公臨薨以刀還官後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弈世多賢才典於江左

補注蒙求卷第六

上海圖書館藏

老萊斑衣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也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爲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爲就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引云著五色斑爛之衣出列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尚未明曰香九歲失母思慕晨昏定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擁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席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

異賜

王祥守柔蔡順分棘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手太傅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

蔡母毋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
叫天火遂越燒它室太守韓棠召爲東閤祭酒母
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家泣曰順在
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後舉孝廉不就舊注云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康帝時爲中書監錄
尚書事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
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舊本惔作恢誤
世說王孝伯曰但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長房縮地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墜
不周載大爐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
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
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
水蒼天補四極正淮水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爲憂
見即其形也以爲縊死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羣
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
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復公
曰子可教也復使食棗棗大其喜長房意悪
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二竹
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
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垂欲到家
來歸向謂去家過經卅日已一餘年矣即以杖
投陂顧視則龍也後遂作龍導衆病鞭笞百鬼後
爲此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倫

失其符驗衆鬼所殺

季珪右首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望

琰族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羣

始入軍府琰曰孫疏亮元烈剛簡能斷處清警明

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　前漢韓安

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爲中大夫

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無何漢使使者拜爲梁

內史起徙中位爲二千石田甲立安國曰甲不就官

我淑而宗甲肉袒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舟辛苦

遇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忘厚

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

稱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陸玩無人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吳人器量淹雅累轉尚書散騎

常侍尋而王導都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爲三良

既沒以玩有德望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

祿大夫魏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

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寬

性好學漢末爲諸生數引重爲人主所貴嘉性通雅不以名

野相敬如賓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

農爲業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

庭令鳳護雞天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

流愛妻遽怪問方悟後為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瘂身婬自後舉直言
到公車託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處數陽情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鄳人少知名為征西桓溫
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益龍山寮佐畢集時
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
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
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
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
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
不如肉何也苔曰漸近使之然 晉書庾敳字子

嵩嗣川陽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素
韻恭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
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
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輩往有喜因此
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敳敳頹然已醉憤墮机上以
頭就穿取徐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
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
子之心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張華台坼
舊注引論語陰嬉識曰庚子之日金板就書出地
庭中曰百姓虐王翕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
子之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論族虐王王

殺我必見翕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
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曠初未知名著鷦鷯
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
拜黃門侍郎華領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
帝嘗問漢宮宮前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
中書令參成代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衆
所推服器興日益其有台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
盡忠匡補彌綸朝政雖當留主虐后之朝而海內
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省監數有妖怪少
子證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
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卒之以
忠王為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

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盡心為之延譽雅愛書籍當從
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祕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
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虎扁鵲起殤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杜夔為交州刺史得
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其口
中令人舉其頭道遙之食頃夔開目動手足顏色
還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下居為人治病不
取錢物使病愈者栽杏五株重者為種一株杏數年有數十萬株
鬱然成林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
若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取杏多
若有虎逐之有偷杏虎咋之使送杏還

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取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在民間僅百年乃昇天類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奇之出其懷中藥予之飲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後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日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大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

鵲

寇恂借一何武士思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千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爲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和合攻郡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安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行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長社鎮流吏人孟文幼餘隣舍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輒以振救親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遇龔在沛郡厚兩唐及龔子死扁鵲曰日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爲公卿薦之朝廷出以此多焉然疾朋黨間丈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必於僅者問但問者必於丈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謁託其所居介無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爲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爲宰衡陰誅不附己者見誅自殺而龔兼謂勝舍兩唐謂林邁也

韓子孤憤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與此人游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後漢梁鴻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歸鄉里執家事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隱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

勞苦憲遠乘遽未央苦憶肅宗踐祚而北之求鴻不得
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
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
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
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開著書十餘篇卒於
吳

蔡琰辯琴王粲覆棊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辨妙
於音律舊注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
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二
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
識南風不競以此推之可不知也　魏志王粲累
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碑
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
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
使吏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
識如此性善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
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
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既才高辯捷應機鍾繇王朗
等雖爲鄉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閤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
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俗語不爲娶婦水
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
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廷掾與祝巫共送婦人巫老女子行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
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
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曰狀河伯留客
何久也弟子趣之又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
能白事煩二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
嚮巫嫗立又若曹罷去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
之女若曹罷去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
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
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晉書何謙
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舊注云

詠子畏神祠遇有靈屢見友人

靈壽環珠劉昆友人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
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
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
漸徙於交阯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皆至死餓
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
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徵還吏民攀
車請之乃夜潛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
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
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稍遷弘農太守先是崤嶺驛道多虎

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卧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過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以被韜面竟不得見之後隱遯浮海濱竟

伏責卜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湖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尚之

端康相代亮陟隔坐

三輔決錄注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為大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雄出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賅衆藝孟德曹公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字子正丹陽人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隲

超倫貽怪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諮事中呂太爲賈后所親信賈后欲令太孫秀請害陛懷太子遂殺之后爲庶人倫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秀討太郡據兵權百官總己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

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启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
鳥倫使録小兒并鳥開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
並失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
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
王心内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
獵上林中及梁太子慶太后心欲以王爲嗣大臣
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王恐奉詔使人刺殺之
上由此怨望於王益疎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
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肯上王怨之病
薨王未死時財足巨萬及死藏府黄金尚四十餘萬
斤也財物稱是梁王賛曰怙親亡獻牛禍告罰

和興迮馬王尊叱取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子孫拜侍
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
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忤
宦官七年不調獻帝時爲光禄勳前漢王尊字
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竊學問能文書
略通尚書論語大義補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
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
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
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
附其威信後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浸漫郡子金

給載行市錙衣朝衣斬東市前漢趙禹蘇人武
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
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蓋自此始爲人
廉倨爲吏以來舍無賓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
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
中盛已爲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幗備失七著
晉書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屯于郿之渭水南原天
子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朝廷以
亮寇冠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
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
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

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罷百餘日會其兄卒先是喪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竟如其言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督郵至縣表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沛則歡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時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諧南館漢相書閣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嘗與元城令吳質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曝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也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後復

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稍遷至丞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諸嘗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置醴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爲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其奇之後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

致禹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稺爲功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爲太傅錄尚書事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

廣利泉涌王霸永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師伐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爲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通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令霸在視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度官屬曰當告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來解上謂曰王霸權以濟事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霸不先白天端也以爲軍正後至上公太守

孔融坐滿鄭崇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爲北海相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迹無成功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爲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

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勉而未言以爲己過海内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都慮構成其罪遂見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輒革容上笑曰我上責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門如市且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治獄中

張堪折輪周鎮漏舡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節甚高同郡人有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爲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棧閣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舊注引世說云周鎮罷臨川泊清溪渚

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舡漏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之今本無

載

郭伋竹馬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中復爲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聞耒者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又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爲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酘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具粢酪敗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汙朝服寬還收之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往度如此海内稱爲長者

許史侯盛車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爲霍光夫人顯所毒崩及元帝爲太子通好史氏乃結納史氏子平恩侯其弟

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成陵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
薨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
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後亦
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
母也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
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曰皇曾孫
既登位是爲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
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立爲平臺侯及高子
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七八司馬車
騎將軍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爲丞
相平當子子思平陵人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
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
雖不及議望之斤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爲丞
相上召欲封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彊起
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至
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
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月給
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
宰相

雍伯種玉黃尋飛錢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
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
飲之二年有一人就飲以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
其中後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

往視見玉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
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爲婚公至所種
石中得玉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爲大
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
名曰玉田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門大風雨散
飛錢至其家瀦籬圍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後
富至數千萬擔名江北
王允千黃憲萬項

後漢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
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
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騎射三公並辟
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獻帝時爲司徒及董卓擅
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
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
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簒逆已兆密與司隸黃
琬等謀兵誅之允性剛棱疾惡初懼卓豺狼故折
節圖之卓既殘賊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循
權宜之計羣下不其附之及爲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
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
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歎曰叔慶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
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
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

之不濁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論字並說千作萬淸作撓與此小異

虞騭才鄧戴淵峯頴

晉書虞騭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嘗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沒時人惜之舊本才誤作體・世說載淵少遊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頴雅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泣涕投劒而歸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

史魚黜殯子蘧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成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請爲靈若厲乃

卒子囊曰君命以共王謚之共楚徙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子囊以數

補注蒙求卷第七

獻封積薪耿恭拜井
後漢獻封字平仲京北剛人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政績有聲時蝗災獨不入界時詣行蝗忽大至及去蝗亦悉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皆遣歸家盡力期日皆無違者人當以刑封亦之皆遣歸家盡力期日皆無違者

官至太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

曰漢家神兵中矢者必亡賢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驚恭復攻恭共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丈士渴迫飲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拜禱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君聞食之比門下客或時不冠至賢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田文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左右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劒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君聞食之比門下客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為之駕以為家君問煖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誰能為文收責於薛者煖署曰能署曰能珎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梯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以責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反齊見君曰

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鎮奏恭節過蘇武

百寫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

所寡有者義耳
燒其券乃臣所以爲君市義後君說國於薛民扶
老攜幼迎君道中君顧謂媚曰先生所爲文市義
乃今見之媚許表反史記作矐
齊景驷千駟 晉書何曾字頴考陳
諭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 晉書何曾字頴考陳
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壯魏爲司徒武帝践阼拜
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嗜享
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整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
豪務在華侈惟帳下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
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煮餅
上不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劉
毅等數劾奏曾貴戚大臣優游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顧榮錫炙田文比顧榮字茂先吳人弱冠爲黃門侍郎吳平與
晉言顧榮字茂先吳人弱冠爲黃門侍郎吳平與
二陸同入洛號三俊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
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
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
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
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殺之得免元帝時
終散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燕孫父
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爲劉
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爲劉今音辭齎臘長於七。
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
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辭始著四聲切韻行於
時初隱鍾山及出爲縣令孔稚珪過鍾山草堂作
北山移文其詞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
曉猿驚
廉頗負荊須賈擢髮
史記廉頗爲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
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
勞位居我上又素賤人吾羞爲之不宜言曰我見
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朝時常稱病不欲與
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
無貴賤一與文墨曾待客夜有一人藏火光客怒

宜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大夫須賈須賈使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須賈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魏齊怒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醉更溺之（溺音尿）雎故告守者得出士伏匿更名姓曰張祿之會齊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須賈怒以通謁首出血不解上亦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乃釋之

淵明把菊真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至欣然便共飲先是頭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晉書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善談玄理與同郡殷浩俱有盛名浩之卒號靖卽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紝於後六

故釋公

以爲養鍼第門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加
名悅雅善言理簡文作相悅與王濛善爲談客俱
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桓溫
嘗明會稽王晫及更進那悅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
晉曰第一復謚曰故在我輩壯貴自當極當如此舊
汰去悅夜在簡文座歔欷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
度亥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釋之結音髻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游下邳圮上有一
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
履良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
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

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
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
曰去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
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
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
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通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
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死
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爲宅人
言皆不省良以爲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
將兵常爲畫策目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帝
曰運籌惟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通封爲留
侯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貲爲騎郎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士所知者後拜廷尉持議平
天下稱之工生者善爲黃老言理簡文作相悅與王濛善爲談客俱
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藏書老言嘗已居廷中公卿
釋之跪而結之或謾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大下
名臣吾聊使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
重釋之
郭丹約關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養憐
之爲娶婦衣裝資財皆後從師長安賈符入函谷關
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
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爲諫議大夫

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吏人丹來受降果如其志建武中徵拜
高第東歸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
郭伋齊名相善 晉書記該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爲軍
諮祭酒遜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遷鎮盱眙
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
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
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鑄冶兵器得
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
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耒幾病卒豫州
士女若喪考妣謀樂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
軍王敦欠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
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
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
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
智思微嘗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永
平中獻之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接
爲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
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　後漢許慎字叔重
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之時人爲
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
除洨長卒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爲五經
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
周比隆哉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爲不侔矣且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
可具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
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
捖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
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
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邊上患之問敬敬曰
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必以
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立頓在固爲子婿死外孫
爲單于豈敢攻大父哉漢可以禮義說也如陛下
有天下之心以冠帶之國而欲以計詐取之臣恐
秦之禍又將復起於北矣上欲遣長公主奈何葉之匈奴乃取家人
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白起
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軍數敗復
戰趙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爲反間曰秦獨畏
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復
聞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爲上將軍括至
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
爲二糧道絕秦發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
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
相殺食來攻秦壁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
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七萬人降起起以爲趙卒反
覆詐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盡坑殺之斬首虜四
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晉史鳳臺宋不雖老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
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
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皇飛去故秦
人作鳳女祠雍宮中時有簫聲　幽、兵録晉元州
刺史沛國宋處宗善音律寓居尋陽江渚與一長鳴雌愛養甚至常者
寓聞後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說終日
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善衣馬援慕效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稱薛宣至御史大夫崇平

帝時為大司空封西平侯崇拙名進取
欲不能又父而得清節
養極為孝謹而士多歸
載不過衣食而已
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後漢馬援在交阯嘗飯薏苡實能輕身省欲以隄
瘴氣南方善水土風
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書還望之援時方有寵故
莫以聞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
明珠文犀　吳祐傳吳恢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
十二隨到官恢欲試
諭越五嶺責任守宰
劉毅奏貿五倫十起
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徵名嫌疑之間
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國家所疑下為權成所望此書若成則疑之兼兩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亮為西陽內
史卒其子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訪兄喪亮求米
范未還整怒仍自取車帷為質苟云訪客許御史
中丞仕昉論曰昔人睦親友無常主整之撫姪食
有故人何其不能析契鍾庾而諮帷文質人之無
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宜請免
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後魏宋弁五倫字伯魚京
兆長陵人為京兆掾銅長安市時鑄錢多

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
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次矣等輩笑之曰
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
不同故耳建武水平間為魯郡守清宗初立
擢為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性質
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
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
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
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兒子病一夜十往退
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
張敞畫眉謝鯤拔蛤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為京兆尹長安
市偷盜尤多敞禎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艾奸鼓稀
鳴市無偷盜故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
儒雅表賢顯善不專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然無威
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
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宣
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
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後為冀州刺史盜賊禁
止守太原太原郡俗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
夏人少知名通簡有其
為縣任達不拘坐除名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鄰
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

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與於蓋齠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為王敦長史當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何如荅曰端委廊廟使百寮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終豫章太守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產不應辟盛彥忿蟣姜詩躍鯉召朗自侍養母食必自嘗之母疾久婢使救視捶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蝮蟚多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縱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悲哭絕而復蘇母曰豬狗即時仕吳中書侍郎吳平為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陵人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耕汲後值風雨不時得還母渴詩妻忽還問其所以以實告而遣之妻寄小舍晝夜紡績市珍善使鄰母以意自遣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具以對姑感慙呼還思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給

晉郭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鱖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施兵而過曰驚大孝必獨鬼神時歲荒賊乃潰詩采南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初察孝廉拜郎中除江陵令

宗資主諾成瑨坐嘯

後漢桓帝愛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權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伯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部督郵印周仲進三家寧客互相譏揣各樹門徒洲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不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岑公孝弘慶孔璋但坐嘯臣當事始皆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皆天下善士治致二十餘年諸所薦人行成節講藏陵子弟

伯成節講藏陵子弟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舜而後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伯成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爭德衰自此始後世之亂自此生吾子去之無落吾事

後漢桓帝愛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權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伯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部督郵印周仲進三家寧客互相譏揣各樹門徒洲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不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岑公孝弘慶孔璋但坐嘯臣當事始皆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皆天下善士治致二十餘年諸所薦人行成節講藏陵子弟

伯成節講藏陵子弟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舜而後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伯成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爭德衰自此始後世之亂自此生吾子去之無落吾事

後漢桓帝愛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權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伯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部督郵印周仲進三家寧客互相譏揣各樹門徒洲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不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岑公孝弘慶孔璋但坐嘯臣當事始皆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皆天下善士治致二十餘年諸所薦人行成節講藏陵子弟

伯成節講藏陵子弟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舜而後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伯成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爭德衰自此始後世之亂自此生吾子去之無落吾事

後漢桓帝愛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權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伯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部督郵印周仲進三家寧客互相譏揣各樹門徒洲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不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岑公孝弘慶孔璋但坐嘯臣當事始皆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皆天下善士治致二十餘年諸所薦人行成節講藏陵子弟

伯成節講藏陵子弟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舜而後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伯成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爭德衰自此始後世之亂自此生吾子去之無落吾事

後漢桓帝愛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權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伯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部督郵印周仲進三家寧客互相譏揣各樹門徒洲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不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岑公孝弘慶孔璋但坐嘯臣當事始皆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皆天下善士治致二十餘年諸所薦人行成節講藏陵子弟

伯成節講藏陵子弟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舜而後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伯成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爭德衰自此始後世之亂自此生吾子去之無落吾事

董遇三餘誰周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訥好學與兄季中采掇眾
說常被特經書教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
遇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
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
徧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暇遇言當以三餘
冬者歲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晝之
誰同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不
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
尤善書禮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及魏
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
或以為蜀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

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
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
無慶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
為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阼除散騎
常侍不拜

將閭仲天王凌時將閭昆第三人二世切忌信趙高之
史記秦公子將閭昆第三人二世切忌信趙高之
謀因於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
當死吏敬法焉將閭曰臨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
賓贊也廟朝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
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
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
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魏志王

凌字彥雲太原祁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彪嘉平三
年凌詐言吳人寇淦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
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沿流而下到甘城凌計無所出
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之
凌何苦自來耶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
以凌歸于京都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
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夜仰鴆而死六月
宣王疾愛凌達為祟遂薨

二疏散金陸賈分槖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
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大子每朝見進見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
天之道也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
骨上賜黃金二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
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
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設
賣金以共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豈自有進田廬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比全聖主所以惠
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天年
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
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

印爲南越王胥至剏化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化
化恐遂起謝賈留與飲數月贈賈橐中裝直千金
它送亦千金賈令化稱臣比漢天子賈還報高帝大說
拜太中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爲
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
爲生產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
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
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後爲漢平津侯事平
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
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天公卿間名聲籍甚及
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公龍漢衡一鴈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名淑字季和慶賈
良方正對策補郎陵侯相在官明理稱爲神君有
子八人儉緝靖壽汪爽最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
龍爽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
之曰可爲人師爽歎曰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遂
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
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
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台司
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占十忽喜悉必危社稷
辭舉才略之士消共圖之會病薨　後漢孫衡字
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
游潁川乃陰懷一刺欲呈而無所之至於刺字漫滅
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門衡曰盍從
陳長文司馬伯達平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邪又
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
長可使監廚請客惟善哭孔融揚脩常稱曰大兒孔
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
才衡始冠而融四十遂與爲交上書薦之有云
鸞鳥累百不如一鴟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
恃通送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
性急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殖車子雲投閣

新序曰齊崔杼殺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
之比去聲則失七士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有

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於也不以於害公遂往聞
戰鬬之聲恐懼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揚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
馬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平間莽賢皆爲三
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
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按誅而雄三世不徙官莽
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衆雄復
一不侯以耆老久次轉大夫恬於勢利如是及莽誅
甄豐父子捜剔散子棻四夷朝獻所連及便收不請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驅雄雄恐不能
自免遂從閣自投下幾死遂棻嘗從雄學奇字棻
以雄素不與事有識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

寡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辭曠之言識之也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學而倢伃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爲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不能明安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倢伃爲起墳

郭舒堂堂周舍鄂鄂

晉書郭舒字陽元彭城樊人少孤爲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婿外祖母以盛氏甥之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對妾望秀降欲酒石餘延賢朴不爲鄉親所重不脩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行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漢祖被而出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日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亮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辭辟書既下公報喪亡會號震爲鼓公移舒命之竟無悲戚者稱其達命年老遲仕腸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集簡子乃寤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吾間百神之遊帝所與我多奇物一熊欲來我射殺之帝甚怒欲殺我我乃上天甚樂有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是以憂也

無鹽如漆姑射若冰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爲人極醜無雙白揭深目長指大節昇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爲陳四殆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進直言延俚陋左太子拜無鹽爲后而齊國大安　莊子說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郭子橫火王思怒蠅

左氏傳郤子在門董臨廷閻以辭水沃廷郤子望見之怒閻曰莫射始旋爲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於鍾炭爛遂卒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郤子謚旋小便廢壞也　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時稱其達命年老遲仕腸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善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撫地蹈懷之

符朗皂白易牙淄澠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氐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善識味臧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爲設鱠極江左精有食訖問曰閑中之食孰

若此答曰皆好唯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鶴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梢常卑露檢之皆驗又食禍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人咸以為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齊桓公辨淄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灌嬰販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簿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沛以中涓從攻戰以功封絳侯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劫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魯少文如此舊本薄作卷非　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卒騎引追北東城被之所將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穎陰侯文帝時為丞相

馬良白眉阮籍白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梁郡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蕭布開閣張良燒棧

前漢蕭布六人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衆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引兵西至閼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要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卒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陳遺飯盛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鍮底焦飯遺在役常帶囊每爨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藏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饑死遺以此得活母盡夜泣淚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母拜號咽母驚煞朗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尋陽早孤貧為縣吏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荊江

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嘗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敦浩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小嘗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楚昭薛實來聘竹簡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亂之王怪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應之

晉書束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徙居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哲博學多聞少游國學後為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哲佐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擇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蝌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次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朝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又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數亦誦二十九學隱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後常為郎總教車郭舍人俱在左誕謾而已　世說褚文常東阿王七步作詩不行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養在金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有慙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簡封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慤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中者頗為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微為時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攜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餘財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

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肅宗
時遷蜀郡太守屬以洼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
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
衆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歌
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
袴兮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父郴桓
帝時為太尉初
奉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
飯之時兄子遠外甥周襲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
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
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還還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遠至護軍襲刺縣令鑒喪襲追
撫育之恩解職席苫心喪三年
苟弟轉酷嚴毋掃墓
晉書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兗州刺史晞練
於官事文簿盈積決斷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毋依
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
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護督後犯法晞
仗節斬之從毋和顏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
涕曰殺汝者兗州刺史苟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仗法如
此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
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
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
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推折豪強扶助貧弱
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豪強侵小民者以文內
之衆謂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
莫能測其意深淺冬月傳舍論府上流血
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
囚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閤不見
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
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
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
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
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
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氏
洪喬救水陳泰挂壁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為豫章太守都下
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卻其貲
性介立如此　親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為
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
柔戎民甚有威恵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

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荀粲惑溺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簡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絶倫上賜皆散之親故嘗性急為果常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雖子圓轉不止便下地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嗔甚投口中以齧破即吐之即蹲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麁常忿述極言罵之述不能應唯面壁而已居半日亥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荀奉倩後生人以此稱之　荀奉倩本傳曰粲嘗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

驃騎將軍書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為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挽後掃病亡未殯傳服往唁粲粲不明而神傷服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雖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頃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易遇痛悼不已蔽餘亦亡世說曰荀奉倩與婦至厚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自熨之婦止奉倩復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慙潘岳

宋女愈謹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三年而妻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報畧遺外妻甚厚女宗之拙曰可以去矣女宗曰

婦人固以一慊不改夫死不嫁為分者也吾姑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用此逐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善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穆伯早死敬姜守節不嫁養子以道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乃逢季孫之怒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昔聖王處民勞力而逸教之古者天子諸侯后夫人世一人蠶以供郊廟之服自卿大夫以下各有差降以給上用自庶人以下各衣其衣以力其食以時事也勞力以為民紀也男女効績各則有辭古之

制也又出晉論

鮑照篇翰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謂宋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御位尚早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緁智能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四尋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常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照作昭　魏志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嘗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

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作臥讀琳所

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厚賜常使瑀作書與
韓遂時從太祖出固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
覽筆跡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視文帝與吳質元
瑜孔璋書殊建微為難當元瑜書記翩翩致足
樂也

浩浩萬古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子萬古之事史向千巷沉被神列異
浩浩祿書著長河之水流而不息循雞甄援之矣

安聚接華爾書勉旃
人以有限之力當讀無限之書徒欲強記洽聞終
恐唐盧落所以娶聚祿擔摭精華異爾書當勉
探尋識有益也

稻清童子以為采古宋
問無兩本也 戊辰孟冬
喬松年借讀並識

補注蒙求卷第八終